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補助大專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成果報告書

計畫名稱：

南臺灣的客家語言與族群關係研究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南臺灣的客家語言與族群關係研究計畫

子計畫一：「台灣客家語言地圖及網站」

計畫主持人：鍾榮富

子計畫二：「族群混居下的語言與空間變遷—以高樹鄉東振、
大埔村為例」

計畫主持人：吳中杰

子計畫三：「族群關係與文化碰撞研究：以美濃鎮吉洋、吉東
與吉和里為例」

計畫主持人：利亮時

南台灣的客家語言與族群關係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子計畫一

台灣客家語言地圖及網站

計畫主持人：鍾榮富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成果報告書：

子計畫一台灣客家方言地圖及網站

壹、前言：

台灣的客家話種類繁多，各地方音相差極大，有些竟到互不溝通的地步。比如說，以四縣話為母語者，肯定無法聽懂饒平或詔安的客家話。一般而言，台灣主要的客家方言有四縣、海陸、饒平、詔安、東勢、卓蘭、及少數的永定客家話，各個客家次方言的分佈，以鍾榮富 2004 的調查最為完整。從客家委員會成立以來，就對於客家內部的各個方言非常重視，尤其是近年來更積極投入經費，為饒平、詔安及東勢等三個少數客家話成立全國教學資源中心。

東勢客家話早年被視為饒平方言的一支(如羅肇錦 1990)，後來更多的調查(董忠司 1998，張屏生 1997，江俊龍 1996，江敏華 1998，涂春景 1998a, 1998b)發現其方言與東勢附近之石岡、新社、太平、和平等方音類似，較傾於大埔腔。本文逕把前述五個方言，概用東勢方言稱之。最後是卓蘭方言，該地區為各客家方言交集接處之所，小小的一個鎮，四佈了四縣(草寮、大坪林，雙連潭、眾山、東盛、白布帆、埔尾、瀝西坪)，海陸(食水坑)，饒平(老莊)，以及一些介於這些客腔與閩南語交錯而形成的卓蘭方言，分佈於中街、內灣、及水尾等地區(涂春景 1998a, 1998b)。

今年(2007, 1—2007,12)以台中東勢、中寮、新社、神岡等地區的大埔腔和雲林地區的崙背及二崙地區的詔安客家話為調查對象。並完成「台灣客家語言地圖之二，中部大埔的客家話及其分佈」。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月份	工作摘要
2月至3月	1.蒐集資料(準備製作田野調查表) 2.資料整理 3.工作分配
4月至6月	1.蒐集資料 2.資料整理 3.語料收集
7月至9月	1.語料收集與分析 2.資料整理 3.網站製作與修改
10月至12月	1.語料收集與分析 2.網站製作與修改 3.撰寫成果報告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人事費			小計	
主持人費	10000	11	110000	比照國科會專案主持費
研究助理一名	32100	11	353100	比照國科會相關規定
勞健保共與勞退金	5089	11	55979	依據保險局相關規定
專任助理年終獎金	32100	11/12*1.5	44137	比照國科會相關規定
兼任助理研究費	5000	11	55000	比照國科會相關規定
	5000	10	50000	
	7000	9	63000	
	4000	7	28000	
	5000	3	15000	
	7000	5*2	70000	
	5000	4	20000	
	7000	4	28000	
工讀費	81800	1	81800	
人事費總計			974016	
電腦耗材費用	25476	1	21026	
網站製作費用	42000	1	42000	
郵資影印其他雜支	69712	1	75312	
資料蒐集差旅費	87882		87882	
總計				1200236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一年的時間，到東勢，石岡，和平等客家鄉鎮實際做田野調查，並蒐集相關語料，而後撰寫一冊包含後面內容之「台灣客家語言地圖之二，中部大埔的客家話及其分佈」之結案報告：

- 第一章 東勢客家話的源流及內部的差異
- 第二章 東勢客家話的聲母
- 第三章 東勢客家話的擦音
- 第四章 東勢客家話的聲音聲學研究
- 第五章 東勢客家話的韻母結構
- 第六章 東勢客家話的聲調

其中還有一篇附錄，講述台灣東勢客家話與大陸大埔地區之客家話的關係，從而確定台灣的東勢客家話並非源自某個地區的客家話，而是經過饒平，詔安，大埔，海陸，永定等五種客家話加上閩南語與語音合組而成的一種新客家話，因此在聲母上保存了饒平與海陸客家話的特性。不過，更多的韻母現象則是海陸與大埔的綜合體。但是，這份附件還沒有在本結案報告中付印，主要是時間來不及整理。

本結案報告不僅在語料的調查上做與過去文獻大不相同的幅度及內容，最重要的是分析方法及研究方法上，我們做了許多的改進：

- a. 分析方法：本研究報告是國內或者是全世界第一個應用聲學分析統 **Praat** 做精確之客家話聲學分析者。也是第一個從事聲學(acoustics)研究的成果。
- b. 本研究所採用的分析方式，雖然爲了共大家閱讀之方便，沒有採用優選理論 (Optimality Theory) 的名稱及表格，不過其精神和方法卻是不折不扣的優選理論，例如第五章的韻母結構的幾個制約和條件(constraints)即爲明證。

- c. 本研究報告也是國內第一份採用聽覺感知及統計分析為基礎，從視音位與否之差異者，從而確認海陸及東勢之擦音基本上相同，卻與國語的擦音不一樣。同時我們的研究也是第一個把東勢客家話或其他客家話的捲舌擦音，從發音方法，發音部位，聲學反應，及聲學指標深入作分析的著作。
- d. 本研究的聲調報告，完全是從聲學之中去辨認和確認去聲調值與陽平調的分析研究。
- e. 本研究也帶出了一本碩士論文，鄧雅玲 2006 *An Acoustic studies of Hakka fricatives*，以聲學方法來分析客家話的擦音。

前面的研究成果，相信在未來的客家話研究的理論及方法上，帶來許多的衝擊及影響。客家話的田野調查不應該只是語料的轉記和排比，應該又更深入的理論探索，才能把客家話的研究提升到國際的舞台，同時吸引更多人來加入這個研究。目前，正在把第三章及第五章的部分內容，用英文改寫，投到國際期刊。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1) 第一個落差是沒想到東勢客家話的語音還有這些過去沒有做的主題，於是花了我們太多的時間去分析，以致於無法從事社會性及年齡層次的調查和分析。

(2) 本計畫原預定也從事詔安客家話的分析，但是崙背及二崙地區不僅有詔安客家話，還有海陸，饒平，四縣等客家話，而且受閩南語的影響很深，與現有文獻的記載不相吻合。因此，我們僅蒐集了語料，但無法來得及從事深入的分析。這部分，將留在日後持續加以完成。

(3) 本計畫原預定找四位研究生，各自從事一個子題。但是，能接受聲學，音韻理論，及田野調查之訓練者，不多。再者，我離開了高師大客家所，所的宗旨及方向與原訂之目標頗有落差，以致於無法培育出更多碩士論文。

(4) 學術委員有強烈的使命感，迫使我們在預定計畫時程內，又花了許多時間去做學術委員提議之改定。例如本計畫的中心方法是「從小到大」---先完成各個地區的客家話細微的調查，然後彙整出全台灣的客家語言地圖，如此才能有全面性。但是，本計畫被迫從大到小----先做全台的客家話分類，然後再去提細部的分歧。

於是我們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在語言地圖上加上了

- a. 台灣客家話的分類
- b. 台灣各種客家話的分佈
- c. 台灣各種客家話的語音分歧及規律

(以上資料及研究，如果要印成紙本，也可以馬上印，將近有 10 萬字之多，由於不在本計畫預定列印的經費之中，僅上網共大家瀏覽。)

三、建議事項：

(1)我們尊重學術委員的建議，但是也希望學術委員能從我們的研究計畫架構去思考。把「從小到大」變成「從大到小」是很不一樣的研究方式。如果當初整個計畫作改變，也好做，只有部分改變，使「從小到大」和「從大到小」兩者要兼顧，使我們無法趕出原預定之所有紙本成果。

(2)本計畫原預定執行四年，今年為第二年之結案。由於起先撰寫此計畫之主持人鍾榮富應聘到海外工作，高師大客家所又否決了由年輕學者(吳中杰)接任，而由鍾教授從旁協助的建議，致使本計畫只能執行到目前的階段。希望能透過國際合作的機制或管道，讓本計畫能繼續進行。

四、結論：

非常感謝客委會主委員之協助，使「客家語言地圖」能順利進行。目前已經結集之「南部客家話的語音異同」與「東勢客家話的語音」將進行仔細之校定與

補充之後，尋找出版社出版。其中，東勢客家話部分，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將有興趣出版。

第一章 東勢客家話的起源與形成

東勢客家話的歸屬，以往有過許多爭議。董忠司(1987)認為是「中部四縣話」，羅肇錦(1990)歸入饒平，洪惟仁(1992)則說「聲調上是四縣類型，而潮州饒平味道甚濃。」直到1997年，台中縣大甲河客家協會探訪廣東大埔縣後，即對外聲稱東勢話是大埔話。徐登志(2006)陳述其理由如下：一、開發台中豐原的張達京，石岡土牛的劉章職，石岡的連屋、唐屋、郭屋都來自大埔縣高陂鎮的烏茶(槎)村。二、探訪大埔縣城湖寮鎮時，發現口音有一些差異，但到了該縣南部的高陂、桃源、平原、楓朗，則和東勢六、七十歲以上的老年人說話相同，於是認定東勢話應該證明為大埔話。經過十年的提倡，這種「四(縣)、海(陸)、(饒)平、(詔)安」的分類方式，已經深入人心，行政院客委會的母語認證考試，以及客家電視台的旁別分配。都施行這樣的五分法。

徐登志老師對東是客家語言文化的保存和發揚的努力有目共睹，然而她的說法並不全然精確。首先，根據筆者實地了解，土牛劉屋來自屋茶(槎)，豐原張屋則來自赤山，兩村相隔七公里以上，已經有方言差距。郭屋來自大麻鎮的大坵崗，距離更超過一百公里。以大埔縣境內次方言的複雜來講，這些家族原本使用的客家話應該都不盡相同，不是像東勢地區這般內部較為一致的方言區塊。何況，東勢地區移民來源複雜，不止大埔一端，還有永定蘇屋、南靖劉屋、陸豐廖屋、蕉嶺徐屋、梅縣張屋、饒平劉屋、豐順馬、彭、陳屋等(洪敏麟，1984；吳中杰，1999)、雖然大多數移民原先帶來的語言、已經消失於無形、只留下確這樣僅存少數會說饒平話的小方言點；但從反面來看，各種大埔以外的客家方言，也有可能滲透進入東勢話，成為其規範說法的一部份。

至於大埔縣南部各鄉鎮的客語，固然比起縣城湖寮更接近東勢話一些，但也絕非完全相同，複雜的是，這些鄉鎮彼此間也不同。甚至一鎮之內也存在差異。以筆者調查的光德為例，鎮治和郊區九仔畚，聲調系統完全不一致，其他還有韻母、詞彙等的分別。個人深深以為，以其逕自聲稱東勢話就是大埔話，不如先好好釐清什麼是廣東大埔客家話。

大埔縣號稱「山中山」、夾處於梅縣和饒平之間，地形皆丘陵和盆地，錯綜複雜。其方言亦具過渡色彩：以吉川雅之(1998)的調查分類而言，北部茶陽一帶接近永定話，西部銀江說梅縣話，南部高陂接近豐順話，最南的桃源去聲和陰平相混，獨唯一片。如此只少有六個方言小區塊。假若我們暫且放下吉川按照中古聲、韻、調的異同與否，所作出的方言分界，而改變以語言接處的角度來看，大埔客話可以大略分為三類：1.梅縣型，如銀江、大麻、三河。2.饒平型，如楓朗、大東、光德、雙溪、平原。3.混合型，亦即處在梅縣、饒平兩種類型的接觸帶上，混合了這二種各自的一些特徵、這樣可以把湖寮、高陂、桃源等地都納進來。

大埔客話帶有梅縣型特徵的例證諸如：

(1) 遇攝三等饒平讀-*iu*，詔安、平和讀-*y* 的，在大埔甚為罕見，多數地點讀-*i*，

如梅縣。

	湖寮	九仔畚	楓朗	光德	饒平	詔安	梅縣
去	k ^h i	k ^h i	k ^h i	k ^h i	k ^h iu	k ^h y	hi
齒其	luki	liki	liki	liki	liukiu	lyky	luki
渠他	ki	ki	ki	ki	kiu	ky	ki

- (2) 蟹合一饒平一搬讀-oi，梅縣爲-ui，大埔縣以唸-ui 爲多，例如「對面」讀 tui²。
- (3) 山合三「軟、全」饒平唸-ien，梅縣-ion，大埔縣即使是鄰近饒平的楓朗、九仔畚，都仍讀如梅縣的-ion。
- (4) 詞彙上，「講話」饒平說「講事」*koŋ sl*」，梅縣用「講話」*koŋ fa*」；大埔靠著饒平的楓朗、赤山、光德、九仔畚仍用「講話」。而「看」饒平說「睨*ŋjaŋ*」，梅縣「看 *k^hon*」；大埔靠饒平的楓朗、九仔畚仍用「看」。

然而，帶有饒平型特徵的例子無疑較多，諸如：

- (1) 止合三非組饒平說-iu，梅縣-i、大埔一般唸-ui，如「尾 *mui*」。
- (2) 效開一、二在梅縣多數地區無別，寶二飽 *pau*，只有東北部松口及蕉嶺、平遠、一等讀-o，二等讀-au，明顯不同。相連松口的大埔縣都是一二等有別的讀法，一直延伸到饒平、詔安。若把梅縣、饒平視作兩極，這種現象仍然要歸爲饒平型。
- (3) 咸山開四大埔多讀洪，音如楓朗咸開四「點店」*tem*，「念」*nem*。山開四湖寮、楓朗、九仔畚「癩天田店鐵年邊片」唸-en/et。這也近乎饒平。梅縣咸山開四讀如三等，帶有-i-介音。
- (4) 山合一「碗歡」如同饒平唸-an，湖寮、楓朗、桃源接如此。梅縣讀-on。
- (5) 山合四曉母「血」楓朗讀 *fiet*，同於饒平。F 聲母來自曉母 h-擦音和合口-u-唇音，二者合成爲脣齒擦音。梅縣此字唸 *hiat*。
- (6) 臻開一「根」楓朗讀 *kiun*，合口讀法同於饒平。梅縣唸開口的 *kin*。
- (7) 梗開四「聽廳停定零歷曆經」大麻、湖寮、平原、楓朗、光德、九仔畚、赤山、桃源唸-en/et。二等「冷」行爲一致，也唸-en。梅縣有文白二讀，文讀-in/it，白讀-*aŋ/ak*。可見這也是大埔客話基本而普遍之特徵。
- (8) 溪母「溪闊坑客」楓朗、光德、赤山、皆讀 *k^h-*，也是大埔、饒平共同特性。梅縣溪母唸法三分，有「坑」*h-*、「褲」*f-*、「慶」*k^h-*三種，其中 *f-* 固定出現於合口字，亦即 *k^hu→hu→fu*。而 *k^h-*、*h-* 的分佈叫看不出條件，例如「客」字，梅縣有人唸 *k^hak*，有人唸 *hak*。雖然粵語也有溪母唸 *h-*、*f-* 的現象，但轄字跟梅縣不完全重疊，如「科」，梅縣 *k^ho*，廣州 *fo*。
- (9) 「埔」字梅縣送氣 *cp^hu*，大埔同於饒平唸不送氣 *pu*。
- (10) 山開二「八」湖寮、桃源、九仔畚、楓朗唸 *pet*，同於饒平，梅縣 *pat*。
- (11) 解開四湖寮、赤山、光德、楓朗「低泥梨雞溪」念-e/ei，饒平念-e，梅縣唸低音元音-ai。

(12) 詞彙上，「掃墓」同於饒平說「醮墳」tsiau p^hun，梅縣「掛紙」kua tsl。「媳婦」說 sen p^he，同於饒平，而非梅縣的 sim k^hiu。「柿子」說饒平的「黃裨 voŋ pi」，而非梅縣的「柿仔 sl e」。台灣四縣說蕉嶺的塞擦音讀法「ts^hl e」。相連大埔的永定湖坑，「裨」、「柿」並用，「裨子」指柿果(pi tsl)，而「柿花」指晒乾的柿餅(ts^hl fa)。「醜」梅縣說「唱喏 ts^hoŋ cia」，文獻上的紀錄可以上溯至水滸傳第一回：「那後生(指史進)出來鮮上了一個喏」，這是像活人作揖之意。謝留文《于都方言辭典》表明，江西于都客家話的唱喏，兼有向活人作揖、拜年，以及向亡者祭拜之意。梅縣和六堆紙保留向之者祭拜一意。大埔、饒平則用「敗喏 pai c3a」。「河流」梅縣用「河埧 sho pa」大埔說『溪埧k^hei pa』，同於饒平。

有些情形下，梅線、饒平兩種類型並存。例如：

- (1) 『楓』字光德和梅縣一樣，唸送氣p^huŋ，但湖寮、九仔畚為不送氣的puŋ，如同饒平；『魚五女』赤山、大東、桃源讀ŋ^ˉ，湖寮唸m^ˉ，楓朗『魚』m^ˉ，但『五』唸ŋ^ˉ。舌根ŋ^ˉ讀法接近梅縣，雙唇m^ˉ為詔安唸法蟹開二梅縣唸-ai，見組唸-iai。饒平唸-e，明母唸-i。大埔靠近梅縣的大麻，仍讀-iai。但赤山、久仔畚、光德、楓朗之曉影組，讀饒平的-e，其他聲母後仍讀梅縣的-ai。

	拜	牌	買	賣	介	界	鞋	蟹	矮
梅縣	pai	p ^h ai	mai	mai	kiai	kiai	hai	hai	ai
楓朗	pai	p ^h ai	mai	mai	kai	kai	he	he	e
饒平	pai	p ^h e	mi	mi	ke	ke	he	he	e

~效開四梅縣-iau，饒平-eu。流開三『廖』行為一致，附此一併討論。湖寮藍屋『寮』liau，『廖』leu。楓朗『了尿廖』-eu，但『釣』-iau。

~山合三影組梅縣為零聲母，饒平以v-為起始。大埔楓朗、百侯、光德『袁圓園遠』讀vien，但湖寮ien，九仔畚的3ien，則是由梅縣i-讀法強化摩擦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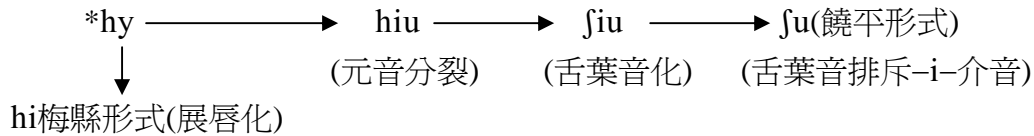
~靠近梅縣的三河、大麻、高陂、湖寮，陰上獨立為一調，而陰去、陽上、陽去合為一調。而毗連饒平的楓朗、雙溪、大東、平原、光德，按照辛世彪(2002)的歸納，陰上、陰去合為一調，陽上、陽去又合為一調。各自和梅縣、饒平兩大聲調行符合一致。

除了以上的梅縣型、饒平型、混合並存型，大埔客語仍有自己的特點，例如：

- (1) 靠近永定的太寧泥n-、來l-相混，『寧』唸len而非nen。
- (2) 梅縣無舌葉聲母而饒平有，但一般只跟-i，-u搭配，不能跟舌尖元音(apical vowel)相配。如『織tʃit』，而不可為*tʃ^ht。大埔的湖寮、高陂、桃源、赤

山、九仔畚、光德、楓朗，亦即該縣中部至東南、西南、南部，卻普遍允許舌葉聲母搭配舌尖元音。如『誌紙志tʃʰ，世勢時市氏誓屎ʃ，十ʃʰp，身ʃʰn，識ʃʰt，裔以兒ʒʰ』等。

- (3) 見曉影組之顎化乃至捲舌化。雖然饒平話已經零星出現，但大埔更為普遍，尤其茶陽和赤山。饒平『許』唸ʃu，若以曉母h-、遇三詔安、平和客語-y讀法為出發點，可推出其音變過程應當如下：



吉川雅之(1998)已經注意到湖寮『許』也唸ʃu。而茶陽把『莧菜』俗寫成『選菜』說明顎化之發生。

*han(梅縣) \longrightarrow hian \longrightarrow hien \longrightarrow |ien(茶陽)

茶陽也發生了像興寧那樣的曉影組捲舌化，如：

響 *hioŋ(梅縣) \longrightarrow ʃioŋ \longrightarrow ʃoŋ(茶陽)

雄 *hiuŋ(梅縣) \longrightarrow ʃiuŋ(茶陽)

赤山的音變，我們也推測如下：

九 *kiu(梅縣) \longrightarrow tʃiu(赤山)

去(來去) *kʰy(溪母+遇三) \longrightarrow hy \longrightarrow hiu \longrightarrow ʃiu(赤山)

(詔安)

穴 *hiat(梅縣) \longrightarrow hiet \longrightarrow ʃiut(赤山)

雄 *hiuŋ(梅縣) \longrightarrow ʃiuŋ(赤山)

- (4) 違反前[-bk]前[-bk]及後[+bk]後[+bk]共存限制的韻母，出現於赤山-ei，湖寮-ei，三河-ou，大麻、光德、九仔畚、楓朗-uoŋ/uok，楓朗同時還有-ou和-ei。轄字分佈在果開一『多禾-ou』、蟹開四『泥溪-ei』、蟹合一『會-ei』、效開一『好報-ou』、宕合一『郭-ouk，光-uoŋ』等處。
- (5) 違反前元音[-bk]不得搭配後子音[Dorsal]限制的韻母-ek，出現於光德的梗開二『脈mek，客kʰek，伯pek』，對應於梅縣及饒平之一-ak唸法。
- (6) 韻母-u在桃源更具摩擦成份，可看作成音節的v̄，如『府fv̄，樹ʃv̄』。
- (7) 相對於梅縣小稱詞綴e，湖寮跟饒平一致用『子tsh』尾，這在何耿鏞((客家方言語流研究))中，已有揭露。高陂亦用『子』尾。但楓朗很特殊，

使用 tə55 尾。它可能與結構助詞ə55 有關。

結構助詞：	短短 255 線	
小稱詞綴：	pat5 tə55	番石榴
	Joŋ55 ni55 tə55	蜻蜓
	Jiap5 tə55	蝴蝶
	mun53 tə55	蚊子
	mou33 tə55	帽子
	tʃa-11 tə31	遮仔；傘
	vou-11 pit2 tə31	鷓鴣
	kam-11 mə55	柑仔
	tsok2 ə55	桌子

(8) 詞彙亦有一些特殊之處，例如：

	梅縣	饒平	大埔
柴火	樵 ɕtsʰiau	樵 ɕtsʰiau	柴 ɕtsʰai
門檻	戶檻 ɕfu ɕkʰiam	ckʰu ɕtsʰam	ɕmun ɕton
花生	番豆 ɕfan tʰeu2	地豆 tʰi2 tʰeu2	線豆 ɕsien tʰeu2

以上運用筆者多次前往大埔收集的語料，找出合理於梅縣或饒平類型的條目，也有些是兩者混合或特殊之成分。這些觀察回扣到台中東勢客家話來，發現有相符合和相違背的兩面。相符合者固可視為東勢對大埔之紹承關係，但相悖者就擲得吾人探討，究竟係由何處傳來，亦或是東勢地區之創新形式。相符合者例舉如下：

- (1) 溪母大埔、東勢都一致唸 kʰ-，不若梅縣唸法三分 kʰ- / h- / f-
- (2) 蟹開二幫組唸 -ai，曉影讀 -e，恰好混合梅縣皆讀 -ai 跟饒平皆讀 -e 的類型。東勢影母益例外唸 -ai，語料比較的結果，推測可能是苗栗客語之入侵：

	牌	矮	益
苗栗	-ai	-ai	-ai
東勢	-ai	-e	-ai
六堆	-ai	-ai	-oi
饒平	-e	-e	-e

- (3) 蟹開四大埔、東勢同於饒平，皆唸 -e
- (4) 止合三非組大埔、東勢同唸 -ui，不若梅縣唸 -i
- (5) 山合一見曉影組大埔、東勢同唸 -(u)ʷn，梅縣 -on
- (6) 「埔」字大埔、東勢不送氣，四縣話送氣

- (7) 舌葉音三等字東勢除遇攝「書樹」外，一般均有-i-介音。這方面赤山跟東勢特別接近，如「轉 tʃion 車 ctʃ[~]ia」，而九仔畚平原、光德、桃源、楓朗均無細介音如「州 ctʃu、聲 cʃaŋ、張ctʃoŋ、中ctʃuŋ、出 tʃ[~]ut o、遮ctʃa、上 cʃoŋ、鄭tʃaŋ ø、扯 c tʃa」等。此現象為「東勢話來自懇首赤山人張達京家族」的看法，提供了有利的證據。
- (8) 第三人稱「你」大埔有多種說法，如楓朗 cnoi、百候 hen。只有高陂、桃園說 ɕhN，和東勢一致，說明高陂、桃源跟東勢話關係較密切。
- (9) 在饒平強大類型強大影響下，大埔近饒平的各鄉鎮仍然用「看 ck[~]on」不用「睨 cnjiaŋ」、「講話fa ø」而非「講事sr ø」，東勢亦然。

相違背者亦不容忽視，諸如：

- (1) 「飯」梅縣fan ø，饒平 p[~]on ø，東勢同於饒平，卻和赤山的 fon ø不一致。
- (2) 山合三影組大埔常見的 v-唸法，東勢唸 J-。
- (3) 違反共存限制的-ei，-ou，-uoŋ，-uok，在大埔很普遍，東勢話只允許-e，-o，-oŋ，-ok。
- (4) 莊精組 ts-，ts[~]，和-u 結合時，大埔常變讀為舌尖元音，如 tsr(祖)、ts[~](r(初楚處)，遍及湖寮、平原、楓朗、光德赤山、九仔畚各地。東勢唸 tsu、ts[~]u。該鎮詒福里劉屋把「祖師」讀 c tsr c sr，一般東勢人認為是不規範的唸法。
- (5) 四等韻的蟹、效、咸、山、梗五攝，大埔都常見-e 元音讀法，五攝依序為-e(i)、-eu、-em、-en、-en。東勢蟹開四周依然唸-e，效、咸、山開四唸-iau，-iam，-ian，反而跟苗栗四縣話一致。梗開四雖有-en/et 唸法，如「聽廳零歷」，卻已經有不少字改從四縣唸法，如「停定 t[~]in，經 kin，曆 lak」。東勢人若聽到山開四「天前」唸-en 的說法，會認為那是大安溪北岸，帶有饒平底蘊的卓蘭人所講的話，而非東勢話。
- (6) 蟹合一、止合三的「對、會、杯、水、尾」在湖寮、光德、楓朗、九仔畚讀 -ui，東勢話亦然。照理最接近東勢話的高陂、赤山卻唸-ei。結構助詞：

短 255 線

小稱詞綴：	pat5 t ^w 55	番石榴
	Joŋ55 ni55 t ^w 55	蜻蜓
	Jiap5 t ^w 55	蝴蝶
	mun53 t ^w 55	蚊子
	mou33 t ^w 55	帽子
	tʃa-11 t ^w 31	遮仔；傘
	vou-11 pit2 t ^w 31	鷓鴣
	kam-11 m ^w 55	柑仔
	tsok2 ^w 55	桌子

- (8) 詞彙亦有一些特殊之處，例如：

	梅縣	饒平	大埔
柴火	樵 cts'iau	樵 cts'iau	柴 cts'ai
門檻	戶檻 cfu ck'iam	ck'u cts'am	cmun cton
花生	番豆 cfan t'eu2	地豆 t'i2 t'eu2	線豆 csien t'eu2

以上運用筆者多次前往大埔收集的語料，找出合理於梅縣或饒平類型的條目，也有些是兩者混合或特殊之成分。這些觀察回扣到台中東勢客家話來，發現有相符合和相違背的兩面。相符合者固可視為東勢對大埔之紹承關係，但相悖者就擲得吾人探討，究竟係由何處傳來，亦或是東勢地區之創新形式。相符合者例舉如下：

- (6) 溪母大埔、東勢都一致唸 k'-，不若梅縣唸法三分 k'- / h- / f-
- (7) 蟹開二幫組唸 -ai，曉影讀 -e，恰好混合梅縣皆讀 -ai 跟饒平皆讀 -e 的類型。東勢影母益例外唸 -ai，語料比較的結果，推測可能是苗栗客語之入侵：

	牌	矮	益
苗栗	-ai	-ai	-ai
東勢	-ai	-e	-ai
六堆	-ai	-ai	-oi
饒平	-e	-e	-e

- (8) 蟹開四大埔、東勢同於饒平，皆唸 -e
- (9) 止合三非組大埔、東勢同唸 -ui，不若梅縣唸 -i
- (10) 山合一見曉影組大埔、東勢同唸 -(u)^wn，梅縣 -on
- (6) 「埔」字大埔、東勢不送氣，四縣話送氣
- (7) 舌葉音三等字東勢除遇撮「書樹」外，一般均有 -i-介音。這方面赤山跟東勢特別接近，如「轉 tʃion 車 tʃ'ia」，而九仔畚平原、光德、桃源、楓朗均無細介音如「州 tʃu、聲 ʃaŋ、張 tʃoŋ、中 tʃuŋ、出 tʃ'ut ø、遮 tʃa、上 ʃoŋ、鄭 tʃaŋ ø、扯 tʃa」等。此現象為「東勢話來自懇首赤山人張達京家族」的看法，提供了有利的證據。
- (8) 第三人稱「你」大埔有多種說法，如楓朗 cnoi、百候 hen。只有高陂、桃園說 cŋŋ，和東勢一致，說明高陂、桃源跟東勢話關係較密切。
- (9) 在饒平強大類型強大影響下，大埔近饒平的各鄉鎮仍然用「看 ck'on」不用「睨 cnjan」、「講話 fa ø」而非「講事 sr ø」，東勢亦然。

相違背者亦不容忽視，諸如：

- (1) 「飯」梅縣 fan ø，饒平 p'on ø，東勢同於饒平，卻和赤山的 fon ø 不一致。

- (2) 山合三影組大埔常見的 v-唸法，東勢唸 J-。
- (3) 違反共存限制的-ei，-ou，-uoŋ，-uok，在大埔很普遍，東勢話只允許-e，-o，-oŋ，-ok。
- (4) 莊精組 ts-，ts^ˇ，和-u 結合時，大埔常變讀為舌尖元音，如 tsr(祖)、ts^ˇr(初楚處)，遍及湖寮、平原、楓朗、光德赤山、九仔畚各地。東勢唸 tsu、ts^ˇu。該鎮詒福里劉屋把「祖師」讀 c tsr c sr，一般東勢人認為是不規範的唸法。
- (5) 四等韻的蟹、效、咸、山、梗五攝，大埔都常見-e 元音讀法，五攝依序為-e(i)、-eu、-em、-en、-en。東勢蟹開四周依然唸-e，效、咸、山開四唸-iau，-iam，-ian，反而跟苗栗四縣話一致。梗開四雖有-en/et 唸法，如「聽廳零歷」，卻已經有不少字改從四縣唸法，如「停定 t^ˇin，經 kin，曆 lak」。東勢人若聽到山開四「天前」唸-en 的說法，會認為那是大安溪北岸，帶有饒平底蘊的卓蘭人所講的話，而非東勢話。
- (6) 蟹合一、止合三的「對、會、杯、水、尾」在湖寮、光德、楓朗、九仔畚讀-ui，東勢話亦然。照理最接近東勢話的高陂、赤山卻唸-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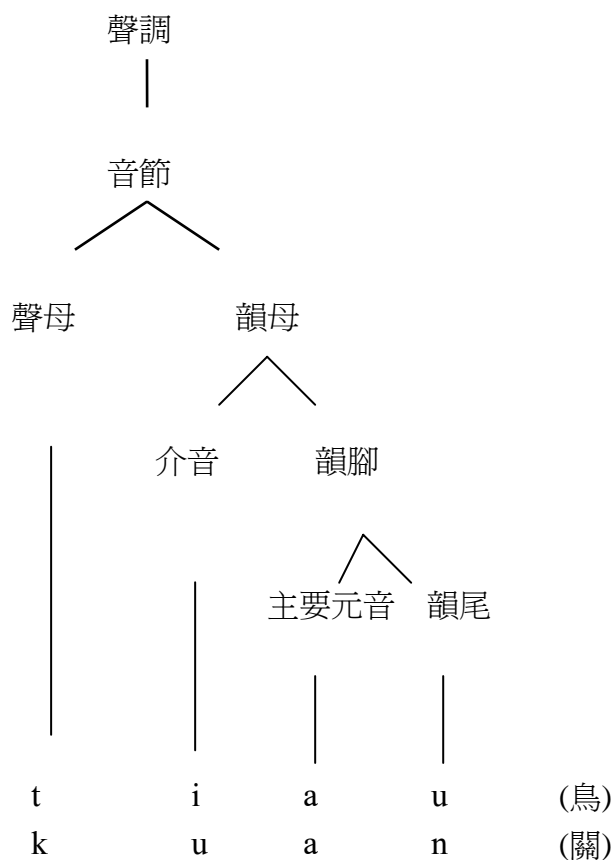
第二章 輔音與聲母

傳統的方言調查報告或聲韻分析，都是直接列出聲母及韻母之數目，在這裡我想稍微做改變，我將先看客家話的音節結構，然後談聲母與輔音的差別，列出東勢客家話聲母的數目，並取之與其他客家話的聲母略做比較，最後從發音的部位及方法，逐一歸類東勢客家話的輔音，藉以能對客家話每個聲母的發音特性有個簡要的理解。

2.1 客家話的音節結構

客家話是漢語的一支，承襲了漢語方言的共同音節結構：¹

(1) 客語的音節結構



¹ 近來有學者開始注意到漢語某些方言並無法用這個結構來分析(見沈鍾偉 2006，鍾榮富 2007)，例如福州話，不過這些問題還有待更多的方言調查和分析才能有所調整。

在這五個結構元素（聲調、聲母、介音、主要元音、韻尾）之中，只有聲調和主要元音是絕對必要的要素，其他則可有可無。換言之，客語音節內最小的結構是：聲調和元音，如 a₃₃（阿）。像 a₃₃（阿）這種沒有聲母（即元音之前沒有輔音）的音節結構，傳統上稱為零聲母。

前面(1)圖內的介音，又叫介母，在客家話裡可以是[i]或[u]。客家話的韻尾和多數的漢語方言一樣，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元音做為韻尾（[i] 或[u]），又稱為元音韻尾；另外一種以輔音做為韻尾，又稱為輔音韻尾。輔音韻尾又以輔音性質之不同而有兩種稱謂，其中以鼻音（m，n，ŋ）做為韻尾的是為舒聲韻；由塞音（p，t，k）結尾的是為入聲韻。

由於出現在聲母位置上的都是輔音，且用 C (=consonant) 來表示。介音只允許[i]和[u]，兩者均為滑音(glides)，可用 G 來表示。主要元音以 V (=vowels) 來表示，韻尾之中，有滑音(G)也有輔音(C)。基於「只有主要元音和聲調是為絕對不可或缺的因素」的要求，前面(1)中的五個元素可以衍生出後面 12 種可能的音節結構：

(2) 12 種可能的音節類型

音	節	類	型
例 字			
a.元音	V	o ₃₁ (襖)，a ₃₃ (阿)	
b.元音+輔音韻尾	VC	aŋ ₃₃ (甕)，on ₃₃ (安)，ap ₃ (鴨)	
c.元音+元音韻尾	VG	ai ₃₁ (矮)，oi ₅₅ (愛)，au ₃₃ (凹)	
d.介音+元音	GV	ia ₃₃ (野)，ua ₃₃ (哇)，io ₅₅ (鷓)	
e.介音+元音+元音尾	GVG	ieu ₃₃ (邀)，uai ₅₅ (歪)	
f.介音+元音+輔音韻尾	GVC	iam ₁₁ (鹽)，iap ₅ (葉)，iaŋ ₁₁ (贏)	
g.輔音+元音	VG	ka ₅₅ (嫁)，ha ₅₅ (下)，ɕi ₅₅ (四)	
h.輔音+介音+元音	CGV	kua ₃₃ (瓜)，kia ₃₃ (他的)，k'io(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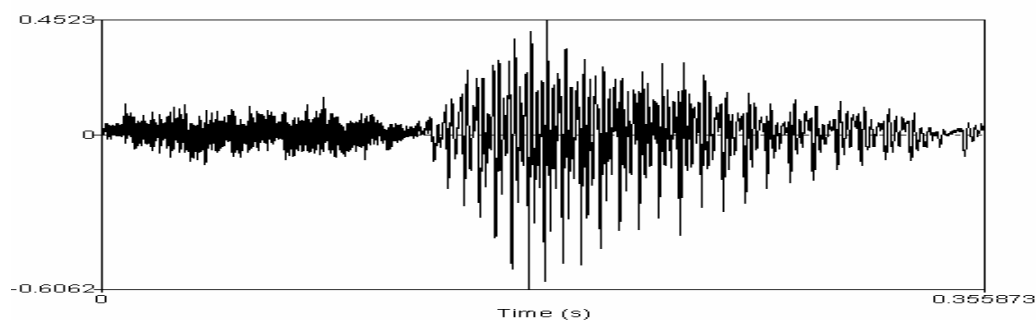
i. 輔音 + 元音 + 輔音韻尾	CVC	paŋ ₃₃ (拉), toŋ ₃₃ (當), hon ₅₅ (汗)
j. 輔音 + 元音 + 元音韻尾	CVG	loi ₁₁ (來), kau ₁₁ (校), mai ₃₃ (買)
k. 輔音 + 介音 + 元音 + 元音韻尾	CGVG	kuai ₅₅ (怪), hiau ₃₁ (曉), liau ₅₅ (料)
l. 輔音 + 介音 + 元音 + 輔音韻尾	CGVC	kioŋ ₃₃ (薑), liap ₅ (粒), kiok ₃ (腳)

2.2 聲母與輔音

語言的語音一般分為兩種：元音和輔音。這兩個都是民國初年才引入的名詞，迄今在國內語言學界的使用還未完全一致。一般而言，中文系系統的人，包括傳統聲韻學家，多用元音及輔音，而外文系傳統下的人，比較常用母音及子音的稱謂。元音或母音也就是指英語的 *vowels*，而輔音或子音就是 *consonants*。這兩種語音的差別，有其內在的物理性之差異，且從語音和音韻的領域來介分。

從語音學的角度而言，又可以分別從語音的物理性質如聲波或聲譜來檢視。就聲波而言，輔音的聲波沒有規律，所以這種聲波又稱為非規律波(*aperiodical waves*)。比較之下，元音的聲波則都有規律，試以東勢客家話的「洗」[se] 的聲波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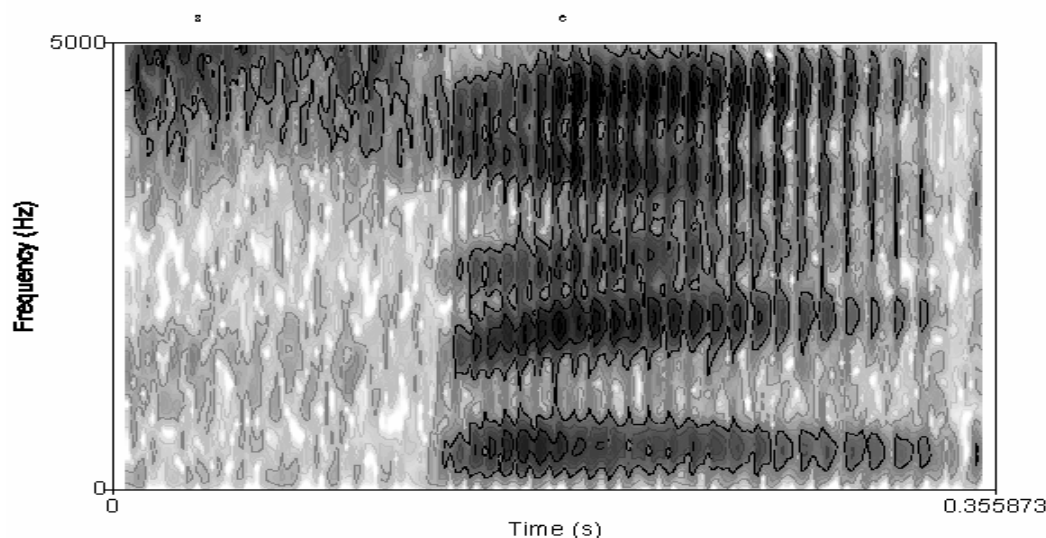
(3) 聲波圖



前面(3)中，輔音[s]的部分，顯然呈現很沒有規律的波狀，比較之下後半部[e]的元音部分，其聲波則顯得非常有規律。除了聲波的差別之外，還可以從聲譜圖(*sound spectrographs*)來顯現輔音和元音的區別。在聲譜之中，輔音部分幾乎沒有明顯的共

振峰(formants)，而元音的部分則有很清晰明確的共振峰。再以東勢客家話的「洗」[se]音為例，前面輔音[s]的部分並沒有顯著的共振峰，但是後面的元音部分則有很清楚的共振峰(4)。

(4)聲譜圖



此外，從發音方式也可以看出輔音和元音的不同：發輔音時，氣流在口腔多少會有摩擦現象(friction)，但是發元音時，則沒有明顯的摩擦現象。以上，從語音的角度來看，輔音和元音在聲波，聲譜及發音方式之上均有所差別。

輔音和元音的區別也可以從聲韻的系統來檢視，輔音除了成節輔音(syllabic consonants)之外，一般的輔音不能出現在音節的核心(nucleus core)，然而元音卻必須要出現在音節的核心位置。總而言之，輔音和元音的區別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語音聲學和物理的內在條件為基準。

傳統的中國聲韻學上絕少談到輔音，主要是因為從《切韻》以降，大多數的研究或著作都直接以聲母和韻母來做為語音研究的基礎。其實更明確地說，「聲母」和「韻母」是音節的內在結構單位，而「輔音」與「元音」則是語音單位的類別。兩者的關係很密切，出現在聲母位置的多為輔音，但是有些輔音也可以出現在韻尾的位置。至於韻母，則是元音和韻尾(可以是輔音或者是滑音)。我覺得還是要從語音

結構的單位逐一討論，才能更準確地掌握客家話(甚至整個漢語方言)內在的音段和音段之間的關係。

2.3 客家東勢客家話的聲母

台灣雖然有各種不同腔調的客家話，但是依據鍾榮富 2006 的看法，這些客家話在聲母的數目上，大都不離幾種特性：以苗栗的四縣客家話的 17 個聲母為最少，其他則視是否有捲舌摩擦音[tʃ, tʃ^h, ʃ]以及前高元音的零聲母音節是否會多一個捲舌聲母[ʒ]。東勢客家話正好多了這四個聲母都有，因此東勢客家話有 21 個聲母。這些聲母僅依發音部位和發音方式，表列如後：

(5)東勢客家話的輔音表

發音方法 發音部位		塞音			非塞音					
		不送氣	送氣	鼻	磨擦音			邊音	滑音	
					清		濁			濁
					阻擦			非阻擦		
					不送氣	送氣				
唇音	雙唇音	p	p ^h	m						
	唇齒音						f	v		
舌尖	舌尖音	t	t ^h	n					l	
	舌尖前音				ts	ts ^h	s			
顎化	舌尖後(捲舌) ²			ɲ	tʃ	tʃ ^h	ʃ	ʒ		
牙喉	舌根音	k	k ^h	ŋ						
	喉音									h

² 台灣的客家話初分為有捲舌的海陸、饒平、東勢、詔安、卓蘭、永定，與沒有捲舌的四縣客家話。不過，即使是在博碩士或嚴謹的學術論文之中，卻決少有對於捲舌音的深入描述。我們先把捲舌音看成舌尖後，等下一章我們在回頭來詳細討論這四個音。

接著我們將依發音部位的順序逐一討論這些音段的發音方式，隨後舉例說明：

唇音

[p]：這是最常見的音段。發音時，聲帶並沒有振動，只要雙唇緊閉，迫使從肺部起來的氣流停留在雙唇閉合之處。積留在這裡的氣流無法宣洩出去，因此這種語音稱為「塞音」(stops)，意思是說氣流遭到阻塞無法出來。也因為如此，塞音無法單獨唸，因為沒有氣流可以振動空氣，自然無法讓人聽出這個聲音。還好，所有的塞音後面都會接個元音，因此等到要發後面的元音之時，匯集在雙唇的氣流一時之間，激竄而出，就像氣球被扎破的時候，儲存在氣球裡面的氣流，在短時間之內奔竄而出一樣，非常的快速也非常的有爆破性，因此塞音也稱為「爆破音」(plosives)。[p]是個沒有送氣的聲音。

聲帶沒有振動的聲音，稱為「清音」(voiceless)，沒有送氣的清音，傳統聲韻學稱之為「全清」。總結而言，客家話的[p]是雙唇全清音。例如：「搬」pan₃₃，「板」pan₃₁，「半」pan₅₃。

[p^h]：是雙唇送氣清塞音，又稱為次清塞音。發音時，也與[p]一樣，聲帶不振動，氣流阻塞在雙唇緊閉之處，等要唸後面的元音之時，才張口讓儲存在口腔的氣流在短時之內，奔竄而出，所以和[p]一樣都是爆破音，不同之處僅在於送氣。所謂送氣是指氣流在釋放之後還要緩和一小段時間，這個解釋不容易明白，最快的方式是試著把一張紙放在嘴唇之前，唸[p^h]（ㄉ^h）時，紙張會振動，這就是送氣（aspiration）。如果紙張不振動，表示沒有送氣，結果會是[p]（ㄉ）的語音。傳統聲韻學把送氣的[p^h]稱為次清塞音。（送氣清音稱為「次清」，不送氣清音是「全清」。如「偏」p^hian₃₅，「便」p^hian₁₁₃，「片」p^hian₃₁，「騙」p^hian₅₃。

[m]：[m]的發音和[p]與[p^h]相同，均為雙唇緊閉，不過[m]特別之處是軟顎向下，使氣流無法從口腔出來，反而要從鼻腔出去，故稱為「鼻音」。

所有語言的鼻音聲帶都會振動，由於氣流從鼻腔流出，並不會有阻塞的現象，並且會使聲波形成共振，帶來響度（sonority）。因此〔m〕中古時代稱為次濁，現代稱為「響音」（sonorant）。不過文獻上通常也把〔m〕視為和〔p^h〕、〔p〕配對的一組非持續音（[-continuent]），主要是因為〔m〕和〔p^h〕、〔p〕在音系分析上具有很多相似之處。如：「美」mi₃₃，「迷」mi₁₁₃，「米」mi₅₃。

〔f〕：發音時，上齒輕咬下唇，使氣流通過，由於通道的狹小而產生摩擦（friction），稱為唇齒音。〔f〕和前面的〔p〕、〔p^h〕最大的不同是氣流可以持續，因而屬於通音（continuent sound）。發〔f〕音時，聲帶也沒有振動，因此也是清音，要特別注意的是：前面的雙唇音如〔m〕、〔p^h〕和〔p〕在傳統聲韻韻中稱為「重唇音」，而〔f〕由是唇齒音，則被命名為「輕唇音」，兼以錢大晰的「古無輕唇」典故，客家話的〔f〕應該是後期才形成的語音。如：「翻」fan₃₃，「凡」fan₁₁₃，「反」fan₃₁，「飯」fan₃。

〔v〕：發音時和〔f〕一樣，都是上齒輕咬下唇的通音，只是〔v〕發音時，聲帶要振動，是為濁音。文獻上，大都不把〔v〕列為客家話的聲母，只是依據趙元任與羅常培等翻高本漢著作時，在譯注上加個「客家話在合口零聲母之前，會有輕微的摩擦音，〔v〕出現」。鍾榮富（1991）經過謹慎的分析之後，認為既然有些文獻把[j]或[ʒ]列為客家話的聲母，則〔v〕應該也是個聲母。如：「灣」van₃₃，「遠」van₁₁₃，「挽」van₃₁，「萬」van₅₃。

舌尖音（齒音）

〔t〕：〔t〕的發音其實分為兩個部位：一個是可以移動的舌尖，另一個則為無法移動的齒齦。當舌尖抵住上齒齦時，阻住了氣流往外送，使氣流滙集在舌尖與牙齦接合之外，所以〔t〕也是塞音，發音方式與〔p〕很相似，只是〔p

〕阻止氣流之處在於雙唇，而〔t〕則在於舌尖與齒齦。結果也和〔p〕相同，所有的氣流在發後面的元音時，全部竄出，造成爆破之態，也稱為爆裂音。與〔p〕另一個相同點是聲帶不振動，也不送氣，故名為全清齒塞音。如：「多」 t_{033} ，「倒」 t_{031} ，「到」 t_{05} 。

〔t^h〕：發音部位與〔t〕同為舌尖與上齒齦，方式則和〔p^h〕一樣屬於聲帶不振動的送氣音，又稱為次清塞音。如：「拖」 t^h_{031} ，「道」 t^h_{053} 。

〔n〕：〔n〕也是鼻音，發音時聲帶振動，軟顎放下，使氣流從鼻腔出來，與〔m〕一樣。不同之處在於〔m〕的閉合在雙唇，〔n〕的阻礙在舌尖與上齒齦。文獻上稱為次濁音。如：「拿」 na_{33} ，「林」 na_{113} ，「腦」 no_{31} ，「鬧」 nau_{53} 。

〔ts〕：〔ts〕的發音部位和〔t〕並沒有太大的不同，都是舌尖和上齒齦之間的關係，密到使氣流無法通過而形成阻塞。唸〔ts〕時，舌尖和上齒齦先接觸使氣流暫時無法通過，不過很快地就放開小縫，使氣流得以快速通過，產生摩擦，這些動作都只在剎那之間完成，這種先阻後通的發音方式稱為阻擦或塞擦（*affricates*）。由於唸「ts」時，聲帶並沒有振動，故稱為清擦音。如：「專」 $tson_{33}$ ，「轉」 $tson_3$ ，「礮」 $tson_{53}$ 。

〔ts^h〕：〔ts^h〕這個音的發音部份和方式都與〔ts〕很相同，只是要送氣，故為次清擦音。如：「粗」 ts^h_{u33} ，「櫥」 ts^h_{u113} ，「醜」 ts^h_{u31} ，「臭」 ts^h_{u53} 。

〔s〕比較之下，〔s〕和〔ts〕及〔ts^h〕的發音部位雖然相同，均與舌尖和上齒齦有關，不過發音方法却大不相同，主要原因是〔s〕是純粹的摩擦音（*fricative*），所以沒有氣流先阻止的現象。換言之，發〔s〕時，只要舌尖和齒齦輕輕接觸，留在隙縫讓氣流可以通過，並形成摩擦即可。所以〔s〕可

以唸得很長，如〔s..s..s..〕，且由於舌尖和齒齦之間的縫隙不大，結果使〔s〕音有絲絲不絕的音色，故又稱為嘶音（sibilants）。如：「餿」seu₃₃，「邪」sia，「寫」sia₃₁，「瀉」sia₅₃。

特別要注意的是：東勢客家話的〔ts, ts^h, s〕在介音〔i〕或高元音〔i〕之前並不會有顎化的現象，這點與竹東一帶的海陸客家話很相似，却與四縣（不論是南部的六堆客語或者是北部的苗栗客話）大不相同，因為四縣客家話的〔ts, ts^h, s〕在〔i〕之前都會顎化成〔tɕ, tɕ^h, ɕ〕，試比較：

	東勢客	海陸客	四縣客
修	siu	siu	ɕiu
秋	ts ^h iu	ts ^h iu	tɕ ^h iu
酒	tsiu	tsiu	tɕiu
新	sin	sin	ɕin
親	ts ^h in	ts ^h in	tɕ ^h in
精	tsin	tsin	tɕin

也因為這個緣故，目前在客語教材的符號使用上，才會有〔ts, ts^h, s〕和〔tɕ, tɕ^h, ɕ〕是否要分開列序或分開教讀的爭論點。如果只以規則〔ts, ts^h, s〕→〔tɕ, tɕ^h, ɕ〕/_i 來做一個綜合的概述，而沒有進一步細加說明，則學習者和教學者都會落入兩難之境。然而，東勢客家話的特異之處，在於〔ts, ts^h, s〕之外，別有一組捲舌擦音〔ts, ts^h, s〕和〔tʃ, tʃ^h, ʃ, ʒ〕，這也是後面章節要細述的對象。東勢客家話最引人注目的聲母，莫過於一般所謂的捲舌聲母：〔tʃ, tʃ^h, ʃ, ʒ〕，由於這幾個音都是前人從未細述的對象，即使是專以東勢客家為主題的三本碩博論文（江俊龍 1998, 2000, 江敏華 1998）也沒有對這四個音做描述，因此我們將以一整章的篇幅來做「東勢話的捲舌擦音：語音與音韻的考察」。我們在此僅就這四個音的發音方式

簡單描述。

〔tʃ〕：過去的文獻大都用「tʃ」來表示像 tSiau₃₃ 的聲母，只有李富才（1959）在記大陸大埔地區桃源客家話時用〔ʃ〕的符號。東勢地區的客家教師和客語研究者，一般都用捲舌來概稱〔tʃ, tʃ^h, ʃ, ʒ〕，因此發音時，是把舌尖向後捲，並於齒齦稍後的硬顎處，形成氣流的阻碍缺口，使之產生摩擦。發〔tʃ〕時，聲帶也不振動，屬於清音，所以統稱為：捲舌清擦音。如：「朝」tʃieu，「照」tʃieu₅₃。

〔tʃ^h〕：把〔tʃ〕當成清擦音，則〔tʃ^h〕就是次清擦音，因為兩者的差別只在於〔tʃ^h〕是送氣音，而〔tʃ〕是不送氣音，此外，其他的發音部位及發音方式，〔tʃ^h〕和〔tʃ〕是完全一樣的，如：「超」tʃ^hieu₃₃，「潮」tʃ^hieu₁₁₃，「趙」tʃ^hieu

〔ʃ〕：〔ʃ〕的發音和〔tʃ〕與〔tʃ^h〕不同之處，僅在於〔ʃ〕是個完全的通音，並沒有先阻後擦的步驟，這種區別正好和〔s〕與〔ts, ts^h〕一樣。至於發音方式和部位，則〔ʃ〕和〔tʃ, tʃ^h〕相同：舌尖伸到上齒齦之處，然後舌尖後捲，使氣流形成摩擦。如：「收」ʃiu₃₃，「酬」ʃiu₁₁₃，「守」ʃiu₃₁，「壽」ʃiu₅₃。

〔ʒ〕：〔ʒ〕的發音和〔ʃ〕一樣，差別只在於〔ʒ〕是個濁音，所以聲帶會振動。不過由於這個音只出現在〔i〕的前面，而且都和四縣話的零聲母音節相對應，因此也可能是音系上從元音的某些特徵值延展（spread）而來，很像〔v〕的特性，例如：

	東勢客	四縣客
友	ʒiu	iu

油	ɟiu	iu
衣	ɟi	i
影	ɟianŋ	ɟianŋ

〔k〕:〔k〕是舌根音，發音時舌背往軟顎的方向提升，使氣流在舌根之處形成阻塞，正和〔p〕在雙唇閉合之處與〔t〕在舌尖與齒齦之處形成阻塞一樣，都是堅實的阻塞，故稱之為塞音。也與〔p〕和〔t〕一樣，氣流在阻塞處奔出之時，會有爆破之態，所以也與〔p〕和〔t〕同為塞音。同時〔k〕也是清音不送氣，是為全清塞音。如：「今」kim₃₃，「緊」kim₃₁，「敬」kin₅₃。

〔k^h〕:〔k^h〕是個送氣的次清舌根塞音，發音的部位與方法和〔k〕相同，只有送氣是兩者的主要區別之處。如：「欽」k^him₃₃，「琴」k^him₁₁₃，「擒」k^him₃₁，「揸」k^him₅₃。

〔ŋ〕:東勢客家話的〔ŋ〕是舌根鼻音，正如〔m〕和〔n〕一樣，發〔ŋ〕時小舌向下，迫使氣流從鼻腔出來。和其他客家一樣，東勢的〔ŋ〕不出現在介音〔i〕或高元音〔i〕之前，與〔ɲ〕形成互補，〔ɲ〕是個顎化音，發音時舌尖向上輕輕抵住硬顎之處，並使氣流通往鼻腔。如：「我」ŋai₁₁₃，「瓦」ŋa₃₁，「咬」ŋau₃₃。「撿」ɲiam₁₁₃，「唸」ɲiam₅₃。

以上介紹的是東勢客家話的聲母總數以各個聲母的發音方式。任何聲音的產生，都需要透過氣流及發音部位的摩擦，特別是輔音方面，每個輔音在發音時，都或多或少會帶有摩擦的特性這也是與元音不同之故。東勢客家話的輔音之中，以摩擦音和阻擦音〔tʃ, tʃ^h, ʃ, ʒ〕最具特色，這幾個擦音也是一般四縣客家話所沒有的語音，我們將在後面兩章，再從聲學方面加以討論。

第三章 東勢客家話的捲舌音

3.1 前言

東勢客家話的聲母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四個捲舌音（retroflexed consonants）：有兩個是磨擦音（fricatives）〔ʃ, ʒ〕，另外兩個是塞擦音（affricates）。然而這四個擦音的音值和發音方式，以至於發音部位等等，迄今還依然不甚清楚。

客家話的內部差異，使統的聲韻學家認為最應該釐清和重視的，就是所謂中古精莊知章等四個聲母在共時各客家話中的語音呈現，而台灣客家的分類之中，這四個聲母的分合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例如台灣最具主流的四縣客家話屬於精莊知章合流，都唸〔ts, ts^h, s〕，海陸、詔安、和東勢客家話則屬於精組和莊組以及知二合併唸〔ts, ts^h, s〕，知三和章組則併成〔tʃ, tʃ^h, ʃ〕。³可見要探索這種分合，必須先瞭解〔ts, ts^h, s〕和〔tʃ, tʃ^h, ʃ〕在發音上有何區別，才能讓我們進一步理解這些語音為什麼會有分會有合的結果。

然而過去的文獻，都沒有深加討論〔ts, ts^h, s〕和〔tʃ, tʃ^h, ʃ, ʒ〕的發音過程。江俊龍 2003 把〔tʃ, tʃ^h, ʃ, ʒ〕稱為「舌葉音」，溫昌衍 2006 則認為大埔客家話有「舌尖後音」，而用〔tʂ, tʂ^h, ʂ〕來表示（p.65），但是在提及豐順客家話時，則說「豐順話有舌葉音〔tʃ, tʃ^h, ʃ〕」（p.65）。溫昌衍顯然依從了袁嘉驊等（2001）的看法：「知莊章三組字，梅縣一律讀〔ts, ts^h, s〕，但大埔話知章組讀〔ts, ts^h, s〕，而精莊組讀〔tʂ, tʂ^h, ʂ〕，保存了照二（莊）照三（章）的別。」（pp. 154-155）國內的海陸客家話人口也不少，但相關的語音或音系研究並不多，其中呂嵩雁（2004:57）說：「海陸話比四縣客話多了一套舌葉音〔tʃ, tʃ^h, ʃ, ʒ〕」逐一對比之下，我們發現相關的文獻及田野調查報告似乎都知道〔tʃ, tʃ^h, ʃ, ʒ〕是舌葉音，而

³ 「精莊知章」都是中古漢語的經典書籍如《切韻》，《廣韻》等內所採用的「字母」。在還沒有國際音標的時代，中國傳統聲韻學家都依賴「字母」來標音。

[tʂ, tʂʰ, ʂ, ʐ]則為舌尖後音，不過迄今為止還沒有釐清的是：台灣的東勢客家話（應該是大埔客家話的一支，其中異同請參見江俊龍 2003）的擦音到底是舌葉[tʃ, tʃʰ, ʃ, ʒ]還是舌尖後音[tʂ, tʂʰ, ʂ, ʐ]呢？如果是舌葉音，到底和海陸客家話中的舌葉音有何差別？

為了解答和說明東勢客家話舌尖擦音的語音特色和發音情由，本章其他的主體將分為四個部分：3.2 我們將首先介紹我們發音部位中與舌尖音最有相關的舌位結構和分區，3.3 將檢視舌尖擦音的發音特色，並舉其他語言之中對於舌尖擦音的發音方式做說明。3.4 回顧與檢視了文獻上對於摩擦音的聲學反映，並探討其聲學特性。3.5 將從發音的角度，解說東勢客家話的舌尖音發音的產生過程。並要從聲學的角度，探討東勢客家話的舌尖擦音的特點。3.6 最後將做簡略的結論。

3.2 舌位的區分

過去客家研究的相關文獻，承襲了傳統中國聲韻學的傳統，對於舌尖、捲舌、舌葉等等名詞的使用，都沒有足夠的解釋，更沒有描述發音的部位及過程。因此，這樣的指稱(reference) 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實質意義。為了近一步掌握及瞭解東勢客家話以及其他帶有[tʃ, tʃʰ, ʃ, ʒ]語音的客家話的這些語音的發音方式及發音部位，我們這裡特別從相關的地方的介紹開始。

我們將把大部分的篇幅用來說明摩擦音[ʃ, ʒ]，因為阻擦音(affricates) [tʃ, tʃʰ]在發音上只不過是在摩擦音之前前面多個塞音[t]的發音而已，只要我們明白了[ʃ, ʒ]的發音過程，和其聲學特性，也很自然能掌握到阻擦音的發音過程。而在[ʃ, ʒ]兩個語音之中，我們特別要注重[ʃ]的發音，因為這是瞭解整個東勢客家話或海陸客家話的入門。至於[ʒ]，應該只產生在高元音[i]或[u]的零聲母位置，其音值基本上和[ʃ]的差別只在於清濁或有聲無聲。清音或無聲輔音就是發音時聲帶不會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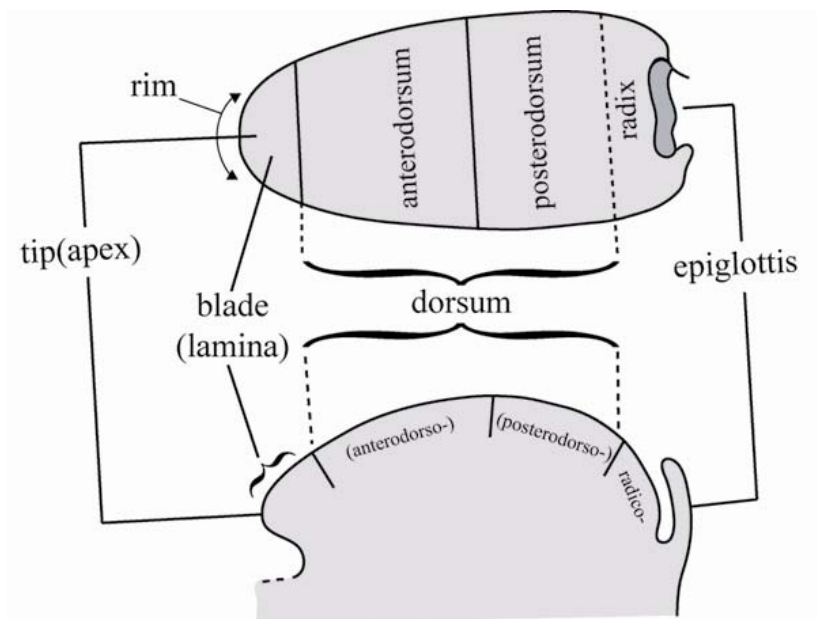
動的語音，而濁音或有聲輔音只發音時聲帶會振動，兩者的區別也很容易明白。

楊時逢 1957 曾說：「[ʒ] 是舌尖及面的通濁音，它的發音部位與[tʃ]同，但摩擦成份極輕，說快時全無摩擦，近乎半元音的 [i]。如‘衣友野然云央勇’等是。在四縣話裡凡[ʒ]母(不論快慢輕重)都一致讀成半元音 [i]，所以四縣話就不用[ʒ]母，而海陸讀[ʒ]的字，四縣都全為無聲母的起音字，用○號來代表。」(頁 3)。其實，語言學裡用[ʒ]表示的輔音，最常見的是英語的 usual 裡第二音節的起首輔音(類於我們所說的聲母)，它的發音部位應該是與 [ʃ] 相同，而不是與 [tʃ] 相同。[ʒ]的稱呼繁多，現在一般叫做牙齦後濁摩擦音(post-alveolar voiced fricative)。它的發音和[s]的相同點是：上、下齒都很接近，以迫使氣流產生摩擦。但是發[ʒ]時摩擦點遠比發[s]時還要後面，摩擦面也比[s]要廣、要寬。同時，摩擦點之後的舌面往上挺起(發[s]時舌面是沒有這個動作的)，更重要的是嘴唇微微向前凸，略呈圓唇狀態。當然，[ʒ]音的圓唇與否也因語言而不同，英語、法語要圓唇，俄語則不然(見 Ladefoged and Maddieson 1994 : 148)。客家方言中，有 [ʒ]聲母的是：海陸、饒平、東勢、詔安、卓蘭、永定，與少部份南部四縣話，其中東勢、饒平、永定的[ʒ]圓唇狀態很明顯，海陸與南部四縣的[ʒ]則略略呈圓唇而已。客家話的[ʒ]是由前高元音在零聲母的位置上，因摩擦強化而來，本質上與[v]一樣，不過我們要等到第五章才回來講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先來瞭解與舌尖相關的發音部位。這部分的發音器官可以分為兩部分：主動部位和被動部位。主動部位 (active articulators)，主要是對於舌頭部位的劃分及命名，由於舌頭的命名和發音的關係，可以從兩個面向(dimensions)來分類。以後面的(1)圖而言，從舌頭表面來看，可以分為：舌尖(rim)，舌面前(anterodorsum)及舌面後(posterodorsum)，以及舌根點(radix)：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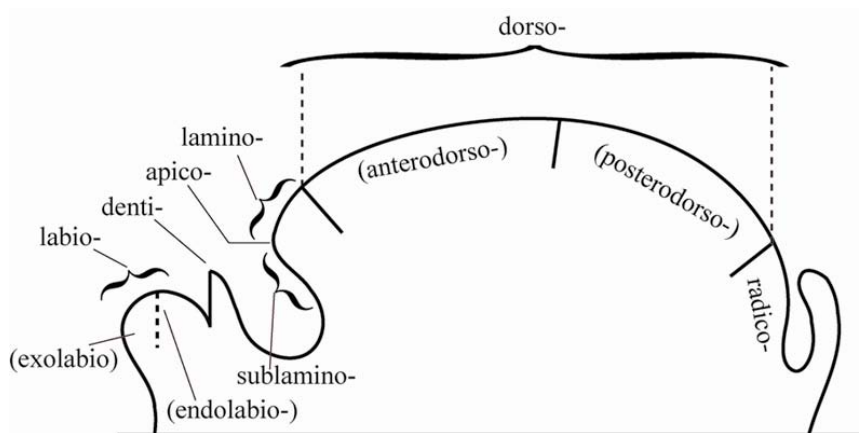
(1)

⁴ 本章(1)及(2)圖，掃描自 Catford 2001:78-79，為原書之 Fig.24 及 Fig.25。



另外，舌頭的觀察和描述還可以從側面來看：

(2)



先檢視與舌冠音 (coronals) 發音有關的部位而論，傳統上把舌頭尖端部分稱為舌尖 (apical) (可取之與(1) 圖比較，舌尖指舌前緣線(rim)之後的舌頭部位)，而把舌葉的部分稱為舌葉 (laminal) (也就是(1)圖上的舌葉(blade)部分)。過去的文獻，對於舌尖和舌葉之間的區分，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傳統上 (指 Catford 1998, 1994;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 認為：舌尖指的是舌頭平放時，與舌下腺 (sublingual cavity) 形成垂直的部份 (請參見 (2))，至於舌葉 (tongue blade [laminal]) 則在舌尖之後幾毫米之處。然而 Ohde & Sharf 1992 則把前兩者合稱為舌尖 (tongue tip)，而把傳統上統稱為舌背 (dorsum) 的舌前地區稱為舌葉。在此，我們根據 Hamman 2003 之見，採取前面(2)的分類，把 apical 及 laminal 稱

爲「舌尖」，至於舌頭之下的地區，稱爲舌下腺（sublamino）⁵

在舌葉之後的一大區是爲舌背（dorsum），又可區分爲爲前舌背（anteodorsal）及後舌背（posterodorsal），這一區過去也有人稱之爲「舌位」（tongue body）。至於區分成前舌背及後舌背，Catford 1988 却認爲不須要，因爲前舌在發音上必然觸及齒齦及顎這一區，而後舌背則必然用於舌根輔音如〔g, k, ŋ〕的發音。以上就是主動部份的分區，先做成定位，討論時比較方便。

至於被動的部位則爲上顎，我們也做簡單的界定：牙齦或齒齦（alveolar）指牙齒根部到後方隆起之處，其後的部分則稱爲後齒齦（post alveolar）。後齒齦的後方，也就是硬顎（palatal），自後方則統稱爲舌根（也有人稱爲軟顎）。圖示如後：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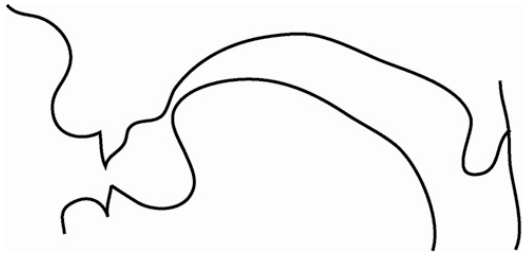
雖然有了主動部位和被動部位的背景，我們仍然很難描述捲舌音。依據 Hamann 2003 的看法，捲舌並不是某個發音部位，而只是一種發音部位的色彩（gesture）。因爲捲舌音的部位可能會是「齒音」（dentals），「齒齦音」（alveolar），「舌尖音」（apical），「次舌尖」音（subapical），「顎化音」（palatal）及「後齒齦音」（post-alveolar）等等。除此之外，捲舌音不易界定的原因，還與個人的捲舌程度而定，同時也會因後面元音的性質而不同，而語用上因素如講話速度快慢，場合之正式與否，聽話的對象是否熟識等等，也大大影響了捲舌的程度。

3.3 捲舌與不捲舌的語音

傳統上我們認爲捲舌音的特點是：舌尖向後捲曲，例如文獻上有關的類似描述（參見 Trask 1996:38, Hamann 2003），且以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27 對於搭米爾（Tamil）的捲舌塞音〔ʂ〕爲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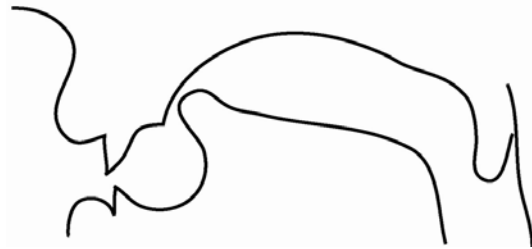
(4)

⁵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 則稱爲「次舌葉」（sublaminal）。



而隸屬於印度—亞歷安(Indo-Aryan)語系的圖達語(Toda)的捲舌摩擦音[ʂ]的舌頭發音的狀況是像(5)：

(5)



前面(4)是塔米爾捲舌塞音〔ʂ〕的舌尖捲曲的情形，而(5)則為圖達語的捲舌擦音〔ʂ〕。經過比較，我們發現：發塔米爾的捲舌擦音時，舌尖並不明顯凸出來，反而整個舌頭的前半部形成扁平的一塊，上昇到後齒齦（post alveolar）的地方，形成狹小通道，迫使氣流產生摩擦。而發圖達語的捲舌擦音時，舌尖才明顯地凸出來，並揚升到後齒齦的後方，很像英語[r]的發音，要把舌尖特別翹起來而使整個舌位偏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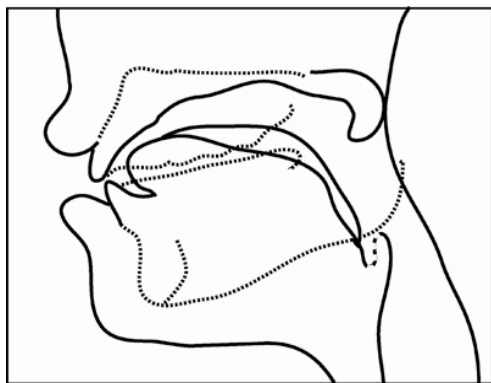
(6)



爲了這兩種不同的捲舌方式，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156 還試圖用不同的符號來表示：用〔ʂ〕表扁平式的舌音（像塔米爾），用〔ʂ̣〕表有顯和舌尖

有關的捲舌音，像圖達的捲舌擦音。然而，文獻上對於捲舌擦音的發音方式，還有另一種不一樣的描述，那就是北京華語的捲舌擦音[ʃ](如「沙」[ʃa]的聲母)。依據吳宗齊等(1989:135)用x光拍攝下來的北京話捲舌音，並沒有明顯地捲舌：

(7)



注意前面北京話的〔ʃ〕，其舌位遠比塔米爾的〔ʃ〕還要扁平，而且舌位與後齒齦之間的通道遠比塔米爾的〔ʃ〕還要大，摩擦因此也比較輕。雖然現有有關北京話文獻（如 Chao 1948, 1968, Pulleyblank 1989）都一致把這種擦音稱為捲舌音，不過正如 Laver 1994: 252 所宣稱的，北京話的〔ʃ〕在舌位上也沒有向上隆起（grooving of the tongue），其平坦的程度實在應該用另一種符號〔ʃ+〕來表示，很難說有捲舌的現象。換言之，Laver 很質疑北京話的擦音是否真有捲舌的情形。然而，我們在台灣學國語時，老師都叫我們用捲舌來區分〔ts, ts^h, s〕和〔tʃ, tʃ^h, ʃ〕，而且我們也真的只需要輕微的把舌尖向後捲曲，立即可以發出這兩組音的不同，可見用「捲舌」來稱呼，並沒有任何經驗上的不對。

由於漢語（指國語）的捲舌音〔tʃ, tʃ^h, ʃ〕都不出現在〔i〕的前面，而東勢客家話的捲舌音〔tʃ, tʃ^h, ʃ, ʒ〕則頗有和〔i〕出現互補的趨勢，因此我們也關心顎化（Palatalization）和捲舌的關係。在這方面，Hamann 2003 也做了很多辯護，主張顎化是不可能和捲舌同時並存的。在 Moddieson 1984 內列的 300 多種語言之中，基本上沒有顎化與捲舌並存的語音，僅有的兩個例外是圖達語（Toda）及加西來利語（Kashimin）。

關於顎化，我們且先看看語言學的文獻如何界定顎化。傳統上，總認為舌頂

(laminal)與後齒齦所形成的擦音，用 IPA 符號〔ʃ, ʒ〕來表示，並稱之為顎齒齦音 (plato-alveolar) (Hamman 2003:14, Trask 1996:255)。另外，舌頂與後齒齦或軟顎地區所形成的擦音稱為齒齦顎 (alveolo-palatal) 擦音，並用〔ç, ʒ〕來表示。

此外，「舌位隆起」(domed)指發顎齒齦擦音〔ʃ, ʒ〕時，舌位向上隆起之意，「扁平」指發舌位沒有隆起的擦音。根據 Hamman 的認定，「捲舌」的定義至少要符合(9)的四個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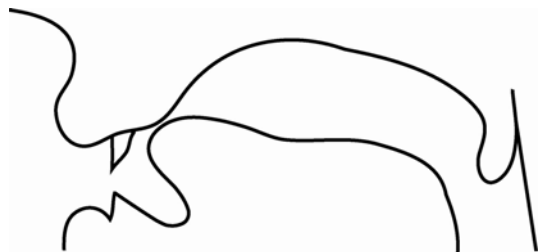
(8)

- a. 舌尖 (apicality)：以舌尖之隆起所形成的語音，如塞音或擦音。
- b. 後音 (posteriority)：指舌尖在後齒齦 (post alveolar) 之外所形成的語音。
- c. 舌小腺 (sublingual cavity)：所有的捲舌音都會影響到舌下腺，例如：Keating 1991: 43 說：舌下腺的缺口大小會因為部位從顎音，齒齦顎音，顎齒齦音，舌尖捲舌音，到次舌頂音而逐漸擴大。
- d. 收舌音 (retraction)：雖然有些語言如 Lardil (見 Bhat 1977) 的捲舌音號稱沒有收舌，但我們還是依 Hamann 2003 之見，把收舌音看成捲舌音一部份。

另一方面，文獻上所認定的「顎化」，則是由於唇音，齒音，齒齦音或後齒齦音在〔i〕之前，形成帶有〔i〕色彩的現象，才叫做「顎化」(請參照 Ladefoged and Maddieson 1996, Ladefoged 1997, Cavar 2004)。如果把前面的唇音，齒音，齒齦音等看成主要的發音 (primary articulation)，而把顎化看成「次發音」(secondary articulation)，則顎化不過是使主要的發音帶有次要發音色彩的過程。⁶更明確地說，顎化必然使用到舌面，這也是傳統中國聲韻學家把顎化稱為「舌面音」的主因。至於捲舌音，其顎化過程不僅改變了主要發音部位——從

⁶ Steriade 1994 分析了各種複合輔音的結構，並試著從幾何徵性(feature geometry)的架構來連接複合輔音的發音過程，之後於是有了主要發音和次要發音的稱呼。至於顎化音要不要把「顎化」看成依附在主要發音的「色彩」，迄今還有很多爭論。

舌尖到舌頂，而且也從捲舌到不捲舌。且以俄語的捲舌與顎化為例：依據 Bolla 1981:159 (Hamann 203:45)，俄語的捲舌(9)中的實線和顎化(虛線)的對比為：
(9)俄語的顎化與捲舌 (p.45)



比較前面顎化(虛線)與捲舌(實線)，我們發現：(a) 顎化音的舌位已經往後移到後齒齦之處，象徵著顎化的現象。(b) 顎化的發音部位已經是舌葉——而且舌面的中間已經向上隆起。這兩種改變明顯地違反了(9d)的前題，顯然已經失去了「捲舌」的特徵。這是因為要達到顎化的目的，舌面總要向上隆起，以接近〔i〕的發音位置，這種發音過程明顯地違背了捲舌音的基本要求：因為舌面向上提升之後，舌尖勢不可能向後捲曲。換言之，Hamanne 認為：

就捲舌音〔ʂ〕而言，顎化的結果必然是顎齒齦音〔ʃ〕：

(10)

a. [ʂ^j] = [ʃ]

b. [tʂ^j] = [tʃ]

另外，Hume 1994 觀察了波蘭後齒齦音之顎化音的特性後，也宣稱該音並非捲舌音，而且這個後齒齦音〔ʃ〕顎化之後形成了舌頂齒齦顎音〔ʧ〕：

(11)波蘭語 [ʃ^j] = [ʧ]

前面有關捲舌和顎化的衝突，是 Hamman 2003 的看法和論點。但是，Caver 2004 並不同意這種說法，而持傳統看法：顎化可以和捲舌並存，兩者並不互相違背。於是我想起了剛剛過世不久的語音學家 Peter Ladefoged 在他 2007:148 中，講了一些很令人深思的經驗問題。有一次，他到新機內亞(Papua New Guinea)大學做演講，宣稱「世界上不會有舌根邊音(velar lateral)，主因是我們的器官無法讓舌根在後方又能讓氣流從舌根的兩旁出來。」結果他的話才剛剛講完，聽眾

之中有學生就舉手說，他的語言就有這種音，於是當場念了[paLa]（「L」表示舌根邊音）這個音，在他的語言中表示「籬笆」的意思。Peter 的意思是說，我們不能斷言不會有哪一種語音出現，畢竟世界上的語言多如牛毛，有許多語音並不是可以從理論上去推測而加以否定的。而且，根據語言的進化和語音的演變，並不是最理想的語音存活下來，正如人類之中並非最聰明的基因遺傳下來一樣，語音的演化應該是隨意的機率（Blevins 2004），因此我們不能根據過去新語法學（Neo-grammarians）的看法而認為語音的改變是基於「容易發音」（ease of articulation）的緣故，才沒有這樣美的事。

以上我們從發音的角度，審視了世界上各種語言的捲舌擦音的發音及顎化的過程及特性，並根據語言演化的現象，排除了 Hamann 2004 的主張，而認為捲舌音還是可能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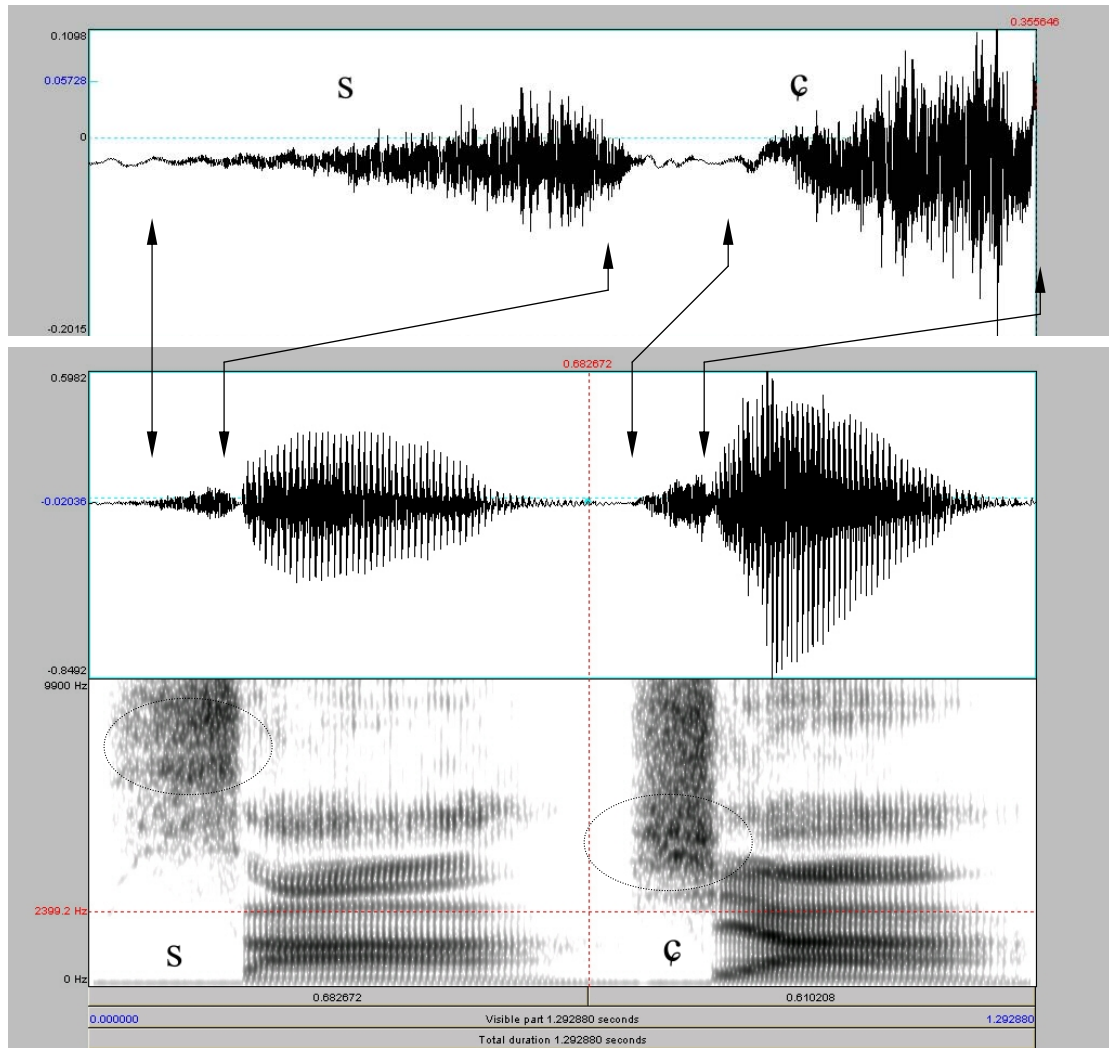
3.4 捲舌音的聲學指標

關於捲舌擦音的聲學指標，可以從共振峰的過渡和聲譜形式來看。據 Stevens & Blumstein 1975:219 說：捲舌與非捲舌擦音的主要差別在 F_3 和 F_4 ，而 F_2 則因各個語言而表現不同（請參見 Ohala & Ohala 2001 的討論）。捲舌擦音的聲學特徵是 F_3 的降低，而 Fant 1968 也指出捲舌的結果使 F_4 往 F_3 方向降低，而 F_3 本身也比其他非捲舌的擦音還低。

聲譜形式在區辨擦音方面特別有助益。以舌冠音（Coronals）而言，聲譜中在 1200 到 3600Hz 之間至少會有兩個峰點（peaks），其中舌尖（apical）音會有強烈的中頻峰點（如[s]），而顎化舌音的峰點更集中，遠比舌尖齒齶音的峰點還要集中。如後面(12) 是客家話/s/ 和 /ç/ 的聲波，聲譜之比較：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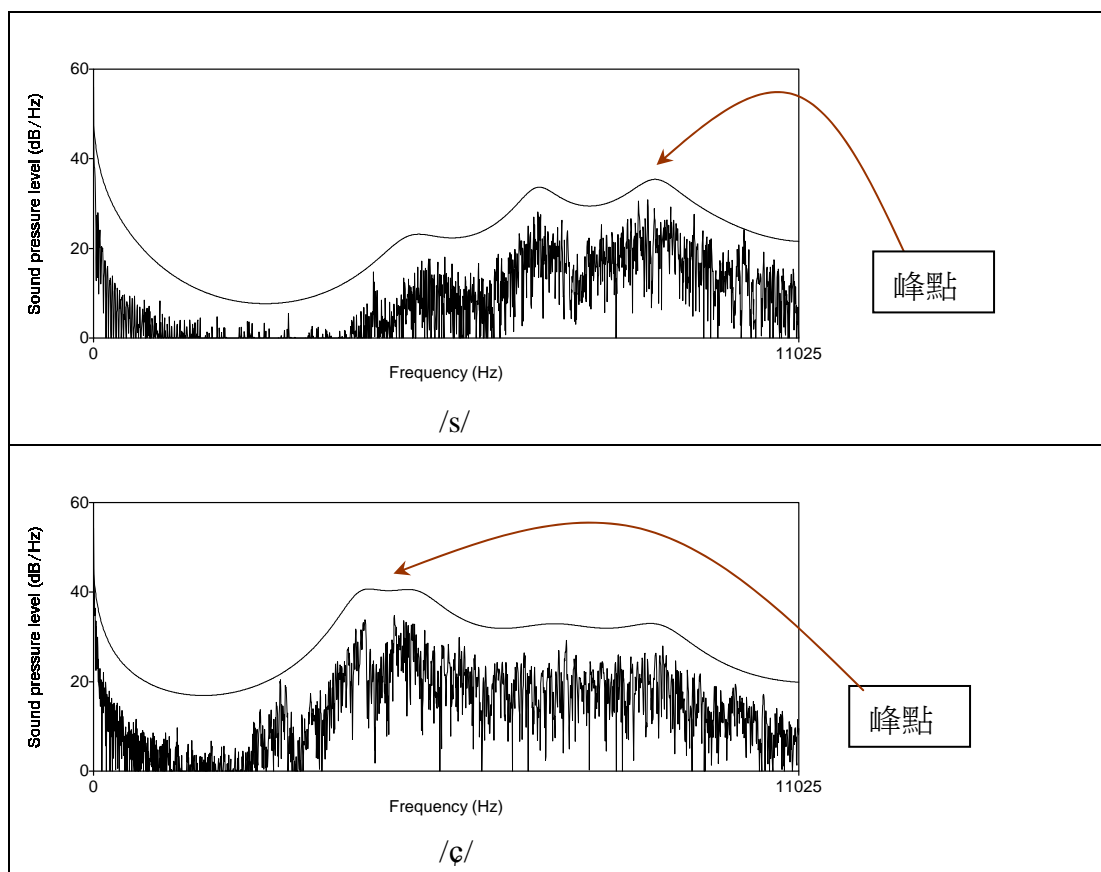
(12)

⁷ (12)及(13)的聲譜圖示取自 Lian 2006:51，發音人是南部美濃客家話，與東勢客家話並沒有區別。



如果看 FFT/LPC 的能量圖，會更清楚。LPC (Linear predictive coding)常用來作為從語流來檢測口腔的篩濾(filter)結果。本來 LPC 只是用來解讀語音信號，後來在電子數位的時代，爲了能儲存較少量的語音信號的樣品(sample)卻仍然可以肩負語音訊息的分析，而逐漸爲大家所使用。後面是(12)中的[s]和[ㄘ]，只不過改採用 LPC 峰點上的呈現方式：

(13).



前面(13)中的[s]，其 LPC 的峰點在 8000Hz 之間，而[ç]的峰點卻集中在 5000Hz 之間，兩者有明顯的不同。依據 Stevens & Blumstein (1975: 19)，捲舌擦音最重要的聲學指標是：低頻的能量是否集中，與相配對（相同發音部位相同發音方式，只是沒有捲舌如 [s] vs [ʂ]）的擦音相比較，捲舌擦音的低頻噪音起始點要比不捲舌的擦音還要低。例如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163 報導了有關高加索語族中的 Ubykh⁸語內的幾個舌尖擦音，發現捲舌擦音的噪音起始點都很低。吳宗濟和林茂燦 1989 也蒐集各方的文獻，而做出相同的結論。

我們且引用 Lee 1999:416 對於華語六個擦音（包括阻擦音 affricatives）的聲學指標來檢視：⁹（單位 KHz）

(14)

⁸ Ubykh 是高加索語族(Caucasian)中西北支的一個語言，人口很少，目前只有在土耳其境內尚有人會講，已瀕臨絕種。

⁹ 這裡的語料和分析(從(14)-(17))，都以 Hamann 2004 為本。

	s	ts	ɕ	tɕ	ʂ	tʂ
女性	7-14	6.5-13.5	4-11.5	3.5-11	2-10	2-10
男性	4.5-10.5	4.5-9	3-9.5	3-8.5	2-7.5	2-7

經過比較，我們發現捲舌擦音〔ʂ〕及〔tʂ〕的噪音起始點均比其他的語音還低，約在 2 KHz 左右。因東勢客家話擦音的描述還不清楚，我們且看看別的語言中有關捲舌與非捲舌擦音的聲學研究，以便進一步比較。首先我們且比較波蘭後齒齶音〔ʂ〕和〔ɕ〕的聲學通性（以 Halle & Stevens 1997 為本）：

(15)

	ʂ		ɕ	
	女	男	女	男
F ₃	2950	2470	2480	2520
F ₄	3510	3100	3490	3150

前面的數字是取 2-4KHz 的兩個低峰的頻率值，由於和擦音有關的是 F₃ 和 F₄，所以只取這兩個頻率。在(14)中，彷彿捲舌和非捲舌的 F₃ 及 F₄ 並沒有明顯的區別，於是 Dogil 1994 重新做相似的研究。結果為：¹⁰

(16)

	ʂ		ɕ	
	女	男	女	男
F ₂	1365	1265	-	-
F ₃	2865	2560	3055	2695
F ₄	2995	2910	3550	3280

在(16)中，這兩個音在 F₃ 及 F₄ 上面都可以看出捲舌的影響。前面我們也講過圖達語有四個擦音：非捲舌音的舌頂齒齶音〔ʂ〕及舌尖後齒齶音〔ɕ〕，另外兩個是捲舌的舌下腺顎音〔ʂ̥〕和舌頂顎齒齶音〔ɕ̥〕。現在我們也可以從聲學指標來驗證捲舌與否的劃分是否合理：

(17)

¹⁰ Dogil 1994 並沒有說明為何他的研究結果會與 Halle & Stevens 不同，不過我們大概可以推測，主要是想瞭解捲舌對於 F₃ 及 F₄ 的影響。

	ʃ̣	ṣ	ʃ	ʂ
o:_	2883	2192	1725	1433
æ:_e	2967	1742	-	1150

仔細比較，我們發現兩個捲舌音的峰點都比較低，其中〔ʂ〕的峰點更低，只有1433Hz。由此可見，利用聲學指標很可以肯定地區別捲舌與否的標準。

迄今為止，我們分別從漢語與非漢語中，捲舌擦音和非捲舌擦音在聲學及發音部位上的分析，主要的目的就要以這些別的語言所做出來的研究結果，做為驗證東勢客家話〔tʃ, tʃ^h, ʃ, ʂ〕這四個音，到底有沒有其他語言的捲舌音的特性，從這個研究上來討論東勢客家話這四個音應該具有那些特性，應該如何標示。

3.5 東勢客家話的擦音

我們現在回到東勢客家話的〔ʃ〕，但是我們選擇稍異於前面的順序，我們先看東勢客家話〔ʃ〕擦音的聲學現象，然後在檢視這個擦音的產生過程和發音部位。

3.5.1 東勢客家話擦音聲學現象

從聲譜上所反映出來的 F₃ 及 F₄ 來比較，又有兩種可能的基準，前一小節我們發現 Hamann2004 的陳述及論證，都以 F₃ 及 F₄ 的平均值為基礎，其實這並不是個很完美的研究方法，因為「平均值」(average) 並無法提供高低值和高低之間的差異，而這種高低如果差別太大，平均值就失去比較的意義。而且發音人數並不多，有的僅只有兩位，那不如取某個發音人的語音做基準。我們且以後面東勢客家話的〔ʃ〕及〔s〕的 F₃ 及 F₄ 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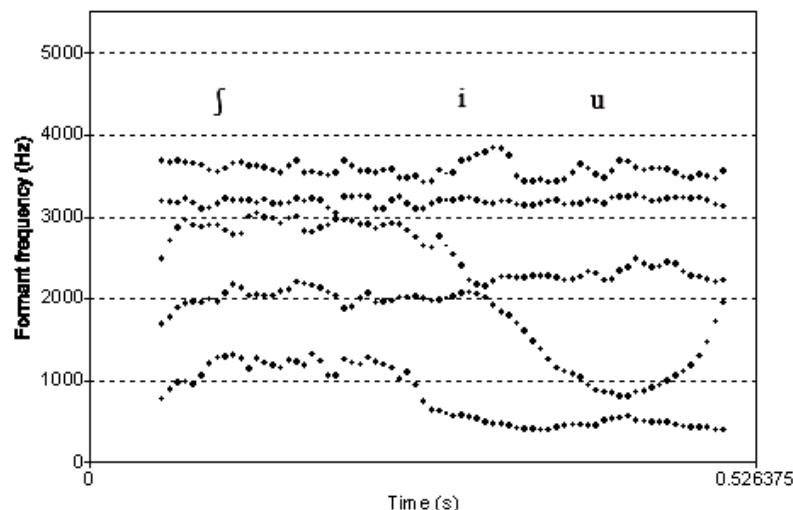
(18)

	女		男	
	ʃ	s	ʃ	s
F ₃	3246	2638	2895	2468
F ₄	4284	4025	3172	3107
差距	938	1387	277	7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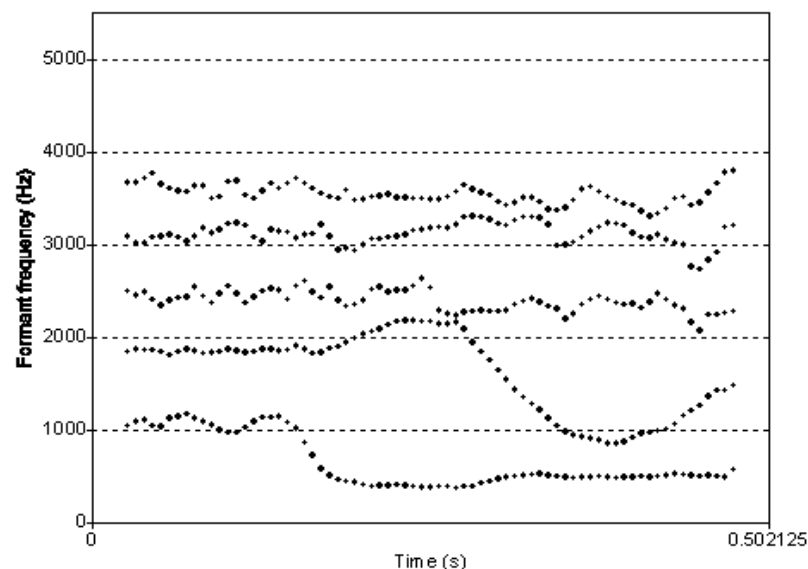
兩兩比較，我們發現〔ʃ〕的 F₃ 及 F₄ 的差距顯然要比〔s〕的小，頗能支持文獻上的發現和論點。然而數字之差距還是很難具體呈現 F₃ 與 F₄ 之間的真實距離，因此我個人覺得最好能把擦音與元音在共振峰上的整體做圖象呈現，會更能彰顯〔ʃ〕和〔s〕的聲學本質。且以前面(18)的兩個例字來看：

(19) 〔ʃiu〕「守」和〔siu〕「修」的共振峰比較

a. 〔ʃiu〕「守」



b. 〔siu〕「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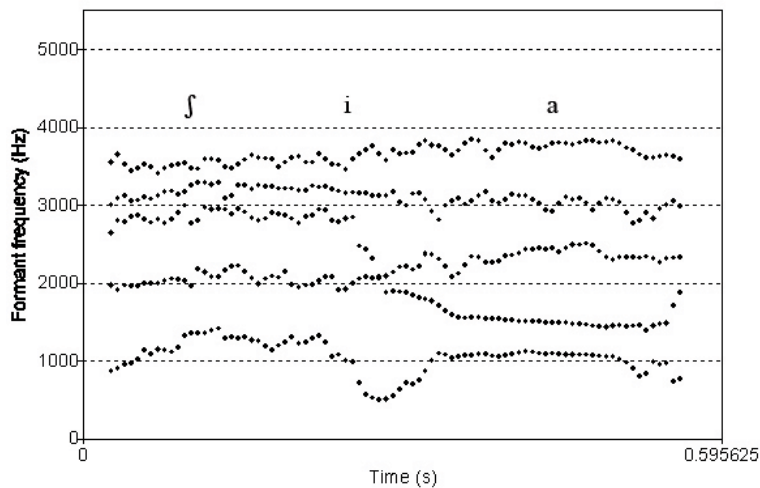
我們先看 (19a)，這是從「守夜」〔ʃiu ia〕中剪出來的語音，這也可以說明為何在〔ʃiu〕的收音處 F₁ 逐漸往下，而 F₂ 逐漸往上，因為這正是〔i〕音（來自後面〔ia〕的影響）的準備狀態。我們把焦點集中在三個地方：(1) 發〔ʃ〕音時，在舌尖後齶處摩擦的反映。(2) F₃ 及 F₄ 也同樣是由低往高的逐步揚升，而且 F₃ 和

F₄之間的距離不但很小，而且有幾個點上幾乎是連接在一起（這種現象是無法從頻率的平均數看出來的），可見〔ʃ〕和〔s〕在聲學上的差異有其足以見證的反映。(3) 我們也注意到〔ʃ〕和〔i〕交接之處，〔ʃ〕的 F₃和 F₄正好是連接在一起。如果以這三點來比較(18b)的〔s〕，我們立即可以掌握〔ʃ〕和〔s〕的不同。〔s〕在(19a)的相同情境之下（即〔siu〕「修」），F₁和 F₂相較之下顯得平凡，而且 F₃和 F₄的距離從始到終都維持了相當的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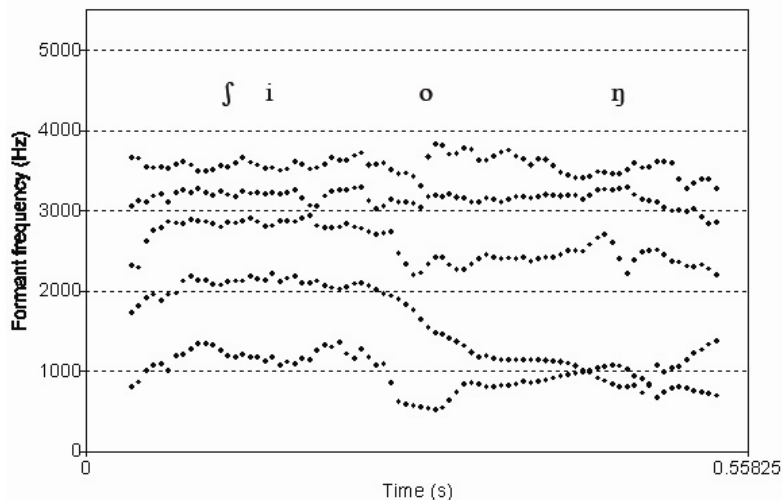
我們馬上要問的問題題：只有〔ʃiu〕是這種反映嗎？是否〔ʃ〕在〔io〕、〔ip〕、〔ia〕、或〔i〕之前和〔s〕在相同的環境之下，是否會有一致性的反映？我們先看(20)中〔ʃia〕「射」，〔ʃioŋ〕「商」，〔ʃip〕「濕」，的共振峰圖示：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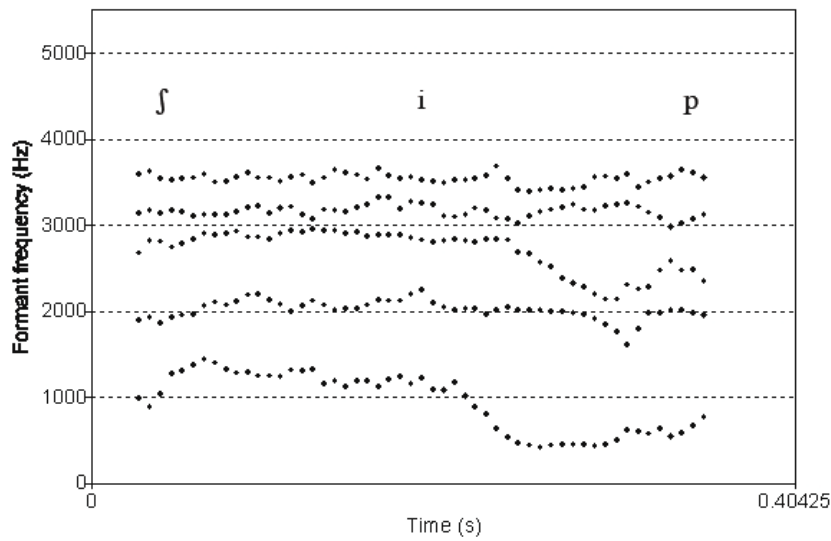
a. 〔ʃia〕「射」



b. 〔ʃioŋ〕「商」



c. [ʃip] 「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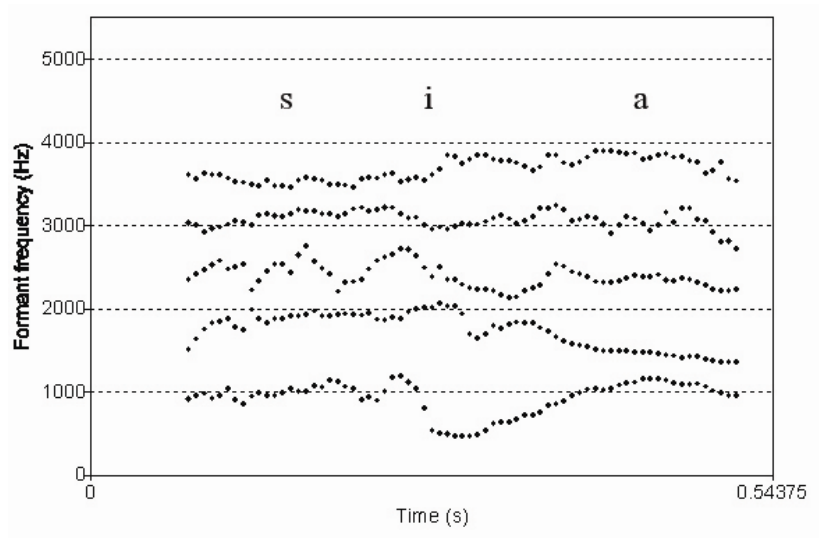


如果還是以前面論述的三點： F_1 及 F_2 ， F_3 及 F_4 ，[ʃ] 和 [i] 之轉折點來看，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出 [ʃ] 的共通點，因為在 (20a)、(20b) 及 (20c) 上所展現出來的聲學現象，正好表示 [ʃ] 的聲學本質有其共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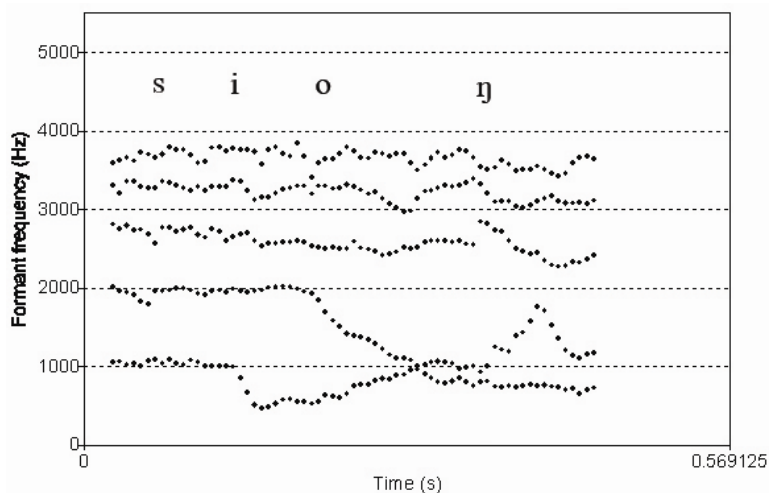
至於在相同情境下的 [s]，是否會有一致性的差異呢？且看 (21)：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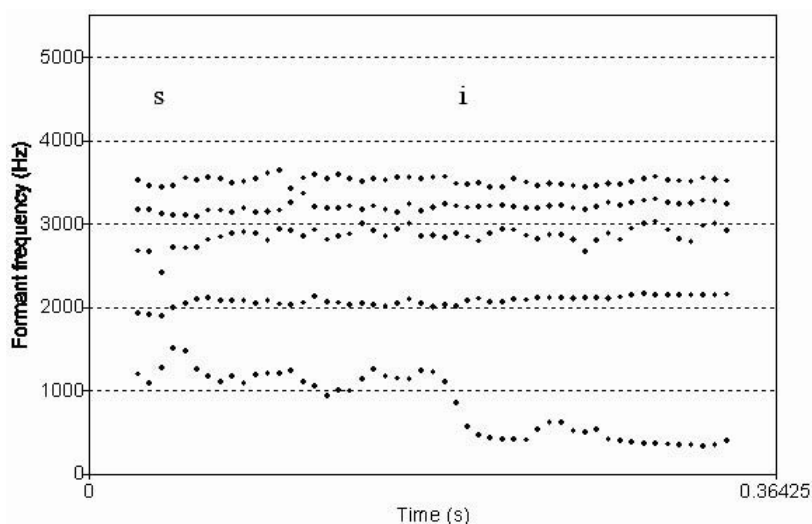
a. [sia] 「寫」



b. [sioŋ] 「箱」



c. [sit] 「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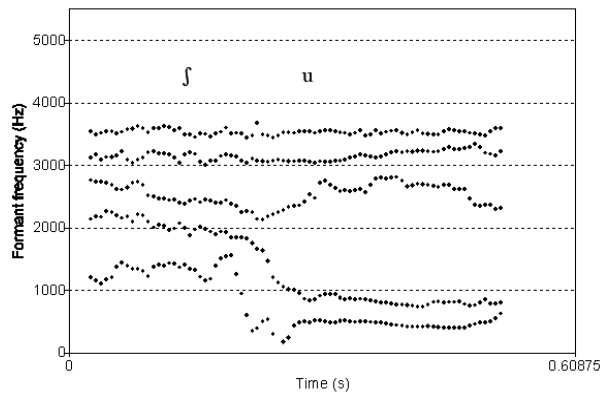


仔細比對 (21) 中的三個共振峰圖示，有兩個發現：(1) [s] 在 [i] 之前的 F_1 及 F_2 皆呈平行或後昇，而 F_3 及 F_4 之間的距離則維持相當的距離（固然會有大、小之別），且在 [s] 和 [i] 的轉折處，[s] 的 F_3 及 F_4 都保持距離。可見 [s] 在 [i] 之前的聲學特性很一致，這也正好反映 [s] 和 [ʃ] 在很類似的語境之中，內部的聲學現象很一致。(2) 由於 [s] 和 [ʃ] 各有其內部的一致性，兩者的差異自然也很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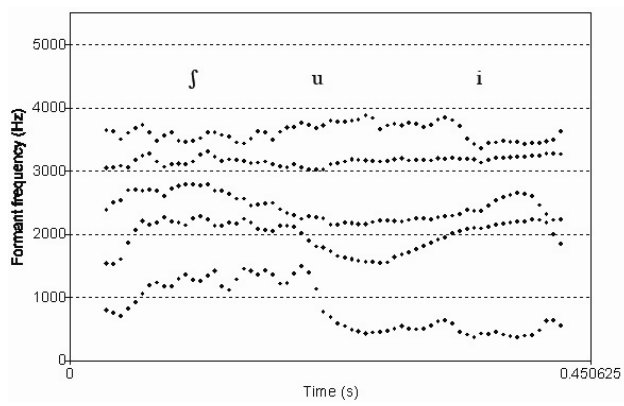
比較了在 [i] 之前的 [s] 和 [ʃ] 之後，我們想瞭解的是 [s] 和 [ʃ] 在其他元音之前的現象。先比較後面 (22) 的 [s] 和 [ʃ] 在 [u] 前之共振峰：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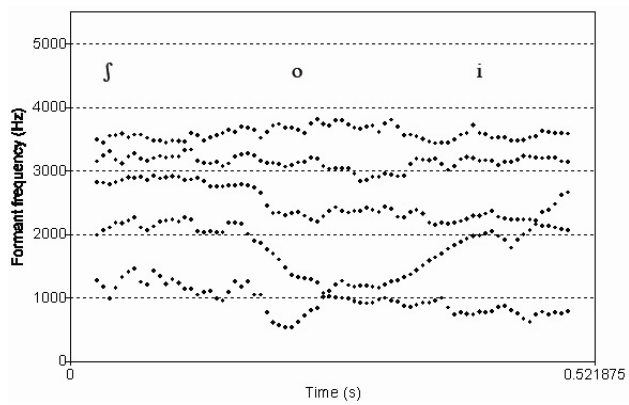
a. [ʃu]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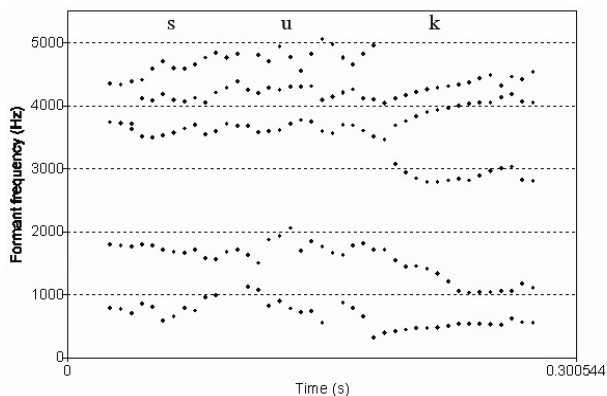
b. [ɤui]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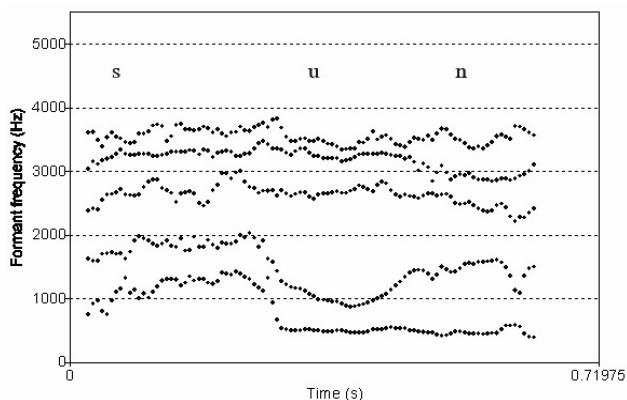
c. [d. [su] ‘素’ oi] ‘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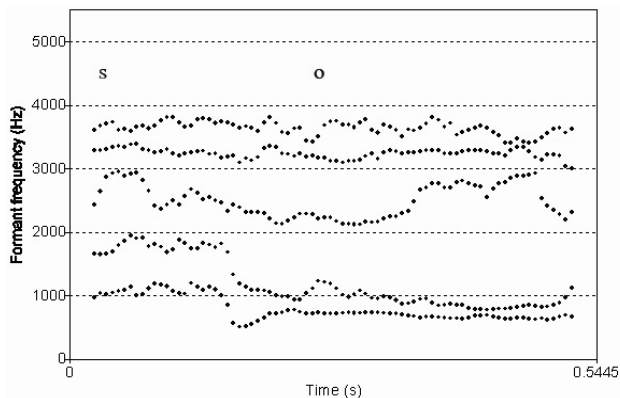
d. [su] ‘素’



e. [sun] ‘孫’



f. [so] ‘掃’



先看〔ʃ〕的情形。東勢客家話的〔ʃ〕(及〔tʃ〕和〔tʃʰ〕)除了在〔i〕之前外,唯一可以出現就是在〔u〕及〔o〕之前。而這正足以引起一些語音上的爭論:到底像「書、樹」或「睡」、「水」之類的韻母,有沒有介音〔i〕呢?目前有關海陸或大埔客家話的文獻,記載頗不一致,例如:江敏華 1998,江俊龍 1998,均把「書」注為〔ʃu〕,「睡」注為〔ʃoi〕,「水」注為〔ʃui〕,然而為何〔ʃ〕獨自可以出現在這幾個沒有〔i〕介音的韻母呢?為何不會出現在其他沒有介音〔i〕的

韻母之前呢？這個問題如果能得到比較有驗證支持的分析，相信不只對客家話在精莊知章分別上有所啓示，甚至還可能把這些分析方式和思考模式應用來解決自《切韻》以來紛擾不定的這種擬音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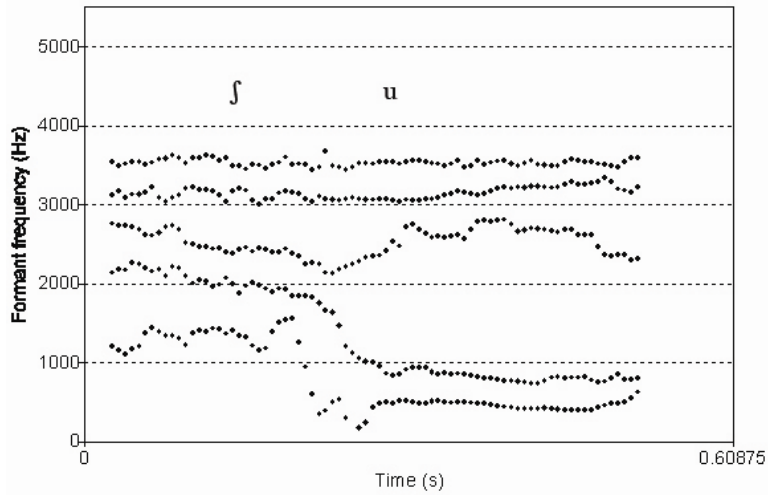
回頭細看 (22a)、(22b)、及 (22c) 的共振峰圖示，這三個圖形有個共同點，那就是主要元音之前都有短暫的〔i〕，因為從〔ʃ〕到元音之間的過渡 (transition)，其 F₁ 及 F₂ 的距離都特別大，而 F₁ 與 F₂ 之間的巨大距離，通常用以做為前元音的指標——元音愈前面，其 F₁ 相對地呈現愈底的趨勢。F₂ 則一般視為元音高低的反映：元音愈高，F₂ 愈低。¹¹換言之，F₁ 很低而 F₂ 很高正好就是前高元音〔i〕的聲學特徵。現在 (22a)、(22b)、及 (22c) 中元音之前的 F₁ 及 F₂ 之間的大距離顯示有〔i〕的存在。然而，更仔細地檢視〔ʃ〕和這個象徵〔i〕介音的共振峰之間的關係，則似乎顯示〔i〕是〔ʃ〕的一部分，一如 (22) 之各圖示所顯現的一樣。¹²

爲了更進一步說明〔i〕的徵性，我們特別列出和「書」〔ʃu〕只有稍爲差異的「收」〔ʃiu〕和「壽」〔ɕiu〕（爲了表現〔ʃ〕和〔i〕的界線，同時用了聲波、聲譜及共振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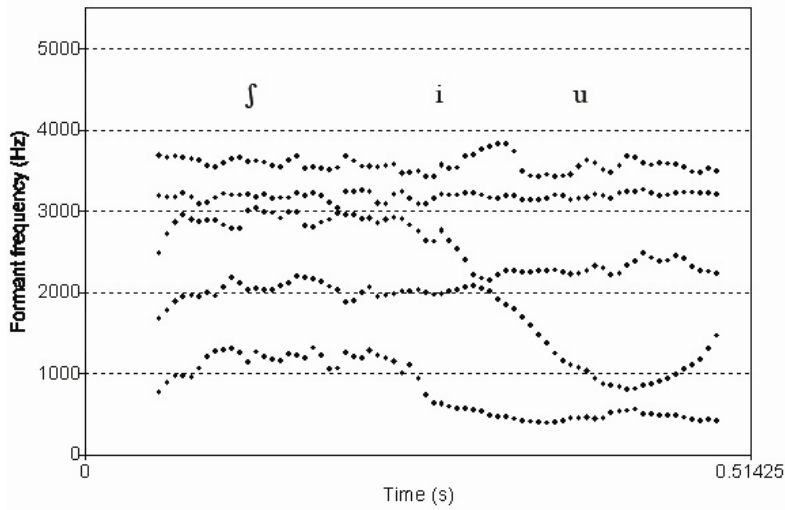
(23) a. 書〔ʃu〕

¹¹ 關於元音共振峰 F₁ 及 F₂ 在高低或前後的關係，更詳細的討論可以參見 Pickett 2001 或鍾榮富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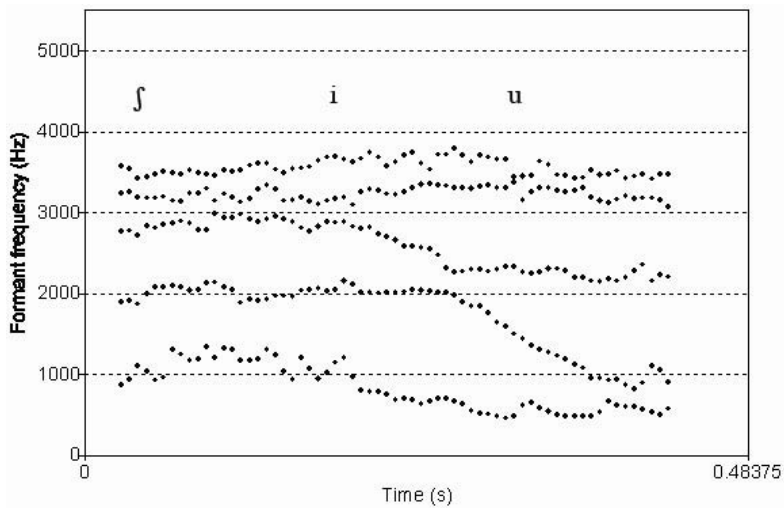
¹² 這種結果，也可以參考曹劍芬 1987 中對於吳語「清音濁流」的「濁流」部分隸屬於韻母之研究（但不一樣的看法，則請參見王士元）。



b. 收〔ɿu〕



c. 壽〔ɿu〕



比較前面三個語音圖，最明顯的是〔ɿu〕(23a)的元音長度遠比(23b)和(23c)的元音還要長，這當然也表示〔ɿu〕的介音很短。然而三者的〔i〕部分，其 F_1

和 F₂ 的差距都很大，隱含著三者都有介音〔i〕的音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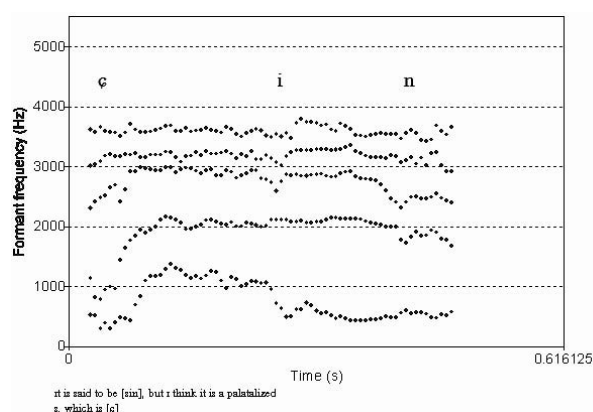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如果比較〔ʃu〕和(22d)的〔su〕「素」或(22c)的〔sun〕「孫」，我們又發現〔ʃ〕和〔s〕在〔u〕之前的聲學特性確有顯著的差異：〔s〕的 F₁ 及 F₂ 之間的距離在〔u〕之前，幾乎沒有太大的落差，但是〔ʃ〕的 F₁ 及 F₂ 在〔u〕之前均有緊縮的點。換言之，〔s〕和〔ʃ〕明顯地不同，如今〔ʃu〕和〔ʃiu〕又在聲學上有區別，則表明〔ʃ〕並不一定要出現在〔i〕之前。

迄今為止，我們以聲學為基礎，陳述〔ʃ〕和〔s〕的各別音位(phoneme)身份，兩者並非只是顎化的結果。再則，由於〔ʃ〕在〔i〕或不在〔i〕之前，均有〔i〕的特性，這也間接證明了客家話的介音屬聲的論點(參見鍾榮富 1990, 2006)：客家話的介音應該是隸屬於韻母而非聲母。¹³

至於〔s〕在〔i〕之前，是否會顎化，在東勢客家話裡面存有各種社會性的差別，套用明代陳第《毛詩古音考》中的看法：「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迭，音有轉移」。¹⁴過去的文獻(江敏華 1998, 江俊龍 1998, 2003)雖沒有明確主張東勢客語的一致性，但也沒有指陳其內部的差異，且以同一位發音人的「神」，一個是「精神」(24a)，另一個是「神明」(24b)，前者是個顎化音，是個典型的〔ç〕。至於(24b)則沒有顎化，維持〔s〕的音色：¹⁵

(24) a. 神〔ç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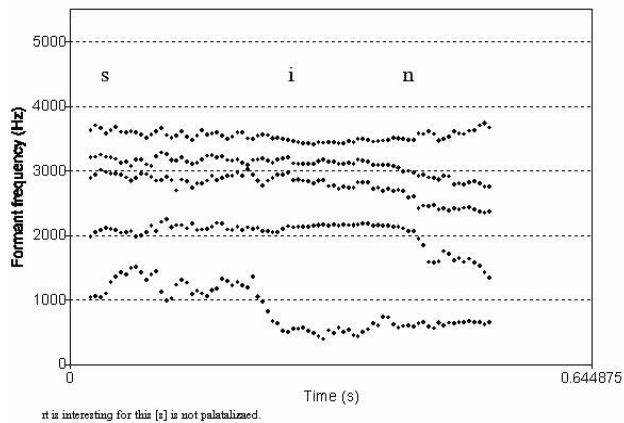
b. 神〔sin〕



¹³ 對於台灣客家話的介音，認為屬於聲母的論點，請參見 Hsu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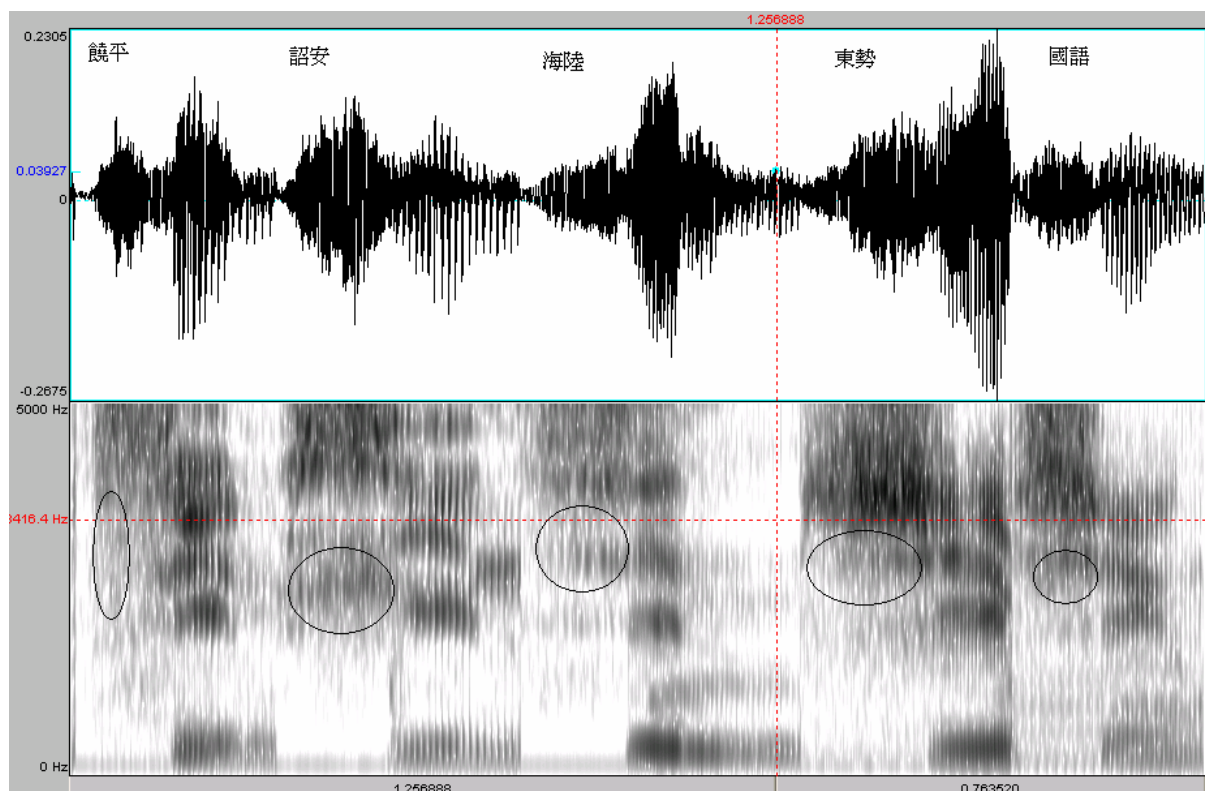
¹⁴ 轉引自唐作藩 1987:192。

¹⁵ 這兩個語音均取字同一位發音人，而且還是很有自覺並且堅定認為「東勢客家話的[ts, ts^h, s]並不會顎化的」人士。



前面兩者的共振峰圖示差別頗為細小，約而言之 (24a)〔 ζ 〕的 F_1 及 F_2 均以陡昇的峰線，且 F_3 及 F_4 也以同樣向上陡升的峰波來顯現。至於 (24b) 的 F_3 及 F_4 則線平式走向，〔s〕在其它元音之前的特點相同，再者，如果取國語及其他各種客家話的〔 ζ 〕來比較，我們會發現就噪音的低頻而論，饒平和詔安兩個客家話的〔 ζ 〕與國語比接近，頗呈現了明顯的顎化現象，因此這兩個客家話的〔 ζ 〕的噪音低頻都比較高，在 2600Hz 左右，而東勢和海陸客家話的〔 ζ 〕還是比較沒有顎化的，其噪音低頻約在 2300Hz，比起一般的[s] 是低了些，顯示有輕微的顎化，但還不明顯，可能在我們一般用耳朵的聽力還無法辨識這種差異。後面各種客家話的「新」的聲譜圖示：

(25)



從聽覺上，我的田調經驗是：大多數的〔s〕在〔i〕之前均有顎化傾向，只有在有意識地保存東勢客家話特徵之下，才會沒有顎化。¹⁶這種情形也見諸於海陸客家話的調查之中，即使是受訪者在正式場合中堅持〔s〕的不顎化是為海陸以及東勢客語的特徵，然而由於[s]在[i]之前，要不顎化比較困難，因為在常用的國語之中，[s]在[i]之前都會有顎化現象。但是東勢或海陸客家人之中年紀稍微大(50歲以上)又嫻熟客語的人，則比較具有抗顎化現象。另一個影響顎化的動力應該是四縣客家話的強勢背景，由於南(指六堆地區)與北(指苗栗地區)的客家話，〔ts, ts^h, s〕都已經定型成了顎化音〔tɕ, tɕ^h, ç〕了，這種影響可能更加促成海陸及東勢客家的「顎化認同」(identity for palatalization)。¹⁷

¹⁶ 當然也和年齡相關，越年輕的東勢客家人，越有顎化的趨勢。長年居住在外地者，如移居高雄的東勢客籍人士，雖然已近中年，還是擺盪在顎化與不顎化之間。代表東勢客家參加全國客家話演說比賽的高中生，起過去兩個年度(2005-6)的參賽者而言，都已經明顯地顎化了。

¹⁷ 過去文獻對於「語言認同」(language identity)趨於一致時，比較會有守舊的能力，但是社會之間的語言流動和相互影響的力量，在語言競爭之間，所帶來的衝激遠大於認知與保守的拉力，因此台灣未來的各種客家話在齒音的顎化上，應該會逐漸趨於一致：也就是會朝顎化的方向來發展。

前述一小段的事實陳述，主要是說明東勢地區〔s〕在〔i〕前的顎化傾向，正好支持了 Labov (2002)及 Wang (1976, 2001) 等人對於語音變遷的觀察：

- (26) A：未變（在此指不顎化的〔s〕）
B：正在變（在此指〔s〕與〔ç〕的自由音變）
C：已變（在此指完全顎化〔ç〕）

準此，則東勢地區的客家話實際上已經走上「正在改變」的顎化階段，這種看法也可由年齡越低的發音人，顎化程度及顎化頻率愈高可以得到充分的支持。換言之，過去文獻一直強調：東勢客家話的〔s〕在〔i〕之前保持不顎化的描述並非完全正確。然而，這樣的觀察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田野調查來支持，這應該是未來還可以持續做的研究方向。

以上我們從語音共振峰的角度分析及討論了東勢客家話的擦音〔s〕與〔ʃ〕的相異點。〔s〕的 F3 並不會上升，F4 也不會有明顯的下降，使 F3 和 F4 之間的距離不至於縮小。另一方面，〔ʃ〕的 F3 和 F4 之間的距離則比較小，並時有接在一起之處，這是〔s〕與〔ʃ〕在聲學上最明顯的差別。這種聲學上差別應該是從發音的部位及摩擦的方式所反映出來的，因此我們接著要探討東勢擦音的發音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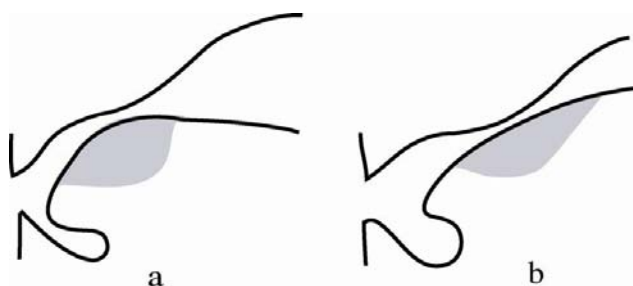
3.5.2 東勢客家話擦音的發音過程

迄今為止的文獻還沒有對於大埔或東勢客家的〔ʃ〕音，如何發音，在那個部位等等實質有關的發音做明確的敘述。不過從大陸學者（如袁家驊 2001，張伯慧 1999，溫昌衍 2003）的用語是「舌尖後音」，而台灣地區的學者（江俊龍 1998, 2003）則用「舌葉音」來稱呼，而江敏華 1998 則稱為「舌尖面音」。又在一般的客家話討論會上，常聽學者用「捲舌音」來稱呼〔ʃ〕¹⁸，到底「舌尖後音」、「舌葉音」、「舌尖面音」、或「捲舌音」的差別為何？要如何從發音部位以區分呢？

¹⁸ 羅肇錦，何石松，古國順等客家話研究學者的私下溝通。

先從發音部位及發音過程來討論，這方面的典範應該是 Catford 2001，爲了更精準地掌握這些鄰近語音的產生過程，我且把有關舌尖－後齒齦 (apico-postalveolar) [ʃ] 及 [s] 和 [ç] 的部位做個詳細的比較。對於英語或其他語言之[s]和[ʃ] 的發音過程，Catford 認爲：「把舌尖往上提升，使舌尖頂端和齒齦接合處只留下非常狹小的通道，這正是舌尖-齒齦(apico-alveolar fricatives)擦音的發音部位，這時只要把氣流從肺部擠壓出來，所產生的就是[s]音(見(27a)的圖示)。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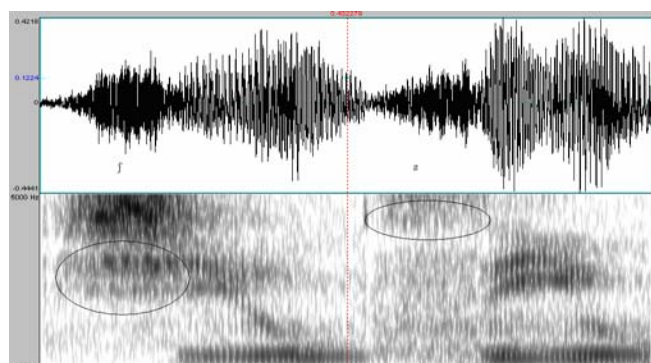


如果舌尖再往後一些，直到齒齦的最末端，這就是舌尖/後齒齦所產生的摩擦音[ʃ]了。例如典型的英語 shop 中的 sh 就是這樣發音的，北德語和俄語的[ʃ]也是同樣的發音部位，如(27b), (P.86)以上是從被動發音部未來看。

至於從主動發音部位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區分舌尖(laminal)的部位。用舌尖最頂端輕輕觸碰下齒的後面，使舌背兩邊都往上齒齦推升，這時留下來的狹小通道，會使氣流產生摩擦，這正是[s]的發音方式。如果再把舌尖抽離下齒，在牙齦最突出的部分和舌葉之間，只留下狹小的通道，這時發音所產生的語音就是典型的[ʃ]。從前面 Catford 對於[s]和[ʃ]的發音方式，可知[ʃ]的舌尖和硬顎的摩擦點遠比[s]還要後面，也因此顯現在聲學中的低頻噪音之中，[s]的噪音頻率高於[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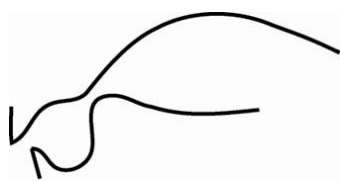
(28) a. [ʃiu]

b. [s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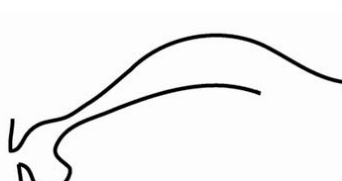


再取前面兩種發音方式和[ɕ]做個比較。Catford 認為我們發音時，只要「把舌背隆起，讓隆起之處與硬顎形成狹小的通道，並使聲帶靜止不動，這樣所出來的就是[ɕ]音(如後面(29d)之圖示)。如果我們把硬顎和舌背隆起之處，往上下攤平，讓舌葉和齒銀後面的突出部分，形成小小的通道(如(29c))，所發出來的聲音就是「舌尖前顎音」(lamino-prepalatal) [ɕ]了。如果再把聲門緊閉，迫使聲帶振動，結果當然是[ʒ]。相同的結果，也能會是[ʃ]，因為只要把顎化部份放在舌頂，即所謂的「舌尖後齒齶音」(lamino-postalveolar)了。試比較後面的幾張發音圖（依據 Catford 2001:91 重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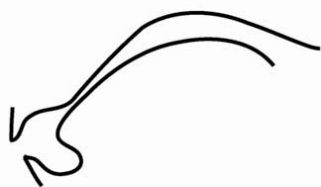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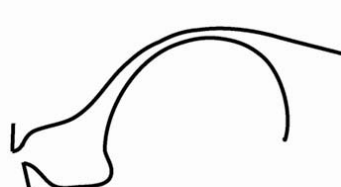
a. 舌尖後齒齶 [ʃ]



b. 舌頂後齒齶 [ʃ]



c. 舌頂前顎的 [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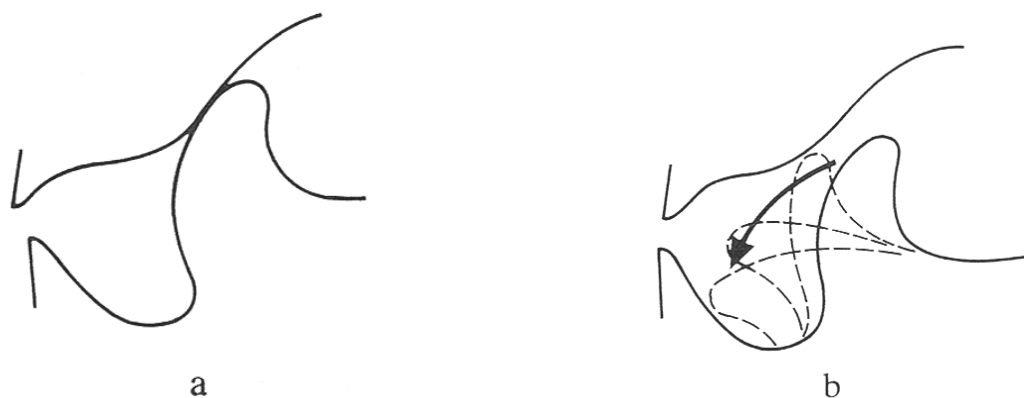


d. 舌背顎化音 [ɕ]

像 Catford 這樣的發音描述顯示：各個語言之間的[ʃ]和[ʃ̥]在發音部位上，差別並不特別大，這也是為何吳宗濟與林茂燦 1989 會說「在一種語言中聽來是/ʃ/的擦音，在另一個語言中會聽成/ʃ̥/」(P.134)。除了少數具有[ʃ]和[ʃ̥]差別語意的語言如圖達語之外，大部分的語言並不會去區分[ʃ]和[ʃ̥]這兩種語音。

至於有關捲舌的發音過程，Catford 在同書更有詳細的說明「在後齒齦之後，我們馬上遇到的是次舌頂與前顎(sublamino-prepalatal)之間的發音部位，也就是過去所習稱的捲舌音。輕輕地用舌尖頂住齒齦之後的地區，先要注意：我們在齒齦後方的硬顎，有一塊特別突出的部分，這部分最後也會降回來，形成一個斜坡，我們要緩緩地把舌尖挪到硬顎突出之後又降回來之處，這時舌尖的背後部分，順著斜坡跟著硬顎往後捲曲(如圖(28))，這在發音上就是所謂的次舌頂與前顎的發音，其結果就是一般的捲舌音。捲舌音有塞音[t, d]，有擦音[ʃ, z]，也有臨界音(approximants)[l]，也有鼻音 [ŋ]。」(P.88)

(30) (Catford Fig. 31 a, P.89)



從前面的發音描述，我們發現 [ʃ̥] 的發音並沒有捲舌，只不過舌尖觸及的部位遠在後齒齦 (postalveolar) 之後，而且舌面也因為要與後齒齦形成狹窄通道而必須向上隆起 (29a)，這也正是台灣東勢客家話[ʃ̥]的發音方式。如果前面的分析，比較，和討論還值得借鏡和參考，則東勢客家話[ʃ̥]系列的發音，用「舌尖後」或「舌葉」都不是很好的名詞，用「舌尖面」顯然比較能抓住發音部位。不過在一般的語音描述中，「舌尖面」是罕見的名詞，為了兼顧兩者，我建議往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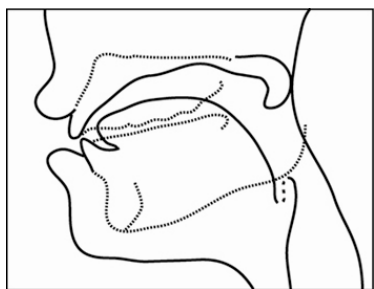
選用「舌尖後齒齦」(Apico-postalveolar)較能掌握主動發音部位(舌尖)與被動發音部位(後齒齦)之間關係。

透過(29)和(30)的幾張發音圖示的比較,我們發現捲舌與否主要是有沒有把舌尖往後捲曲,或使舌尖之背後帶來氣流的摩擦,兩者的發音部位及方式只在於程度的區別。這也說明我們前面所看到的〔ʃ〕,其F₃及F₄如此接近的原因。Hamann 2001 於是武斷地採用 posterity (舌尖是否後捲)做為區分有無捲舌的〔ʃ〕之分別。但是若以東勢客家話〔ʃ〕系列的實際發音部位而言,東勢地區的〔ʃ〕並沒有捲舌(沒有到達28的圖示),但是舌尖的確提升到後齒齦的部位(29a)。¹⁹至於有些發音人會把舌尖向前而舌背向後攤平一如(29b),所發出來的〔ʃ〕在聽覺上並不會有太明顯的區別。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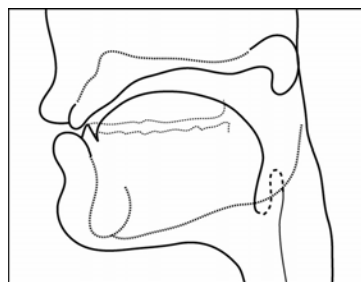
接著,我們要討論的是:客家話的〔ʃ〕是否和國語的〔ʃ〕(尸)相同呢?從語音,發音方式,或聲學的解度來看,這兩者都不會是相同的語音。依據取吳宗濟與林茂燦 1989 :135 的發音圖,國語的〔ʃ〕之發音部位如(31a),而東勢或海陸客家話的〔ʃ〕則應該是(31b),兩者的區別在於舌尖與整個舌位:

(31) 國語[ʃa]「沙」與客家話[ʃa]「蛇」的發音圖

a. 沙 /ʃa/



b. 蛇 /ʃa/



¹⁹ 共時語音的研究,除了讓我們明白語音的產生過程之外,還能幫助我們在中古或古漢語的語音擬構(reconstruction)帶來些許啓示。如以前擬構「切音」音系時,最常見到的問題是「照系在支思韻中是否有捲舌」,論者皆以為不可,原因是捲舌音不能接介音[i],其實並不然。詳細的討論,請參見李新魁 1984。我們這裡的研究,正好間接支持了李新魁的看法。

²⁰ 有關語音在聽覺和實際聲學上的區別,文獻上多所討論,請參見 Pickett 1998, Hayward 2000, Blevins 2004 之討論。

我們發現：同樣被認為是捲舌擦音的〔ʃ〕與〔ʒ〕，其實都沒有真正的舌尖捲曲，只不過舌尖提升而已。其中，國語的舌尖藉助於舌下腺與舌尖的距離，產生了捲舌的效果，而東勢客家話的〔ʒ〕舌尖的確提升到後齒齦的部位，只是沒有太大的捲舌部位。兩者的舌尖後之舌位也不太相同，國語的舌尖之後的舌位呈平斜的的樣態，使舌位比較緊張的狀況。而東勢客家話的舌尖之後的舌位則由於舌尖的突出而呈現平緩的下降趨勢。總之，念國語的〔ʃ〕時，舌尖（舌面）提升的幅度比客家的〔ʒ〕前傾，但是客家話的舌尖則突起程度略大。不過，每個語音都和個人的發音習慣而有所不同，因此舌尖的捲曲也純粹因人而異。

總結前面迄今的討論，我們應該指出：(1) 東勢客家話的〔ʒ〕並非捲舌音，而是個舌尖－後齒齦的擦音。(2) 〔ʒ〕和〔s〕在發音部位及聲學共振峰上均有明顯的一致性差異。(3) 東勢客家話的〔s〕在〔i〕之前已經逐漸顎化成〔ç〕，維持不顎化只是存在於理想的客家話裡頭。(4) 〔ç〕和〔ʒ〕在語音的差別並不大，在具有音位性差異的東勢客家話裡，目前不會有語音混淆的現象，但對於沒有音位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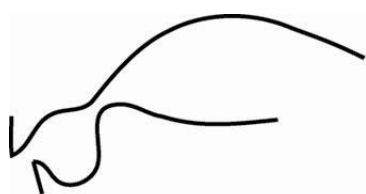
3.5.3 東勢客家話的[ʒ]

除了[tʃ, tʃʰ, ʃ]之外，東勢和海陸客家話另一引人注目及極須定位與討論的是高元音[i]之前的零聲母[ʒ]。依據楊時逢 1957 的敘述：「[ʒ] 是舌尖及面的通濁音，它的發音部位與[tʃ]同，但摩擦成份極輕，說快時全無摩擦，近乎半元音的[i]。如‘衣友野然云央勇’等是。在四縣話裡凡[ʒ]母(不論快慢輕重)都一致讀成半元音 [i]，所以四縣話就不用[ʒ]母，而海陸讀[ʒ]的字，四縣都全為無聲母的起音字，用○號來代表。」(頁 3)。從現在的了解，這段話至少有兩個問題：第一，並非所有的台灣四縣客家話都沒有[ʒ]，至少南部的新埤、佳冬、高樹、長治等地區的四縣客家話就有和海陸客家話一樣指出現在前高元音零聲母位置上的語音。第二，[ʒ]是個擦音(fricative)，而不是阻擦音(affricate)，所以[ʒ]不應該看成和[tʃ]有同樣的發音方式，而應該是看成與[ʃ]一樣的發音方式。

後面我將先討論語音學文獻對於[ʒ]的描述及看法，然後再細加探討台灣各客家話前高元音零聲母位置上的語音特性，才回到我們的結論：台灣各客家話出現在前高元音之零聲母位置上的語音，依據擦音的程度而定，大概徘徊在[j]和[ʒ]之間，前者的音值本質上是個滑音，和英語 year, yes, York, you, young, Yule 的第一個語音一樣。而後者則與英語的 usually 的第二個音節的輔音相同，是個摩擦濁音。

語言學裡用[ʒ]表示的輔音，最常見的是英語的 usual 裡第二音節的起首輔音(類於我們所說的聲母)，它的發音部位應該是與 [ʃ] 相同，而不是與 [tʃ] 相同。[ʒ]的發音部位是舌尖，以舌尖微微接觸後齒齶(postalveolar)，形成狹小通道，讓從肺部送出來的氣流在此產生摩擦，與[ʃ]僅在於聲帶的振動，例如波蘭語的[ʒiɯ]「他活著」。由於[ʒ]的發音部位涉及舌尖與後齒齶(如後圖，取自(29a))，故在語音學上稱為舌尖齒齶摩擦音(apico-postalveolar fricative)(Catford 2001:87)，或簡單地稱為齒齶後濁摩擦音(post-alveolar voiced fricative)(Ladefoged and Maddieson 1999)。

(32)



a. 舌尖後齒齶 [ʒ]

有些文獻認為發[ʒ]嘴唇要微微向前凸，略呈圓唇狀態。但是有些語音學家認為，[ʒ]音的圓唇與否因語言而不同，英語、法語要圓唇，俄語則不然(見 Ladefoged and Maddieson 1994: 148)。目前的文獻認為台灣的客家話之中有 [ʒ] 聲母的是：海陸、饒平、東勢、詔安、卓蘭、永定，與少部份南部四縣話，主要是出現在前高元音或介音[i]的零聲母位置上，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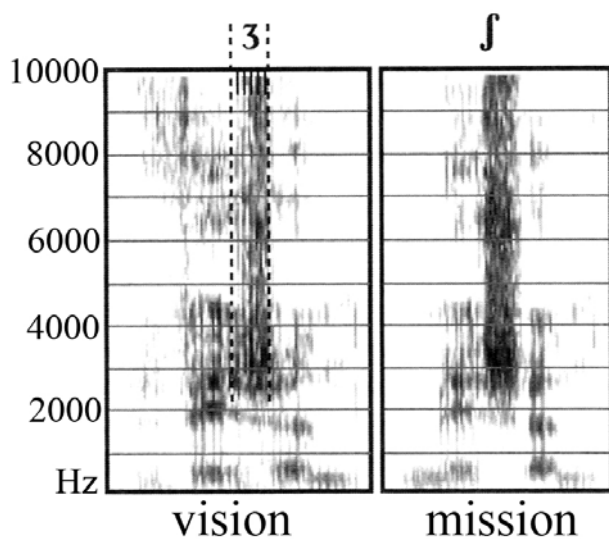
(33)

	東勢	饒平	詔安	海陸
醫	ʒi	ʒi	ʒi	ʒi
夜	ʒia	ʒia	ʒia	ʒa
油	ʒiu	ʒiu	ʒiu	ʒiu
陰	ʒim	ʒim	ʒim	ʒim
鹽	ʒiam	ʒiam	ʒiam	ʒam

從音韻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只出現在前高元音之零聲母位置上的[ʒ]，顯然和只出現在後高元音零聲母位置上的[v] 一樣，都是源於高元音的向前延展而形成的語音現象(有關音韻現象，將在第五章再細加討論)。不過，就語音的音質而言，這個[ʒ]與分佈的位置大有關係：在非高元音之前，則[ʒ]是個典型的濁擦音，是與清音[ʃ]享有相同的發音部位。但是當[ʒ]出現在高元音[i]之前時，摩擦減弱，輔音性也降低，變成了滑音[j]。這種因為摩擦成分之強弱而區分元音或輔音的情形，正如客家話的[v]是由[w]強化而來的情形完全一樣。

過去的文獻，很少直接探討[ʒ]的語音，大都是把[ʒ]看成[ʃ]的清濁對應關係，不過 Ladefoged 2001:59 給了我們一張清晰的比較圖示，比較的對象正好是[ʃ]和[ʒ]:(取自 Ladefoged 200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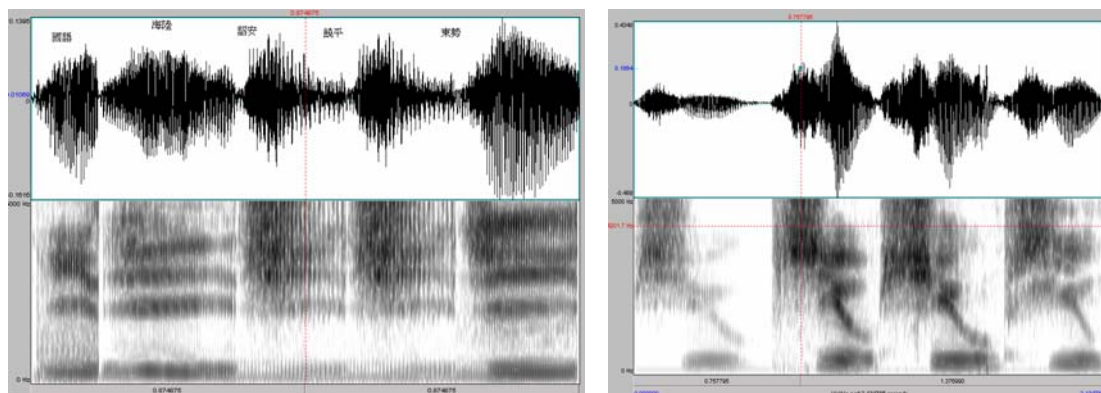
(34) vision [ʃ] v.s mission [ʒ]



在文中，Ladefoged 特別強調兩者的區別在於[ʒ]有高頻沖直條(vertical striations)而[ʃ]則沒有。再者，[ʒ]是濁音，可以看到濁音槓(voiced bar)，[ʃ]則沒有。[ʒ]和[ʃ]在(34)的比對，真可以看出兩者的差別僅在於聲帶的振動，因為與此有關的聲學現象都明確地呈現在(34)的對照之中。

台灣各種客家話之中，有[ʒ]輔音是：海陸，詔安，饒平，和東勢客家話，我們且先看看這四種客家話的「醫」[ʒi]，為了方便比較，我們也把國語的「醫」列進來，因為國語是沒有[ʒ]的「醫」。另外，為了要比較[ʒ]和[ʃ]，我們也把這四種客家話相對的[ʃ]也列在右側，字是取「受」(接「受」)，這樣就可以看出同樣在[i]之前的[ʒ]和[ʃ]的聲學現象。雖然這樣排列，會顯得圖片稍微小了些，但是卻能很清楚地看出[ʒ]和[ʃ]上聲母位置上的聲學反映。(後面(34)的左側是國語與四種客家話的「醫」聲譜，右側則是四種客家話的「受」[ʃiu]的聲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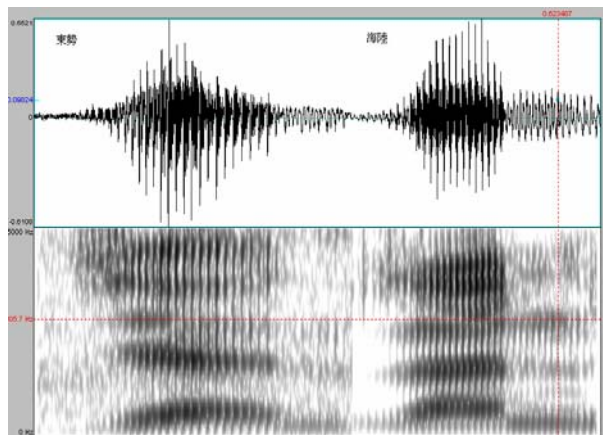
(34)



經過簡單的對比，我們發現：四種客家話在[i]之前的[ʒ]，並沒有太明顯的沖直條，而且也只有東勢和海陸客家話的聲帶振動比較清楚。即使把這四種客家話的[ʒ]取之與國語的零聲母比較，並沒有特別的差別。然而，四種客家話的[ʃ]卻有很明確的聲學特性：包括噪音頻率，與介音[i]的轉折點(transition)等等，都很清楚地顯現在聲譜圖內。所以東勢客家話的[ʒ]，到底有沒有這麼濃重的磨擦音呢？

我們且把東勢與海陸兩種客家話的[ʒ]出現在低元音[a]之前的例子來看，因為這是聽覺上最能顯示[ʒ]輔音的情境：

(35)



從(35)兩種客家話的[ian]「然」(取自「然後」)，可以看出輔音具有[ʒ]的聲學特性。首先，低頻的噪音很高，分佈在 3500Hz 左右，頗類於其相對的[ʃ]。其次，輔音分佈之處，也有濁音槓(voiced bar)的存在，反映出聲帶的振動與濁音的特性。第三，兩者的[ʒ]都有高頻的沖直條，只是海陸的高頻沖直條遠比東勢還要明顯。最後，和[ʃ]一樣，東勢和海陸客家話的[ʒ]也帶有[i]色彩，使 F1 呈由低往上升的走向，而 F2 則從上往下降，結果讓[ʒ]與低元音[a]的轉折區有了[i]介音的特性。這種[ʒ]特性只要是出現在[a]或[o](如[[ʒok]「藥」)的前面，都能很明確地判斷[ʒ]的音色，平時做田野調查時，從可以直接從聽覺之中，聽出[ʒ]的存在，不太會有判斷錯誤的機率。

但是當[ʒ]出現在[u]或[i]之前時，則摩擦比較輕，而偏向於[j]的滑音特性。怎麼可說是偏向「滑音」(glides)的特性呢？究其實際，滑音[j]和[ʒ]之間的差別很小，特別是在[i]元音的前面。爲了理解滑音的聲學特性，我們後面將引述²¹一大段 Pickett:1999 年對於滑音聲學的詳細描述：

且讓我們來檢視滑音的發音過程。滑音與其他輔音相同，發音時無不取決

²¹ 所以後面這一大段，都是直接從 Pickett 1999:103-109 翻譯重組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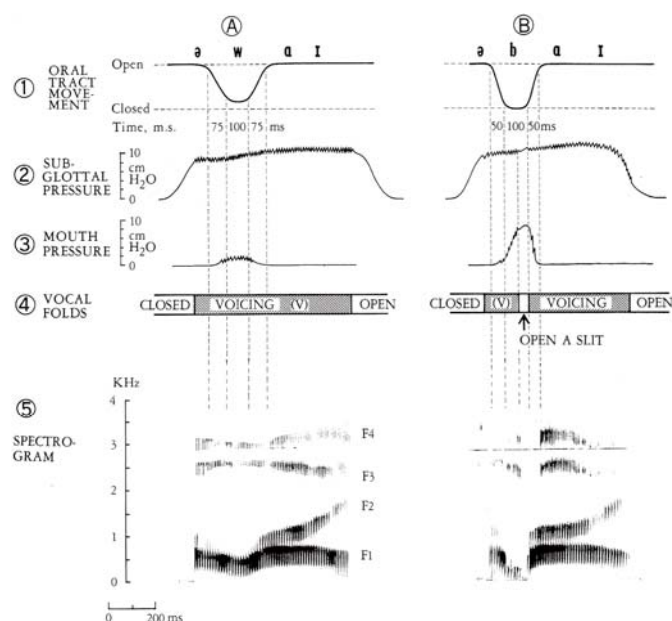
於四個因素：(a)口腔內部的摩擦，(b)喉嚨內部的氣流壓力，(c)口腔裡的氣流壓力，(d)聲帶的狀態。後面圖示的(37)可以看出這幾個因素在發 a Y [ə wai] 的情形，這裡也可以比較[w]和複合元音[ai]的不同。

後圖(36)有四列，代表了我們念滑音時，這四個因素之間的互動，最後一列就是聲譜圖，我們用四個虛線來看這些因素之間的互動效果（語料取自一位男性發音人的口音）。

第一列標示的是口腔的面向：發元音時，口腔張開，從元音到滑音之間有個過渡然後再逐漸閉合，接著是摩擦，最後又逐漸過渡到後面的元音，這裡用的是圖表示的表現方式，至於圖示則由於發音時動作的移動很快，只好用聲譜來表達。

在(36)的圖示第一列，口腔首先是刷音[ə]，大約在 60 毫秒之後，嘴唇和舌部才開始了摩擦的[w]。從開口到磨擦的時間約為 70 毫秒，摩擦時間約為 100 毫秒，之後從口腔的開到合的時間約 75 毫秒，因此整個時間約為 250 毫秒。其中真正在摩擦的時間極為短暫，在[w]之後的[ai]持續約為 350 毫秒，可以看出來[i]的摩擦遠比[a]還要大。這個圖示所展現的時間正好是典型的短元音，滑音，及加重的元音的一般長度。

(36)



同一個元音，也每每會有不同的音質，這是因為發元音時，口腔的張開度當然和各地方音，前後所接的輔音，是否因為有特別的強調而加重語氣等等因素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大體而言，大多數輔音的摩擦時間都在 75 到 150 毫秒之間，只有擦音有時會比較長。一般在講話的時候，每個輔音的長度約為 100 毫秒左右。

回到(36)圖，圖內從第二到第四列，都是用於講明 a Y 之間的口腔開合的關係。咽喉的氣壓及聲門的開合就是發音的基本，(36)圖就是用圖表來呈現自然氣流在發音的過程之中的表現。從第四列可以看到，在[ə]元音之前，聲帶是緊閉的狀態，從第二列可以看出咽喉內的氣流壓力開始升高，當這股壓力逐漸加大到可以迫使[ə]的產生之時，聲帶會繼續振動，直到氣流的壓力越來越小，以致於完全沒有壓力，而使聲帶無法振動。其實咽喉的平均壓力要持續到[ə]唸完之後，還要持續到後面的輔音部分，然後在[ai]時又再度升高而後消失，這次的升高就是為了發第二音節的重音，另一個足以顯示重音的是複合元音的[i]部分的音高，這可以從聲譜圖的濃密度看的出來。

第三列可以看出氣壓總數為零，因為發元音時，口腔要張得很開，以致於沒有任何氣壓存在。但在摩擦之後，就可以看到氣流的壓力了。當然發輔音時，氣流壓力的大小端看不同的輔音而定，而這個氣流壓力正好顯示輔音的摩擦之存在。對於[w]而言，雙唇之間的摩擦度很大，以致於氣流的壓力只是微微上升，主因就在於雙唇並沒有完全閉合。

聲譜足以顯示發音類型和發音部位之間的關係。當口腔的發音開始的時候，F1 大約是 500HZ，F2 是 1000HZ，而 F3 是 2500HZ。F2 的降低可能是由於舌頭向後磨擦的緣故，這些共振峰持續下降，直到 60 毫秒之後，雙唇快速地摩擦產生[w]為止。這時由於雙唇的密閉及舌頭往後磨擦的元音，使 F1 及 F2 繼續下降。從元音往輔音移動的時候，摩擦自然越來越大，F1 及 F2 於是也越來越下降。這種下降趨勢，正是趨向[w] 的現象。從圖示中的虛線可以看出來，共振峰的走向在時間上和第一列的口腔動作是一致的：在發[w]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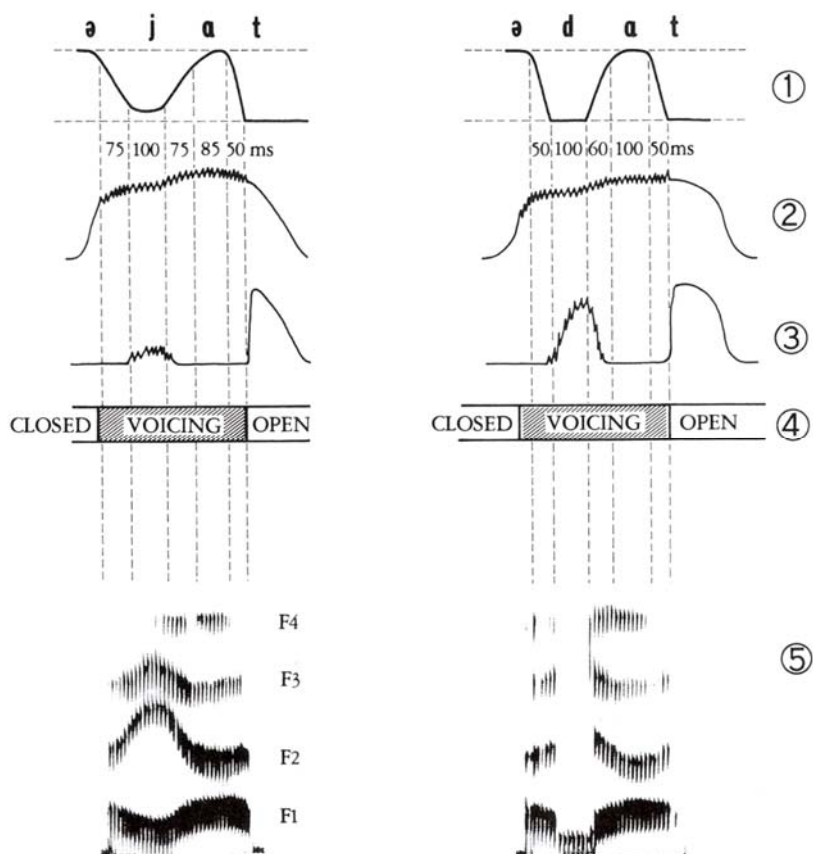
口腔開始有摩擦的現象，於是共振峰也越來越低。但是當嘴唇張開且舌頭逐漸向[a]伸展之時，共振峰又開始上升。唇部的摩擦同時也使 F3 及 F4 往下降，同時也讓密度減低。在最具摩擦的部分，F1 及 F2 的密度及頻率也都降低了，之後舌頭逐漸移向[a]之後是[i]，促使 F2 更往上升，而 F1 則因為[i]的緣故而向低降。

滑音[w]和元音[u]至少在三方面不同。第一，在唇部摩擦方面，滑音[w] 遠大於元音[u]，這反映在聲學之上便是：滑音的共振峰濃黑的密度比較弱。第二，滑音[w]接任何元音，當然其共振峰的高低會因為不同的元音而不同。從發音部位而言，滑音[w]的摩擦部分在於雙唇，而元音[u]比較側重於舌頭後部的窄道。第三，滑音[w]和元音之間的移動時間遠比元音和元音之間還要快。從前面的圖可以看到，[w]到[a]的時間遠比[a]到[i]的時間還要長。

接著我們來看檢視前滑音[j]，其發音主要是舌頭和上顎之間形成狹道而產生摩擦。且以(37)圖來比較[j]和[d]，使用的語料是 a yacht (37A)與 a dot(37B)。關於[j]和[d]在於摩擦上的差異，正好和[w]與[b]相同。換言之，從[j]到元音之間的過渡情況很類於從[w]到元音的過渡，而[d]的舌尖在上齒齦形成短暫的塞音現象也和[b]的雙唇形成阻塞一樣。至於咽喉和口腔的氣流壓力以及聲帶振動的情形，[j]和[d]之間的區別也和[w]與[b]的區別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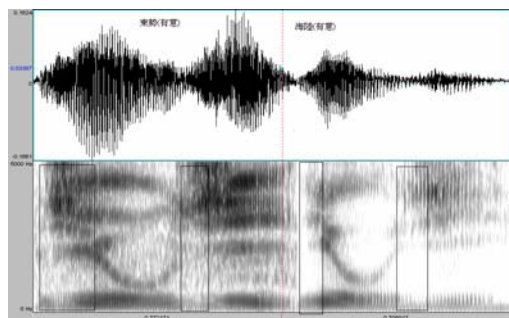
因此，除了發音部位不同之外，在圖示上所展現出來的[j]和[d]幾乎與[w]和[b]沒有太大的區別。而發音部位的差異，顯現在聲學上的就是 F2。依據我們對於 F2 的理解，摩擦部分如果出現在齒齦或硬顎部分，則 F2 會上升，如果部位在雙唇，則 F2 會下降。至於 F1，則和部位無關，因為從元音到滑音的過渡，會帶來 F1 的下降，而從滑音到元音，則 F1 會上升。我們從(37)的圖看得出來： a yacht 與 a dot 所展現出來的 F2 在滑音往元音移動時，上升很快，到了元音[a]的終端，則又下降得很快。

(37)



前面一大段，得以是我們理解滑音的發音及聲學產生的過程。現在我們就以 Pickett 的滑音現象來看東勢與海陸的「有意」[ɟiu ɟi]的聲譜圖示：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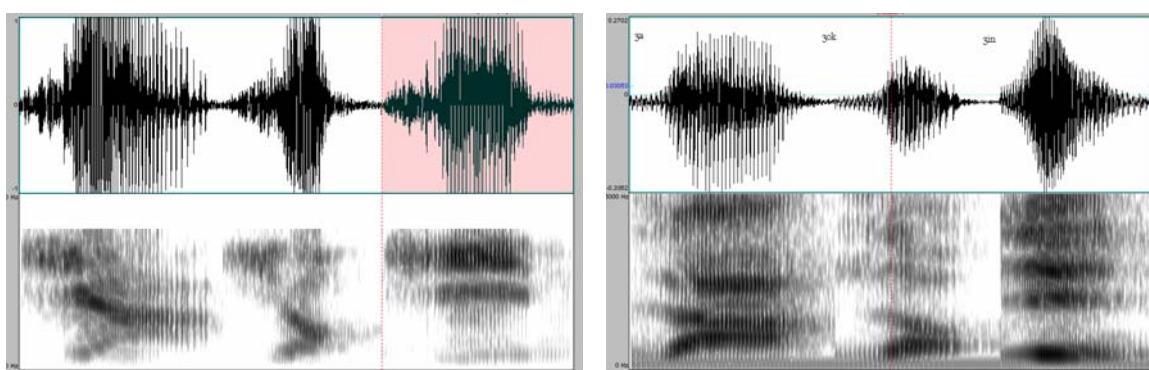


前面(37)中，東勢的兩個音節總時長為 800 毫秒，其中前一音節的[ɟ]有 130 毫秒，遠比一般的音段還要長。後一音節的[ɟ]有 70 毫秒。海陸的兩個音節共有 640 毫秒，其中前一個[ɟ]有 60 毫秒，後一個[ɟ]有 70 毫秒。我們發現：這兩種客家話的[ɟiu]音節中的[ɟ]都兼具了聲母和介音的角色，所以比較長。而且，兩

種客家話的[ʒ]有明顯的共振峰，其中以東勢客家話[ʒ]的第一和第二個共振峰都與高元音[i]沒有太大的區別，也沒有減弱，這可以從共振峰的黑調帶狀可以看出來。海陸的[ʒiu]聲母前面還有少許的喉塞音存在，表示輔音與元音的轉折還是存在。最重要的是兩者的摩擦都不強，所以在共振峰的沒有明顯的減弱現象。F3與F4的起伏雖然表示了齒齶部位的摩擦現象，不過在(38)中，並沒有弱化趨勢。這些觀察似乎都朝向客家話[i]元音之前的[ʒ]，滑音的成分遠大於摩擦音的成分。這種情況並不難理解，因為[ʒ]與[j]的發音部位，除了舌尖與齒齶後的接觸點距離大小不同，而使摩擦程度有別之外，兩著的區別並不大。基於同步發音(co-articulation)的方便，在前高元音[i]之前，做好了發[i]的部位和方式，結果使[ʒ]的摩擦減低。

在我們蒐集的語音資料之中，也有人在[i]的前面保持濃重的摩擦而特別顯示了[ʒ]輔音的特色，這種現象在東勢和海陸都不難找得到。由此可見，[ʒ]的感知(perception)和社會性因素可能也有很大的關係。²²在進一步瞭解這種分佈之前，我們不預設立場，希望將來能有人從這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後面是[i]之前還有明顯摩擦的[ʒ]輔音，(38)左側是東勢客，右側是海陸客。

(38)東勢與海陸客家話的[ʒia]「夜」，[ʒiok]「藥」，[ʒin]「因」



總結迄今的討論，我們發現東勢，海陸，饒平，與詔安四種具有[ʒ]輔音的客家話之中，[ʒ]都已經有逐漸衰退的現象，主要原因應該是[ʒ]的發音部位比較

²² 依據現有的觀察，越年輕的人越不會念[ʒ]輔音，越是年紀大的或講的客家話越是道地的人，[ʒ]的音色比較能掌握。

難掌握，特別是在高元音[i] 之前，更難有明確的摩擦及輔音化的現象。在比較能保存的海陸和東勢兩種客家話之中，[ʒ]在非高元音之前更穩定，而在高元音[i]之前，其摩擦和輔音化的快慢還與年齡或其他社會因素有關。

3.6 結語

本章探討了客家話分類的很重要指標之一，即所謂精莊與知章三等輔音的分合問題。中古漢語音系從「切韻」一書以來，傳統中國聲韻學家在研究歷時(diachronic)或共時(synchronic)的語音上，最關切的接點之一就是精莊與知章三等輔音的分合，這種分合正好也是客家話分類的關鍵。以台灣的客家話而言，佔客家人口最多的四縣客家話是精莊與知章三等輔音都合讀[ts, ts^h, s]，因而沒有[tʃ, tʃ^h, ʃ, ʒ]的問題。但是，除了四縣之外，台灣大多數客家話，如東勢，海陸，饒平，詔安等等都屬於精莊和知二合併念[ts, ts^h, s]，但知三與章組聲母則讀成[tʃ, tʃ^h, ʃ]的客家話。

然而這種重要語音指標，過去迄無良好的文獻整理或探討[tʃ, tʃ^h, ʃ]的發音過程，也就是舌尖應該放在那個部位，如何發音，如何送氣，如何使氣流產生摩擦等等，均為有人討論。語音學的研究，當然不僅止於語音產生過程，還與語音的物理或聲學特性具有表裡的密切關係。也因此，我們一方面討論了世界語音之中，摩擦音的產生和發音部位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我們也同時討論了世界語言之中具有摩擦語音的聲學特性，作為我們討論東勢和海陸客家話擦音的基礎背景。

透過種種的比較和研究之後，我們認為東勢客家話的摩擦清音[ʃ]或組擦清音[tʃ, tʃ^h]都不是很典型的捲舌音，而只是在發音過程之中，要把舌尖伸向齒齶後(post-alveolar)部位，並且舌尖與齒齶後並沒有呈貼近的捲舌狀態，只是留下的通道比較狹小，是氣流通過時，帶來了摩擦。至於濁音[ʒ]在發音部位上與其清音配對[ʃ]完全一樣，不同的只在於聲帶的振動與聲門的閉合。而且，[ʒ]只出現在前元音[i]開始的零聲母音節的聲母位置上，因此應該不是音位性的語音，僅僅只是音韻規律帶來的語音變化之結果。另外，客家話中的[ʒ]也已經在逐漸衰退之

中，除了非高元音之前的[ʒ]還明顯地保存摩擦及輔音特性之外，其他常見於前高元音之前的[ʒ]其實已經逐漸弱化成滑音。這些現象，我們都透過發音部位的討論和聲學特性的驗證，應該是迄今為止對於客家話擦音所做的唯一聲學研究。

參考書目

- 江俊龍 (1998)。台中東勢客家方言中的外來語。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江俊龍 (2003)。兩岸大埔客家話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江敏華 (1997)。台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台灣大學碩士論文。
- 江敏華 (1998)。臺中東勢客家話 35 調的性質與來源。中國文學研究，12，123-146。
- 江敏華 (2004)。東勢客家話「同」與「分」的語法特徵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第二屆「漢語方言」小型研討會。
- 范文芳 (1996)。竹東腔海陸客語之語音現象。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語文學報，3，215-237。
- 唐作藩 (1987)。音韻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鍾榮富 (2006)。四海客家話形成的規律與方向 (Patterns and Directions of Si-Hai Hakka)
- 袁家驊 (2001)。漢語方言概要。第 2 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吳宗濟、林茂燦 (主編) (1989)。實驗語音學概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楊時逢 (1957)。桃園客家方言。史語所集刊二十二本。
- 溫昌衍 (2003)。江西石城方言屬客家話無疑。江西社會科學，8。
- 溫昌衍 (2003)。客贛方言關係詞與客贛方言的關係。南昌大學學報，2。
- 溫昌衍 (2006)。客家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呂嵩雁 (2004)。台灣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現象。花蓮師院學報，18。
- Bolla, K. (1981). *A conspectus of Russian speech sounds*. Budapest: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
- Chao, Y. (1948). *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tford, J.C. (2001).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o, T. and Ladefoged P. (1997). Variations and univiersals in VOT: evidence from 17 endangered languages. *UCLA Working Papers in Phonetics*, 95, 18-40.

- Halle, M. & Stevens, K. N. (1991). The postalveolar pricatives of Polish. *MIT Research*.
- Haman, E. (2003). Early productivity in derivation: A case study of diminutiv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Polish. *Psychology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7, 37-56.
- Hayward, K. (2000). *Experimental phonetics*. London: Longman.
- Ladefoged, P. (2001). *Vowels and consona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nds of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
- Ladefoged, P. & Wu, Z. J. (1984). Places of articula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Pekingese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Journal of Phonetics*, 2, 267-278.
- Ladefoged, P. & Maddieson, I. (1996). *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Cambridge: Blackwell.
- Laver, J. (1994). *Principles of phone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hala, M. & Ohala, J. (2001). Acoustic VC transitions correlate with degree of perceptual confusion of place contrast in Hindi. In N. Grø & J. Rischel (ed.),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Copenhague*. (Vol. XXXI, pp. 265-284). Reitzel: Copenhagen.
- Ohde, R.N. and Sharf, D.J. (1992). *Phonetic analysis of normal and abnormal speech*. New York: Macmillan.
- Pulleyblank, D. (1989) Patterns of feature cooccurrence: the Case of Nasality. *Arizona Phonology Conference 2: Coyote Papers* 9, 98-115.
- Stevens, K. N. & Sheila E. B. (1975). Quantal aspects of consonant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A study of retroflex consonants. *Journal of Phonetics* 3: 215-234.
- Trask, R. 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Arnold.

第四章 東勢舌尖擦音的聲學特性：統計的觀點

4.1 緒言

擦音的產生主要是由於氣流在口腔某個部位形成狹小的通道而導致摩擦的結果，因此摩擦音多少會有紊亂的噪音或嘶聲，例如在唇部形成摩擦的[f]和[v]，在齒間產生摩擦的[θ]和[ð]，在齒齦部位形成摩擦的[s]和[z]，以及在後齒齦形成摩擦的[ʃ]和[ʒ]，均會有相同的聲學或聽覺上的紊亂噪音(turbulent noises)。本章主要的目標和前一章一樣，都是東勢客家話的舌尖音擦音[ʃ]和[ʒ]的特性，以及由塞音和摩擦音組合而成的阻擦音(affricates)[tʃ]及[tʃʰ]。

本章與第三章不同的是研究方法和角度。前一章是利用聲學特性來驗證這些擦音的發音部位以及相關的聲學物理現象。本章則以統計為基礎，專門討論這些擦音在共振峰過渡(formant transition)，長度，以及彼此之間的差異顯著性(significance)的意義。所謂「達到差異的顯著性」的定義，採自一般社會科學的統計觀念：只要彼此之間的 t-值(t-value)或相關係數(ANOVA)的值小於 0.05，則視為具有顯著差異。

我們的討論主題，依序為：過渡，長度，VOT（振前時長）的大小等等，不過這些討論之前，還需要理解擦音的聲學特性。

4.2 擦音與阻擦音的聲學特性

遠自 Heinz & Stevens 1961 的經典之作伊始，擦音的研究一直是聲學研究中，頗為重視的主題。²³歷年來的研究，經過不斷的修正及累積，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很一致的看法：擦音在聲學上最主要的指標(cues)是「共振峰過渡」(formant transition)。所謂「共振峰過渡」指從元音到輔音(VC，V=元音。C=輔音)或者是從輔音到元音(VC)之間，其元音共振峰的上下起伏的形式。

²³ 另一個更引起語音學家興趣的是塞音，無論是振前時長(voice onset time，簡稱 VOT)或塞音在元音之前的過渡，都是歷久不衰的研究主題，且隨著儀器發展而有日新月異的新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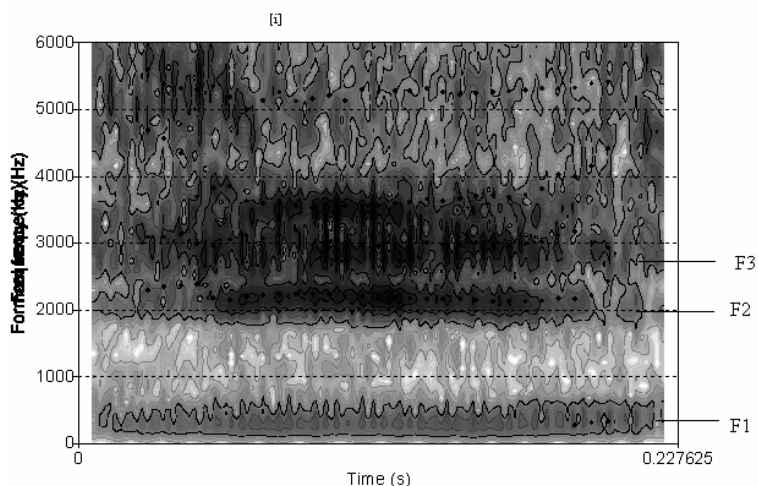
依據文獻對於聲學和聽覺的互動研究，最令人感到興趣的發現是：元音的前三個共振峰，是讓我們辨識各種不同元音的主要線索。Kent and Read 1992 還把這種看法稱之為「感應理論」(Perturbation theory)：我們人類的聽覺之所以能辨識和區分各種不同的語音，主要是由於元音的共振峰不同之故。換言之，我們聽覺或頭腦中擔任語音辨識功能的機制，是從各種元音的不同共振峰來做為我們對於訊息解讀的基礎。

共振峰是什麼呢？從聲學的角度而言，共振峰指的是氣流在口腔內所形成的共鳴，因此共振峰會隨著口腔之形狀不同而不同。現在語言學的研究，大都依據 Fant 1968 的語音聲學理論，以傅力葉(Fourier)的數學理念為基礎，認為同一語音的各個不同的共振峰都取自第一共振峰的倍數。²⁴然而，像前面這種敘述，畢竟還是很難讓人理解共振峰的意義，還好現在的電腦科技已經使許多軟體能把聲波化為圖像，例如經過註冊許可即可免費上網取得的 Praat 系統，就能很有效地做好各種語音分析。這些軟體大都依據數學上有名的傅力葉原理(Fourier analysis)，以基礎音頻的倍數來計算和語音辨認有關的第一、第二、及第三規律波的頻率，這些規律波在音圖上所呈現出來的是黑條形狀，就是一般語音學書上所稱的共振峰，而且從下而上分別稱為第一共振峰(First Formant，簡稱 F1)、第二共振峰(Second Formant，簡稱 F2)、第三共振峰(Third Formant，簡稱 F3)。後面(1)即為東勢客家話的「醫」[ɰi]的共振峰圖：²⁵

(1)

²⁴ 有些學者主張用波長和頻率的互動或者用物理的基礎頻率為基準，藉以推算共振峰的頻率。這種方法，見於 Ladefoged 1996(第八章)及 Liberman and Blumstein 1988。

²⁵ 發音人為 57 歲的男性東勢客家人，已遷居高雄，但在家裡還是講東勢客家話。



共振峰在聽覺上的反映為：F1 與元音的高低成反比，F1 越低，元音的舌位越高，反之，F1 越高則其相對應的元音之舌位越低。例如以(1)中東勢客家話[i]的共振峰而言，第一共振峰的頻率約為 185Hz，這是很低的頻率，足見[i]是個前元音，發音時舌位很高。至於 F2 則和元音的前後具有正比關係：F2 越高，則元音的舌位越前面。F2 越低，則其元音的舌位越後面。再以(1)為例，客家話的[i]是個前元音，其相對的 F2 也很高(約在 2199Hz)。F1 與 F2 對於元音辨識的關係，早在 1950 年代即獲得霍斯金司研究室(Haskins Laboratories)團隊的證明。而 F3 在元音辨識上，主要是和元音的圓唇有關。可是，圓唇元音應是比較特殊的元音 (marked vowels)，一般的語言之中的元音與圓唇並沒有太大的關係。²⁶因此，一般常用於元音辨識的還是端看第一和第二共振峰為主。

後面(2)是為東勢客家話[i]，[u]，[a]三個元音的前面三個共振峰頻率表：²⁷

(2) 單位：Hz

元音	F1	F2	F3
[i]	185	2179	2893

²⁶ 但是有些語言，特別是冰島語，土耳其語，還有我們的滿州語等，均有一組圓唇元音，而且都具有圓唇音同化現象(vowel harmony)，在這些語言之中，元音的辨識就和「圓唇」有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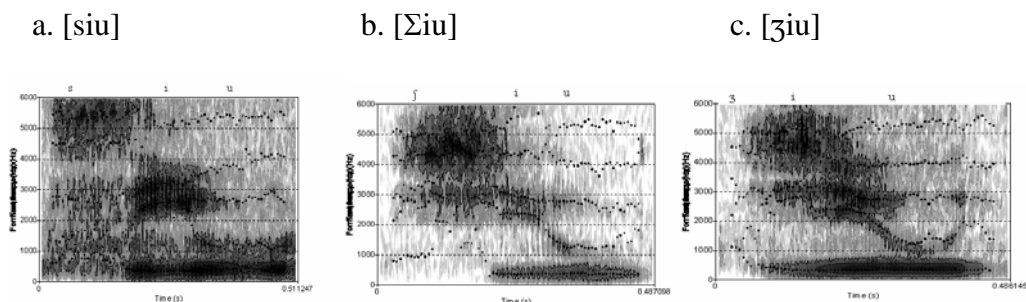
²⁷ 這是三位代表老(57 歲)，中(四十歲)，青(26 歲)三代的男性語音的平均值。目前也錄有 20 歲以下的發音人語音，但是聲調差別太大，先不加入平均值。

[a]	484	1216	3125
[u]	893	1355	2643

有了元音共振峰的參考基點，才能看出擦音在元音之前的起承點。除了共振峰過渡之外，另一個研究的主題是擦音的長度(duration)，這又和擦音的另一個語音特性—濁音性(voicing)有關。著名的英國語音學家 Fry 在其經典之作 *The Physics of Sound* (Fry 1979) 強調：清濁擦音的辨識，需要考慮兩個特性。第一，擦音的聲波均有類似諧率波(periodical waves)的現象，這點 Laver 1996 也有注意到：濁擦音除了噪音能量之外，還有類似諧率波的出現。我們且以東勢客家話的 [ɹiu]「幼」，[siu]「修」的聲波及聲譜來做討論的基礎，圖示如(3)。

細看(3c) 的濁音[ɹ]，和其他兩個清擦音最不同之處在於：濁擦在元音之前，有次諧率波(quasi-periodical waves)出現，同時有比較大的振幅(amplitude)，這使濁擦音的長度遠小於其他的清擦音(Baum and Blumsteum 1987)。同時，我們也注意的[ɹ]是個濁音，所以在聲譜圖的最底下有個濁音槓(voiced bar)，仔細看可以發現這個濁音槓緊緊地和後面的元音[i]的濁音槓連在一起，這也是濁音接元音的特性，因為兩者的聲門都處於緊閉狀態，聲帶都會振動：²⁸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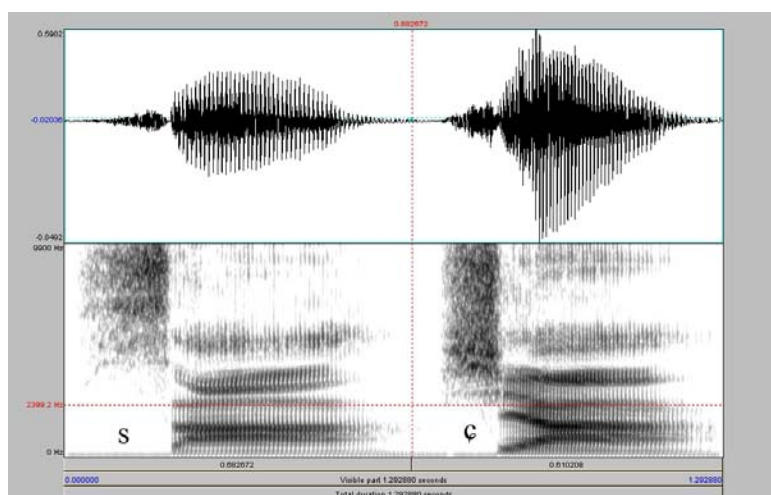


²⁸ 目前有關東勢客家話的文獻，如江敏華 1988，江俊龍 1988, 2001 都認為東勢客家話的[ts, ts^h, s]在[i]之前不會有顎化的現象，但是我的田調卻發現[ts, ts^h, s]在很多人的口語之中，不論是正式（指唸單詞）或不正式（指語流對話之中）都充滿了自由變換 (free variaton)的現象。因此，我們這裡把[s] 和[c] 的採樣做比較。這裡四個語音都取自同一位發音人。

比較(3a)和(3b)的兩個清擦音，我們又發現：由於[ʃ]會有圓唇突出，使口腔變得比較長，拉長了與元音的距離，結果長度也大於[s]的清擦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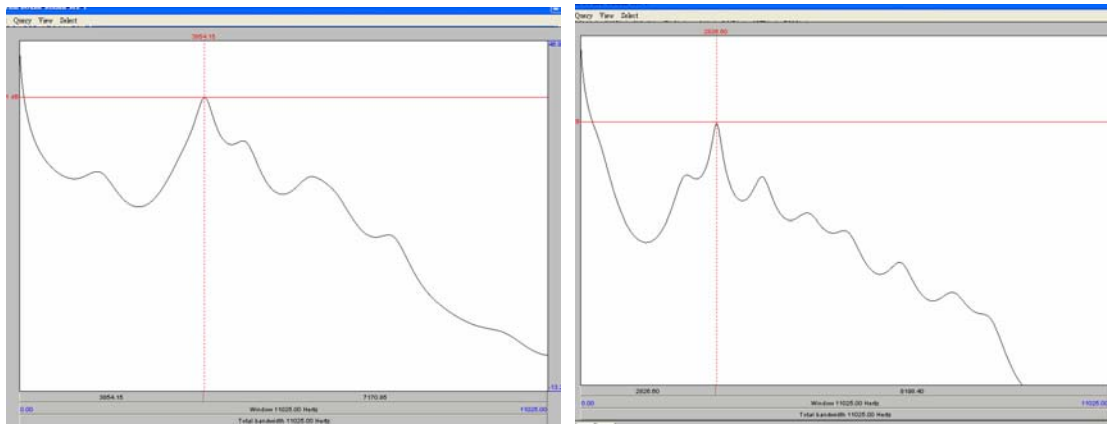
我們在第三章也曾指出：齒槽舌尖音[s]的噪音頻率遠比顎化的[ʃ]與[ʒ]高，前者在 5000Hz 以上，而[ʃ]與[ʒ]的噪音頻率則在 2000 到 2500Hz 之間，這是因為顎化音的舌尖與後齒銀接觸之點比較後面的緣故。前一章，我們已經比較過客家話[s]和[ʃ]的噪音圖，現在且看看[s]和[ç]聲波及噪音頻率：

(4)客家話[s]和[ç]聲波及噪音頻率



如果把(3)和(4) 做比較，可以很清楚地發現：[ç]的噪音頻率介於[s]和[ʃ]之間，因為[ç]的頻率約在 3000Hz 左右，顯然[ç]的舌尖與上顎形成狹小通之處，比[s]的牙齦還要略微後面，但卻又比[ʃ]的舌尖與上顎的後牙齦突出之處還要前面，使得[ç]噪音頻率介於[s]和[ʃ] 之間。這種噪音能量的差異，也可以從 LPC/FFT 的分析來做更細膩的比較。LPC (Linear predictive coding)常用來作為從語流來檢測口腔的篩濾(filter)結果。本來 LPC 只是用來解讀語音信號，後來在電子數位的時代，為了能儲存較少量的語音信號的樣品(sample)卻仍然可以肩負語音訊息的分析，而逐漸為大家所使用。後面是採自南部四縣客家話的[s]和[ç]在 LPC 峰點上的差異：

(5)



[s]的 LPC 峰點在 3854Hz

[ʃ]的 LPC 峰點在

2826Hz

LPC 最足稱道的是：並不需要特別攫取某一特定時段的語音，而能明確地展現共振頻率的數值。從前面(5)的比較之中，我們發現：齒齶舌尖擦音的噪音能量遠大於顎化舌尖擦音。我們也將以這種特性來比較東勢客家話的各種不同擦音的聲學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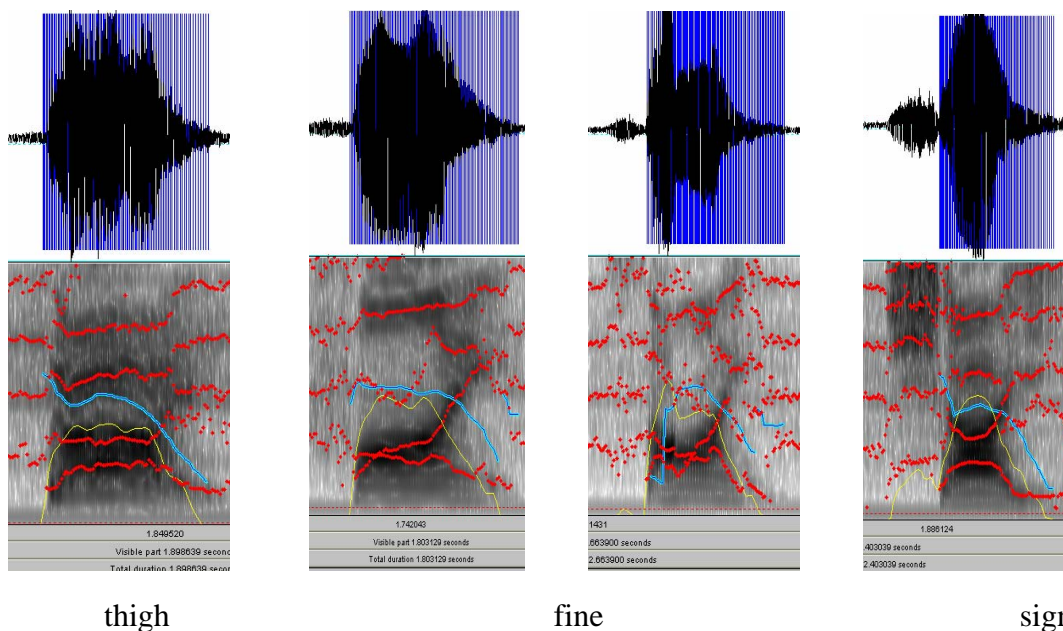
Fry 提出來的第二個擦音聲學特性是擦音的摩擦噪音(friction noise)。從發音的方式和部位，我們知道擦音源於某個部位的通道特別狹小，促使從肺部起來的氣流產生摩擦。因此，摩擦的點和距離，也會反映在聲學之中。一般而言，摩擦噪音會隨著通道口之寬窄而不同：通道口越寬，所產生的能量越大。以英語的[s]和[θ]做比較，[s]的音高比較高，氣流比較緊，而[θ]的音高較低，氣流比較寬鬆，所以[s]的能量就會大於[θ]。再則，擦音的清濁會影響氣流的能量。濁音的能量，必須用之於喉嚨發音之始，所以最後的能量會比較小。這種噪音與口腔篩濾之間的互動，明確地表明：只要是形成狹小通道口的距離越後面，其相對的噪音頻率必然會越來越低，特別是阻擦音(affricates)的噪音，由於受到前面塞音的影響，大都遠比擦音還低。依據 Ladefoged 2001 的量測，美語的擦音及阻擦音的噪音頻率為：

(6)

	[f]	[v]	[θ]	[ð]	[s]	[z]	[ʃ]	[ʒ]
噪音頻率	3500		8000		5000		3000	

前面這個表，有幾點必要的補充。首先，[f]和[θ]的聲音都不高，差別在於[f]和[θ]和他們後面所接的元音之間的共振峰走勢：[f]的 F4 顯出揚升的態勢，而[θ]的 F4 則為下降的趨勢。而且，從(7)的聲譜圖看已看到，[θ]的 F4 先降而升，但是[θ]的 F2 則完全是持平的走勢。²⁹

(7)



s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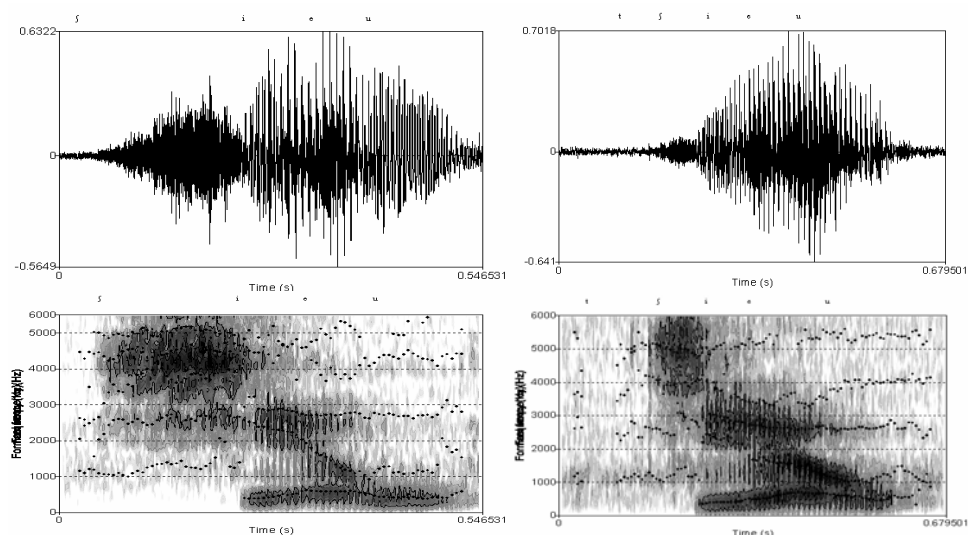
其次，[s]的能量多集中在很高的頻率之上，特別是在 1000Hz 之上，而最低的能量卻很少出現在 3500Hz 之下，平均最多的還是在於 5000Hz 左右。[ʃ]的音高雖然遠比[s]還要小，但是[s]和[ʃ]都屬於具有能量密度(intensity of energy)的語音，所以這兩個聲音也共同稱為「嘶音」(sibilants)，這也可以從他們的聲譜圖中看出來，因為他們具有比較濃厚的黑色區塊，代表他們的能量密度比較高。

最後，我們要來探討阻擦音的聲學特色。文獻上對於阻擦音的看法，多認為

²⁹ 依據 Ladefoged 2001:55-56，另請美籍人士重唸。

是由塞音和擦音組合而成的，例如英語的 *white sheep* 一般口語或對話之中，都會把前一字的[t]和後一字的[ʃ]合唸成[tʃ]，這就更說明了阻擦音可以由塞音和擦音合組而成的證明。我們且以東勢客家話[tʃ]聲譜為例：

(8)



從前面(8)的聲譜圖，很容易看得出來：[tʃ]是在[ʃ]的前面多個塞音[t]，也就是噪音沒有明顯的能量的空白部分。更仔細地說，(8b)的[ʃ]擦音很短，之前有一段塞音的音質。比較之下，(8a)的[ʃ]比較長，恰似一個音位的長度，而且並沒有塞音的部分。迄今為止，我們已經討論了擦音和阻擦音的聲學特性。後面我們將以實際的研究，來探索東勢客家話的擦音特性。

4.3 研究方法

我們根據文獻（鍾榮富 2004，呂嵩雁 2006，徐貴榮 2005）先在六個有舌尖摩擦音[tʃ, tʃʰ, ʃ, ʒ]的東勢，海陸（中壢及竹東），饒平，詔安等客家話地區，尋找發音人，每種口音都至少錄製了六對男女的語音，後來逐一比對，並參酌現有的文獻，在每個地區選定四位男性發音人的錄音為分析基礎。我們的著眼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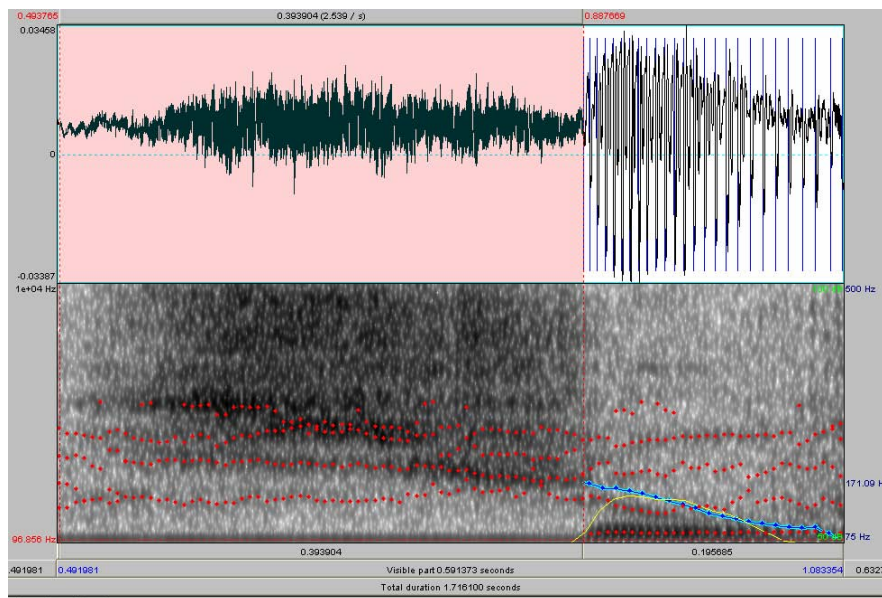
盡量包含老中青三個年齡層，且以世居當地的發音人為優先。只作男性發音人，主要的考量是基於現有的語音聲學研究(如 Ladefoged 1986, 2001, Pickett 1998, Borden et. al. 1990, Hayward 2000，)，都以男性的語音為基礎，為了便於比對和討論，我們暫時先把女性發音人的語音檔，只做為參酌點。

我們自己製作字表，採集各種聲調及各種元音之前的舌尖摩擦音[tʃ, tʃ^h, tʃ, ʒ]語料，然後以電腦程式 Praat 為主要的分析工具，如果遇到製作出來的聲譜效果不夠好之時，會以 PcQuirer 5.0 重做一次聲譜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以最清晰的方式，做好這些舌尖摩擦音[tʃ, tʃ^h, ʃ, ʒ]的長度。

4.4 結果與討論

先界定擦音長度的基準：(a)先量測整個音節的長度，(b)然後量出聲母的長度，(c)最後取出摩擦音的長度。最後，為了整體的考量，我們以摩擦音長度除以整個音節的長度，一如(10)所示：

(10) 海陸客家話的[ʃu]「書」



整個音節長：1.761 摩擦長度: 0.395

基準長度 = 0.395/1.176 = 0.335 (單位：秒 (second))

4.4.1 阻擦音的長度

本小節討論台灣各種客家話（包括四縣，海陸，饒平，詔安，東勢等）阻擦音的長度。我們比對的對象為國語的[ts]和[tɕ]，主要的對象是舌尖擦音[tʃ]，tʃ^h。我們先談[tʃ]，因為[tʃ^h]還有振前時長(voice onset time，簡稱 VOT)³⁰。為了比對的緣故，我們只列了四縣[tɕ]。先看我們獲得的有關阻擦音的音節的總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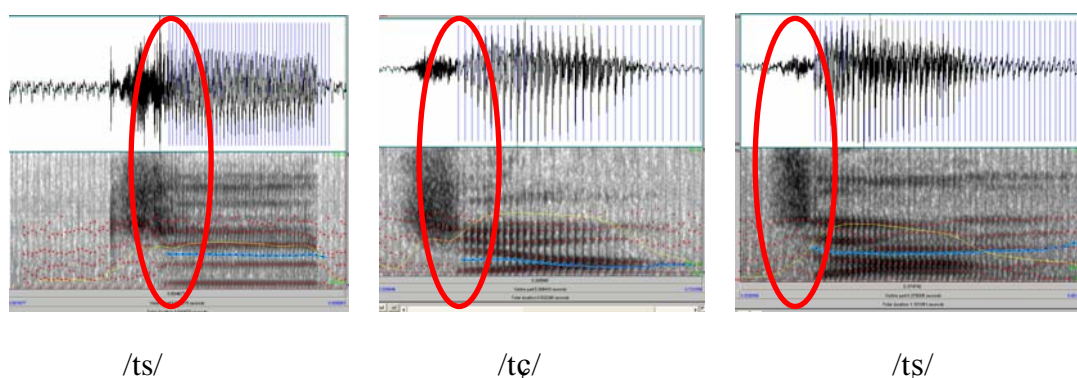
(11)

各語言阻擦音取得數目 (單位：秒)

	國語	四縣	海陸	饒平	詔安	東勢
[ts]	36					
[tɕ]	46	60				
[tʃ]			65	64	41	53
[tʃ̥]	42					

接著，我們先把比對的對象，也即國語的[tʃ̥]、[ts]和[tɕ]的聲波與聲譜，表列出來，以作為後面討論的基石。

(12)



由這些聲譜圖，可以看出來的是：[ts]稍微比[tɕ]和[tʃ̥]還長，而且[ts]的能量也比[tɕ]和[tʃ̥]還強。由於國語的顎化舌尖擦音[tɕ]只出現在高元音[i]或介音[i]之前，受到這種限制，必須要把這些阻擦音的長度作量化處理，以避免其他因素的

³⁰ 有人譯為「噪音長度」，指氣流釋放後，元音聲帶振動之前的時間。

干擾。後面就是經過 統計學上的相對係數(ANOVA)處理過的數字：(標準化公式=每個阻擦音的長度/每個國語單音節的長度)

(13) (N=音節總數目, Mean=平均值, SD=標準差, Sig.= 差別是否顯著)

	N	Mean	SD	F	Sig.
/ts/	36	.3769	.8819	20.316	.000
/tɕ/	46	.268	.0902		
/tʂ/	42	.2750	.07191		

*p=.000 < .05

前面(13)的結果很明顯地看出[ts]、[tɕ]與 [tʂ]在國語內部的差別，換言之，這三個語音在國語內部具有區別語意的功能。從另一方面而言，統計上認為這三個語音都具有音位的身份。細部觀察，則舌尖愈後面，其擦音愈短，因此齒齶舌尖音[ts]最長，其次是[tɕ]，再其次為[tʂ]。

為了做更細膩的觀察，我們做了國語[ts]和[tɕ]的 T-值的比較。由於[tɕ]只出現在前高元音之前，我們也順便探討這種語境限制是否會影響擦音的長度。

(14)

國語[ts]與[tɕ]

	N	Mean	SD	F	t	Sig. (2-tailed)
/ts/	36	.3769	.8819	.077	5.476	.000
/tɕ/	46	.268	.0902			

*p =.000 < .01

前表的結果顯示：[ts]比[tɕ]還長，而且兩者具有顯著的差別。換言之對於講國語的人士而言，這兩個音各有其獨立性，並不會在溝通方面形成混淆。接者，

我們分別比較[ts]與[tʂ]，以及[tʂ]和[tɕ]，主要也想瞭解捲舌在擦音上是有其特別的意義及功能。後面是這兩對輔音的在 T-值上的結果比較：

(15)

國語[ts] vs.[tʂ]的 T 值比較

	N	Mean	SD	F	t	Sig. (2-tailed)
[ts]	36	.3769	.08819	1.998	5.620	.000
[tʂ]	42	.2750	.07191			

*p=.000 < .05

(16)

國語[tɕ] vs. [tʂ]的 T 值比較

	N	Mean	SD	F	t	Sig. (2-tailed)
[tɕ]	46	.2680	.09022	3.281	-.399	.691
[tʂ]	42	.2750	.07191			

p=.691 > .05

前面(15)的結果，也顯示[ts]與[tʂ]之間的差異 ($p = .000 < .01$)，然而(16)的結果卻認為[tɕ]與[tʂ]之間的差別不夠顯著 ($p = .691 > .05$)。這並不會讓我們覺得意外，因為這兩個音都只出現在[i]之前，對許多台灣人而言，捲舌音都已經被不捲舌的語音所取代，這種去捲舌化的現象，早有研究台灣國語之文獻(Kubler 1985, 曹逢甫 1999, 鍾榮富 2006)注意及提出，我們這裡的 T 值統計數字只不過提供

一個明確的數據證明文獻上的這種觀察，其實頗能掌握實際的語言使用現象³¹。

觀察過國語的阻擦音之後，我們來檢視國語的[tɕ]，四縣客家話的[tɕ]及海陸客家話的[tʃ]。

4.1.2 國語的[tɕ]，四縣客家話的[tɕ]及海陸客家話的[tʃ]

比較之前，我們先看這些語音的發音部位和方式。國語的[tɕ]舌尖顎化音，發音時舌尖先抵住齒槽（牙齦根部），先阻住氣流形成塞音，然後在很短的時間內，把舌尖向後移到牙齦後方的硬顎部分，但並不阻塞氣流，反而形成一個狹小的通道，讓氣流在這個狹小的通道上產生摩擦(如(17a))。客家話的[tɕ]，在發音部位及方式方面，基本上和國語的[tɕ]並沒有太大的不同³²。但是，海陸客家話的[tʃ]的發音部位卻比[tɕ]還要後面，舌尖達到齒齦後方隆起的部分，而且依據個人的不同，有些人的舌尖會稍稍向後捲曲，幅度並不大(見(17b))。有些人的舌尖根本沒有後捲，只以舌背貼近牙齦後方隆起部分(見(17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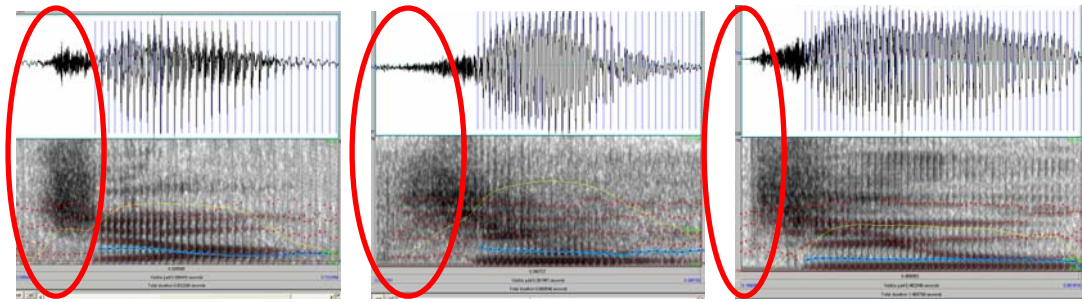
(17)

a. 國語和四縣的[tɕ] b. [tʃ]捲舌 c. 沒有捲舌的[tʃ]

發音部位的不同，一般都會反映在聲學之上。我們先看這三個語音的聲譜圖：(18)

³¹ 依據鍾榮富(2007)的看法，所有的「國語」或「普通話」或「華語」都是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因為每個講「普通話」的人，在學習普通話之前都另有母語，也因為如此，中國境內的普通話，每每因為地方方言的區別而出現了各種同的口音。同樣地，星馬地區的華語，也深受當地居民的家鄉話的影響。對於南方的方言而言，去捲舌化(de-retroflexion)應該是很常見的趨勢。

³² 在早期或有不同，但隨著國語在台灣推行，客家話的[tɕ]已經逐漸和國語的[tɕ]融合成一個語音了。



國語[tɕ]

四縣[tɕ]

海陸[tʃ]

先不談噪音頻率的高低差別，也暫不談擦音之後的共振峰走勢，我們這裡只看擦音的長度。我們依據(18)攫取擦音的方式，把所有的相關語料列之於(19)：

(19)

國語[tɕ]，四縣[tɕ]，海陸[tʃ]擦音的 ANOVA 係數表

	N	Mean	SD	F	Sig.
國語[tɕ]	46	.268	.09022	5.671	.004
四縣[tɕ]	54	.2928	.08329		
海陸[tʃ]	75	.2373	.07772		

*p =.004 < .05

以數字而言，四縣客家話的[tɕ]最長，其次是國語的[tɕ]，最短的是海陸客家話的[tʃ]。這三個語音共同的特色是：後面都接有一個前高元音[i]的音色，這可以從(18)的聲譜圖看出來，每個輔音之後的元音，F1 都特別的低，有些還低到 200Hz 左右，而 F2 特別高。F1 之低與 F2 之高，都是[i]的特性，表示該元音必然為舌位很前面，而且舌位很高的元音。但是，在能量的密度方面，國語和四縣的[tɕ]比較濃厚，這是因為這兩個語音的舌尖與上顎接觸點比較前面之故。反觀海陸的[tʃ]，其舌尖點在牙齦後方之處，使舌位前方的口腔空間變大，促使能量減低。同時，[tʃ]的[i]元音色彩顯然已經落入了元音部分，這也是使[tʃ]變成最短的

阻擦音。

為更進一步的比對，我們還是採取兩兩比對的方式，分別取出各音的 T 值，以做彼此顯著性的分析。我們先看國語和四縣的[tɕ]：

(20) 國語與四縣的[tɕ]長度的 T 值比較

	N	Mean	SD	F	T	Sig. (2-tailed)
國語 [tɕ]	46	.268	.09022	1.924	-1.195	.235
四縣 [tɕ]	54	.2928	.11329			

$$p=.235 > .05$$

經過 T 值的比較，在預料之中的是兩者並沒有顯著的差異，這主要是由於客家國語化和國語客家化兩種混合的互動。台灣客家人的國語一般都還不錯，主要原因是國客語在語音系統及實質語音上比較接近之故。另一個原因是，台灣客家人多居於山區，對外交通不便，語言自然受到比較少的干擾，像對地在學校學的語言也比較能依據課本之要求。不過，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這兩個語音在這兩個語言裡，本來就沒有太大的不同。

接著，我們來比較國語的[tɕ]與海陸的[tʃ]，及四縣的[tɕ]與海陸的[tʃ]。

(21)

國語的[tɕ]與海陸的[tʃ]

	N	Mean	SD	F	t	Sig. (2-tailed)
國語[tɕ]	46	.268	.09022	1.646	1.983	0.05
海陸[tʃ]	75	.2373	.07772			

$$*p = 0.05 < .05$$

(22)

四縣的[tɕ]與海陸的[tʃ]

	N	Mean	SD	F	t	Sig. (2-tailed)
四縣[tɕ]	54	.2928	.08329	8.063	3.299	.001
海陸[tʃ]	75	.2373	.07772			

*p= .001 < .05

一如前面討論中所預期的，國語的[tɕ]和海陸的[tʃ]果然有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四縣的[tɕ]也和海陸的[tʃ]有顯著的差異。換言之，就舌尖阻擦音而言，四縣的阻擦音和國語的阻擦音比較接近，卻與海陸的阻擦音比較遠。這種情形，乍看有點令人震驚，但是想想漢民族的歷史及其遷徙，終於釋懷。根據王士元 2000 內引用的趙桐茂等 1991 之研究，北部漢人的基因與南方漢人的基因在血統上反而比較遠，比較疏離，但是北方漢人與北方胡人在基因血統上卻比較接近。同理，南方漢人與南方非漢人（如百越民族）之間的基因血統也比較近。這說明了漢人自古以來，由於輾轉遷徙之故，反而與居家相處比較久的非漢人，經過通婚關係，在血統上反而日趨相近。這個發現，證之於客家人特別值得留意。³³

從現在還不很完整的零星研究之中，我們大概已經掌握了客家人從北分逐漸往南遷徙的發展，其中到了贛南³⁴，終於有了岐路，一支往石城，入寧化³⁵，抵達閩西。另一支，則長驅南來，披荆斬棘，過了梅嶺，到了目前客家人最多的粵東

³³ 相類似卻不全是理論建構的看法，可以參考陳耀昌 2006。陳醫師認為鼻煙癌只發生在台灣，福建，或由這些地區移民到東南亞或美加的華人身上，因此推論鼻煙癌應該是中國古代百越民族的基因密碼，也由此可見台灣人（大都是移民自福建，廣東等古代百越民族之居所）在血緣上與百越民族的血統關係很近。換言之，台灣人的祖先曾經在某個時段與百越民族有過通婚，以至於血統上會有混合現象。

³⁴ 另一條支線，應該是從北方直接經由浙江，福建而移入廣東，請參見張光宇 1999。

³⁵ 根據我到石城去的田野調查，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客家人原生地的「寧化石壁」，主要就是取音於「石」城隔「壁」之故。因而，石城當地客家人，認為石城才是客家人遷徙中，最應該注意的轉折點。

粵北地區。

從歷史的演進和字類的比較之中，傳統的聲韻學家把客家話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精組和莊組及知二組合併念[ts, ts^h, s]，但是知三組和章組合併讀[tʃ, tʃ^h, ʃ]，如台灣의詔安（雲林縣境內），大埔（台灣의東勢），饒平，以及楊梅，關西等地區的海陸客家話。外加大陸地區의長汀，連城，清遠，平和，南靖，興寧等客家話。另一類是精莊知組全部合流，都念[ts, ts^h, s]，如台灣의四縣客家話（苗栗，高雄美濃，及屏東等地區），外加大陸地區의始興，新豐，梅縣，蕉嶺，寧化等地區의客家話。³⁶這種演變，從發音的的原理來看，並不令人驚奇，因為在知三組和章組合併讀[tʃ, tʃ^h, ʃ]的客家話裡，只是把舌尖往後挪一點，起初並不令人注意，而後日漸擴散，終於成為獨立而特殊的語音。吳宗濟在 1989 年的「實驗語音學概要」中負責撰寫輔音部分，提及舌尖擦音時還說：「往往在一種語言之中聽來是/ʃ/的音，在另一個語言中會聽起來是/ç/」。在語音學的相關書籍之中，Borden et. al. 1991 及 Catford 2001 也都有類似的說法。質言之，[ç]和[ʃ]在聽覺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分。不過，就是這些在聽覺上必沒有很大差別的語音訊息，揭開了導致了語音改變的序曲，有很多的語音改變就是這樣開始的(詳細的討論，請參見 Blevins 2004)

根據我們這裡的阻擦音長度的 T 值比較結果，還是透露了[tʃ]和[tç]在聲學上的反應，這也是台灣四縣客家話和海陸客家話最大的區別之處。綜合前述的討論及發現，我們把這些阻擦音在顯著差異及相關的相對係數方面的結果，列表如後：

(23)

	N	Mean	SD	F	Sig.
國語 [ts]	36	.3769	.08819	15.386	.000
國語 [tç]	46	.268	.09022		
國語 [tʃ]	42	.2750	.07191		

³⁶ 這種看法，從袁家驊 1961 以迄溫昌衍 2006，但是集其大成者，可以參考陳秀琪 1998。

四縣 [tɕ]	54	.2928	.0.8329
海陸 [tʃ]	75	.2373	.07772

* $p = .000 < .05$

4.1.4 海陸，四海，饒平，詔安，東勢的/tʃ/音

接著，我們要來探討台灣各個具有阻擦音[tʃ]的內部比較：海陸，四海³⁷，饒平，詔安以及東勢。我們先看後面的表：

(24)

台灣各種客家話的阻擦音[tʃ]

	N	Mean	SD	F	Sig.
海陸/tʃ/	75	.2373	.07772	3.192	.087
四海 /tʃ/	70	.2216	.08821		
饒平 /tʃ/	69	.3080	.28601		
詔安 /tʃ/	41	.2539	.44636		
東勢/tʃ/	58	.2705	.11301		

$p = .087 > .05$

上表顯示：如果以海陸做為比較的基準，則四海，饒平，詔安，與東勢等各客家話的[tʃ]都和海陸沒有顯著的差別。換言之，這些客家話的[tʃ]和海陸客家話的[tʃ]在長度及聽覺上，是很相同的。這也說明過去的文獻在記音方面都做得很好，很能掌握[tʃ]這個與音的內在相似性。再則，歷史源流的探討上，固然還無法提出一個明確的解釋，說明為何客家話在阻擦音的演化上會有兩種結果，但是在共時的語音聽覺上，這些客家話的[tʃ]，基本上有很類似的語音共通點。

³⁷ 四海客家話，根據鍾榮富 2006 的看法，我們在花蓮壽豐及玉里等地區，蒐集到的海陸的音段加上四縣聲調的四海客家話。很明顯地，這些客家話的[tʃ]在聽覺上與海陸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爲了小心，本來我們還製作了海陸與饒平，海陸與東勢，海陸與詔安等等個別比對的 T 值研究，但所得的結果皆已經很周延地反映在(24)的表列之中，其他的表格其實不再需要。

4.4.2 送氣在阻擦音的角色

與其他漢語很類似的是：客家話清聲母之中，均有送氣與不送氣的配對。前面一小節，討論的僅是不送氣的阻擦音。與[ts, tɕ, tʃ, tʂ]相配對的送氣阻擦音爲[ts^h, tɕ^h, tʃ^h, tʂ^h]，其中上標的[h]代表送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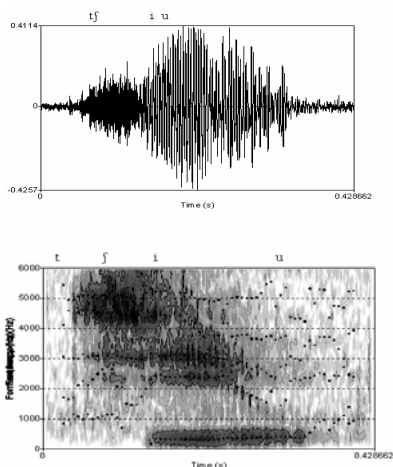
發音上，國語的[ts^h, tɕ^h, tʂ^h]與其相對應的不送氣[ts, tɕ, tʂ] 阻擦音都相同，不同的只限於送氣。聲學上，送不送氣表示氣流釋放之後，元音的聲帶振動之前的那一段時間(即有名的「振前時長」(voice onset time))的長短。送氣聲母或輔音的振前時長比較長，而不送氣輔音的振前時長比較短。這種學理上的敘述，並不容易理解。但是，實際發音上，我們只需要把手指或拿一張薄薄的紙放在嘴唇之前，然後分別念 [t] (如[t^ho]「拖」的第一個語音) 和[t] (如[to]「多」的第一個語音)³⁸，則很容易可以感覺到其中的區別：念[t]時，嘴前的紙張並不會動，或者手指也不會感到有暖和的氣流衝擊。但是，念[t^h]時，卻可以看到嘴前的紙張振動，或者手指會感受到氣流的暖和衝擊。這股使紙張振動或使手指暖和的氣流，就是語言學上稱之爲「送氣」的因素。

且先比較東勢客家話的[tʃiu]「晝」和[tʃ^hiu]「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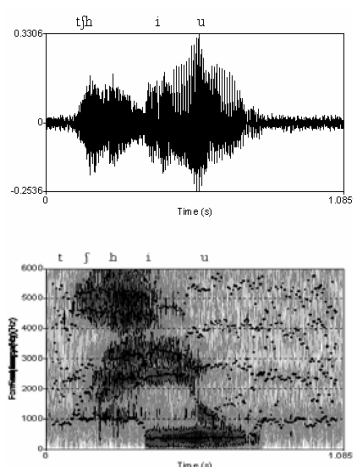
(25)

³⁸ 這裡的「拖」和「多」都要用客家話發音。

a. [tʃiu]



b. [tʃ^hiu]



振前時長在塞音裡面看得特別清楚，過去有關振前時長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塞音的領域，而擦音或阻擦音的振前時長由於受到擦音為氣流通行無阻的特性，在聲波上，要比較氣流釋放到後面元音之聲帶振動之間的距離，往往有實質上的困難。以(25)而論，聲波很難幫助我們切割氣流釋放的時間，還好聲譜圖中的噪音現象，還約略能幫我們瞭解振前時長的所在。前面(25b)聲譜圖內，元音之前有些淡淡的，並不很連續的黑線粗調（這其實就是能量必度之所在），就是所謂送氣的標誌。與(25a)比起來，(25a)的元音之前，擦音的能量比較小，可以很容易指出並沒有送氣的特性。

另一個可以幫我們點出送氣特性的是擦音與擦音之後的共振峰過渡走勢。在沒有送氣的(25a)，擦音之後是[i]介音，F2 比較高，而且是穩定地水平走勢。比較之下，(25b)則由於受到送氣喉音(一般看成是個喉通音[h])的影響，使擦音之後的[i]介音的 F2 呈由下往上的走勢。這種輔音與元音之間的共振峰過渡，往往為語音學家特別注意(更詳細討論請參見 Borden et. Al. 1991, Pickett 2001, Ladefoged 2001。)最後，再比較噪音頻率。我們前面說過，[ʃ]的最低噪音頻率大都集中在 2500Hz 之下，遠低於[s]的 5000Hz，這也正好是(25a)的[ʃ]的低頻噪音。然而，(25b)的送氣影響，使[ʃ]的噪音頻率略比(25a)還要高。以上三點，足以讓我們區分擦音送氣的聲學特性。

我們取得的送氣阻擦音數目分別為：

(26)

送氣阻擦音數目 (單位:音節)

	國語	四縣	海陸	四海	饒平	詔安	東勢
[ts ^h]	42						
[tɕ ^h]	33	34					
[tʃ ^h]			63	62	53	37	52
[tʂ ^h]	36						

由於送氣阻擦音的送氣部分，使[tʃ^h]的總長度也稍微比前面討論的[tʃ]還長，不過除了送氣的影響之外，其他特性也和前面一節的不送氣部分一樣，國語的[ts^h，tɕ^h，tʂ^h]由於均為音位之故，彼此之間在聽覺以及聲學方面，都有顯著的差異。至於國語的[tʂ^h]和各個客家話中的[tʃ^h]，還是有顯著的差別。最後，東勢，海陸，饒平，詔安等地區的[tʃ^h]的，彼此之間還是沒有顯著的差異。前面這三點，分別和前一小節的討論都一樣，不過我們的重點在於客家話各種類的[tʃ^h]，因此，我們還是要把這幾個客家話彼此之間的[tʃ^h]值列之於後：

(27)各種客家話的[tʃ^h]

	N	Mean	SD	F	Sig.
海陸[tʃ ^h]	63	.309	.06034	18.972	.278
四海[tʃ ^h]	62	.3776	.09056		
饒平[tʃ ^h]	53	.3311	.07166		
詔安[tʃ ^h]	52	.3959	.01154		
東勢[tʃ ^h]	37	.4525	.14494		

$$p = .278 > .05$$

這些客家話的[tʃ^h]在彼此之間均沒有顯著的差異(P 值大於我們設定的.05)，表示這些客家話之間的無聲送氣阻擦音[tʃ^h]具有很類似的發音部位及聲學反

映，這點和前一小節的結論各客家話的[tʃ]音大體相同。

4.4.3 擦音的長度

本小節主要探討客家話的舌尖擦音[ʃ]和國語及四縣客家話的[s, ɕ, ʃ, ʂ]之間的比較。我們前面再討論阻擦音時，還是以擦音為主體，理由是阻擦音是塞音和擦音的組合。所以，本部分的討論，其實還是與前面 4.4.1 的內容相去不遠。我們蒐集到的相關音節數目為：

(28)

擦音的音節數目(單位：音節)

	國語	四縣	海陸	四海	饒平	詔安	東勢
[s]	42						
[ɕ]	35	60					
[ʃ]			109	107	92	90	58
[ʂ]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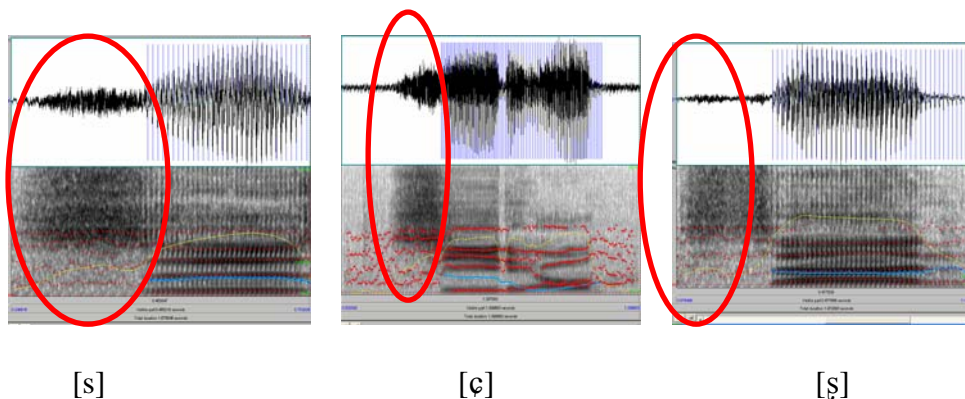
4.3.1 國語的[s, ɕ, ʃ]

國語的[s, ɕ, ʃ]都是擦音，發音方式也與舌尖及上顎有關，更仔細地說，[s]是舌尖齒齶音，只要把舌尖提升到齒齶的之處，形成狹小的通道，迫使氣流在那裡產生摩擦(如圖(29a))。[ɕ]是顎化音，所以氣流摩擦的位置比齒齶還要後面，也就是俗稱為硬顎的起點(如圖(29b))。[ʃ]是舌尖捲舌音，但是依據吳宗濟等人 1989 之實際 X-光圖採樣，發現國語的捲舌並不在於舌尖向後捲曲，而是舌尖和舌面與後齒齶之部位，形成狹小的通道。這種發音方式，很引起語音學界的注意，例如。Wu & Ladefoged 1971, Ladefoged & Madierson 1984, Hamanne 2001 等均有特別的討論。

(29)

瞭解[s, ɕ, ʂ]發音之後，我們首先還是敘明我們的語料取得方式：

(30)



從長度上看，[s]的語音最長，發音能量也最大，所引起的噪音頻率也最高，前面的三種特色，使[s] 在聽覺上特別清楚。[s]的噪音頻率，往往令人以為它可以單獨存成音節，這也是我們在翻譯外國語文時，許多翻譯家會把 [s]另成音節：

(31)

英語	譯文
a. Spencer	史賓塞
b. Snoopy	史奴比
c. Frost	福洛斯特
d. Fox	福斯公司

觀察(30) 還可注意到：[ɕ]的噪音頻率正好界之於[s]和[ʂ]之間，顯示發[ɕ]音時，舌尖與上顎的通道點在於齒齦之後方，但還不至於上顎之隆起部分，因為這部分是捲舌音的發音點。同時，噪音頻率也使[ɕ]後的介音或元音[i]的共振峰有個往上過渡的轉折點。後面是國語[s, ɕ, ʂ]的長度值：

(32)

	N	Mean	SD	F	Sig.
[s]	42	.5154	.11004	20.5550	.000

[ɕ]	35	.3702	.08512
[ʂ]	42	.4109	.11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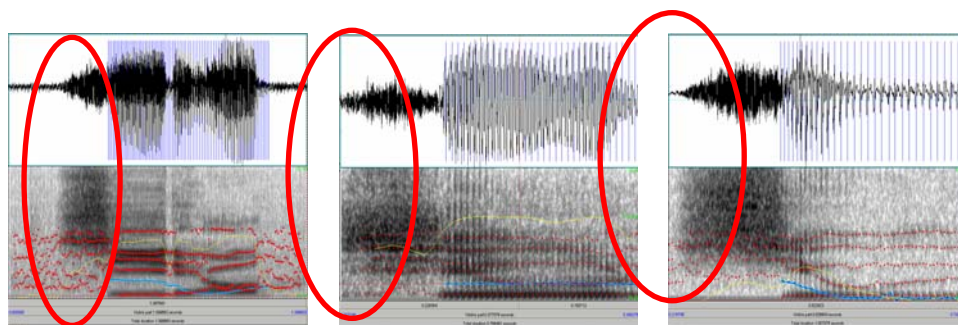
*p=.000 < .05

前面的統計數字顯示：國語的[s, ɕ, ʂ]彼此之間具有顯著差異，這和前面兩個小節的看法基本上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從這些發現：統計上的研究，頗能藉助於音位或語音之間的差異。限於篇幅的節省，我們省刪了這些語音在 T 值之間的兩兩比較。

4. 4.3.2 國語的[ɕ], 四縣的[ɕ], 及海陸的[ʂ]

這部分我們比較了國語的[ɕ]、四縣的[ɕ]、及海陸的[ʂ]：

(33)



國語[ɕ]

四縣[ɕ]

海陸[ʂ]

從聲譜及噪音頻率的角度，國語和四縣客家話的[ɕ]應該在發音上及聽覺上比較類似，而海陸的[ʂ]則由於噪音頻率略低，能量減少，密度也隨之減弱，因此在聲學上也反映了這些聲學上的特性。會有這樣的區別，從發音上來解釋，並不意外，因為 [ʂ] 的舌尖和後齒齶所形成的狹小通道點比較後面之故。

我們且看這三個語音在統計上的表現：

(44)國語 [ɕ]、四縣 [ɕ]、及海陸 [ʂ]的比較

	N	Mean	SD	F	Sig.
國語[ɕ]	35	.3702	.08512	6.397	.002
四縣[ɕ]	60	.3745	.09272		
海陸 [ʃ]	109	.4321	.13770		

*p = .002 < .05

經過相關係數之分析，這三個語音之間都具有顯著差異。但是，兩兩比對之後，我們還是得到(45)與(46)的最後結果：

(45)國語[ɕ]與四縣[ɕ]

	N	Mean	SD	F	T	Sig. (2-tailed)
國語[ɕ]	35	.3702	.08512	.034	-.225	.823
四縣[ɕ]	60	.3745	.09272			

p = .823 > .05

這裡的 p 值大於.05，顯見這兩個語言的[ɕ]並沒有顯著差異。換言之，這兩個語言的[ɕ]很相同。但是國語和四縣的[ɕ]卻分別與海陸的[ʃ]卻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表明語音的差別並不在於語言的類別而在於語音的本質：

(46)國語的[ɕ]和海陸的[ʃ]

	N	Mean	SD	F	t	Sig. (2-tailed)
國語[ɕ]	35	.3702	.08512	9.041	-2.507	.013
海陸[ʃ]	109	.4321	.13770			

*p = .013 < .05

(47)四縣的[ɕ]和海陸的[ʃ]

	N	Mean	SD	F	t	Sig. (2-tailed)
四縣[ɕ]	60	.3745	.09272	11.944	-2.898	.004
海陸 [ʃ]	109	.4321	.13770			

*p = .004 < .05

簡而言之，國語和四縣的顎化擦音[ɕ]，在發音及聲學上，很類似，在統計上也沒有顯著差異。但是，這兩個語言的 [ɕ]卻和海陸的舌尖捲舌擦音[ʃ]，有顯著的差別。

4.4.3.3 海陸，饒平，詔安，東勢的[ʃ]

在擁有[ʃ]的海陸，饒平，詔安，東勢等四種客家話裡，這個擦音的本質是很相同的：

(48)

海陸，饒平，詔安，東勢的[ʃ]相關係數表：

	N	Mean	SD	F	Sig.
海陸[ʃ]	116	.2703	.04885	13.099	.000
四海[ʃ]	111	.2421	.05447		
饒平[ʃ]	102	.2993	.06379		
詔安[ʃ]	91	.2709	.05861		
東勢[ʃ]	55	.2627	.07019		

*p = .000 < .05

至於在 T 值的分析和比較之中，每兩兩比較，都可以看出彼此之間的相似，

也就是沒有顯著差異性。爲了簡便，我們且以東勢和海陸兩種客家話的[ʃ]來示例：

(49) 海陸與東勢[ʃ]經過 t 值分析後的結果

	N	Mean	SD	F	t	Sig. (2-tailed)
海陸[ʃ]	116	.2703	.04885	2.881	-.076	.939
東勢[ʃ]	55	.2627	.07019			

$p = .939 > .05$

4.5 理論與經驗上的啓示

過去對於漢語方言的研究，多屬於田野調查的報告³⁹，其中多集中在語音的敘述，採用的大框架是傳統聲韻學以降的唇齒牙喉之發音部位，後來雖然加入了舌尖，舌面，舌尖後等部位的名詞，畢竟在語音的產生(production of sounds)方面，少了發音部位(place of articulation)與發音方式(manner of articulation)的互動，更鮮少提及語音上聲波，聲學或聲譜等物理性的反映。因此在語音的瞭解上，不但多了霧裡觀花的「隔」⁴⁰，還無法讓讀者與有志於從事語音研究的初學者給予一個語音產生和可能變化（合理變化）的語音擬構(reconstruction)的背景。

本章在語音聲學的語料取得，語音製作過程，聲學數目的統計，以及語音呈現(sound presentation)方面做了初步但是卻很用心的研究，相信在未來的語言田野調查上，會與 Ladefoged 2003 所提供的經驗與應用相互配合，讓台灣以致於整個華語地區的田野調查工作者，一個比較新的視野。特別是在客家話的分類方面，關於精組，知組，和莊組聲母的演變，除了考慮周遭語言的影響之外⁴¹，由內部可能的自發音變也應該從發音的角度切入，做更全面的探討和思考，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發現。

³⁹ 有關傳統上田野調查報告的格式及保守，請參閱鐘榮富 2007。

⁴⁰ 「隔」的理念出自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這裡借用以表示無法完全體會或瞭解之用。

⁴¹ 目前還沒有人從語音演變的基礎上來討論客家話的分類和客家民系的遷徙。這應該是探討客家歷史過程中，必須要關注的一環。正如???所說的，語言是一個民族演化過程之中，還留下的活化石(轉引自 王士元????: ???)。

最具學術思考的經驗啓示則爲：從舌尖擦音的分辨，爲何最足爲代表客家話的四縣客家話正好沒有[tʃ, tʃ^h, ʃ, ʒ]這一組擦音？爲何台灣的眾多較少數的客家話，如海陸，饒平，詔安，和東勢等等客家話，還能在外部的不同語言（指閩南語）和內部的非主流之環境中，還能保持這種理論上應該是比較具標記性(marked)⁴²的語音？本爲雖然尚無法就這個問題提出學理的解答，但是至少在發音的過程之中，已將掌握了舌尖及上顎各部位的關係，以及經由不同部位而反映在語音聲學上的特性，相信只要經過更多的研究，必然會在客家話在舌尖擦音上的分類上，找到學理基礎。

4.6 結語

本章從聲學特性與統計的角度逐一檢測東勢客家話的擦音（包括摩擦音與阻擦音）〔tʃ, tʃ^h, ʃ, ʒ〕的區辨以及彼此之間是否會形成顯著區分的特性。過去的聲學或感知語音學或心理聲學(psychoacoustics)也都仰賴統計方法，因爲這是社會人文學科最足以讓人信服的一種科學方式。

如果兩個語音在聲學的特性如音長(duration)或送氣(aspiration)方面，能夠達到顯著的差異，那就表示那兩個語音在心理的感知上，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也是語音學界稱爲區辨意義(distinctive function)的功能。經過音長的檢測，本章析分了東勢客家話的〔tʃ, tʃ^h, ʃ, ʒ〕與國語的[tʃ, tʃ^h, ʃ]及四縣客家話的[tʃ, tʃ^h, ʃ]的區別。由於這些擦音尤其內部的一致性，爲了避免單調的重複，我們比較大的重點是放在[tʃ]與[tʃ^h]之間，相信這樣做出來的結果應該可以很一致地應用在其他三個擦音之上。依據本章的初步成果，東勢客家話的〔tʃ, tʃ^h, ʃ, ʒ〕與海陸，饒平，詔安的〔tʃ, tʃ^h, ʃ, ʒ〕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卻和國語或四縣客家話的[tʃ, tʃ^h, ʃ]具有絕對的差異。

⁴² 目前的「標記理論」(Markedness theory)眾說紛紜，但是依據 Greenberg 1965 之看法，「標記語音」應該是比較不常見，或對某個語言比較不常使用的語音。由於[tʃ, tʃ^h, ʃ]在發音的部位上，遠比相對應的[ts, ts^h, s]還要後面，理應爲比較標記的語音。

- 呂嵩雁 (2006)。漢語反序複合詞研究—以閩客語為例。《花蓮師院學報》，22。
- 吳宗濟 (1989)。《實驗語音學概要》。高等教育。
- 徐貴榮 (2005)。台灣饒平客家話的調查及其語言接觸現象。《台灣語言與研究期刊》，6。新竹師院台語語言語文教育研究所編印。
- 袁家驊 (1989)。《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陳耀昌 (2006)。《生技魅影我的細胞人生》。台北：財訊。
- 張光宇 (1999)。東南方言關係。《綜論方言》，1，33-34。
- 溫昌衍 (2006)。《客家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趙桐茂、張工梁、朱永明 (1991)。中國人免疫球蛋白同種異型研究：中華民族起源的一個假說。《遺傳學》，18，97-108。
- 鍾榮富 (2004)。《臺灣客家語音導論》。台北：五南書局
- 鍾榮富 (2007)。《文鶴最新語言學概論》。台北：文鶴出版社

- Blevins, J. (2004). *Evolutionary phon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tford, J. C. (2001).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oice source.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speech technology*, 2, 226-229. Edinburgh.
- Fant, G. (1968).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speech processes. In B. Malmberg (ed.) *Manual of Phonetics*, Chap. 8, 173-276.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 Co.
- Fry, D. B. (1979). *The physics of spee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man, E. (2003). Early productivity in derivation: A case study of diminutiv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Polish. *Psychology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7, 37-56.
- Hayward, K. (2000). *Experimental Phonetics*. London: Longman.
- Ladefoged, P. (2001). *Vowels and consona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nds of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
- Ladefoged, P. (2003). *Phonetic data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nstrumental phonetic fieldwork*. Oxford: Blackwells.
- Ladefoged, P. & Wu, Z. J. (1984). Places of articula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Pekingese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Journal of Phonetics*, 2, 267-278.
- Ladefoged, P., Maddieson, I., Jackson, M. & Huffman, M. (1987).
- Pickett, J. M. (1998). *The acoustic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fundamentals, speech, perception theory and technology*. Needham Heights, MD: Allyn & Bacon.
- Pickett, J. M., Blumstein, S. E., Burton, M. W. (1999). Effects of speaking rate on the singleton/geminate contrast in Italian. *Phonetica*, 56(3-4), 135-157.
- Schoenemann, P. T., Budinger, T. F., Sarich, V. M. & Wang, W. S-Y. (2000). Brain size does not predict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within famili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7, 4932-4937.

第五章 東勢客家話的韻母

5.1 序論

東勢客家話有六個元音，分別為[i, i, e, a, o, u]，其中舌尖元音[i]只接在[ts, ts^h, s]等三個齒擦音之後，而不出現在閉音節(closed syllables)，意即不出現在含有韻尾的音節之中，絕對沒有*iC(C=任何輔音)之類的音節。其他五個元音，則可以依據漢語音節結構的要求，相互結合可以形成複合元音，包括雙元音及三合元音在內；而且，這五個元音，還可以和-m/p, n/t, ŋ/k 等三對輔音共同形成 61 個韻尾（不含 m, n, ŋ三個可以自成音節的輔音）。過去，傳統的聲韻學研究或田野調查報告，都沒有再對這些韻母的結構規律進行剖析，而把這些韻母當成一個語音結構的單位（例如楊時逢 1957, 1971）。⁴³其實，這種看法並不完全正確，原因是客家話與世界上其他語言相類似，每個元音或輔音不過只是語音結構中很基本的單位。透過幾個簡單的組織規律或制約，我們可以很容易瞭解這些韻母結合的情形。本章就是以這五個基本元音和三對韻尾輔音，進行分析和討論東勢客家話的韻母結構，並找出四個相關的規律或制約，作為瞭解這些韻母結構的內在基礎。

本章還有一個與過去文獻不同的研究方法，那就是我們透過 Praat 的語音分析系統，先對東勢客家話的六個基本元音作音值的分析，探討這些元音的共振峰，及這些共振峰所組成的元音位置，藉以更明白每個客家元音的音質以及在語音系統中的位置。再則，我們也將以本研究的結果，與英語的相關文獻及南部四縣客家話的研究結果作比對討論，這種作法主要可以讓我們明白四縣客家話和東勢客家話在元音的開口度方面有何異同。

本章先探索各個元音的語音音值，然後討論這些元音和四縣客家話的元音有何不同，其次我們開始分析韻母的結構，先從複合元音開始，逐一討論這些韻母結構的規律和制約。最後，我們從整個音節的劃分與方言之間的差別，來建構四

⁴³ 這應該是秉承中國聲韻學傳統的作法，目前大多數的漢語田野調查報告都是以這種書寫方式來撰寫。

縣與海陸及東勢在[ui]及[i]等韻母方面的交疊及差別之情形。⁴⁴

5.2 元音及其音質

東勢客家話有六個元音，依據發音時舌位的前後上下，列表如後：

(1) 東勢客家話的元音表

	前	央	後
高	i	i	u
中	e		o
低		a	

「舌位」英文稱為 *tongue body*，依理應該是指整個舌頭部位。不過，基於發音時，舌頭部位主要指的是能夠自由移動的部位。因此，舌位高的意思便是發音時，舌位向上顎的齒齦部位移動而發出來的聲音（如(2a)）。至於，低元音指的是發音時，舌位比較低（如(2b)）。「高」「低」只是相對的程度，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往往因個人的發音方式而有所差異，所以體驗元音的發音部位的最好方法，還是要靠自己去感受，去領悟和體認。例如試著去唸比較熟悉的國語的「醫」[i]，「阿」[a]，「屋」[wu]，慢慢去體會所謂舌位的高低。念[i]時，舌位遠比[a]還要高，可以來回地念「醫」「阿」，然後去感受舌位的高低移動和變化。接著，去唸客家話的「醫」[i]和「阿」[a]，馬上就可以感到其間在舌位上的不同：⁴⁵念[i]時，我們的舌頭整個向上（幾乎到達齒齦之部位），舌頭部位向前。而念[a]時，舌頭部位則相對的低了許多。

(2)

⁴⁴ 「方言」指 *dialect*，本身並沒有任何褒貶的語意在內，這是語言學領域內所通用的名詞，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們在指與地名有關的方言類別時，並不逕稱某某方言，而以某某客家話稱之。「方言」在語言學內的定義爲：「可以相互溝通的不同地方的語音或腔調。」(Cristal 2000) 我們因此把客家話當作一種語言，只是這個語言也因地區之不同，而有口音的差異，這種差異也就是本文所稱的「方言」。

⁴⁵ 這裡是指四縣客家話的「醫」，海陸或東勢客家話，則要念[ɿ]，多個[ɿ]聲母。



a. [i]的舌位



b. [a]的舌位



c. [u]的舌位

同樣地，舌位的前後也是指發音時的舌頭位置。念[i]時，舌位相對地比較前面(2a)，而念[u]時，會感到舌位比較後面(2c)。不過，不論是念[i]或[u]，我們的舌位都保持在相對的高點。也因為在[i]，[u]，[a]三個元音之中，[i]與[u]具有舌位的前後對比，而[i][u]與[a]在舌位的高低上，又有明顯的對比和差異，因此，[i]，[u]，[a]正好是舌位前後高低之距離最大的語音，很適用於區分元音的高低前後的指稱。⁴⁶

有了[i]，[u]，[a]的舌位背景，再來比較[e]和[o]會有更清晰的概念。念[e]時，舌頭的部位如果與[i]和[u]相比，則舌位顯然比較低，但是如果取之與[a]相比，又會發現念[e]時，舌位又比[a]還要稍微高些。整體而言，念[e]時的舌位是介於[i]、[u]和[a]之間的，所以把[e]稱為中元音，音位其舌位在比較之下顯得是在中間的部位。另一個在舌位上與[e]一樣維持在中間位置的是後中元音[o]。只不過念[o]時，舌位稍微後面，不像念[e]時舌位那樣前面。

除了[i, e, a, u, o]等五個元音之外，東勢客家話還有舌尖元音[i̥]。雖然東勢客家話的[i̥]與[i]有對比作用，但這種對比只限於[ts, ts^h, s]為聲母的開音節(沒有韻尾的音節)之中，元音出現的環境頗有限制：

(3)

	[i̥]	[i]
--	------	-----

⁴⁶ 在聲學與音的研究或聲學感知(acoustic perception)的研究中，這三個母音也被認為是感知上差異最大的對比語音(Ohala 1996, 2002; Blevins 2004)。

a.	tsi (資)	tsi (飾)
b.	ts ^h i (次)	ts ^h i (趣)
c.	si (字)	si (市)

台灣客家話之中，只有南部的高樹、新埤、佳冬等地區的客家話沒有[i]元音，其他的台灣客家話都有舌尖元音[i]。⁴⁷但是除了四縣客家話之外，這個元音[i]都不出現在陽聲韻(以-m, -n, -ŋ為韻尾的音節)或入聲韻(以-p, -t, -k為韻尾的音節)之中。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可惜之前的文獻都沒有發現。

縱然如此，前面的講法需要進一步說明，特別是關於「饒平客」。台灣的饒平客家話大都是點的分佈，而沒有面的分佈。換言之，只有家庭中使用，很少在某一特區內通行，因此受周遭的語言和口音影響很深。依據徐貴榮 2005，台灣饒平客家應該與四縣一樣，擁有[im/p]如「深」[ts^him]，「汁」[tsip]，不過在涂春景 1998 及呂嵩雁 1993，2004 的饒平客家話都沒有[im/p]之類的韻母。徐貴榮把台灣的饒平客家話劃分為 A，B，C 三類，其中 A 類又分為兩組：桃園一組，卓蘭一組。目前還存有[in/t]韻的只有饒平 A 組的桃園客家話，而且徐貴榮也做了補註「少數字（在[in/t]韻上）呈現不穩定，不規則的讀高央元音[i]，應該是受四縣的影響。」⁴⁸(p.209)言下之意，台灣的饒平客家話基本上是沒有舌尖元音[i]接韻尾(可能是-m/p, -n/t)。⁴⁹

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根據[i]元音的有無，南部的四縣客家話可以分為兩類。高樹地區是沒有[i]元音，而其他六堆地區的客家話則[i]元音後面可以接-m/p, -n/t 四種韻尾。接著我們看這些客家話的比較：

(3)

⁴⁷ 有關南部四縣客家話之分類及其差異，請參考鍾榮富 2007。

⁴⁸ 徐文的例字也有[[iμ/π]兩韻，與四縣客家話一樣。

⁴⁹ 涂春景 1988 也在詔安客家話的韻母表上列有[in]及[iN]兩韻，但在例字裡卻發沒有發現任何例字，最有可能的例字如「真」和「濕」都注成[tsin]及[sip]。而且，在目前任何客家話記載之中，都還沒有發現[iN]韻，主要是這個韻母不合乎客家話韻母結構的原則（參見本文後半部的討論）。

	例字	東勢	海陸	饒平	詔安	四縣	高樹客
a.	資	tsi				tsi	tsi
b.	次	ts ^h i				ts ^h i	ts ^h i
c.	字	si				si	si
d.	神	sin				sin	sin
e.	識	sit				sit	sit
f.	深	ts ^h im				ts ^h im	ts ^h im
g.	濕	sip				sip	sip

關於客家話中的舌尖音，最引人興趣的是發音部位的問題。包懷楚 1984 曾用 X-光拍攝北京語[ts, ts^h, s]之後的舌尖元音發音時的情形，結果在舌尖伸往上齒齦後方之時，舌面出現了兩種形式。第一種是「舌面中部下凹，兩頭上翹，成爲鞍形」(4a)。另一種的舌面基本上是平的(4b)。包懷楚進一步解釋爲何會出現這種不同，應該是拍攝時間的差異使然，因爲在拍攝過程之中，爲了要攫取詳細的發音部位，而要求受試者要把[tsi]的語音拉長。拍攝人員如果在[ts]音快結束而[i]剛剛開始之時，馬上拍攝，則會得到(4a)的影像。如果放緩拍攝時間，在[i]延長之時才拍攝，可能就得到了(4b)的圖像。不過，從這兩種圖示，已經足以讓我們瞭解[i]元音的發音部位及過程。

(4)a. 鞍形舌面

b. 扁平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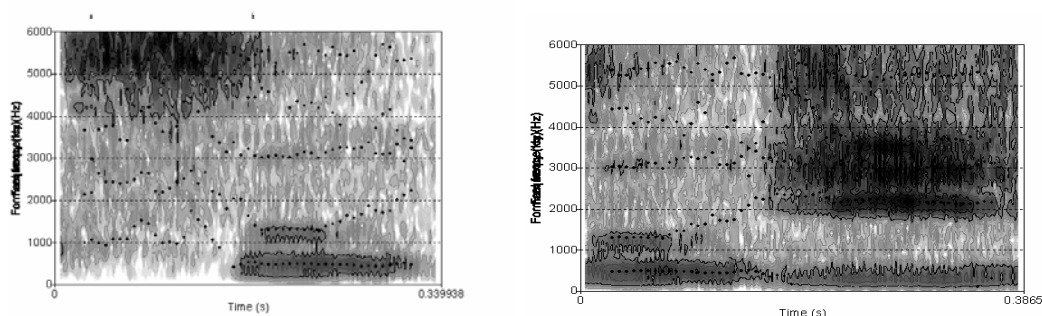
客家話的[i]音，在分佈上與華語很相同，都只出現在[ts, ts^h, s]之後⁵⁰，而這兩個語言的[ts, ts^h, s]基本上並沒以太大的差異，因此(4)中的發音部位很值得我們參考。也許有些人會認爲客家話的[i]應該是舌面音，因爲一如(4)的顯示，舌面

⁵⁰ 華語的[i]還可以出現在捲舌擦音[tʂ, tʂ^h, ʂ]之後，不過依據 Tse 1980 的研究，這兩種[i]應該看成一種，因爲都是從這些擦音所引發出來的。在這裡，爲了敘述得以簡便，採取這樣的用語應該也沒有錯。

部位的變化與[i]的發音有密切的關係。⁵¹然而，我必須澄清的是，過去田野調查的報告或相關的論述，都只以簡單的「舌面元音」或「舌尖元音」的名稱，而沒有細部論及整個元音的發音過程。經過前述的發音過程的描述，我們發現客家話的[i]在發音上，舌面由於舌尖的往齒齦方向移動，而帶動了整個舌面向上移，又因為和[ts, ts^h, s]的舌尖形成一個無法分開的密合度，以利發音，所以很難用「舌尖音」或「舌面音」來稱呼。

在聲學上，東勢客家的舌尖音[i]與[i]很類似，只是第一和第二共振峰都有些許差別，特別是在第三共振峰以上的頻率。為了比較，我們在(5)的左側放的是[i]的聲譜，右側放的是[i]和[i]的比較圖：⁵²

(5) 東勢客家的「字」[si]



更仔細地看，我們發現最主要的差別在於第三共振峰以上的頻率，在[i]裡，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些共振峰的能量及密度(也就是比較黑)，而[i]在第三共振峰之後，幾乎都是很弱的能量。而且，[i]的第二共振峰遠比[i]的第二共振峰還要高，表示在發音的舌位上[i]比[i]還要前面，這也間接說明了[i]的舌尖與齒齦後的部位比較接近。

接著，我們先看東勢客家話的中元音[e]和[o]，取材的是「姊」[tse]和「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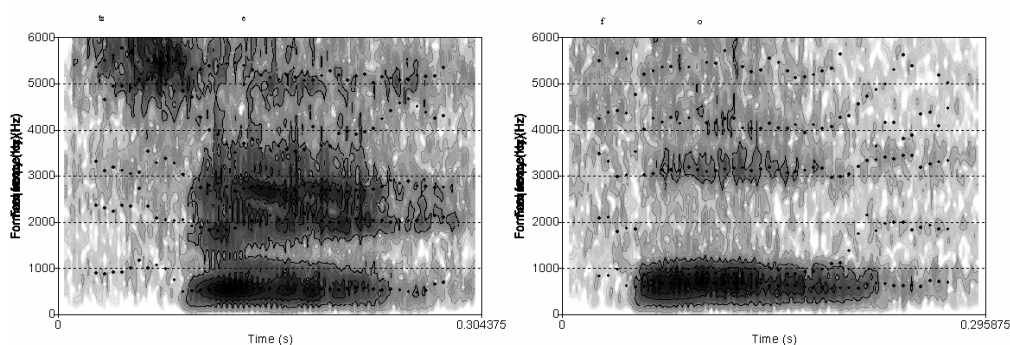
⁵¹ 2007年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宣讀論文時，有位大陸客家學者堅持要用「舌面音」來稱呼[ts, ts^h, s]後面的元音。後來我問他為何必須堅持，他也說不出任何具有學理的理由。

⁵² 這兩張圖的語音都出自同一發音人。右側這張是經過 Praat 程式的剪輯而把[i]和[i]放在一起，以作為詳盡的比對。

[fo]，後面(6)是這兩個語音的聲譜圖。這兩個聲譜圖主要是顯示：[e]和[o]都屬於中元音，兩者的第一共振峰和[i]或[a]比起來，都是介於其中間。但在舌位的前後方面，兩者確有明顯的差別：[e]的發音部位比較前面，所以 F2 比較高，而[o]的發音部位則比較後面，所以 F2 比較低。

(6) 「姊」 [tse]

「火」 [fo]



我們把前面(5)和(6)中的[i]，[e]，[o]三個元音的第一及第二共振峰量出來，並取之與前一章所獲得的[i]，[a]，[u]，並列在一起，得到了(7)的各個共振峰值：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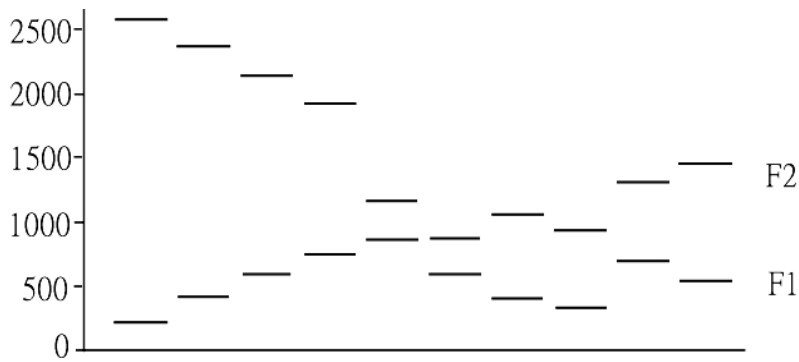
(7)

元音	[i]	[ɪ]	[e]	[a]	[o]	[u]
F ₁ (Hz)	362	451	495	800	612	609
F ₂ (Hz)	2051	1475	1944	1322	988	1181

在元音的聲學研究之中，Catford 1977, 2001 以格梯式的方式把美式英語的十個元音的第一及第二共振峰列成(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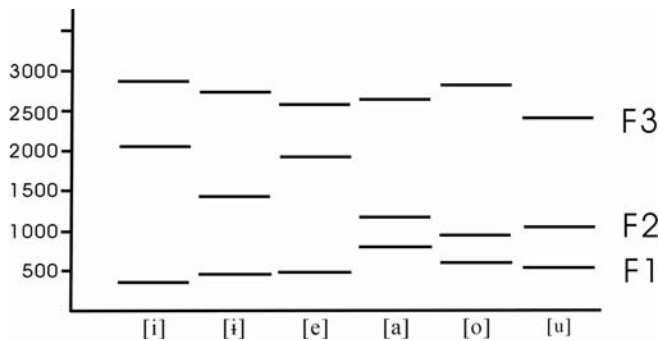
(8)

⁵³ 這裡取的值是六位男性發音人的 18 個音節的元音平均值（每個元音選 3 個音節）。我在 1997 年春獲 Fulbright 基金資助，前往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跟 Peter Ladefoged 教授學習語音研究。有一次在聊天時，他問我通常目標語採用多少個數目，我說一般是 15 個。他很溫和地說，還是多一點比較好。他在 UCLA 要求學生至少要取 20 個音節。現在，哲人其萎，已經無法再向大師請教了，但我沒有忘記他的建言。本研究每個元音都蒐集了 40 個音節，但由於時間攸關，還是只能選用 18 個音節做為分析對象。



依據這種方式，我們也可以把(8)中的客家話元音共振峰做個清楚的表列，如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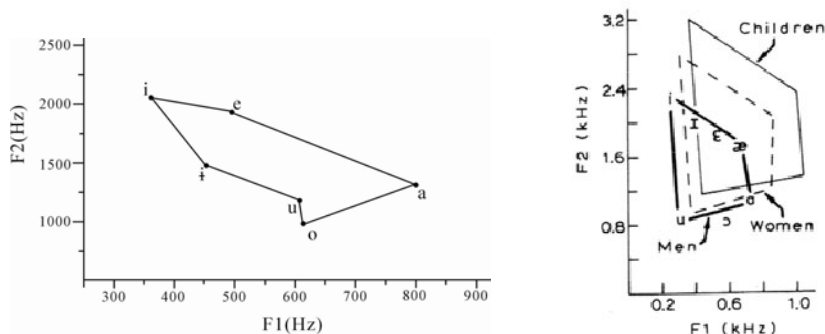


透過(8)和(9)的比較，我們應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東勢客家話的元音和美式英語的元音在發音上的差別，美語[i]的舌位從 F2 可以看到遠比客家話[i]的 F2 還高，顯示美國人的[i]舌位比客家話的[i]還要前面。根據這樣的發現，從對比的理論分析，大約可以預測客家人在學習英語元音時，在舌位前後的學習方面比較有問題。⁵⁴

此外，我們也可以把 F1 當作橫軸，F2 當作縱軸（這種元音派畫方式及其理論，請參閱 Ladefoged 2000, 2001），然後就能畫出東勢客家話六個元音的前後高低的圖示(10a)，(10b)則為英語的圖形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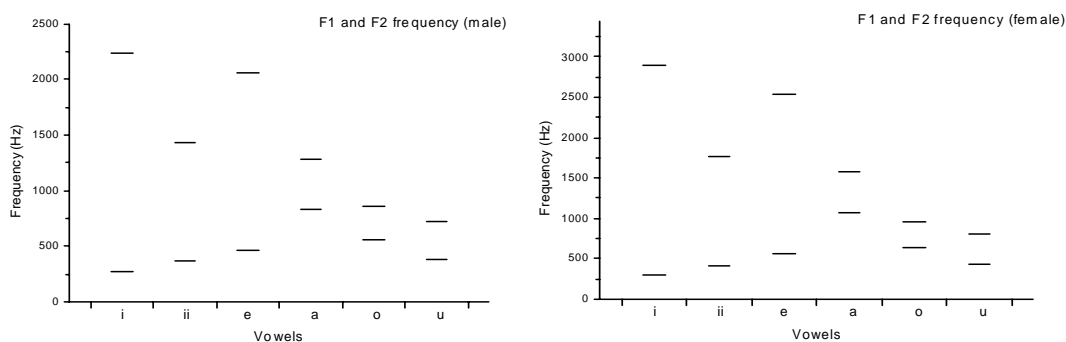
⁵⁴ 有關於客家人學習英語的問題，可以參考鍾榮富 2004。

(10)



這個表和表(1)在元音的高低前後之分佈上會稍微不同，因為(1) 一種理想的五個元音的排列方式，過去的文獻稱之為「標準元音」(Cardinal Vowels)。⁵⁵事實上，這種標準元音從未出現在任何一個語言之中，純粹是理論上的假想而已。然而，(10)卻是完全依據東勢地區六個男性發音人的元音音值綜合平均而取得的元音共振峰的頻率數值，也是台灣首次根據實際的田野調查，並經過數位語音的處理，而取得的客觀數據。依據這些數據所畫出來的元音圖，雖然在高低或左右之間，欠缺平衡對稱之美，不過這正好顯示東勢客家話元音的特色。我們也可以把這個語音圖拿來和南部四縣客家話的元音圖做比較：⁵⁶

(11)



⁵⁵ 「標準元音」一詞，首見於 Denial Johns，後來經過 Gimmsom 1969 之詮釋，再由 Ladefoged 1984 的界說，才有比較真實的呈現。在台灣客家話研究的先鋒楊時逢 1957, 1971 裡，常提到「標準元音」一詞，也常看到某某元音比「標準元音」還要低或還要高，其實這種用詞都是一種指標式的說明，因為「標準元音」只存在於語言學家的心中，正如地平線一樣，是一種理論規範性的準則。

⁵⁶ 四縣客的語料以 Liang 2005 為本，其中文之解析，已見於「南部客家話語言地圖」專案報告之第四章「南部客家話的語音聲學分析」。

經過這樣的比較，雖有了圖像式的理解，畢竟不如數字的比較來得準確。所以我們把(7)與四縣客家話元音的第一與第二共振峰做比較：

(12)

東勢元音	[i]	[i]	[e]	[a]	[o]	[u]
F1(Hz)	362	451	495	800	612	609
F2(Hz)	2051	1475	1944	1322	988	1181
四縣元音	[i]	[i]	[e]	[a]	[o]	[u]
F ₁ (Hz)	275.9	361.6	463.7	830.1	560.9	376.1
F ₂ (Hz)	2235.7	1429.9	2062.4	1282.4	853	720.1

初步的發現是：四縣客家話的元音開口度比較大，所以使東勢客[i]的第一共振峰遠比四縣客還高，而且第二共振峰在四縣客也比較高。另外，東勢客的舌尖元音比四縣客的舌尖元音，在舌位上還要後面，這是因為東勢客的舌尖元音還會接在捲舌擦音[tʃ, tʃ^h, ʃ]之後的緣故。依據 Tse 1980 的研究，出現在一般舌尖擦音與出現在捲舌擦音後面的[i]的音質確有不同，但這主要是受前面擦音之捲舌與否的影響。如果前面是捲舌擦音，則[i]的音質也比較後面，帶有顫音(flapping)的色彩。如果前面接的是一般擦音，則[i]類似舌尖接觸上齒齦之前音，因此舌位自然比[i]還要後面。

迄今為止，我們介紹了東勢客家話的元音的音質，並且從聲學和發音的角度對於東勢客家話的元音做了深入的探討，並且也透過比較的方式，看出南部四縣客家話和東勢客家話在元音方面的差異。後面，我們要開始討論東勢客家話各種語音：元音和輔音等等的特性及這些個別的語音在形成音節的過程之中，所應遵行的規則及制約。

4.3 東勢客家話的韻母結構

東勢客家話共有 60 個韻母，外加可以單獨成音節的[m, n, ŋ]3 個，所以全部的韻母總數共有 63 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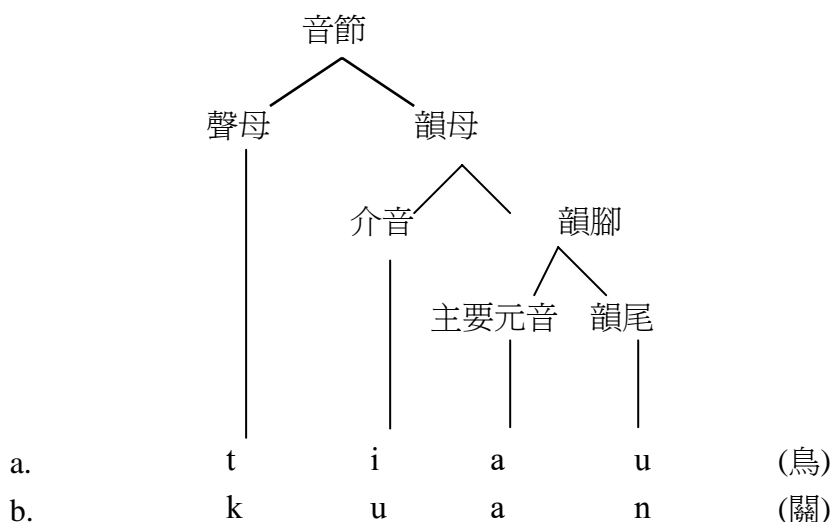
(13) 東勢客家話的韻母

	i	i	e	a	o	u	ua	ia	io	iu	ue	ie
-i				ai	oi	ui	uai		ioi			
-u		iu	eu	au				iau				ieu
-m/p		im	em	am								
-n/t		in	en	an	on	un	uan	ian	ion	iun		
-ŋ/k				aŋ	oŋ	uŋ	uaŋ	iaŋ	ioŋ	iuŋ		

在這些韻母之中，有兩個韻母在文獻上有爭議，那就是 *ian/ien*, *iat/iet* 的變化。江俊龍 1998, 2003 都沒有把 *ian/ien*, *iat/iet* 看成四個韻母，而從音位(phoneme)的角度，認定 *ien/iet* 這兩個韻母是從 *ian/iat* 分別變化而來。換言之，*ian/ien* 只是一個韻母，而 *iat/iet* 也只是一個韻母。但是，江敏華 1998 卻把這四個韻母分開，各別看成獨立的韻母。這個問題，我們將留到後面討論整個結構規律時，再回頭敘述。不過，先做的結論是：我們支持江俊龍的音位說。

仔細觀察(13)的韻母結構，我們會發現這些空格是很有規律的，而不是紊亂無序的。換言之，(13)的韻母結構透露出語言結構上的規律。但在進一步解說結構規律之前，先複習兩個背景觀念。首先，客家話的音節結構，也是漢語音節的結構是：

(14) 客語的音節結構（第二章(1)）



其次，我們還要回顧本章最前面的元音圖：

東勢客家話的元音表

	前	央	後
高	i i		u
中	e		o
低		a	

本表的元音圖示，在衍生語言學的音韻架構內，改用辨義徵性(distinctive features)而改寫成下表：⁵⁷

(15)

徵性\元音	[i]	[e]	[a]	[o]	[u]
[高]	+	-	-	-	+
[低]	-	-	+	-	-
[後]	-	-		+	+

每個徵性都用正[+]或負[-]號來表示，正號表示具有該徵性，負號則表示沒有該徵性。例如[i]和[u]都是高元音，都具有[高]的正值，而[a]為低元音，所以自然賦予[-高]的標示。另一個應該注意的是：所有的辨義徵性都用中括號[]來表示。

至此，細心的人必然會發現：為何[a]沒有任何[後]音值的標示呢？這種沒有標示的徵性值，稱為「空徵性」(underspecified value)，主要是由於 Archangeli 1984，及 Ito & Mester 1986 之看法，認為有些語音的徵性是空的，必須視情境或自然賦予。⁵⁸例如，國語的[an](ㄢ)和[AN](ㄤ)有相同的[a]，其前後值完全是依據後面所接的鼻音而定：如果是[n]，則讀成前面一點的[a]。如果接的是舌根鼻音[N]，則自然會讀成[A]。換言之，[an]和[AN]的[a]本質雖然相同，但是表現在外音值卻不一樣，這就是我們念「ㄢ」和「ㄤ」會感到元音不同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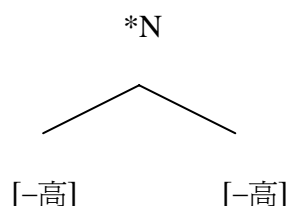
回到(14)的音節結構。從(14a)來看，這個音節結構其實含有(16)的制約(constraint)：⁵⁹

⁵⁷ 在衍生音韻學中，任何語音都被認為是由辨義徵性所組成。辨義徵性則取自發音部位，如[唇](labial)、[舌冠](coronal)、[舌背](dorsum)等等，其中[舌背]又轄有[高]、[低]、[後]。有些辨義徵性則來自發音方式，如[鼻音]、[持續]、[邊音]、[響度]等等。想進一步瞭解，請參考鍾榮富 2006。

⁵⁸ 有關空徵性，請參考鍾榮富 1990 或 2006。

⁵⁹ 漢語的研究傳統之中，主要元音之前的介音或主要元音之後的元音韻尾，概稱為「元音」。在衍生音韻的理論架構之中，高元音和滑音(glides)在深層結構中是完全一樣的，只是到了音節

(16) 複合元音的結構制約 (N=韻母)⁶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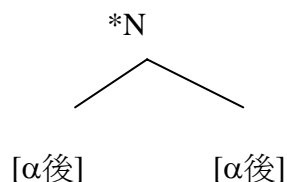
以文字來表示，(16)的意思是：複合元音的結構成分中，必須有一個是高元音。依據(16)的制約條件，所有像(17)的形式都會被排除在外，因為這些複合元音的結構成分中都缺乏一個高元音：

(17)

*eo, *oe, *ea, *ae, *ao, *oa

這個結構制約合理地解釋了為何(13)的韻母結構內，這些韻母形式本來應該出現的格子都空下來了。稍微再仔細地觀察，我們又發現了前高元音不接後元音，後元音也不接前元音的分佈現象。用制約方式來看，客家話的韻母結構必須遵守異化制約：

(18) 異化制約



用白話文來表達，「異化制約」的意思就是：複合元音內的組成份子，不能同為前元音，也不能同為後元音，我們於是採用希臘字母 α 來表示一樣的正負值。換句話說，這個制約把後面(19)中不合法的結構都排除在外了。

(19)

a. *ie, *ei

b. *uo, *ou

結構中，只要不是出現在音核(主要元音)位置上的高元音，一律在語音上成為滑音(相關討論，請參見 Levin 1985, Kenstowicz 1994, Fery and Vijver 2003)。

⁶⁰ 我們用星號*表不允許或不合語法。

前面(19a)的[e]和[i]都是前元音，(19b)中的[o]和[u]都是後元音。不違反(18)的任何結構都是東勢客家話的合法韻母：⁶¹

(20)

a.	iu	例：	k ^h iu ₃₃	(坵)
b.	ui		kui ₃₃	(歸)
c.	ue		ue ₃₅	(語氣詞)
d.	eu		teu ₃₁	(斗)
e.	io		k ^h ioi ₅₁	(累)
f.	oi		k ^h oi ₃₃	(開)

異化限制可能衍生的問題，是少數人還存有[ie]的韻母。不過，這將在後面在詳加討論。至於三合元音，在結構上是：可以存在複合元音之前或之後，多個介音或元音韻尾組織而成，因此不合異化限制的任何兩個成分也不可能再與介音或韻尾合組成三合元音。這就是為何我們沒有(21)之三合元音的原因：

(21)

*eou	*ueo
*eoi	*uoe
*aoi	*iao
*oau	*uo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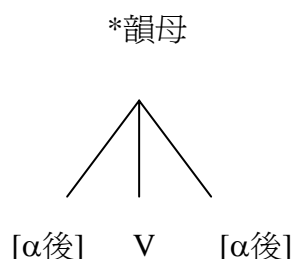
而且，整個漢語各種方言的發展趨勢是朝著「介音與韻尾最好不要相同」的理想前進。⁶²易言之，(22)是個正在運作和發展中的條件制約：⁶³

⁶¹ 本書之聲調一律採取下標方式。調值也與過去之文獻稍異：陰平(33)，陽平(13)，上聲(31)，去聲(51)，陰入(3)，陽入(5)。至於為何要用這些調值，請看第六章之討論。

⁶² 任何語言都會有其理想的發展方向，然後很奇怪地會用各種方式，來達到這個理想，這應該是語言進化之中很有趣的現象。

⁶³ 這種介音與韻尾不能有相同前音的限制，是一種「無雙原則」(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簡稱 OCP)，要求任一支構架上不得有相同的語音或語音徵性(請參見 McCarthy 1986, Hayes 1986, 鍾榮富 2006)。例如英語的聲母，不允許同為舌冠音的*dt, *td, *lt, *tl, *tn, *nl 等輔音串(consonant cluster)，主要也是「無雙原則」的限制。「無雙原則」在文獻上起起落落(有時被認為很後具共

(22)介音韻尾制約



受限於(14)和(22)的結構限制，東勢客家話應該沒有(23a)的三合元音，也沒有(23b)的三合元音形式：

(23)

- | | | |
|---------|------|---------|
| a. *iii | *uuu | b. *ieu |
| *iei | *ueu | *iou |
| *ioi | *uou | *iau |
| *iui | *uiu | *uei |
| *iai | *uau | *uoi |
| | | *uai |

而事實上，大多數(23)中的三合元音都沒有出現在東勢客家話中，但有兩個例外。一個是[ioi]，另一個是[ieu]。客家話的研究學者，長期以來都對[ioi]感到興趣及好奇，但是也感到無奈。目前大多數客家話之中，僅存的[ioi]韻只有「累」這個字，讀成[k^hioi₅₁]，少數客家話還有一兩個其他以[ioi]為韻母的音節，不過數目都很少。有人認為應該把[ioi]看成外來韻母，不過我個人認為這個韻母應該是最早期客家話的原有韻母，在客家人日漸接受周圍民族的語言影響之時，由於大多數的客家人還是處於耕作的辛苦階段，常有機會用到[k^hioi₅₁]這個語詞來做為彼此之間的溝通，所以這個冷僻的語詞才會在各種不同的客家話之中保存下來。目前台灣的海陸，詔安，及東勢客家話都已經從閩南語介入了[t^hiam₅₁]這個詞彙，可是老一輩的人還是喜歡使用[k^hioi₅₁]，由此可見這個語詞應該語言發展中的歷

通性，有時又被認為沒用而揚棄(如 Goldsmith 1976, Odden 1987))了很多次，目前則被大部分音韻學家接受為一種共通性很高的語音現象。

史殘餘(historical residue)。⁶⁴不論採取那一種看法，我們都不應該為[ioi]所困而揚棄了具有非常大解釋能力的(22)制約。或許，我們應該認為，(22)是漢語歷史語音演變之中，共同的參與共謀的制約條件之一。⁶⁵

至於東勢客家話的[ieu]韻，基本上也是源自於[iau]韻，和[ian/ien]的變化關係密切，我們等後面討論[ian/ien]之規律時，再一併解釋。如果暫時把[ieu]和[ioi]兩韻母放在一旁，則整個東勢客家話的複合韻母，包括雙元音或三合元音的結構，都可以看成是(14)的音節結構與(23)的介音韻尾制約的互動結果。

接著，我們把焦點放在 VC 結構，也即元音和輔音韻尾合組韻母的結構限制。在進入逐項討論之前，先做輔音徵性的說明。東勢客家話可以作為韻尾的輔音，共有三組：m/p, n/t, ŋ/k。以鼻音作為韻尾的輔音，傳統上稱為陽聲韻，而以塞音 p, t, k 結尾者，稱為入聲韻。⁶⁶不過，在結構上，與這些稱呼並沒有太大關係，反而發音的部位扮演了吃重的角色。

在辨義徵性的架構之下，舌根音[ŋ/k]帶有[+後]的徵性，原因是舌根屬於舌背(dorsal)，是指比較後的發音部位。雖然理論上沒有明言唇音和舌冠音與[後]音的關係，不過在徵性的賦予(specify)之上，有個通則(universal rule)：沒有明確標示或賦予的徵性值，可以自然地加個負號。比如說，鼻音和元音之間的關係，

⁶⁴ 對於「歷史殘餘」，著墨最深，影響最大，並且已經成一家之名著，是 Wang 1969。該篇論文的思想，後來逐漸發展成為「詞彙擴散理論」(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為近代歷史語言學或語言接觸的重要理論。我們在後面還會根據這個理論來討論東勢客家話的其他音變。

⁶⁵ 共謀規律(conspiracy rules)首見於 Kisseberth 1977，意思是指：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不同層次的規律，達到某個共同目標的語音變化規律，後來這個觀念在優選理論之中大為闡揚，原因是這種看法比一個一個規律地解釋，還來得有說服力(對於這個論述，請參見 Smolensky & Prince 1994。)但 Blevins 2004 卻認為語音的演變並不一定朝最理想(optimal)的方向，而往往會有各種意想不到的結果，正如人類的發展一樣。

⁶⁶ 「入聲韻」原則上並不是以聲調為分類指標，而是以韻母結構，表以-p,-t,-k 等塞音做韻尾的韻母結構。不過，傳統中國聲韻學中還是用「入聲」為名來稱呼。

只要是沒有標示為[+鼻音]的元音，一律視為[-鼻音]。⁶⁷ 基於這個背景，我們很自然地認為唇音和舌冠音均為[-後]。簡而言之，我們有了(24)的辨義徵性：

(24)

徵性\輔音	[m/p]	[n/t]	[ŋ/k]
[後]	-	-	+

另一條音韻研究則朝著「標記理論」(Markedness theory)的方向思考。「標記理論」很早就出現在衍生語法的理論之內，不過後來各家解說並不見得相同。⁶⁸ 從 Greenburg 1967 之後，則持「語言之中比較不常見的語音，稱之為「標記音」」之看法。依據 Greenburg 的研究，有[b, d, g]的語音，多有[p, t, k]，反之則不然。後來 Madieson 1984 以更多的語料，來應證這種看法。以台灣客家話和閩南話為例，閩南話有[b, l, g]⁶⁹也有[p, t, k]，但是客家話卻只有[p, t, k]而沒有[b, d, g]，這個現成的例子可以用於支持 Greenburg 的研究結論。質言之，[b, d, g]應該是比較有「標記」的語音，而[p, t, k]為比較沒有標記的語音。更廣義地說，有聲塞音是比較標記的語音，而無聲的塞音才是比較常見於各種語言之中的輔音。

從這個「標記理論」衍生出來的就是「標記音值」理論。從前有音位的觀念，認為每個音位是語音結構中最基礎的結構單位，然而在「辨義徵性」理論發表之後，徵性取代了音位的語音區分的觀念，認為「音位」並非語音結構中的最小單位，至少還可以再細分為更小的辨義徵性。也因此，「標記語音」也被「標記音值」所取代。以最常見的唇音，舌冠音，和舌跟音為例，一般都是舌冠音變成唇音或舌跟音，比較少看到相反的例子。且以客家話的語料為例：

(25)

a.	mien pau	→	miem pau	麵包
b.	k ^h on ŋoŋ	→	k ^h oŋ ŋoŋ	看憨

⁶⁷ 這種「低輔」(default)的觀念，本來是電腦程式設計中的專有名詞，Kiparsky 1982 首度把這個名詞應用到語音徵性的的附加之上，後來衍生了更多分歧的看法和討論，請參見 Steriade 1987, Ito and Mester 1986。後來 Pulleyblank 1993 統整為「墊基理論」(grounded phonology)。

⁶⁸ 有關「標記理論」的分歧，請參見 Kean 1977, Eckerman 2004, 鍾榮富 2006。

⁶⁹ 閩南話的[l]兼具了[d]的語音性質，請參見 Li 1966, Chung 1996。

c. k^hon jin 看人

有很多語言會有像(25)這種語音變化，例如英語(26)和閩南語(27)。⁷⁰

(26)

a.	in + possible	→	impossible	不可能
b.	in+convient	→	In[iŋ] convient	不方便
c.	in+numberable			不可數的

(27)

a.	sin +pu	→	sim pu	新婦（媳婦）
b.	k ^h an gu	→	k ^h aŋ gu	牽牛
c.	kan sin			奸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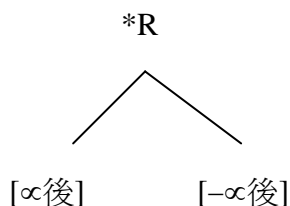
此外，在世界上其他語言之中，像這種舌冠音變成舌跟音或唇音的例子，不勝枚舉(請參見 Paradis and Prunet 1994)。⁷¹ 於是音韻學界普遍接受「舌冠音比較無標(unmarked)」的觀點。在此，我們也接受這種學說，並把無標的舌冠音視為沒有[後]音值。舌冠音[n/t] 的後音值是空的：

(28)

徵性\輔音	[m/p]	[n/t]	[ŋ/k]
[後]	-		+

有了這個基礎之後，我們就可以逐項來分析客家話的 VC 結構了。更仔細的觀察(13)的客家話韻母，我們會發現：VC 結構原來是遵守著(29)的同化制約。

(29) 元音韻尾同化律 (R = rime = 韻尾)



以文字來表達，「元音韻尾同化律」的意思是：元音和其後面的輔音韻尾不可以沒有相同的後音值。這個條件限制排除了(30)中的韻尾結構形式：

(30)

⁷⁰ 有些閩南人不會有(27b)的音變，有些人會。語料取自楊秀芳 1987。

⁷¹ 漢語方面，這種研究還有許多有待討論之處，請參見 Chen 1990, Jiang 2007。

- a. *iŋ/k b. *om/p
 *eŋ/k *um/p

前面(30a)的元音是前元音，具有[-後]的徵性值，而[ŋ/k]具有[+後]的徵性，一正一負的後音值，違反了(29)。同樣地，(30b)的元音是[+後]，而輔音為[-後]，也是一正一負，也是違反了(29)，即韻母結構不符合元音韻尾同化律。反之，後面(31)所列的韻母結構，則完全不違反(29)，因而可以為東勢客家話所接受。原則上，前元音[i, e]只接[m/k](31a)，後元音[u, o]只接後輔音[ŋ/k](31b)：(聲調是依據陰平[33]，陽平[13]，上聲[31]，去聲[51]之排列。入聲則為陽入[3]及陰入[5]。)

(31)

a.	im	k ^h im (欽)	ts ^h im (尋)	kim(錦)	kim(禁)
	ip			kip(急)	sip(集)
	em	hem(喊)	hem (銜)	kem (掩)	
	ep			sep(坂)	
b.	uN	kuN (公)	fuN (紅)	tsuN (總)	tsuN (粽)
	uk			muk(目)	fuk(服)
	oŋ	koN (光)	loN (廊)	koN (講)	khoN (放)
	ok			kok(角)	hok(學)
	uN	kuN (公)	fuN (紅)	tsuN (總)	tsuN (粽)

由於低元音[a]沒有後音值，因此不論後面接前輔音[m/p，或後輔音[ŋ/k]都不違反元音韻尾同化律。這就是為何[a]可以接任何輔音(m/p, n/t, ŋ/k)的原因：

(32)

am	t ^h am(貪)	t ^h am (談)	t ^h am (探)	t ^h am (淡)
ap			kap(甲)	hap(窄)
an	pan(班)	han(閒)	pan(叛)	pan (半)
at			fat(發)	fat (罰)
aŋ	taŋ(釘)	haŋ(行)	taŋ(頂)	kaŋ(徑)
ak			pak(伯)	p ^h ak(白)

同樣地，舌冠輔音[n/t]也沒有任何後音值，所以也可以接在任何元音之後：

(33)

in	sin(新)	sin(神)	kin (緊)	sin(信)
it			sit(識)	sit (食)

en	sen(生)	hen(緊)	ten(等)	ten(凳)
et			set(塞)	met(墨)
on	son(酸)	hon(寒)	hon(罕)	hon(汗)
ot			kot(割)	hot(渴)
un	sun(孫)	Σiun(唇)	kun(滾)	Σiun(順)
ut			kut(骨)	fut(佛)
an	已見於(32)			
at				

綜觀前面(31), (32)及(33)的韻母之中，只要不違反複合元音的「異化結構制約」者，都可以在其前面加個高元音[i]或[u]，然後結合成(34)的各種 VC 結構：

(34)

iam	t ^h iam(添)	t ^h iam(甜)	hiam(險)	kiam(劍)
iap			tΣiap(接)	liap(粒)
ion		lion(縫)		
iot				liot(掠)
iun	k ^h iun(近)	(群)		ɲiun(韌)
iut ⁷²				
ian	t ^h ian(天)	t ^h ian(田)	kian(犬)	t ^h ian(電)
iat			kiat(結)	hiat(歇)
uan	kuan(關)	還	k ^h uan(款)	萬
uat			kuat(刮)	
iuN		liuN(龍)	kiuN(穹)	kiuN(供)
iuk			tΣiuk(竹)	Σiuk(俗)
ioN	kioN(薑)	k ^h ioN(強)	ΣioN(賞)	lioN(諒)
iok			kiok(腳)	ɜok(藥)

迄今為止，我們檢視了韻母的內部結構，提出了複合元音的異化制約。也探討了元音與輔音的結構，歸納出了 VC 必須遵守同化制約。這兩個結構限制或制約，加上漢語音節結構的內在要求，彼此互動，交結成東勢客家話韻母的各種篩選過濾之制約，最後歸結了前面所得到的 60 個東勢客家話的韻母，包含了本章最前面所討論的 6 個元音及可以獨立成音節的三個鼻音，如「不」[m]，「五」[ŋ]，

⁷² 這個韻母已經在東勢客家話消失，只存在於擬聲詞之中，但年紀大些的人還會把「屈」唸成 [t^hiut]。

及「你」[n]。

在(34)中，最值得討論的是[ian/t]這兩個韻母。這兩個韻母之變化，在各客家話之中最多變，特別是在台灣南部的四縣客家話之中，竟然有三種類型：(a)全部都念[ien/t]的，如高樹，新埤與佳冬。(b)只在[k, k^h, h]及零聲母才改念[ien/t]，其他都讀[ian/t]的，如美濃的柚仔園地區。(c)都唸成[ian/t]的，如內埔，萬巒等地區。⁷³東勢客家話屬於(a)類型，一律都變成[ien/t]，但是我們還是堅持在韻母表內使用[ian/t]韻，主要的理由有三點：⁷⁴第一，一般韻母數目的多寡，都以音位層次(phonemic level)為本，如果這裡又用了屬於語音層次(phonetic level)的[ien/t]表示，則會亂了整個系統。例如江俊龍 2003 有時用[ian]，有時用[ien]，這就是因為沒有掌握音位與語音之區分，這種標示方式會讓後世研究東勢客家話的人帶來困擾，也會讓不熟悉東勢客家話的學者誤以為[ian/ien]的變化充滿不規律性，因此我們在(35)把這些不應該有的標示列出來，以共比對之用：

(35)

a.	ɜian	雁	P.77
	ɜen	煙	P.84
b.	pian	扁	P.90
	pien	邊	
c.	k ^h ian	圈	P.80
	kien	間	P.79

第二，客家山歌中的押韻，都是把[ian]和[an]對押的，如：

(36)

⁷³ 請參閱鍾榮富 2007「台灣南部客家話語言地圖」。

⁷⁴ 有人會問：既然/ian/都改念[ien]了，那不就是違反複合韻母的異化制約了嗎？其實不然。「異化制約」只對於字構階段(lexical level)，也是在音位階段的限制。[ian]並不違反「異化制約」。至於[ien]已經是語音層次(phonetic level)，彼此並不相關(請參考 Kiparsky 1982, Mohanan 1986, 鍾榮富 2001)。後來到了優選理論，頗有消除這種字構與後字構的劃分，不過仍有更多的問題還是必須回到原點處理，請參考 Kiparsky 2003。

a. 好花種在好花園[ian]，好妹難怪哥來纏[an]。

久聞阿妹勞動好，情願相戀一百年[ian]。

b. 心裡想妹好多年[ian]，井裡燒香暗出煙[ian]。

三番四次人阻隔，花盆種花厝無園[ian]。

如果所有的[ian/t]都改標注成[ien/t]，則無法讓我們瞭解為何[ien]要和[an]押韻，兩者的主要元音不同，有失中國傳統詩律上講求的押韻。⁷⁵ 第三，與其他漢語方言無法形成韻母之間的比對。整個漢語方言，之所以能成爲一個語族(language family)，主要原因是基於各個方言之間的韻母與聲母之間的對應(correspondence)。以國語而言，雖然國語的[ian](一 ㄅ)都唸成[ien]，但是注音符號還是使用[一 ㄅ]來標注，漢語拼音也採用[ian]來標注，主要是爲了與其他方言在韻母方面取得對應關係。如果客家話一律改用[ien/t]韻，在[ian/t]韻裡，自然喪失了與其他漢語方言之[ian/t]比對的淵源關係了。基於這三個理由，雖然東勢客家話的/ian/t/都會唸成[ien/t]，可是在語音標示上還是要標成[ian/t]，以求得音位上的共通性。

然而，我們還是會有疑問。爲何(34)的介音，除了[an/t]之外，都只能接前介音[i]，卻不能接[u]介音呢？換言之，爲何我們沒有像*uam/p, *uon/t, *uoŋ/k 之類的韻母呢？後面兩個像*uon/t, *uoŋ/k 比較容易解決，由於*uo 都是後元音而違反了異化結構。但是*uam/p 之類的結構，則是「唇音異化」的結果。「唇音異化」是對於整個音節的制約限制，主要的目標是防止單一音節內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唇音：⁷⁶

⁷⁵ 漢詩之韻律平仄，請參考王力 1979 或曹逢甫 2002。客家山歌之講求押韻，請參見楊兆貞 1986 或賴碧霞 1987。客家山歌[an]與[ian]對押，但不與[uan]對押，請參見鍾榮富 1992。

⁷⁶ 唇音異化其實是一種「無雙原則」。英語的聲母，也不允許*bm, *mb, *pm, *mp, *fm, *mf 等輔音串(consonant cluster)，這也是一種唇音異化。從中古漢語的語音以來，漢語音節的結構不只受限於聲母，韻母，聲調等結構成分，還需要考慮整個音節結構上的限制，這也是共時音韻研究必須借鏡之處(相關討論，請參見史存直 1997)。

(35) 唇音異化

*[X X]σ

 | |

[+唇] [+唇音]

「唇音異化」的意思為：如果輔音韻尾是唇音，則音節之內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輔音。⁷⁷ 這個限制解釋了為何東勢客家話沒有(36)的音節形式：

(36) a. *p/p^h/m/f /v+Vm/p

b. *uam/p

(36a)意思是：唇音聲母如 p/p^h/m/f /v 等不能接 m/p 的韻尾。對於這個制約，有些年紀稍微大的發音人，講話時仍存有[fam]「犯」，[fap]「法」之類的音節，不過在四十歲以下的東勢客家人，基本上已經把「犯」講成[fan]，把「法」唸成[fat]了。⁷⁸這種趨勢正好說明：制約在語法中的應用及運作(application)，是逐漸擴散的，完全合乎詞彙擴散的理論之預測。⁷⁹另一方面，唇音異化也說明了(36b)之所以不存在於東勢客家話的原因。

和[ian/t]頗有緊密關係的是[iau/ieu]兩個韻母之變化。在客家話之中，海陸和四縣在所謂效攝三等字有比較明確的對比，但是在東勢客家話之中，兩者有變體：⁸⁰

⁷⁷ 對於「唇音異化」的進一步討論，可以參考鍾榮富 1994, 2006。

⁷⁸ 台灣其他客家話也有相同的發展趨勢，詳細的討論，請參見鍾榮富 2004。

⁷⁹ 語音規律或制約的運作在歷史與音變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文獻上，可能因為理論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釋。在衍生語法講求「規律」(rules)的時代，像客家話的唇音異化應該屬於規律的重定(King 1969, Kiparsky 1968)，但是到了以制約為本的優選理論架構內，可以看成是由於唇音異化的位階(ranking)提高的緣故(請參見 McMahon 2000, Chung and Chen 2007)。然而，整個語音和詞彙之間的發展和變化，卻明確地表明是一種逐漸演變的結果，完全合乎詞彙擴散理論的預測(Wang 1969, 1977)。

⁸⁰ 「效攝」是唐宋時期研究漢語語音的專有名詞，在「廣韻」一書中共存有 206 個韻母類別，後來的韻圖把這些韻母類別歸成 16 個攝。「攝」本身含有「統攝」或「歸類為」的語意。而「效」是為 16 個攝目名稱之一。

(37)

	例字	四縣	海陸	東勢
a.	表	peu	piau	piau
	票	p ^h eu	p ^h iau	p ^h iau
	廟	meu	miau	miau
b.	照	tseu	tʃau	tʃieu
	潮	ts ^h eu	tʃ ^h au	tʃ ^h ieu
	燒	seu	ʃau	ʃieu
c.	椒	tseu	tsiau	tsiau
	樵	ts ^h eu	ts ^h iau	ts ^h iau
	消	seu	siau	siau
d.	溝	keu	keu	kieu

就歷史語音而言，這些隸屬於三等字的語音，應該都會有個[i]介音⁸¹，但是由(37)的三個客家話的比較之中，最明顯的觀察就是：[iau]韻母在共時語音的體現，與聲母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我們把(37)的音節分為四類。(37a)接的是中古時期的重唇音（雙唇音），除了四縣客之外，都還保存了介音[i]。四縣客家話之所以沒有介音，主要是由於有了(38a)的規律之後，又把它延伸或擴充到(38b)的規律形式，於是使所有的/iau/都變成了[ieiu]，之後在「複合元音異化制約」的運作之下，把介音刪除掉，得到了[eu]的結果。但是，海陸和東勢的[iau]韻母，並沒有把(38a)的語音變化規律延伸到/iau/韻母之中(也就是沒有(38b))，所以還保存留了[iau]韻母。

(38)

a. 低元音移升

[a] → [e] / i__n/t

⁸¹ 關於古音之擬構(reconstruction)，請參見董同龢 1968，丁邦新 1998。

b. 「低元音移升」的延伸

[a] → [e]/i__u

(37b)的聲母是所謂中古「知三和章組」合併而成的舌尖捲舌擦音[tʃ, tʃ^h, ʃ]。從第三章的語音分析之中，所得到的發音部位和方法，就是這些捲舌音並不是真的把舌尖向後捲曲，而是舌尖往上顎的提升，使舌面攤成平面，因此在發音的本質上就已經具有[i]的顎化色彩。因此，把東勢客家話的「照，潮，燒」分別標成[tʃeu, tʃ^heu, ʃeu]也不會帶來任何語意區辨的困擾；而且還可以說明[tʃ, tʃ^h, ʃ]的語音音值與發音之間的關係。然而，海陸客家這方面，由於捲舌音後面接的是低元音，可以分辨出介音的消失。不過前面的討論是完全從語音上著眼的，如果從音韻上來看，海陸和東勢還是都可以加介音，這樣才可以看出這些字在歷史上有相同的來源，只是這樣海陸勢必多個冗贅規律(39a)，東勢無論如何都要有個元音提升的規律(39b)：⁸²

(39) a. 冗贅規律(海陸)

[i] → ∅/[捲舌輔音]__

b. 低元音移升(II)

[a] → [e]/[捲舌輔音]__u

(37c)的聲母是齒齶擦音，特別是在海陸及東勢客家話裡，在前介音或前高元音[i]之前，都沒有顎化。這樣的分析，一則可以稍微多瞭解同一韻母在各種客家話的演變，同時也可以瞭解在共時的語音系統之中，東勢客家話在[eu]， [iau]， [ieu]在與聲母結合的分佈之中，除了舌跟音聲母之外，都帶有互補的傾向：

(40)

		p, p ^h , m	t, t ^h , n, l	ts, ts ^h , s	tʃ, tʃ ^h , ʃ	k, k ^h , h
a.	iau	+	+	+		+

⁸² 雖說音韻理論之中，聲母影響韻母變化的機率不高(Kiparsky 1982)，不過中國傳統聲韻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中古漢語的語音變化之中，聲母影響韻母變化的例子很多，請參見唐作藩 1987，史存直 1997，丁邦新 1998。

b.	ieu				+	+
c.	eu	+	+	+		+

經過這樣的比對，我們覺得東勢客家話的[ieu]只出現在[tʃ, tʃʰ, ʃ]後面，是一種演變而來的韻母(derived rimes)。而像(37d)等舌根音之後的[ieu]，在許多客家話目前也還是呈自由音變的狀態，介音之有無完全無法預測，可以看成是異化制約運作的進行式，也就是 Labov 2001 所謂的「當時」(the present time)或者是 Wang 1969 所謂的「殘餘」。⁸³

綜合本文至今的討論，我們以四個簡單的規律，把東勢客家話的六個元音，和三對輔音韻尾-m/tp, n/t, ŋ/k 結合而成的 61 個韻母，做個結構歸納，並解釋某些應該可以出現，而沒有出現的韻母或音節形式。這四個規律或制約為：(a)複合元音的異化制約，(b)元音與韻尾結合的同化制約，(c)音節結構所要求的複合元音內的組成成分至少要有一個高元音，及(d)唇音異化等等。本研究與過去的研究，至少在兩方面有了突破。首先，過去的觀念中，雖沒有明白表示「韻母」是不能分割討論的結構體，不過長久以來，經驗上的研究文獻或相關的報告，都沒有再進一步討論韻母結構的規律。⁸⁴另外，我們的研究也表示：任何語言的聲母或元音之數目的多寡或出現哪些語音，固然是武斷的，但是把這些輔音和元音結合成為韻母或音節，則有其內在的規律。

最後，我們要回頭討論東勢客家話兩個高元音的音韻特性。東勢客家話和海陸客家話一樣，都沒有高元音起頭的零聲母音節，很合乎優選理論中對於語言的音節結構的通論(universal observation)：不允許任何音節沒有聲母。⁸⁵我們先看後

⁸³ 客家話舌根音[k, kʰ]之後的[i]介音，一直是未定的或因方言而不同的聲韻結合。例如「雞」，在念[kai]的客家話中，不會有問題。除此之外，例如四縣客家話的各種方言，有些標成[kie]，有標成[ke]，並沒有定論。有一段時間，我懷疑是由於記音人的混淆，但是實際走訪了各種客家話之後，才發現[kie]或[ke]是同一個發音人隨時變換的語音。同樣地，「溝」是[kieu]還是[keu]在許多客家人中，還是個自由變體(free variants)。

⁸⁴ 對於這個傳統，比較富批評及舉例的論述，請參見鍾榮富 2007。

⁸⁵ 對於語言的通則(universality)，從 Chomsky 1957, 1964 以來，頗有人去探索，不過迄今還是很少規律或制約被接受為真正的通則。Smolensky and Prince 1994 之後以迄 McCarthy 2006 為止，

面的字例：

(41)

- | | | | | | |
|-------|---------------------|-------------------|-------|---------------------|-----|
| a. *i | b. ʒi ₃₃ | (醫) | c. *u | d. vu ₃₃ | (烏) |
| | e ₃₁ | (喂) ⁸⁶ | | o ₃₁ | (襖) |
| | | | | a ₃₃ | (阿) |

最早紀錄客家話的文獻⁸⁷，都是教會的傳教士，其中 MacIver 1905, 1909, Mackenzie 1926, Masecano 1959 等幾本客家相關的辭典，大都以梅縣為中心的客家話為基礎，只有注意到[v]而沒有注意到[ʒ]的存在。袁家驊 2003[1959]的語音系統還是以梅縣為準，雖然在第三部分做方言比較時，列有梅縣與中古影母對應的零聲母在大埔為[z]（也就是本文的[ʒ]）的說法，不過並沒有談到這個聲母的來源與[v]的關係。歷來做海陸客家話(如呂嵩雁 1993, 1999, 范文芳 1996, 陳子祺 2000, 邱香雲 2005)或做東勢客家話(江敏華 1998, 江俊龍 1998, 2003)等文獻，都沒有注意到[ʒ]和[v]的音韻關係。

鍾榮富 1990 曾以四縣客家話[v]聲母的來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也證明客家話的[v]至少在共時的層面，並非是音位性的獨立聲母。這裡我們將要把東勢及海陸客家話的[ʒ]納入共同的架構，並且主張兩者都是由於前高元音[i]和[u]的展延(spread)而來的，兩者都不是音位性的聲母。以(41)的語料為例，我們認為(41b)和(41d)的深層結構分別為(42a)。後來則由於[高]音值的展延(42b)，才分別得到了[ji]及[wu]的音節。之後，則由於高滑音(high glides)的強化(strengthening)，分別使[j]和[w]變成了[ʒ]和[v]的語音結果(42c)：

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還是認為音節有沒有聲母(onset)或有沒有韻尾(coda)，可以作為語言抉擇的參數(parameter)之一。

⁸⁶ 各種客家話都很少[e]開始的音節。

⁸⁷ 國人之著作則推溫仲和，羅翹雲等人的作品，進一步的評述，請參見鍾榮富 2002。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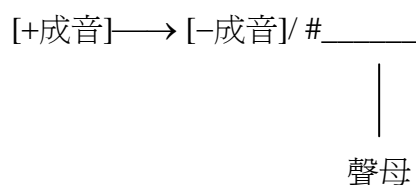
a. 深層結構



b. 高音展延



c. 強化



在全世界的自然語言之中，高音展延和輔音強化都是很普遍的規律，也是在語言歷史的音變中，常常發生的現象。高音展延在過去的研究之中，馬來話(Teo 1987)，莫其里斯話(Mokilese)(Keating 1988)，祺瑪通比語(Kimatuumbi)(Odden 1988)，閩南話與華語(鍾榮富 1990)等等都出現了高音展延現象。我們且以馬來話的/-an/詞尾為例：⁸⁸

- (43) a. /# asas + an #/ → asassan (基本的)
 /# putar + an #/ → putarran (革命)
 b. /# pandu + an #/ → panduwan (引導)
 /# ke + jadi + an #/ → kejadiyan (事件)

前面(43a)是詞基(stem)以輔音結尾，這個結尾的輔音後來展延成為綴詞的聲母。(43b)就是高音展延的典範示例，前面詞基的高元音由於高音展延而使綴詞有了一個滑音作為聲母(請注意劃底線的部分)。客家話的(42b)其實也是基於相同

⁸⁸ Teo 用[y]表前滑音，我們這裡一律改用[j]。

的高音展延現象，而使聲母有了滑音。目前，在很多客家話也是以滑音[j]或[w]做為最後的語音結果，例如五華客家話(彭勝星 2004)及南部的四縣客家話(鍾榮富 2007)。過去，很多記載對於客家話的[v]都會加個附註，說這個[v] 音的摩擦成分，很微弱，也就是僅止於滑音[w]的階段。⁸⁹

台灣海陸及東勢客家話之所以特別在於高音展延之後，還有個強化規律使高元音零聲母之前的摩擦成分很強，頗類似波蘭語的[w]變成[v]的強化現象。⁹⁰ (42c) 用輔音(consonantal)來表示，滑音的徵性為[+成音，+輔音]，但是[+成音]變成[-成音]([成音]=[syllabic]，表可以獨立成音節)之後，就已經失去滑音的特性，而變成完全的輔音了。基於所有的輔音或多或少都有摩擦，因此自然可以解讀為磨擦音[ʒ]或[v]。綜合這部分的討論，我們認為海陸和東勢客家話的[ʒ]和[v]分別是從[i]和[u]的高音展延後，經過強化之後而得來的結果，本身並沒有區別語意的功能，應該算是非音位性的語音音段(segment)。

解釋完語音變化的過程之後，我們要來驗證這樣的分析有沒有道理。我們驗證的方法很簡單，卻也很科學。首先，在客家話的 61 個韻母之中，如果不是[i]或[u]起首的音節，絕不會有[ʒ]或[v]的出現，而會是傳統聲韻學上的「零聲母」，這個觀察完全是正確的：

(44)

a.	eu	(歐)	*ʒeu, *veu
b.	oi	(愛)	*ʒoi, *voi
c.	ai	(矮)	*ʒai, *vai
d.	au	(坳)	*ʒau, *vau

其次，如果是一般具有音位性的輔音，可以很自由地出現在[i]或[u]為介音的韻母之前，如：

(45)

a.	tiau	(鳥)
----	------	-----

⁸⁹ 請參見趙元任等人翻譯之「漢語聲韻學」對於客家話的註解。也可以參考楊時逢 1957, 1971。

⁹⁰ 波蘭語的強化現象，請參考 Hock 1986。

	tui	(對)
b.	k ^h iau	(駝)
	k ^h uan	(款)
	k ^h ui	(潰)

但是，我們可以預見[ʒ]絕不會出現在[i]作為介音的韻母之前，而[v]也絕不會出現在[u]為介音的韻母之前：

(46)

a.	ʒ	*ua, *uan/t, *ue, *ui
b.	v	*ia, *ian/t, *io, *ion/t, *ion/k

另一個足以試測的是前面討論過的幾個結構制約。例如介音和韻尾不能同為[i] 或同為[u]。假如[ʒ]來自於[i]而[v]來自於[u]，則可以據此預測[ʒ]絕不會出現在[i]為韻尾的音節之前，而[v]也不會出現在[u]為韻尾的音節。這個預測，從語料中得到了充份的驗證：

(47)

a.	ʒ	*oi, *ui, *ai,
b.	v	*eu, *iu, *au

客家話的唇音異化限制了唇音韻尾不能與其他唇音出現在同一音節之中，由於[u]也具有[唇音]徵性，我們據此也預測[v]絕不與有[m/p]韻尾的韻母共同結成音節。這個預測，也完全正確：

(48)

	v	*im/p, *iam/p, *am/p, *em/p, *iam/p,
--	---	--------------------------------------

總結迄今的討論，可從四個語音結構的限制和規律來驗證[ʒ]和[v]的非音位性，結果都得到合理的證明，顯然從共時的語音系統來論斷，顯然海陸與東勢客家話的[ʒ]和[v]，應該是從其後的高元音[i]與[u]分別衍生而來，並不是具有辨義作用的音位。不過，研究中國傳統聲韻學的學者，為我們帶來的發現是：中古時期，所謂的日影兩個聲母應該就是[ʒ]。如果這個說法正確，則有下列兩種可能：第一，中古時期就有了高音展延的現象，只是過去研究沒有分析出來。中古影母

之所以與匣母分列，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影母有了高音展延的規律，匣母卻沒有。目前多數的中古音的擬構還是以北京話為現代語音的參酌點，其他漢語方言都只是用已驗證某些擬音的可行性而已，很少有人注意到當時是否已經有音韻規律的產生。至於四縣客家話應該是比較後形成的方言，已經喪失了高音展延的規律。⁹¹第二種可能是海陸及東勢的高音展延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現象。

在做最後的結論前，還是用「複合元音的異化制約」來檢視一些音節與複合元音的互動：

(49)

a.	*iu	ɟu	(油)		*ui	vi	(胃)
b.	*ia	ɟa	(夜)		*ua	va	(話)
c.	*io	ɟo	(叫聲)		*ue	ve	(哭聲)
d.	*ie	ɟe	(撒)		*vo	vo	(禾)

對於(49)所顯示出來的語料，有兩點必須要說明。首先，依據複合元音的異化制約，*ie 及*uo 都不適合語法的複合元音，但是(49d)卻顯示，客家話允許[ɟe]和[vo]等音節結構。這其實並非意外，因為複合元音的「異化制約」是針對複合元音的結構而言，但是像[ɟe]和[vo]卻是針對音節結構而言。另一種解決方法，是把「異化制約」看成比較後發展出來的結構制約，像[ɟe]和[vo]卻是音節形式早在這個制約發展或運作之前即已形，後來由於[ɟ]和[v]的音位化而產生了把[ɟi]及[vo]看成 CV 結構，而沒有違反異化制約。

第二點要補充說明的是：客家話在音節構成(syllabification)中，各種方言的認知也不一致。以平面或共時的語音差異而言，四縣客和海陸及東勢在唇音聲母與[ui]或[ui]的零聲母的音節劃分上，頗有差異：

(50)

	四縣	海陸	東勢	例字
a.	vi	vui	vui	胃
b.	p ^h i	p ^h ui	p ^h ui	肥
c.	mi	mui	mui	梅

⁹¹ 以前的文獻也有人認為海陸客家話應該是比四縣還要「古老」(見羅肇錦 200?)。

d.	fi	fui	fui	飛
----	----	-----	-----	---

這兩種客家話，有趣的是只有在聲母是唇音時，才有這種差異，其他聲母則[ui]韻和[i]韻是相同的，如：⁹²

(51)

	四縣	海陸	東勢	例字	四縣，海陸，東勢	例字
a.		ti		蒂	tui	隊
b.		t ^h i		地	t ^h ui	退
c.		tsi		祭	tsui	醉
d.		ts ^h i		趣	ts ^h ui	罪
e.		si		死	sui	瑞
f.		ki		鋸	kui	貴
g.		k ^h i		騎	k ^h ui	漬
h.		hi		戲		

換言之，[ui]和[i]兩韻在唇音聲母之後，海陸及東勢都把他們中立成一個[ui]韻，而四縣則把[ui]和[i]兩個韻母中立為[i]韻。為何會如此呢，主要的原因在於這兩種客家話選擇了不同的音節化之緣故。這兩種音節化的差異如下：

(52)

底層結構

a. 四縣

u i

CVX

音節化

u i

| |

C V X

b. 海陸與東勢

u i

CV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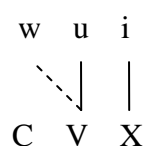
u i

| |

C V X

⁹² 四縣客家話的[tsi, ts^hi, si]因為顎化而念[tc, tc^h, ci]。還有另一組字，在各種客家話都念[i]韻，如「被」。

高音展延



強化
結果

[vi]

[vui]

從(52)的圖解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兩種音節化的結果，使兩種客家語言的最後語音形式不一樣。由此也可見，有些表面上的語音差異，必須要從更抽象的層次，才能看出方言與方言之間的本質。這裡的分析，也可以應證[ʒe]和[vo] 在音節層次有了不一樣的聲母韻母劃分，而免於被異化制約所排除。

5.5 結論

東勢客家話在客家話的研究中，佔有很特殊的地位，特別之處，除了下一章要進一步討論的聲調之外，在聲母，韻母，及音節結構中都很有意義。客家話語音或音韻的研究，主要的無非是舌尖擦音[tʃ, tʃ^h, ʃ]的存在。過去的文獻，把這種特殊聲母歸為客家話分類的基準之一。以地形而論，具有[tʃ, tʃ^h, ʃ]的多為閩西或在福建境內的客家話為多，這和以梅縣為中心的四縣客家話，在學術研究上具有相抗衡的重要地位。然而，除了袁家驊 1959 曾對大埔客家話做簡單的比較之外，大部份談及客家話的研究或論述，還是很少深入探討大埔語音的特性。當然，要做比較，一定要先有基準，除了取用[tʃ, tʃ^h, ʃ]的特性之外，還要更宏觀地以聲母和韻母之間的關係，做為我們討論[tʃ, tʃ^h, ʃ]和韻母[iau, ieu, eu]之間的分佈及配合。再者，我們從音韻理論的架構為本，逐一探討音節之構成。

本章的主要重點是東勢客家話韻母的結構和組成因素。我們先把韻母作為一個語音結構單位的觀念放在一旁，進而以元音為本位，並以辨義徵性的理論架構為分析基礎，發現了複合元音的組合原來是依據「異化制約」，亦即複合元音內的結構單位，不能兩者的後音值相同，例如*ei, *ei, *uo, *ou。這個發現固然在 Chung 1989 分析四縣客家話時就已經詳加討論了，但是東勢客家話的重新試測

卻也有其意義，因為東勢客家話或大埔客家話都是經過語言之間的接觸和相互影響之下的一種新客家話，兼具了四縣和閩南的特徵，但是在大部份的複合元音結構上，東勢客家話還保存了四縣的特徵。再則，我們也以韻母和韻尾的建構是基於「同化結構」，至於這種同化必須建立在「空特徵」(underspecified feature)的理論之下才能做完全合理的分析。這種理論的應用，一方面顯現了理論的功能性及可行性，另一方面也把客家的研究列入了與其他語言在抽象方面的共通性。最後，以音節結構的「唇音異化」來解釋一些應該存在而竟然不被客家話許可的韻母形式，如*uam, *uap 等等，這些都歸之於唇音異化：如果韻尾是唇音，則音節內不允許其他唇音存在。這個制約不但解釋了*uam/p 的不合語法，也同時解釋了為何客家話內沒有*mVm/p, *pVm/p 等等聲母及韻尾都是唇音的音節。

總而言之，客家話的韻母多達 61 個，不過如果從規律或制約的基礎來分析，這些繁多的韻母其實只是五個基本元音和三對韻尾，依據四個結構規律所組織而成。透過這種分析，可以看到客家話內在組織的本質和特性。

參考書目

- 丁邦新 (1969)。臺灣語言源流。台北：學生書局。
- 丁邦新、孫宏開 (合編) (2004)。漢藏語同源詞研究 (三) 漢藏語研究的方法論探索。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
- 王力 (1979)。漢語詩律學。上海教育出版社。
- 涂春景 (1998)。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辭彙對照。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 涂春景 (1998)。苗栗台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辭彙對照表。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 唐作藩 (1987)。音韻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江俊龍 (1998)。台中東勢客家方言中的外來語。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585-598。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江俊龍 (2003)。兩岸大埔客家話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曹逢甫 (2002)。台灣閩南語的 Ka7 字句。戴昭銘 (主編)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14-136。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楊時逢 (1957)。桃園客家方言。史語所集刊二十二本。
- 楊時逢 (1971)。美濃客家方言。史語所集刊四十二本三分。
- 史存直 (1997)。漢語音韻學論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呂嵩雁 (1993)。台灣饒平方言。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嵩雁 (2004)。台灣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現象。《花蓮師院學報》，18。
- 丁邦新 (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Archangeli, D. & Pulleyblank, D. (1993). *Grounded Phonology*. Cambridge: MIT Press
- Blevins, J. (2004). *Evolutionary Pho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éry, C. & van de Vijver, V. (2003). *The syllable in Optimality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smith, J. (1976). An overview of Autosegmental Phonology. [G8] A revised version of chapter 1 of Goldsmith's (1976) PhD thesis, *Autosegmental Phonology*
- Hayes, B. (1986). Inalterability in CV phonology. *Language*, 62, 321-51.
- Hock, H. H. (1986).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Ito, J. & Mester, A. (1986). The phonology of voicing in Japanese: theoretical consequences for morphological accessibility. *Linguistic Inquiry*, 17, 49-73.
- Kenstowicz, M. (1994).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Kenstowicz, M. & Kisseberth, C. (1977). *Topics in phon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ing, R. D. (1969).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 grammar*.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Kiparsky, P. (1968). How abstract is phonology. Distributed by the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Bloomington, Indiana.
- Kiparsky, P. (1982). Lexical morphology and phonology. In I.-S. Yang (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2(3), Seoul: Hanshin.
- Kiparsky, P. (2003). Finnish Noun Inflection. In S. Manninen & D. Nelson (eds.), *Generative approaches to Finnic and Saami Linguistics* (pp. 109-161). CSLI Publications, Stanford, California.
- Ladefoged, P. & Wu, Z. J. (1984). Places of articula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Pekingese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Journal of Phonetics*, 2, 267-278.
- Ladefoged, P. (1995). Voiceless approximants. In *Tee. Festschrift for Kay Williamson*. Port Harcourt: University of Port Harcourt Press.
- Ladefoged, P. (2001). *Vowels and consona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nds of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s.
- Labov, W.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 Levin, J. (1985). Reduplication with reference to syllable structure: Umpila. In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Volume 6, 133-159.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 McMahon, A. (2000). *Lexical Pho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McCarthy, J. (1986). OCP effects: germination and antigemin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0, 71-99.
- McCarthy, J. & Prince A. (1994).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In *NELS 24: Proceedings of the North East Linguistic Society, Vol. 2*, 333-379. GLSA: Amherst. ROA-13.
- McCarthy, J. (2006). *Hidden generalizations: phonological opacity in Optimality Theory*. Landon: Equinox.
- Odden, D. (1987). Kimatumbi phrasal phonology. *Phonology*, 4, 13-36.
- Steriade, D. (1987). Redundant values. *CLS*, 23(2), 339-362.
- Keating, P. A. (1988). Palatals as complex segments: X-ray evidence. *UCLA Working Papers in Phonetics*, 69, 77-91.
- Prince, A. & Smolensky, P. (1993). *Optimality Theory: constraint Interac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RuCCS-TR-2. 262pp. Revised as ROA-537 (2002). Revised for print publication as Prince & Smolensky (2004).
- Wang, W. S-Y. (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Linguistics*, 33(2), 93-105.

第六章 聲調

6.1 緒言

東勢客家話與其他的客家話一樣，共有六個聲調。這些聲調的調值為：

(1)

調名	例字	江俊龍 2003	江敏華 1998	本文主張
陰平	牽	33	33	33
陽平	權	113	113	13
上	犬	31	31	31
去	勸	52	53	51
陰入	缺	2	<u>31</u>	3
陽入	傑	5	5	5

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從聲學與音韻的角度來辯證東勢客家話的聲調調值，並以此為基礎再進一步分析東勢客家話的變調現象及變調在音韻上的角色。文獻上的兩種東勢客家話的聲調記載，都是以耳聽為準，沒有從事聲學方面的測量。當然，我們過去的田野調查文獻大都是在耳聽的方式之下，為我們累積了不少的紀錄，開啓了各地客家話與音的差異，其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聲學的研究，是從另一個角度和方法來瞭解漢語聲調的本質。透過聲學程式或儀器量測出來的結果，並不見得比人耳還更能反映真實的聲調調值，但是聲學研究卻是一個純粹客觀理性的研究方法，其結果很足以作為研究的參考。

聲音的產生和傳播，無非是起於聲波及其媒介，而聲調就是以「音高」(pitch)為基準，我們一般耳朵所聽到聲調高低，在物理上就是音高的高低。而這裡所謂的音高在聲學研究之中，就是基礎頻率(fundamental frequency)的值。

6.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這部分，我們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是字表，為了取得東勢客家話的各種語調類型，我們研製了一份字表，如附件 1。其中直接與聲調有關幾個

語詞為後面(2)中的七十二個語詞外加十二個單音。要注意的是：每個聲調都有機會出現在第一個音節，並且有機會與任何種聲調搭配。同時，每個聲調也都有機會出現在任聲調的後面，這樣排列的目的是要確定聲調的基本調值之外，還想要探測變調的可能性，是前一字變調還是後一字變調等等機率：

(2)聲調調查字表

後字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前字	衫	船	碗	菜	國	藥
陰平	新衫	坐船	新碗	加菜	醫國	買藥
陽平	紅衫	河船	紅碗	油菜	民國	紅藥
上聲	短衫	海船	酒碗	煮菜	保國	好藥
去聲	換衫	舊船	舊碗	做菜	賣國	慢藥
陰入	折衫	入船	濕碗	切菜	百國	百藥
陽入	白衫	白船	白碗	剝菜	列國	食藥
前字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後字	新	長	海	照	百	熱
陰平	新衫	長衫	海灘	照分	百花	熱沙
陽平	新神	長廊	海潮	照明	百人	熱茶
上聲	新桶	長短	海膽	照割	百黨	熱壞
去聲	新巷	長壽	海面	照粒	百樣	熱料
陰入	新屋	長襪	海鴨	照等	百日	熱鐵
陽入	新玉	長頁	海陸	照樣	百藥	熱熱

選訂了字表之後，我們還與其他先關字表合在一起，並打亂秩序，使每位發音人均無法有意識地知道我們是在做聲調的調查。這樣做的主因是不想讓他們刻意地唸出不同聲調。這次研究一共邀請了十位發音人，男性六位，女性四位，請他們依據字表讀出這些語音，雖然每個人的聲母或韻母有時會不同，但是聲調卻很一貫。由於比較年輕的一輩，都已經不很熟悉東勢當地的語音，所以我們的發音人年紀最小的約在 30 歲左右，而他的聲調也真的與其他人稍微不同，特別是在變調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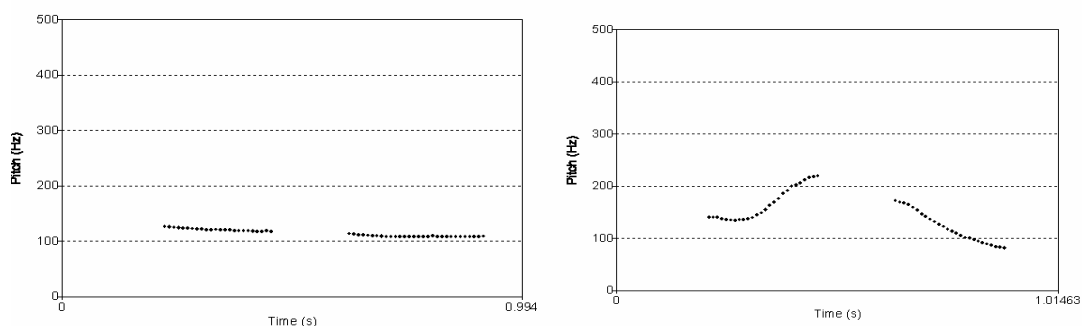
這些語音，都用 T.sonic 10 型的隨身錄音機錄製，並經過 Audio 1.0 的語音轉碼，最後把聲音做次序的剪接之後，輸入 Praat 語音分析系統，一方面採收每

個聲調的長短，聲調的起迄點，另一方面我們把聲調的音高製作成圖示，以做為我們分析的基礎。

6.3 東勢客家話的聲調調值

我們先討論講聲調的起迄點以及調型。我們如果回頭看看(1)的東勢客家的聲調調值表，會發現陰平，上聲和入聲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異。我們也就從陰平和上聲開始討論。後面是陰平和上聲的調值圖示：

(3) (左邊為「新衫」[陰平+陰平]，右邊為「新桶」[陰平+上聲])



最初步的發現：兩個陰平的音節連在一起時，兩個聲調都維持中平調的形式，前一音節的陰平起始點在 110Hz 左右，終點在 105Hz 左右，上下只有 5Hz 的差別，在聽覺上並不會帶來太大的差異。第二個陰平的起點和終點更為接近，都在 103Hz 以內，很可以視為是個「平」的調勢。因此，把陰平標成 33 原則上並沒有問題。

至於上聲的起伏，我們可以看(3)右側的第二個音節的聲調，起點在 180Hz 左右，終點在 90Hz 左右，可見在形式上是從高到低的降調。所以過去的文獻把上聲訂為 31，也很合乎上聲聲調的走勢。有人或許會問：既然上聲的起點高於陰平的起點，還是可以標成 51？這個問題，要有幾個先驗基礎才能作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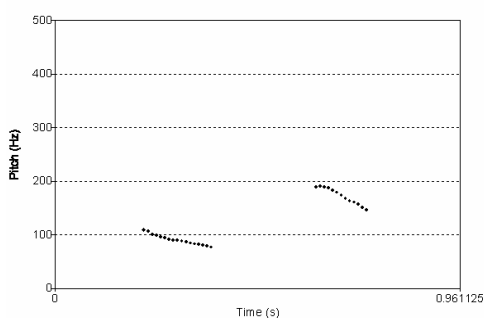
所謂先驗基礎或背景是：第一，聲調調值的標示，我們採用的還是 Chao 1930，這個聲調標示系統雖然在精神上取自於音樂中的五度制簡譜，這些數字從

1, 2, 到 5，固然是標記了由低到高的音高，不過每個數字本身所代表的調值，卻是相對性的，而不像音樂的簡譜那樣，每個數字代表了一種固定的或絕對的音高。換言之，同樣標有 24 的兩種漢語方言，可能親耳聽起來會有相當不同的音值。⁹³第二，3, 5 等數字的高低也不是絕對的，就像東勢客家話的陽平調在 100Hz 上下，而高到 180Hz 的上聲起點，最好也標成 3，因為在東勢客家話內部還有比 180Hz 還高的聲調點，而這個就留給了 5。也可以說，每個語言的聲調最高點都標成 5，最低點就標成 1，至於中間的是否要取 2, 或 4 等中間的調值，則依據各個語音學家的不同認定而有所不同。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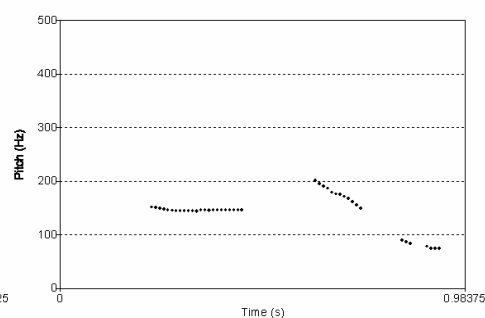
我們也很能觀察到，同一個「新」（陰平）調，在「新桶」（上聲之前）中的表現和在「新衫」（陰平之前）不同，這種同一個聲調在不同情境之下而有不同調值的變異現象，我們稱之為「變調」（Tone sandhi）。有關變調，我們將在分析完所有的聲調調值之後再回來討論。

前面講過，我們不把 180Hz 左右的上聲起點訂為 5，是因為還有去聲之故。我們現在就來看去聲的調值：

(4) a. 「長睡」[陽平+去聲]



b. 「新巷」[陰平+去聲]



前面(4a)是「長睡」，(4b)是「新巷」的音高，其中「睡」和「巷」都是去聲

⁹³ 在漢語語言學界，一直有個聲音想用 1, 3, 5 等三度標記法或其他調值標記法來取代趙元任的五度制，可是卻一直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主要的理由是各種漢語方言之間的聲調差異很大，特別是在有三個平聲調對比的方言之中，更會帶來些許困難。相關意見，請參見朱曉農 2005。

⁹⁴ 也因此讀方言調查的相關報導或記錄，也只能從書面的資料推想聲調的上升或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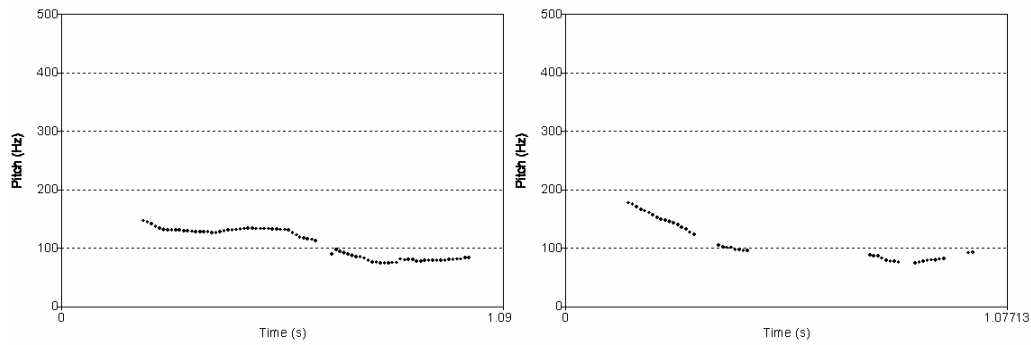
調，兩者的調值的起點都在 200Hz，而呈下降之勢，前者低點落於 150Hz 左右，後者底點落於 90Hz 左右。這種下降的調勢，江敏華把他標成[53]，而江俊龍標成[52]，他們這種標記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認為雖然是下降的聲調，但是往下掉的音高還不是最低的，所以他們用[2]或[3]。我個人認為應該標成[51]，因為(4b)的「新」是陰平調，很標準的[33]，維持在 160Hz，遠比(4a)或(4b)的低點還高。如果去聲的最低點，還不能算是[1]，那表示在東勢客家話的聲調上應該還有更低的調值，然而去聲的低點和上聲的低點都一樣，音高在 90Hz 左右。換言之，90Hz 應該是東勢客家話聲調的低點，我們沒有理由把上聲標成[31]，而含有同樣低點的去聲又不標成[51]。

個人推測江敏華和江俊龍沒有把東勢客家話的去聲標成[51]，應該是受到國語標調的影響。過去的文獻，標記國語的去聲時，都用[51]，而客家話的去聲的低點相較之下，應該比國語的去聲還稍微高一些。但是前面講過，漢語各種方言的調值標示，只能內部統一，而不必與其他語言聲調做對比。比如說，台灣國語的第一聲(陰平)一般也標成[55]，但是台灣國語的第一聲其實比北京或大陸地區普通話的第一聲在調值上還要低，如果把台灣國語和大陸普通話的第一聲擺在同一個音高的標準上，那麼台灣國語的第一聲應該只是[44]，因為台灣人是把閩南話的陰平調 44(如閩南語的「軍」的聲調)移去念台灣國語了。⁹⁵因此，就整體客家話的音高系統而言，把去聲標成[51]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最後，我們要來探討比較有爭論的陽平調。這個調的調值，江敏華與江俊龍都標成 113，這種標示方法表明：這個聲調比較長，還有這個聲調帶有前平後升的意味。我們且看所蒐集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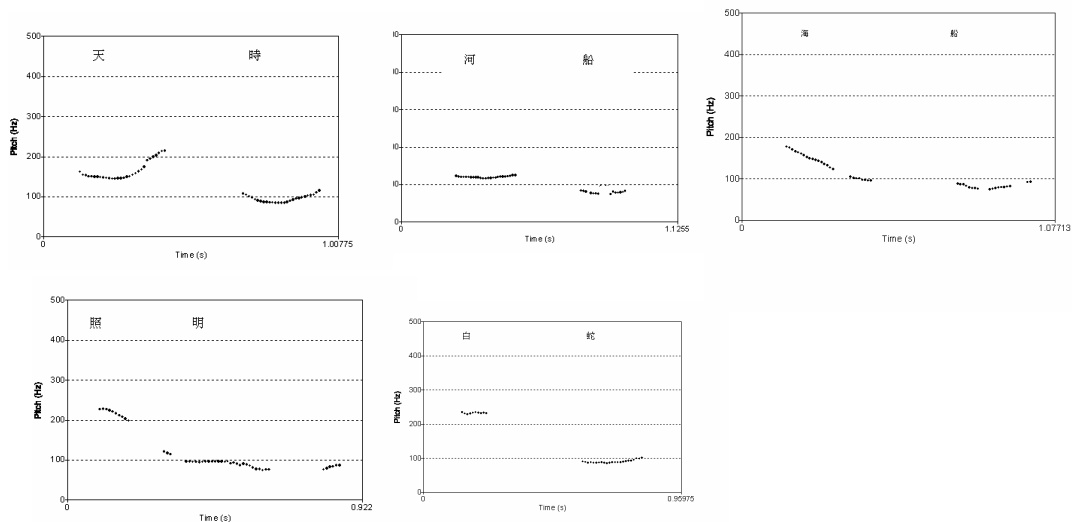
- (5) a. 長廊 [陽平+陽平] b. 海船 [上聲+陽平]

⁹⁵ 這種把第一語言的聲調搬到第二語言上的現象，在第二語言習得中稱為「移轉」(language transfer)，相關文獻請參考曹逢甫 1994, Odlin 1986, 鍾榮富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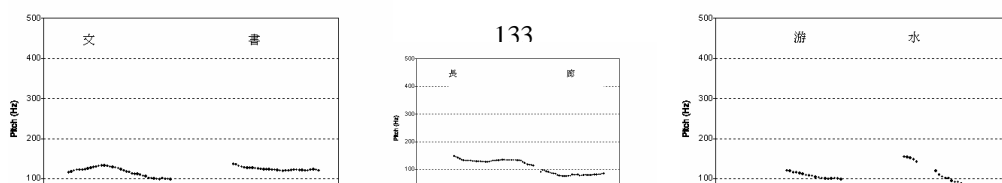


仔細地觀察(5)的兩組語詞的後面的陽平聲調，其音高都在 90Hz 之間或之下，更重要的是中間都有向下低沈然後躍升的趨勢，很類似於國語的第三聲的聲調起伏，是個低降調或低升調，但絕對不是平平升的調型我們且看更詳細的語料。先看陽平出現在兩音節之後一音節的情況：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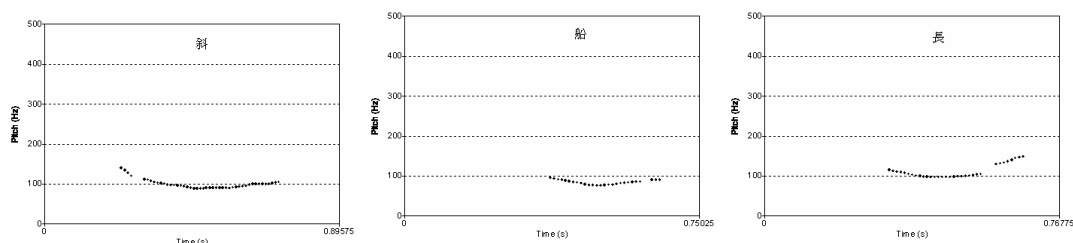
在前面(6)中的語料中，後一音節的聲調都是陽平，其中最一致的應該就是這個陽平調的調型，都屬於先降然後升的型式。目前有關東勢客家話的聲調變化，也沒有看到後一聲調發生變化的記載，由此可以看出東勢客家話的陽平調，如果標成 113 很難讓人苟同。依據這樣的聲調起伏之型式，似乎應該看成 212 或 313。其次，我們再看陽平調出現在兩字組的前一音節的情形：



(7)

在第一音節的陽平調，不論有沒有變調現象，在音高的型式上，都是呈現下降的起伏，其中在陰平調之前有先升高然後下降的趨勢，其他的都是很平穩地下降。換言之，陽平調不管是在前一音節後後一一音節，只要是在兩自組的詞語之中，都呈現下降而後微升的趨勢，與文獻之記載 113 並不相契合。現在且看單音節的陽平調：

(8)



單獨念的時候，除了「長」以外的陽平調也沒有明顯的 113 現象，反而還有些許下降而後微升的趨勢，最後收尾的微升調雖有上升的傾向，卻沒有清楚地表現出來。綜合前面的三種情形，陽平調單獨念，陽平調出現在兩字組的前面或後面，都足以表明：東勢客家話的陽平調標成 113 並無法反應其內在的聲學現象，過去文獻把東勢客家話的陽平調標成 113 是應該是一種一非成是的结果。

我們在把東勢客家話的調值，拿來和江俊龍 2003 所蒐集的大陸大埔地區的客家話做比較，我們也會發現這些與東勢客家話具有親密關係的大埔客家話，也

都沒有 113 調的紀錄：

(9)

方音	楓朗話	高陂話	桃源話
陽平調值	55	13	13

江俊龍認為高陂客家話的陽平調在聲調上與東勢的陽平調最接近，但是其調值也是 13，而不是 113。不過，依據吉川雅之 1998 的紀錄，桃源客家話的陽平調卻是 113，還有茶陽客家話的陽平調是 223，兩者都是屬於低低升的調型。這些聲調記錄的差異，我想主要是由於個人行前所接觸到的文獻不同之故，很有可並非在實際語音調查上的差別。

其次，我想從音長(duration)來看。如果是屬於 113 的調型，顯然在音長方面要大於一般兩個調素(toneme)的聲調。後面是東勢客家話的陽平調的長度：

(10)客家非入聲的聲調長度

	開始	中間	結尾	時長	開始	中間	結尾	時長	開始
藥	200.71	184.51	217.59	0.18	衫	157.91	132.78	136.52	0.33
加菜	137.01	136.49	128.19	0.51	新衫	153.35	133.40	137.37	0.49
油菜	139.03	170.96	146.76	0.43	紅衫	188.39	116.43	117.05	0.40
煮菜	182.49	137.68	150.64	0.46	短衫	148.27	120.42	124.37	0.46
做菜	188.21	172.93	237.66	0.48	換衫	151.42	128.80	128.61	0.46
切菜	269.02	190.38	154.41	0.50	折衫	254.43	121.64	120.11	0.41
剝菜	200.65	187.75	160.91	0.42	白衫	178.55	129.37	128.94	0.45
				0.46					0.445
坐船	161.62		230.51	0.35	新碗	165.38	165.62	110.89	0.32
河船	124.68		81.33	0.47	紅碗	120.63	125.74	115.90	0.32
舊船	273.40	119.50	129.11	0.58	酒碗	150.81	137.64	252.44	0.33
海船	153.39	239.93	118.98	0.53	濕碗	151.36	142.17	257.64	0.31
入船	192.11	177.56	213.48	0.61	舊碗	195.35	179.53	122.13	0.32
				0.50	白碗	178.57	173.02	247.38	0.30
									0.31
	衫	船	碗	菜					
長度	0.445	0.50	0.31	0.46					

結果我們發現陽平調為 0.50 毫秒，與陰平和去聲的 0.45-6 毫秒差不多，但

是上聲卻顯然比較短，只有 0.31 毫秒。經過長度的比較加上前面的調型綜合討論，我個人認為東勢客家話的陽平調應該標成 13 調即可，以避免和其他大埔客家話在調型上的不同。而且，13 也比較可以解釋調型上的在上面那一排，陽平調都出現在雙自詞的後字，調型也都呈現微升的起伏，很一致，並沒有很大的變異。這些兩字詞的前面聲調有「河」是陽平調，另兩個是去聲，還有一個是陰平「加」（加油），另一個是陽入「白」，可說已經包括所有的可能（由於前一個如果是陽平，這個陽平會變調）。換言之，在一般兩字詞的讀法之中，後面的陽平調基本上是[13]，或者是[313]，但前面那個[3]我認為是與音要降低之前，很自然地會有些許的升高，正如英語的語調之所以會有[213]的調型，前中的[1]也是為了彰顯後面的聲調而自然發出的音高變異現象，屬於與音性(phonetic variation)，並沒有音韻性的表徵。

(6)的另一排是雙字詞的前字，聲調也是下降，雖然後面的聲調是個高降入聲。最後是「長」的單獨發音，才有平平升的調型。可見，真正的 113 只出現在刻意念的時候，否則應該都是 313 或 13 就能表達。由於東勢客家話屬於大埔腔，除了變調之外，其基本的調型和調類都與四縣客家話極為接近，因此我個人認為還是不需要刻意

參考文獻

- Chao, Yuan-ren. 1930.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Le Maître phonétique*, troisième série, No. 30:24-27. Also in *Linguistic Essays by Yuenren Chao* (PP.98-102). Printed 2006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 朱曉農. 2005. 論分域四度標調制，收於朱曉農 2006「音韻研究」PP. 170-186. 北京：商務印書館。

南台灣的客家語言與族群關係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子計畫二

多族群混居下的語言與空間變遷

—以高樹鄉東振、大埔村為例

計畫主持人：吳中杰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成果報告書：

壹、前言：

本計畫緣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為高樹鄉東振、大埔村進行多族群混居下的語言與族群關係研究。第二部分為多元族群下移民聚落與物質文化變遷。目前執行以執行完成第一部份，今年度則將延續上一年度計畫，針對多元族群下移民聚落與物質文化變遷進行研究調查。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二至四月：資源分析前置作業、相關文獻資料彙集、整理、分析相關資料文獻、
主題定性與定量、撰寫研究計畫、研究工作討論一

五至七月：建築定位、實際建築空間測繪、測繪與訪談資料整理、
研究工作討論二

八至十月：聚落地景與建築空間分析、研究工作討論三

十一至十二月：撰寫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細部修改、研究工作討論與分享
完成計畫、印製研究報告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人事費				
計畫主持人	10,000	11月×1	110,000	統籌規劃及督導研究計畫之執行
碩士班兼任助理	8,000	11月×1	88,000	協助計畫相關行政工作
碩士班兼任助理	8,000	11月×1	88,000	協助田野調查、蒐集資料
工讀生	100	200小時	20,000	聚落調查、問卷訪談、蒐集資料
			小計 306,000	
業務費				
資料蒐集費	59,514	1式	59,514	相關文獻、圖面之檢索、裝訂、複印、資料授權等相關費用
			小計 59,514	
材料費				
消耗性器材	17,182	1式	17,182	含磁片、光碟、影印紙、彩色墨水碳粉夾、文具、錄音帶、DV帶、測量用具等相關耗材費用
			小計 17,182	
雜支				
雜項支出	17,304	1式	17,304	含郵電、印製會議資料、訪談禮物等費用
			小計 17,304	
總計			400,000	人事費,業務費,材料費,雜支,管理費之總合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研究是以多族群混居下空間變遷作為主題，探索高樹鄉客家族群混居的人為環境的建構與生活型態的差異。透過實地的訪談、生活經驗的體驗與文化解析，確實的理解當地族群混居下所呈現的價值觀與文化背景，並將過去移動的軌跡呈現與紀錄，而重要發現如下：

(一) 多族群混居之原因

(二) 在多族群混居下東振與大埔地區的聚落呈現型態

(三) 東振與大埔地區聚落發展三階段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1) 在物質文化的調查研究上，並無完整的發現到閩南族群文化在客家住民之生活領域中以實質的物質呈現。其原因在調查研究的區域現今幾乎以客家族群為主要群體，

三、建議事項：

(1) 與同為荖濃河流域之美濃族群混居地區(滇緬義胞、手中寮一帶)作比較分析研究。建構荖濃溪一帶聚落之研究。

(2) 以高樹鄉整體為研究區域，分別針對客家聚落進行族群混居文化變遷研究。以建構高樹之基礎資料。

四、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以多族群混居下之空間變遷作為討論的主軸，透過聚落拓墾過程所建立的實質生活領域，來解析在多族群混居的場域中，在地住民是如何界定族群領域範圍。而在族群文化的互相交融下，其自身的族群生活領域也跟隨著改變。因此在多族群混居的拓墾環境中，除了要面對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影響之外，族群與族群間的關係也會限制著聚落實質生活空間的建構。

在多族群混居的聚落建構過程，則會因聚落內族群的單一性與多元性產生不同的空間型態。高樹東振與大埔多族群混居地區，在經過長時間的移動與定居的過程中，彼此不斷的在吸收與抗拒在地區域的文化形式，如此多元族群具體的表現出複雜的文化互動與交融的過程。而本研究正是以聚落空間的建構過程，來解析在多族群混居下之空間變遷。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目的-----	1
1-2 研究方法-----	2
1-3 研究架構-----	5
1-4 重要發現-----	6
1-5 結論-----	7
第二章 高樹東振、大埔村拓墾與發展-----	8
2-1 墾殖背景與拓墾發展-----	8
2-2 生活形態-----	9
第三章 高樹東振、大埔的人為環境-----	14
3-1 村域構成元素的區位及意義-----	14
3-2 村域空間結構-----	22
第四章 高樹東振、大埔地區聚落之實質生活領域-----	27
4-1 村莊的領域-----	27
4-2 聚落住民共有的元素及其意義-----	30
4-3 聚落空間結構-----	32
第五章 族群生活領域-----	36
5-1 生活領域圈-----	36
5-2 族群關係與民家-----	38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41
參考書目-----	42
圖目錄-----	II

圖目錄

圖一 東振、大埔族群分界圖	7
圖二 荖濃溪堤防與周邊聚落圖	8
圖三 大埔村棗園	9
圖四 東振村檳榔園	9
圖五 劉屋菸樓	10
圖六 社區涼亭	10
圖七 東振楊屋之三山國王	10
圖八 東振曾屋之三山國王	10
圖九 大埔村永豐巷 12 號的三山國王廟	11
圖十 大陳義胞家屋	11
圖十一 五顯宮祭拜	11
圖十二 大陳義胞興建的福德祠	11
圖十三 高樹東振、大埔村與荖濃溪水患示意圖	16
圖十四 高樹舊新圳幹支流圖	18
圖十五 大埔住家後水圳空間 1	19
圖十六 大埔住家後水圳空間 2	19
圖十七 高樹東振聚落示意圖	20
圖十八 高樹東振、大埔台灣堡圖	21
圖十九 大埔、東振與東新村村域分界圖	23
圖二十 高樹聚落分佈示意圖	24
圖二十一 東振、大埔、大陳居住分佈示意圖	25
圖二十二 高樹老庄聚落變遷圖	27
圖二十三 大埔頭聚落領域示意圖	28
圖二十四 大埔頭開庄伯公	28
圖二十五 大陳義胞聚落領域示意圖	29
圖二十六 重新修建之東振村北柵門	31
圖二十七 大埔村與菜寮村分界位置	32
圖二十八 龍眼腳庄頭伯公 1	37
圖二十九 龍眼腳庄頭伯公 2	37
圖三十 梁屋祠堂	38
圖三十一 楊家夥房	38
圖三十二 大埔張屋夥房	39
圖三十三 大陳義胞家屋室內空間	40
圖三十四 大陳義胞家屋	40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目的

本計畫緣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為高樹鄉東振、大埔村進行多族群混居下的語言與族群關係研究。第二部分為多元族群下移民聚落與物質文化變遷。目前執行以執行完成第一部份，今年度則將延續上一年度計畫，針對多元族群下移民聚落與物質文化變遷進行研究調查。

清康熙 60 年（西年 1721 年）朱一貴亂事時，高屏地區客家先民組織六支民間義勇軍隊，保衛家鄉，抵禦外侮，這六支義勇團隊統稱為「六營」。亂事平定後，六營鄉勇解散，並將各營所在地改稱為「六堆」。高雄縣美濃鎮與屏東縣高樹鄉在過去的聚落分佈中是昔日客家六堆的「右堆」；而客家六堆的文化更是記載了臺灣移民社會中客家族群長年開墾經營地方移民歷史。

從六堆所轄各個鄉鎮來看，一般都有明確的福佬庄／客庄的界限。例如六龜鄉的客庄，就是最南端的新寮、新興、新威。過了新威進入二埤，就變成說福佬話的聚落了。內埔鄉從鄉治往三地門方向，到了義亭村還屬於客庄，但進入老埤即開始是福佬語區。長治鄉的福佬庄是番仔寮這個大集村，鄉內其他村落才屬客庄。其他如竹田、萬巒、新埤、佳冬的鄉治是客家村，但同鄉之內的六巷、佳佐、餉潭、塹豐卻是說福佬話的庄頭，可謂涇渭分明。

唯獨高樹鄉的情況特殊，境內雖有純粹的福佬庄（如南勢），也有純客庄（如大路關、南郡），但更多的村落是多族群混合的，如阿拔泉地區的建興、荖濃溪畔的大埔、菜寮是六堆客和福佬混居。舊寮村是日治時二次移民的北部客和福佬混居。田子村原有客家居住，逐漸被福佬人取代。泰山村則是馬卡道族和福佬人並存。1955 年大陳島居民撤退來臺，在臺灣各地共有 35 個集居的新村。其中高

樹鄉就佔了 5 個，為臺灣單一鄉鎮內大陳移民人口數和人口密度之冠。因此該鄉鹽樹村兼有福佬和大陳人、東振村包含了客家人與大陳移民、而大埔村包含原先的客家人跟福佬人，再加上大陳移民，情況複雜可以概見！

高樹鄉治早期是六堆客庄，近年來因交通衝要，有許多福佬人、外省人來此經商，鄰近的三地門鄉排灣族及茂林鄉魯凱族也有來此定居者，所以最為混雜。相較於隔鄰的美濃鎮之族群單純，高樹鄉內多數聚落呈現的是「非典型客家庄」之生活型態，在此多族群混居的情況下，其語言使用、歷史發展及空間結構究竟如何，值得探討。

聚落，是由人類活動的文化作用力將自然地景空間融合成一具有特定歷史意義的區域。因此聚落本身就是一個具有空間的概念，透過地方的構成從歷史性的人文活動與自然景觀的轉化而成。對於移民聚落構成的探究與其呈現的地方性與集體意識就必須深入其中各個階段的人文活動對其空間形塑的過程。由於客家民系是由不斷遷徙的運動中所形成的，而高樹客家移民的客家聚落構成就是客家移民以其人文活動，使得原本的自然區域增加其豐富的歷史意涵，以聚落空間的形式和移民賦予空間的意義使之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地方。

1.2 研究方法

本計畫嘗試以跨學門的宏觀視野探究，並以民族誌的田野調查方式直接深入田野，通過與當地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體驗與學習研究對象的語言、符號、信仰、飲食、網絡、生活習慣、思考方式等各種層面，透過以親身經驗獲得資料和觀察，以被研究者的觀點與角度來理解、詮釋和紀錄移民社會、文化與個體的生活空間的經歷，並透過專業的建築空間測繪將實質的移民居室空間形式具體紀錄並做數位保存與呈現。

(1) 文獻探討

本計畫擬將收集文獻資料：

- 1.高樹鄉都市計畫圖、航照圖、六堆聚落歷史分布位置。
- 2.高樹鄉相關歷史資料與地理概況。
- 3.大陳義胞相關資料彙編。
- 4.聚落學與移民知識之相關理論、研究。
- 5.聚落空間、民族誌等相關發展理論及文獻研究。
- 6.聚落空間之測繪與調查。
- 7.將田野收集之資訊進行整理、分析、驗證及書寫。

(2) 參與式觀察法

參與觀察的方法論幾乎適用所有關乎人類存在的研究。經由參與觀察法，我們可以對發生的事件、參與事件的人或物、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事件發生的歷程、以及事件在特殊情境下發生的原因—至少是從參與者的角度所了解的原因，進行描述。對於有關過程、人群及事件的關係、人群及事件的組織、長時間的連續現象、模式以及人類存在空間的短期性社會文化環境的研究而言，參與觀察的方法論都是優異的選擇。

參與觀察法的目標，是對紮根於日常存在現實中的人類生命，找出實用及理論性的事實。參與觀察法的重點便是在圈內人（insider）所認識的人類存在意義（Znaniecki, 1934; Spradley, 1980）。圈內人觀點中的日常生活世界，便是參與觀察法所要描述的基本現實情境。換句話說，參與觀察法便是要揭露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意義，也就是所謂的「現實」。由於其將日常生活的意義視為第一優先，參與觀察法和其他起源於受理論及假設定義之概念的方法有明顯的差別。

根據Blumer（1969），人類社會是行動者積極參與過程的集合而人的行為是

互動的過程。由此在本研究中也將參與客家「生活」的過程中，以真實的生活體驗及從本身的眼光與價值觀來思考，從旁詳實紀錄其活過程中的文化內涵和意義與當地在地族群所形成的文化互動與融合過程，並嘗試對其所產生之變異賦予意義與解釋，幫助在研究過程中所需的脈絡詮釋與事實的建構作為本研究理論與知識上的實踐。

(3) 深入訪談法

訪談，就是研究性交談，是以口頭形式，根據被詢問者的答覆，搜集客觀的、不帶偏見的事實材料，以準確地說明樣本所要代表的總體的一種方式。尤其是在研究比較複雜的問題時需要向不同類型的人瞭解不同類型的材料，以及做不同角度的交叉提問與訪談以確立事實性。

訪談是民族誌中田野調查重要也是基礎的資料蒐集方式，除了使研究者更真實的體現與觀察生活經驗也能更客觀的獲得研究對象的思考價值觀；並將其對於地方的口述資料記錄與存檔可最為往後研究使用與佐證，及建立移民族群的遷移史及聚落發展概況。

本研究之訪談方式可分為兩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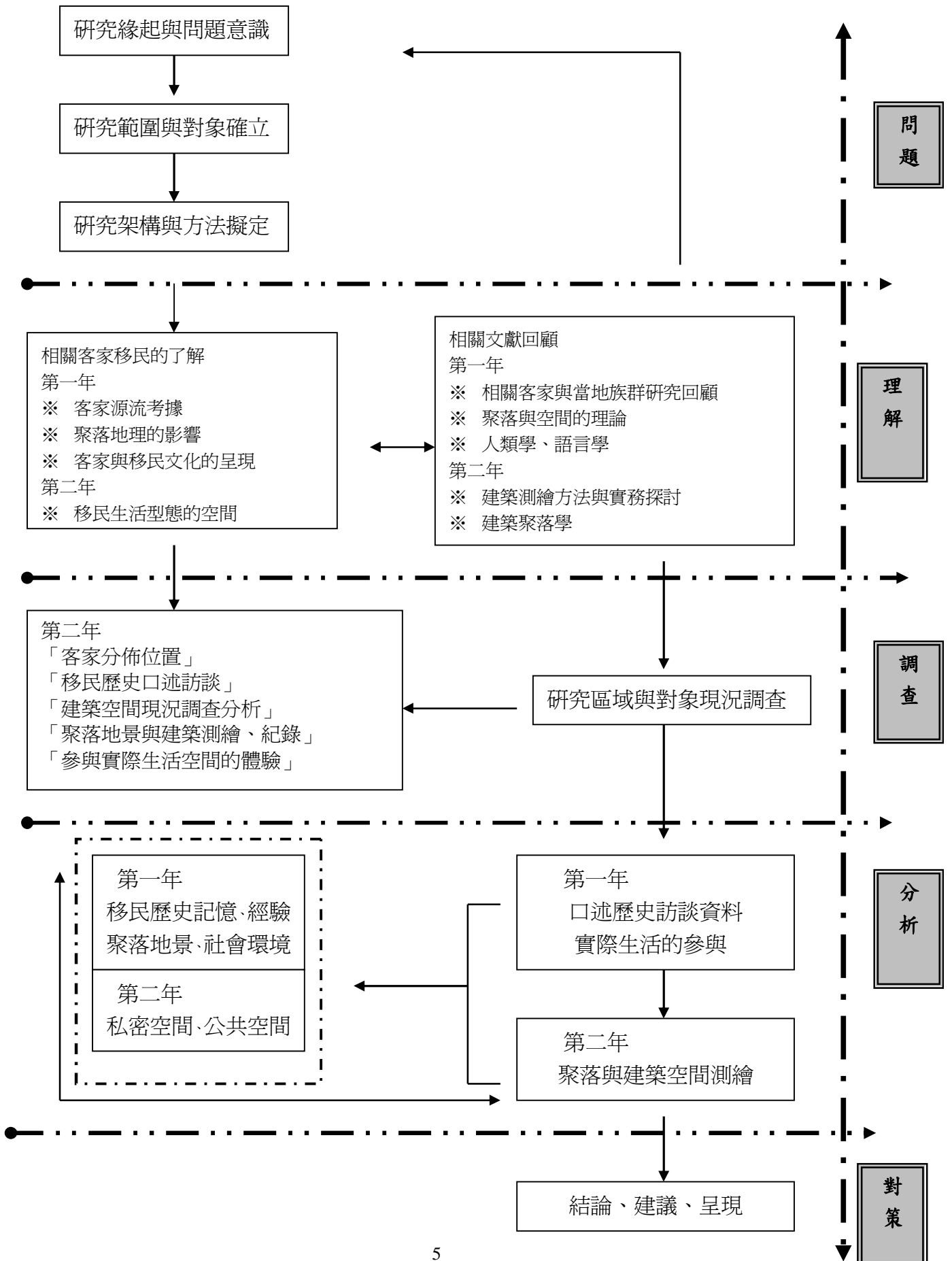
1.間接式的日常生活訪談：

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方式，透過與各族群的共同生活與勞動，此時並不設限任何主題與對象，而是透過參與共同的生活經驗與勞動中的平常性對話，直接了解與體驗研究對象的生活情境與價值觀的體現，可作為客觀的研究方式且在共同生活中更能發現其所未見的資訊。

2.直接的問卷式訪談：

主要是針對所擬定的問題和研究對象作直接的提問與訪談，將研究中所與建構之資料與問題意識作直接的驗證。其兩種訪談方式並無固定或強烈的分開使用而是視訪談情況可做交叉應用。

1.3 研究架構



1.4 重要發現

本研究是以多族群混居下空間變遷作為主題，探索高樹鄉客家族群混居的人為環境的建構與生活型態的差異。透過實地的訪談、生活經驗的體驗與文化解析，確實的理解當地族群混居下所呈現的價值觀與文化背景，並將過去移動的軌跡呈現與紀錄，而重要發現如下：

（一）多族群混居之原因

在荖濃溪洪患氾濫的自然環境限制下，東振與大埔地區之住民不斷的進行遷徙與家園重建，因此減少族群間的衝突。其次，土地耕種的社會背景造成社會角色的變動，而在這轉化的過程中，多族群文化也在時期進行交融與同化。

（二）在多族群混居下東振與大埔地區的聚落呈現型態

在多族群混居的聚落建構過程，則會因聚落內族群的單一性與多元性產生不同的空間型態。如東振老庄聚落以客家族群為主要住民，因此在建構聚落的過程中，則有柵門、伯公以及墓地，作為劃分聚落實質生活領域圈以及族群領域的界定。其次，大埔在多族群混居下，其空間組構型態則是以信仰中心作為出發，並且無任何強烈的防禦意識型態建築出現。

（三）東振與大埔地區聚落發展三階段

經過實地走訪與調查，東振與大埔地區的聚落發展與荖濃溪的整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清領時期住民因水患不斷的進行遷移，日治時期整建堤防住民生命財產受到保障，此時為聚落穩定發展時期，第三階段則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修築荖濃溪一帶堤防，正式確立聚落族群實質生活領域範圍。

1.5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以多族群混居下之空間變遷作為討論的主軸，透過聚落拓墾過程所建立的實質生活領域，來解析在多族群混居的場域中，在地住民是如何界定族群領域範圍。而在族群文化的互相交融下，其自身的族群生活領域也跟隨著改變。因此在多族群混居的拓墾環境中，除了要面對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影響之外，族群與族群間的關係也會限制著聚落實質生活空間的建構。

在多族群混居的聚落建構過程，則會因聚落內族群的單一性與多元性產生不同的空間型態。高樹東振與大埔多族群混居地區，在經過長時間的移動與定居的過程中，彼此不斷的在吸收與抗拒在地區域的文化形式，如此多元族群具體的表現出複雜的文化互動與交融的過程。而本研究正是以聚落空間的建構過程，來解析在多族群混居下之空間變遷。

關鍵字：族群混居、高樹老庄、福佬客、大陳義胞、空間變遷

第二章 高樹東振、大埔村拓墾與發展

高樹東振、大埔二村在清領時期原為東振新村的行政範圍內。在經歷日治時期至戰後，東振新村便劃分成為東振、東興與大埔三村。而在本調查研究中是針對東振與大埔二村作為調查區域範圍。因此在本章節將以高樹現今東振、大埔二村之拓墾作為主要呈現內容，並根據田野調查敘述二村之生活形態。

2-1 墾殖背景與拓墾發展

客家人入墾屏東平原一帶約始於康熙三十五年後（1696）「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台。蓋惡惠、潮之地訴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歿，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¹，康熙年間部分客家人溯武洛溪北上，沿番仔寮溪及隘寮溪間墾地；除了承租耕田外，又與傀儡生番發生械鬥。

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促成「六堆」聚落的建立，其組織跨越血緣與地緣的界線，組建防衛武力，迎擊來犯敵軍。雍正十年（1732）發生吳福生之亂，與周遭漳泉人不合，加上隘寮溪每年洪水成災，因此武洛居民逐漸向今高樹、美濃地區拓墾。乾隆三年（1738）原居武洛庄十八姓人移居至鹽樹村公館新庄，受招佃移墾成東振新庄，這是現今東振開庄之始，東振村先民來自廣東蕉嶺、梅縣。

大埔村移居據《高樹鄉志》「民前八十餘年來自廣東嘉應、大埔一帶遷移開庄」²；「本村先民大約於一百四十年前，由廣東嘉應、大埔一帶遷移而來，始居於大埔頭。」³記載是有所誤植，大埔村〈大埔三山國王廟沿革〉「乾隆五十五年（1790）建廟；嘉慶五年（1800）重修」指出乾隆五十五年已建廟，大埔社區〈大埔村沿革概況〉「先民約於清朝乾隆年初，大約現在高美橋上游立庄，經百餘年墾殖獲豐衣足食。」，前後文對照與實地訪談，大埔村移民的時間在乾隆年間，大致上是合理。

現今「褒忠」牌匾為重建過後之貌，木製牌匾已不復得。其牌匾為乾隆五十

¹ 〈理台未議〉，黃叔瓚，《台海使槎錄》，頁 92。

² 〈高樹鄉各村沿革圖〉《高樹鄉志》，頁 5。

³ 《高樹鄉志》，頁 5。

三年林爽文事件，賜本（東振新）庄「褒忠」牌⁴。東振村民對「褒忠」來歷不甚清楚，只能敘述重建後的樣貌。

日據時期住所番地與現行行政區域對照表						
日據時期住所番地					現行行政區域	
州(廳)	郡(堡)	庄(街)	字(町)	土名	鄉鎮	村里
高雄州	屏東郡	高樹庄		東振新	高樹鄉	東振村
高雄州	屏東郡	高樹庄		東振新	高樹鄉	東興村
高雄州	屏東郡	高樹庄		東振新	高樹鄉	大埔村

資料來源：高樹鄉戶政事務所，2002

大埔與高樹的大陳義胞在民國四十四年透過「飛龍計畫」撤退來台，居於此地的新村居民實際為南甌島人，語言為閩南語⁵。我家鄉話是用閩南語，跟大埔村或菜寮村的閩南話有一些差距，但是我們聽不懂日新與自強村的大陳話⁶。



圖一 東振、大埔族群分界圖⁷

⁴ 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誌》，頁 426。

⁵ 洪惟仁以「浙南閩南話」來稱呼百畝、虎盤、南甌村通行的語言。

⁶ 《新村訪問節錄》，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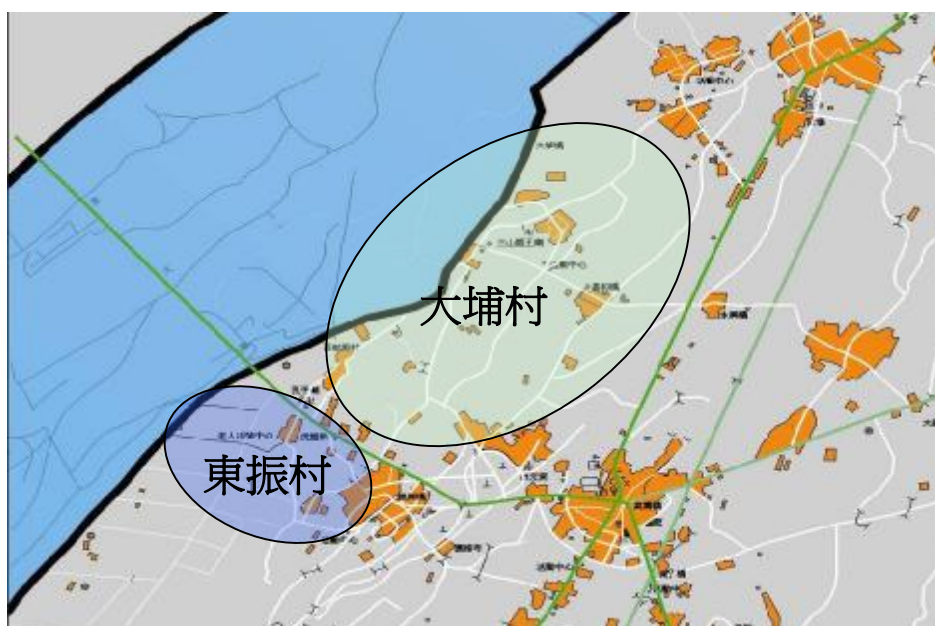
⁷ 筆者依據《經建版》〈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繪

2-2 生活型態

東振與大埔二村的住民是以客家族群與閩南族群為主，加上少數的大陳義胞居住在二村。以下根據筆者在田野調查所訪談資料，將分成土地使用、農業作物、宗教信仰與教育四部分呈現。

1、土地使用

東振與大埔二村，從清代初始拓墾，歷經日治與國民政府來台，此區域內住民多是以務農為主。而東振與大埔二村鄰近荖濃河流域，在清領時期，水利建設尚為營建時，大埔與東振二村經常受到水患之影響，導致聚落住民所拓墾之農田與住所沖毀。而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修建荖濃溪提防後，才奠定現今東振與大埔村生活範圍。



圖二 荖濃溪提防與周邊聚落圖⁸

從圖二可看出，大埔聚落居住大多為散居之形式，而在東振村聚落則以集居為主。而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大埔村之土地大多為農耕使用，而東振村則都為住居之地。而形成這現象之原因，除了大埔村在地理位置上遠比東振村容易遭受到水患影響下，居住場所容易被沖毀。而在早期大埔地區的土地大部分

⁸筆者依據《經建版》〈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繪

都屬於當地大家族所有。

因此我們在圖二，可以發現到鄰近大埔村的東振、菜寮、舊寮三村的聚落居住形式都為集居。而在這層關係影響下，大埔村的土地成為當時大家族雇用長工農耕之場所。而這些長工就是來自於東振、舊寮、菜寮三村大家族。這也造就大埔客家住民福佬化之原因。

2、農業作物

農作方面，從早期的稻作逐漸發展出各種作物種植。在日治時期，東振與大埔地區也開始種植菸草。而現今在國家開始限制菸草收購下，檳榔與棗子逐漸的取代菸草等作物。



圖三 大埔村棗園⁹



圖四 東振村檳榔園¹⁰

東振、大埔地區，在早期以菸葉為主的農作產業下，在此地區內出現了許多菸樓建築，而這些菸樓建築不同於同為菸葉種植地區的美濃，美濃地區菸樓大多營建於夥房旁，而高樹東振村雖然有種植菸草作物，但在高樹東振村內卻鮮少看見菸樓建築。而在大埔、菜寮二村卻隨處可見到菸樓建築。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大埔與菜寮交界地區，菸樓數量為整高樹地區最多，而在菸樓建築的裝飾上更甚於美濃地區。甚至在菸樓建築上出現客家夥房的「堂號」與建築裝飾。

在東振與大埔地區，可發現到檳榔在此地區除了視為農作生產之外，在各個居住空間中都會種植檳榔樹，作為區隔分界之用。甚至在大埔地區內，社區住民

⁹ 拍攝於 2007/05/05

¹⁰ 拍攝於 2007/07/01

已經使用檳榔樹作為建築材料之一，如下圖六。



圖五 劉屋於樓¹¹



圖六 社區涼亭¹²

3、宗教信仰

東振、大埔村之住民是由客家、閩南與大陳義胞所組成。而在不同的族群與居住環境的差異下，呈現了不同的風貌。東振村是由客家族群與少數的大陳義胞所組成。而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東振村村內並無庄廟的存在，但有著客家族群特有的伯公信仰，因此在無庄廟的情況下，東振村內的伯公成為整個村內主要信仰之一。而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也發現，在東振村內的民居中，各住民會在祠堂或是祖堂內祭拜神明與祖先。而存在於東振村內的家廟¹³，根據田野訪談得知，早在清代拓墾初期這些家廟就已存在。且在東振村內祭拜三山國王的家廟不在少數。



圖七 東振楊屋之三山國王¹⁴



圖八 東振曾屋之三山國王¹⁵

¹¹ 拍攝於 2007/03/23

¹² 拍攝於 2007/05/05

¹³ 家廟：意指民居內除了有祭拜祖先之外，尚有祭拜其他神明。如三山國王、觀音、媽祖。

¹⁴ 拍攝於 2006/05/09

¹⁵ 拍攝於 2007/07/01

相較於大埔村的信仰現況來說，在大埔村有著三山國王的庄廟，而日治時期以前，東振村與大埔村是為東振新村的一部份，但在大埔村的宗教信仰家廟祭拜行為並無像東振村家廟祭拜的興盛。而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也發現在大埔村與東振村的祭拜行為並無跨村落的現象。東振與大埔地區的住民並不會互相到對方的聚落祭拜。



圖九 大埔村永豐巷 12 號的三山國王廟



圖十 大陳義胞家屋¹⁶

而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遷移至東振與大埔地區居住的大陳人。在語言與族群的不同，加上土地權的爭執下。新移民大陳義胞並不會到附近大埔與東振地區祭拜三山國王與當地人的伯公。因此大陳義胞在自身居住的村落內，興建了自己的土地公廟，並且在旁營建五顯宮。而在大陳義胞的家屋空間內，在門口上都會貼上「獅咬劍¹⁷」的避邪裝飾。



圖十一 五顯宮祭拜¹⁸



圖十二 大陳義胞興建的福德祠¹⁹

¹⁶ 拍攝於 2006/05/09

¹⁷ 獅咬劍：中國傳統避邪破煞之用品。大陳義胞在自身居住空間中都有貼上此裝飾。而購買處是來自於鎮上的五金行。

¹⁸ 拍攝於 2006/05/09

¹⁹ 拍攝於 2006/05/09

第三章 高樹東振、大埔的人為環境

選擇一處地點作為聚落位置，是以能夠維持生活獲得安全作為基礎原則。為了滿足需求，人們選擇適合的自然環境或是方法，均是充分的反應一時代的社會、經濟條件。因此在高樹東振、大埔地區的人為環境所呈現的構成型態，都直接的反應了生態環境和社會背景的限制及影響。以下將根據田野調查的資料，將呈現高樹東振與大埔地區之在地住民所建構的生活領域。將先以析敘高樹東振與大埔村之村域構成元素，再分析村域空間結構型態。

3-1 村域構成元素的區位及意義

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位於荖濃溪旁，左側為美濃龜山。在清領時期尚未建造提防時，東振新庄長年受到水患影響。而後東振往內遷移，即現今所見之東振村。而相較於大埔村的區域結構來看，大埔村早期都為農田耕作，而在舊寮提防的圍堵荖濃溪河床，導致水流都直接進入到大埔村莊內，因此在聚落發展規模上較為東振村來的分散。而在日治時期時，東振村在往內遷移下，受到水患的影響日漸減少，因此住民人口數量與村域空間不斷的再擴大發展。而大埔村域則是在光復初期時，在國民政府修築舊寮、大埔以及東振新三個提防下，聚落規模逐漸的穩定成長，而在遷移來台的大陳義胞也定居在接近東振新與大埔二提防之處。

歸納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的人為環境構築型態，都直接的呈現出自然環境和社會背景的限制與影響。以下將進入本研究主題，探討在多族群混居下的東振與大埔二村所建構的生活領域。以下將分析村域構成元素：河川、田原、水圳、村莊、墓地及道路，其後再分析各構成元素之型態意義。

1、河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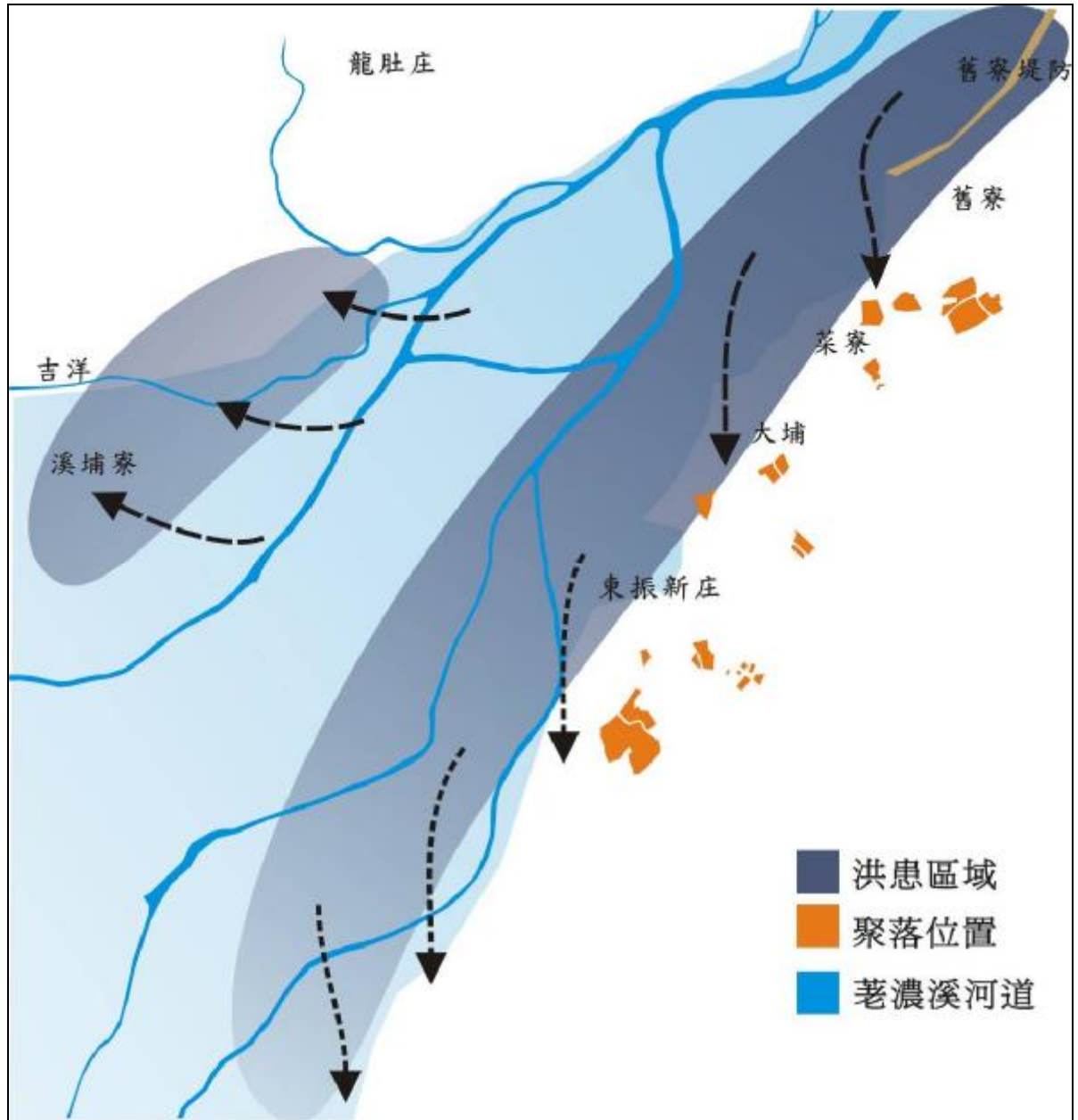
東振與大埔二村的左側為荖濃溪。河床上之石礫為建造民居的主要建材之

一。在枯水期時，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客家族群大多都會徒步過荖濃溪河床至高雄美濃鎮中壇以南的客家聚落。而在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拓墾初期，水利建設不發達時，二村村民會從荖濃溪引水進入農田灌溉。

2、田原

高樹東振、大埔與東興三村在清領與日治時期前同為東振新庄。因此在聚落的拓墾階段中，三村的區域屬性也有所不同。早期的農田大多分佈在大埔村一帶。而住居處大多集中於東振村，而東興村則為東振村的居住空間的延伸。而在受到荖濃溪水患與聚落住民社會階層的影響與差異下，有著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大埔村之住民大多為當時的承租佃戶，在無法賴以維生的土地下，只有不斷的進行重整修建。而當時居住在東振村一帶的客家住民，大多為地主階層。將土地租給新拓墾之移民，而自身則出外經商或是從事其他行業。

而在日治時期後，日本政府修築舊寮堤防一段。使得上大埔一帶的農田受到安全保障，舊寮與菜寮一帶的閩南族群也逐漸的往大埔地區拓墾。而後在國民政府來台後，爲了安置大陳義胞又開始重新修築舊寮堤防以及新建大埔與東振新二段堤防。而在興建堤防下，荖濃溪的水流方向逐漸的受到控制，多出的河床地則成爲大埔、東振、舊寮與菜寮一帶住民拓墾地。而國民政府也向東振村的地主徵收土地給予大陳人耕種。而大陳義胞在原居住地本以漁業爲生，並不擅長土地耕種，進而將國民政府給予之土地轉租給予當地客家住民耕種。這也間接的造成原居住在此地的客家住民、閩南族群對大陳義胞的衝突。



圖十三 高樹東振、大埔村與荖濃溪水患示意圖²⁰

其次，在農田的耕作型態來看，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的農業作物與鄰境的高縣美濃鎮並無相差甚遠。而筆者經過田野訪談得知，高樹大埔當地之閩南族群也有種植菸葉之經濟作物。但其菸葉耕種與後續燻烤整理的卻是透過大埔村內客家住民指導其技術。甚至有大埔住民表示：

²⁰ 筆者依據大正三年（西元 1914 年）台灣堡圖繪製。

我們的菸樓是請客家人來蓋的。我們自己閩南的不懂。菜寮、舊寮那邊的閩南人也有種，他們也是請客家的師傅來蓋。這邊也有美濃的師傅過來蓋菸樓，我們也會跟客家人學客家話，不然沒辦法溝通，他們也會教我們種菸，大家互相拉。²¹

透過大埔住民的訪談過程可以得知，大埔村域內並無有所族群文化衝突。反而再透過生產過程中，將其族群的差異給逐一融合。而相較於同為客家族群的東振村民，東振與大埔村的客家族群就無法互相和平相處。大埔住民表示：

我們大埔這邊比較常跟隔壁菜寮、舊寮的人有來往，有時候美濃鎮中壇那邊的人也會常常來我們這邊，比較少跟東振村的人來往。我們有農作問題也會去找他們。我們這邊的土地都是石頭地，他們從北部下來的客家人比較會弄。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找他們來幫忙弄²²

大埔與東振在清領時期是為同東振新庄，但卻在現今彼此住民無法和平相處。甚至往周邊的美濃中壇一帶客家人交流。而歸納上述，可以發現到東振與大埔住民間的相處，並不是從族群認同作為出發，而是從日常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信任作為認同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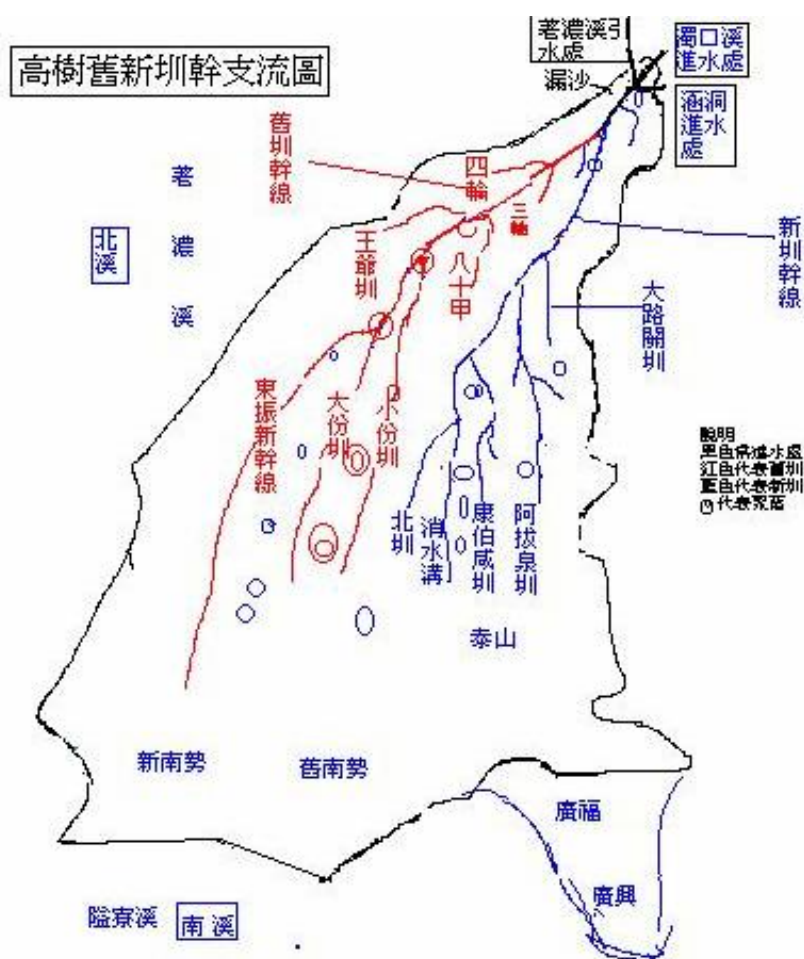
3、水圳

目前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主要農田灌溉用水，主要引自荖濃溪與濁口溪，以引水開鑿隧道進水口引水。透過舊寮新、舊圳二灌溉系統，引進農田內。而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早期的大埔與東振住民曾經因農田用水的權力，有所械鬥行爲，其中在日治時期時，日本政府強行打破過去美濃與高樹分配荖濃溪用

²¹高樹大埔舊 071101 訪談

²²高樹大埔舊 071101 訪談

水的慣例，在美濃新建竹子門發電廠，將荖濃溪水引進發電廠內。因此高樹大埔與東振農業用水面臨無水可用，而在光復後，經當地鎮代的協調下，高樹分得三百餘甲之土地灌溉用水²³。其次，高樹東振村的大陳義胞則因水圳上游的客家住民把持著水口下，在語言與文化的差異下，雙方時常有所紛爭。因此水圳上端的客家人斷其水源。而大陳義胞則自行鑿井、設水塔，以供日常民生用水。



圖十四 高樹舊新圳幹支流圖²⁴

而根據本研究計畫實地走訪發現水圳的水流路徑，除了提供一般的農耕灌溉之外，水流路徑還會經過各聚落住家前，而當地住民也會到自家後的水圳空間，進行洗衣、農事調理的等日常使用行爲。

²³附註 1

²⁴資料來源：曾坤木，〈水利與聚落遷移—以六堆高樹老庄為例〉，頁 24。



圖十五大埔住家後水圳空間¹⁵



圖十六大埔住家後水圳空間²⁶

4、村莊

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是為東振新庄行政區域的一部份，在清領時期受到荖濃溪洪患的影響下，聚落空間發展的階段一直處於遷移的狀態中，而在日治時期至光復後，政府修建荖濃溪一帶的堤防才使得東振與大埔二村聚落有發展的機會。下面就分別以東振與大埔二村村莊發展過程敘述之。

東振村：

東振村住民早期是為水流庄遷移至現今居住區域，在清領末期時水流庄的水患頻繁，導致當時的聚落不斷的往內遷移。除了遷移至東振村之外，包含長榮、高樹一帶的村落都有其住民分佈。而東振村的聚落空間穩定的成長，則是在進入日治時期後，日本政府修築堤防、聚落人口的膨脹，東振村民進行二次遷移，少數的人口往現今東興村位置拓墾定居。而農耕土地若是在大埔村一帶的住民，則會往大埔村進行遷移。

²⁵ 高樹大埔 071001。

²⁶ 高樹大埔 071001。

其次，在國民政府遷台後針對老濃溪一帶興建東振新堤防，將大陳義胞安置在整治堤防所多出的河床地，並新建家屋給予大陳人居住。而多出的河床地與徵收東振村的農耕地則發放給予大陳義胞耕種。



圖十七 高樹東振聚落示意圖²⁷

大埔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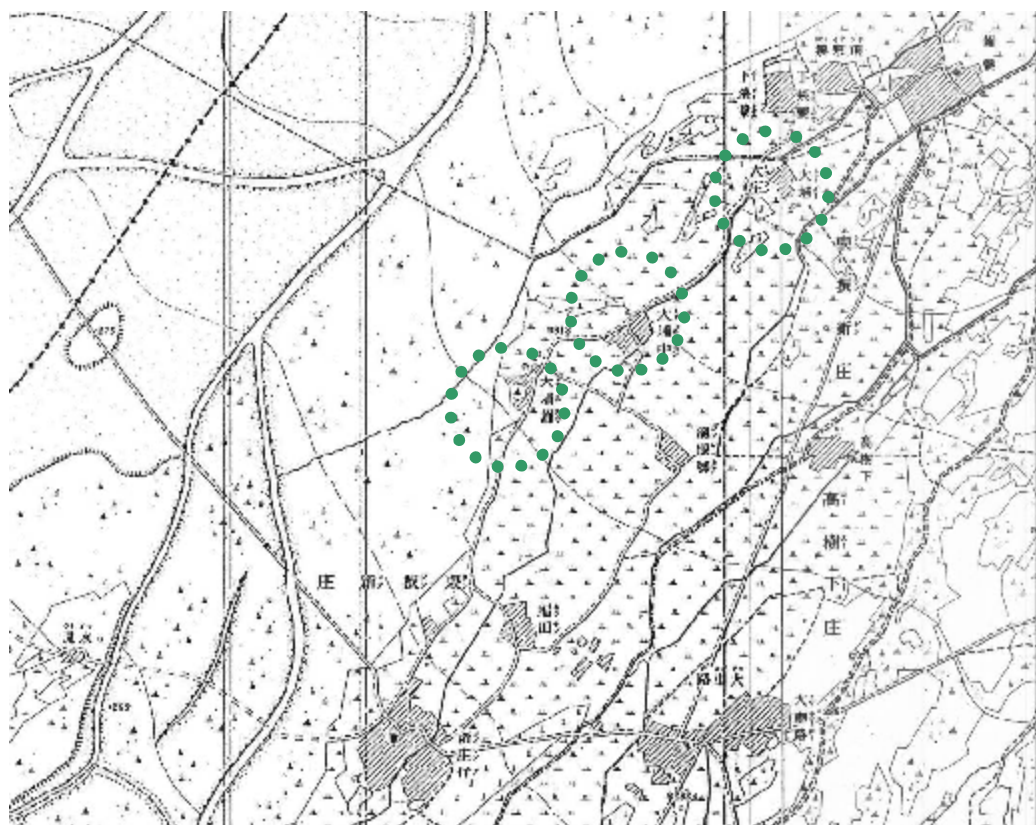
大埔村主要分成大埔、大埔中與大埔舊三區塊，其聚落拓墾時間與東振村相去不遠，在清領時期就有已經建庄。而大埔村的聚落空間發展卻異於東振村內建築密集的結構。根據大埔住民表示：

我們大埔開庄的時間不會比東振那邊晚，都是差不多的時間就來到這邊了。只是我們這裡比較容易有水災，東振那邊的比較少，我們是在堤防修建好以後，才比較沒有水災，以前只有舊寮堤防而已，下面的大陳義胞是等政府興建好東振新堤防之後才到的。那時候政府在蓋東振新堤防的時候，就順便在舊的堤防上加蓋上去，後來就沒再淹了。所以我們大埔這邊的房子才會分的這麼散，水都把我們沖開來了。²⁸

²⁷本研究計畫自行繪製。

²⁸高樹大埔舊 071101 訪談

歸納上述可得知，在荖濃溪水患的影響下，大埔村的聚落空間被切分成爲三區域。相對的大埔村並無像東振村有著柵門的存在。在面對頻繁的水患，大埔住民只能不斷的遷移來減少水患所帶來的威脅，而導致著整個聚落的空間結構只能是以散居的方式呈現。在大埔村內甚至有一句諺語：「大埔庄頭做戲²⁹、庄尾不知³⁰」。即是說明著大埔聚落發展的差異。



圖十八 高樹東振、大埔台灣堡圖

5、墓地

高樹東振與大埔一帶共有二處墓地，一處位於大埔村與東振村交界之處。另一處則位於東振、東興村與高樹的交界位置³¹。其墓地位置爲當初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交界區域，作爲防禦界線之用。

²⁹ 做戲：意指做水。

³⁰ 高樹大埔 071130 訪談。意指受到大水來時，庄頭還知道在哪，庄尾不知道被水沖去哪了。

³¹ 請參照圖十七。

6、道路

清代時期，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村域在長期受到水患影響下，其聚落開發一直處於變動，因此聚落內的道路大多為曲折小徑。而通往美濃一帶的道路則需等荖濃溪枯水期才可通行，或者是繞道至里港轉入美濃。

3-2 村域空間結構

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的村域空間結構共分為清領的水患影響下的村域變遷時期、日治的堤防初期建設時期與光復後國民政府重建堤防三時期。在三個不同的治理政權下，村域空間結構所受到的限制與影響也有所不同。日治的皇民化運動，使得村域內的傳統信仰中心消失，族群與族群間的衝突也在此時抑制。而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將荖濃溪一帶的堤防完整的建設下，使得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才開始穩定持續的發展。將針對三時期的村域空間結構以村域的構成型態與配置特性析述。

一、構成型態

在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所呈現的人為環境，其構成元素主要可分為五種重要形式：邊緣、地域、節點、路徑與地標，以下將分述之。

1、邊緣：

西側與東側分別為荖濃溪及墓地為邊界。而東振與大埔二村的界線則是以縣縣 184 乙作為二村分界。而東振與東興二村的中間分界線則為流經的水圳。

2、地域：

流域所沖刷的沖積扇平原，早期主要是以稻作與菸葉作為主要經濟作物，在政府政策下，種植菸葉的區域逐漸減少。現今逐漸的轉種植其他農作物，主要是以棗子、檳榔等農作物。



圖十九 大埔、東振與東新村村域分界圖³²

3、節點：

高樹東振與大埔村在族群混居的結構下，其村域空間節點有著各自的發展脈絡。而在此村域內有著客家、閩南以及大陳義胞三族群，其村域節點分別信仰中心「伯公」與東振村各自獨立出的柵門位置³³。而大陳義胞所居住的新村則為「五顯宮」。

4、路徑：

區內主要是以陸路為主，聯繫各村內的聚落。境內的溪流水量不豐，無法做交通輸送之用。

5、地標：

境內主要是以老濃溪沖刷出的平原為主，在空間的認知上主要是以西側的美濃龜山、東側的大武山系為主，而南面則為沖刷平原。而人為建構出的地標環境主要分為老濃溪堤防、五顯宮與聚落外圍之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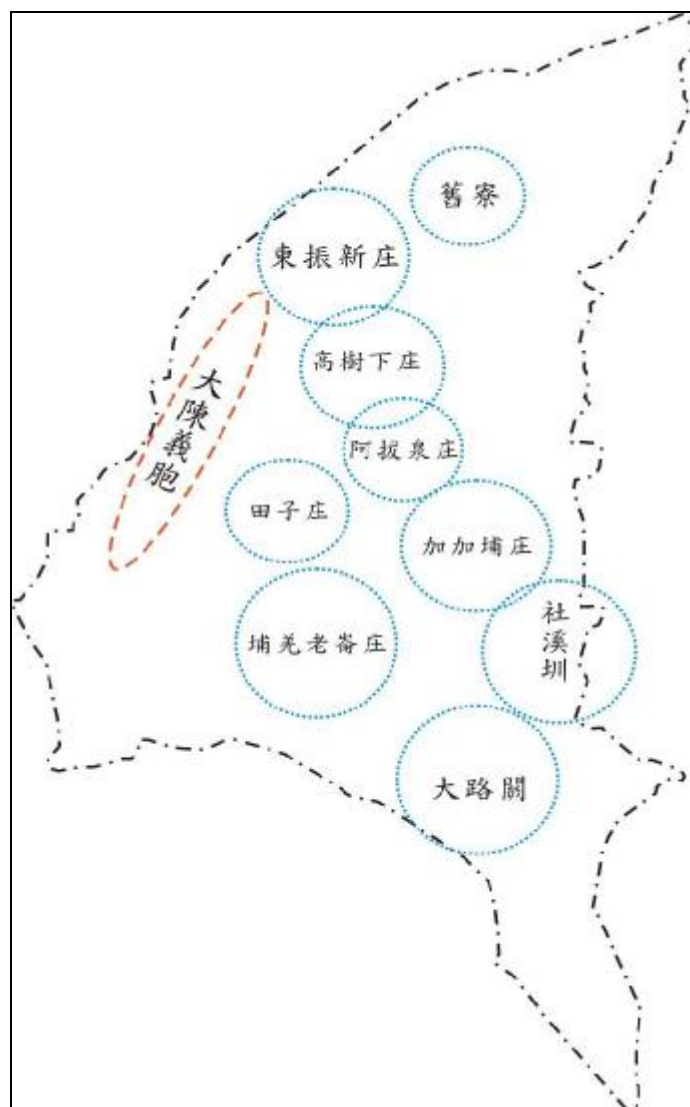
³² 本研究計畫自行繪製。

³³ 請參照曾坤木，〈水利與聚落遷移—以六堆高樹老庄為例〉，頁 32。

二、配置特性

1、族群環境的限制

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村域內有著客家、閩南與大陳義胞三族群。而在不同的拓墾時期族群間的生活領域也有所不同。從清領時期的閩南、客家與平埔族三者搶奪生活領域的衝突，到日治時期日人強行抑制族群間的紛爭，而在光復後大陳義胞遷移至東振村，閩客對大陳人佔有過去耕種已久的土地感到不滿而有所衝突。在不同的統治政權下，族群環境的界線不斷的在變動。而東振與大埔二村之客家人也在族群居住混居的差異下，而出現不同的在地認同文化。



圖二十 高樹聚落分佈示意圖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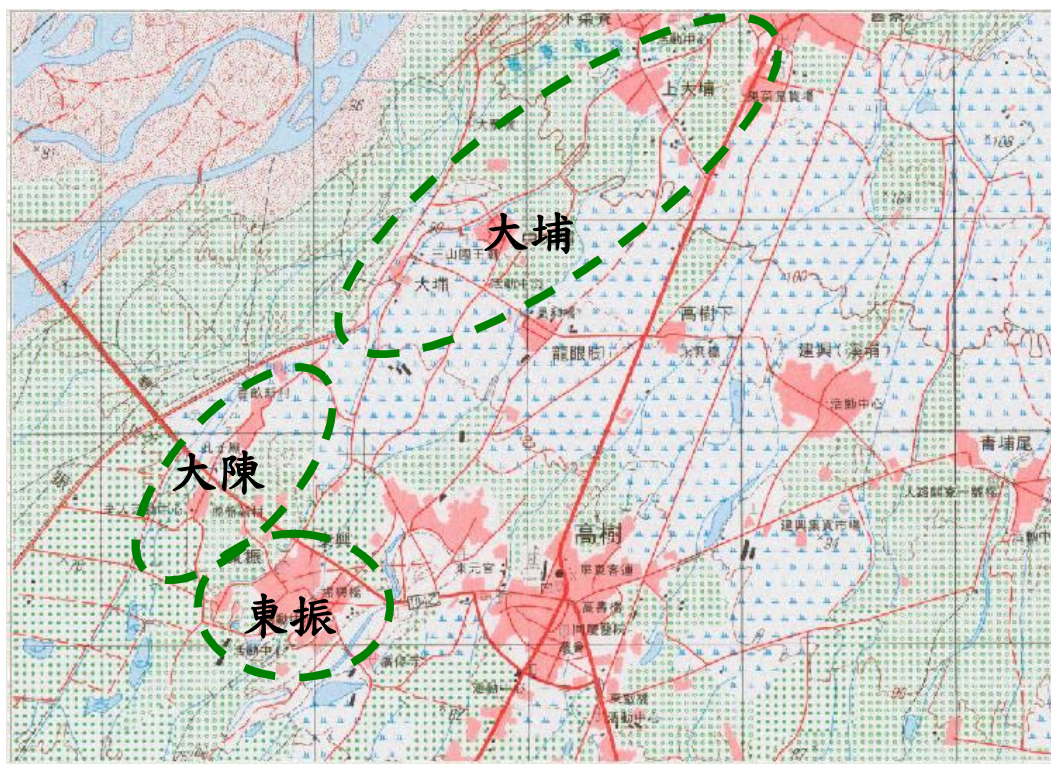
³⁴ 本研究計畫自行繪製。

2、自然環境的選擇

定居的首要必須要有充足的水源以及可遮蔽風寒的安全屏障。而清領時期在受到長年的荖濃溪水流路線的變動，高樹東振與大埔地區一帶聚落發展一直處於變動的狀態中，例如：大埔村的村域內被切割成爲三個聚落區域。而相較於東振村的聚落來看，東振住民選擇向內進行二次遷移，因此在受到水患影響較小的威脅下，聚落發展出塊狀的的空間結構。但相較於鄰近鄉鎮的聚落來看，東振與大埔村聚落在早期受到自然環境的威脅下，其聚落的發展時間相對的較晚，因此聚落內的空間規劃仍舊停留在傳統聚落格局中。

3、生活領域劃分

在拓墾的先後、社會背景的差異與族群文化的不同，而各自發展出自身的生活領域。在本研究調查區域範圍內，主要可以分爲以客家族群爲主的東振老庄聚落、閩客混居的大埔聚落與大陳義胞所居住的新村三個生活領域圈。而各聚落內都有其主要信仰圈。如大陳人的五顯宮、東振客家的福德會及大埔聚落三山國王。



圖二十一 東振、大埔、大陳居住分佈示意圖³⁵

³⁵ 本計畫修自《經建版》〈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4、防禦措施的住居觀念

東振與大埔二村域內的防禦措施主要是根據住民的族群身份而有所不同。以客家族群為主體的東振村，在清領時期村內則有設置柵門與種植刺竹，以防備他族的侵略，而住民也將墓地設置在族群交界之處，以作為緩衝。相較於閩客混居的大埔村來說，聚落在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其空間結構就以跳島式的空間結構呈現，並以狹長帶狀的街道貫穿三區域³⁶，作為易守難攻之格局。而大陳義胞的村落，則是在國民政府遷台後設立而成，此聚落空間屬於強迫置入之政治性空間。當時的族群間的衝突也日漸降低，並無出現大規模的械鬥行為，因此大陳義胞在來台後，只有設置五顯宮與土地公祭拜。

5、風水觀念的重視與方位系統

在風水觀念的呈現中，除了考慮聚落整體座落方位，還會在自身居住之家屋空間呈現出。以東振村聚落為例，在其柵門設置的出入口上，主要是以大武山系與美濃茶頂山系作為方位考量。其次在聚落的傳統夥房上，也是以靠山作為優先選擇。相較於大陳義胞的民居，在非自主建造下，大陳人無法選擇聚落發展的方式。因此在其自身所居住的家屋空間上，則有貼上「獅咬劍」³⁷以求平安。

³⁶ 請參閱圖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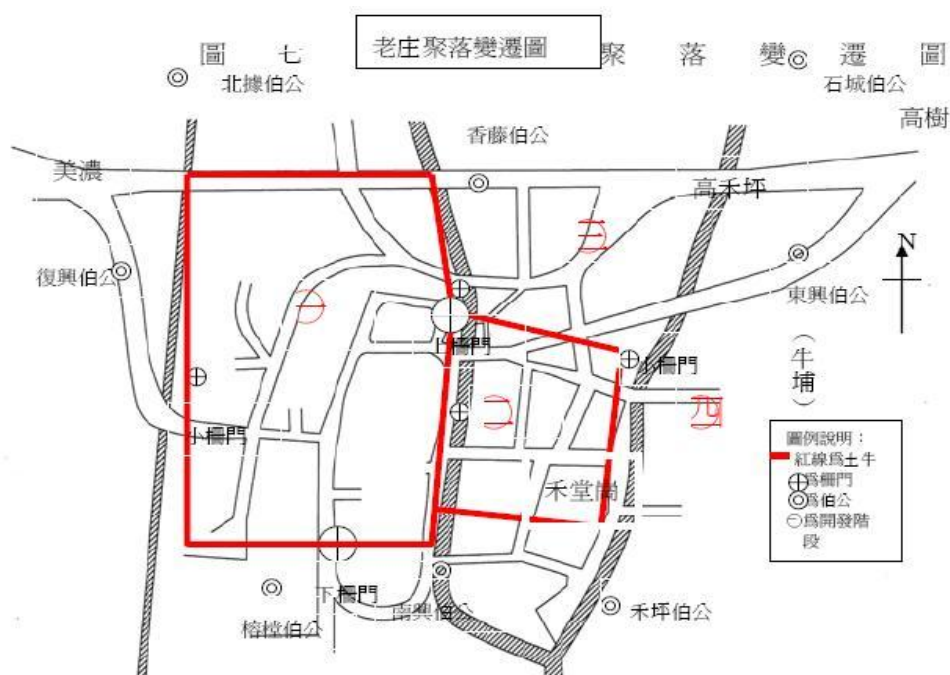
³⁷ 大陳人在大陸原鄉所擁有的風水文化之一。

第四章 高樹東振、大埔地區聚落之實質生活領域

根據第三章的析述，可以得知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的人為環境建構過程，主要是以荖濃溪的整治的背景，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進行。而透過這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來看，高樹東振與大埔二村的人為環境是受到自然環境的外力限制與族群間的衝突影響所建構而成。故此，在本章節將析述高樹東振與大埔聚落之實質生活領域中村莊的領域建構，及住民共有的元素區域意義，其後再分析聚落特質。

4-1 村莊的領域

人會選擇一個安全的生存空間作為居住場所，而做為一個安全的場所可以是從人為的營造到自然的保護。在保護的周圍則會出現邊界。此邊界包被了居住的區域。在這包被的特質下，其聚落的才有其領域的形成。以東振老庄來看，其村落的外圍在清領時期種植著刺竹，此為自然元素的保護，而在人為環境的營造上，則在村落設置柵門，並由伯公作為村莊領域的圈定。從此來判斷，高樹東振老庄在清領社會背景條件不佳的狀態下，有其邊界才算是一個安全的生活領域。



圖二十二 高樹老庄聚落變遷圖³⁸

³⁸資料來源：曾坤木，〈水利與聚落遷移—以六堆高樹老庄為例〉，頁 32。

相較於大埔聚落的發展來看，大埔與東振二村域的開拓時間相去不遠，但在日治時期的聚落發展已逐漸朝向長榮、高樹與多族群混居的影響下，其村落領域並無與東振老庄一般設置柵門。而人與土地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而作為一個傳統聚落的開發中，信仰中心是不可缺少。尤其是在自然環境較為惡劣的居住場所。大埔村在過去長年受到水患影響，對於伯公信仰的依賴更甚。



圖二十三 大埔頭聚落領域示意圖³⁹



圖二十四 大埔頭開庄伯公⁴⁰

在族群混居與日治時期的發展的社會背景下，東振與大埔住民在開拓與定著過程中無論是何種族群身份，住民與土地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伯公信仰深入到每一個個角落，守護著村落與村民。而在開拓初期時，水患的頻繁更加深住民對信仰的依賴。

其次，光復後國民政府將大陳義胞遷置高樹定居後，在與當地住民的社會背景差異下，二者之間族群關係壁壘分明，相對的在聚落的結構上也有所不同。大陳義胞遷移至高樹是由外力所介入。其居住場所是為國家權力所建造，因此在聚落領域的分界是由政府所安排。而大陳義胞定居至今，聚落人口不斷的減少，當時所建造的住屋現今大多數都以無人居住，甚至以拆除。而在其信仰上，則是在虎盤新村原高樹國小虎盤分校旁廣場集資興建了一座福德祠。虎盤福德祠內主祀

³⁹ 本研究自行繪製。

⁴⁰ 本研究計畫拍攝於 070505 大埔聚落。

神爲土地公外，尙有眾多神像，其因爲百畝新村的五顯廟曾遭祝融之災，災後便把完好與部分受損神像暫安奉於此。另外還在百畝與虎盤新村的中界位置集資重建五顯宮（廟），於二〇〇六年五月九日舉行圓醮大典，圓醮會場外熱鬧非凡，來參與的信徒大多是講閩南語（新村居民），東振與百畝的地方人士也出席參與盛會。



圖二十五 大陳義胞聚落領域示意圖⁴¹

大陳義胞所遷移至高樹居住時，在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影響下已無大規模的械鬥行爲產生。因此在自身居住的外圍界線則是依靠東振與大埔村落之墓地做爲領域分界線。而過去東振村所種植的刺竹現今大多以檳榔樹取代。成爲空間地景上的認知界線。

⁴¹ 本研究自行繪製。

4-2 聚落住民共有的元素及其意義

聚落空間是由數種空間元素所建構而成，是透過群體的互動所產生的一種空間元素，也是一種集體記憶。因此聚落通常需要可以作為識別之用的地標、邊界、入口以及形象標誌。在本研究計畫當中，東振與大埔地區的聚落在多族群的混居下，發展出截然不同屬性的公共空間元素。藉由這些公共空間元素進而組成聚落的實質生活領域。下列將以東振、大埔與大陳義胞居住村域析述。

1、東振老庄聚落：

東振老庄聚落，主要是伯公作為聚落組織的節點。在老庄聚落內共有八處伯公，其伯公位置所圍繞的空間就為聚落之邊界。而老庄內最悠久的土地公廟，又稱為「開庄伯公」。因有三棵大榕樹非常茂盛，旁邊擁有一魚塘，故又稱「榕塘伯公」，位於老庄西南側。伯公的信仰祭拜活動，除了「伯公」生日（農曆二月初二與農曆八月初二）外，尚有「祭（拜）伯公」與「還福」，一年計有四次祭拜活動。老庄「伯公」祭拜區域限定在東興村第八鄰到第十五鄰及東振村第一鄰到第九鄰⁴²。東振老伯公有專屬的「福德會」，有田產與魚塘出租的收入作為祭拜活動資金來源。

福德會（神明會）是一種宗教信仰組織，先民陸續從粵東渡海來台，為祈求神恩護佑、風平浪順，或居台人士有所精神寄託，會供奉神明（土地公），並成立組織，穩固其庄頭或地盤。福德會基於同鄉、同村情誼，均認同某一特定神明（土地公），其通稱為「會」、「社」，亦稱「嘗」、「亭」，福德會會員或信徒，集資購置財產於登記於福德會，用其收入辦理福德會祭典活動。

其次，在東振老庄聚落早期為了保護村落，築有土牛環繞聚落四周，而在出入處則設置了東西向柵門以及南北向的小柵門，以防禦他族來襲出入。但現今土牛防禦措施在聚落開發中，已消失在聚落地景中。

⁴² 東振村第十鄰到第十三鄰為虎盤新村。



圖二十六 重新修建之東振村北柵門⁴³

2、大埔聚落：

大埔村內的聚落在早期受到水患的影響下，聚落呈現狹長跳島式的空間結構。因此在聚落領域的發展過程，群體交流的節點就成為公共空間。觀看大埔聚落的公共空間分佈，分別為大埔聚落的開庄伯公與聚落內的三山國王。而隨著聚落拓墾的變遷，公共空間也有所轉移。以大埔村的三山國王來論：

相傳清朝年間，地方發生飢荒，盜賊橫行，瘟疫復起。村民乃向里港打鐵店王爺廟迎駕三王爺駐村鎮邪，庇佑村落，果告平靜無事。村民為感激神恩，建廟於大埔頭，後因洪水為患，乃遷至中大埔。民國三十五年重建，至今香火鼎盛。主祀三山國王。例祭日為農曆二月二十五日。⁴⁴

從現今大埔村聚落來看，大埔聚落分成三區域，而上述中的中大埔則為於村域的中心處。而觀看三山國王遷移前的聚落，其聚落發展的規模也大於其他周遭聚落。因此公共空間的在聚落所扮演的角色，除了作為領域的界定之外，還包括了聚落向外發展的核心節點。

⁴³ 本計畫拍攝於高樹東振 071101。

⁴⁴ 《高樹鄉志》，頁 403-404。



圖二十七 大埔村與菜寮村分界位置⁴⁵

3、大陳義胞：

東振與大埔的聚落發展始於清領時期的自主拓墾，相較於大陳義胞的聚落來看，大陳義胞的遷移是屬於政治性移民，而非自主性移民。因此大陳義胞在聚落環境上並無實質的擴張生活領域。大陳人在遷移來台後，大陳人居住的場所是由政府所建造，因此在其居住的場所選擇上，則是以一個能安棲為優先的選擇。

而作為一個完整聚落的實質生活領域來看，大陳人遷移至多族群混居的環境，周遭的聚落已有完整的實質生活領域，而自身卻因語言與文化的不同，而無法進入其生活領域內。因此在離開自身原居住之環境與遷移後居住場所的外在族群壓力下，大陳義胞在自身居住的聚落中建造其公共空間。如土地公廟、五顯宮與大陳義胞就讀的高樹國小虎盤分校。透過人為的營造公共空間下，大陳義胞將自身居住的百畝與虎盤二村串連成為一個帶狀的聚落，而聚落旁則有墓地，作為族群緩衝的界線，西側則為東振新堤防。

4-3 聚落空間結構

一、構成型態

高樹東振與大埔村的聚落空間構成元素主要可分為：邊緣、地域、路徑、節

⁴⁵ 本計畫拍攝於 071101。

點、與地標五種。構築成東振與大埔村域聚落內的實質生活領域。以下將分別敘述。

1、邊緣

聚落外圍種植刺竹林環繞，以及荖濃溪天然屏障阻隔而成的聚落領域。

2、地域

其範圍可以分爲以客家族群爲主的東振老庄聚落、閩客混居的大埔聚落群以及大陳義胞所組成的百畝與虎盤新村。

3、路徑

東振老庄主要是以中山路與文昌路做爲東西向要道，而聚落內則以南北向的民權路、武尙路爲主。整個聚落呈現出棋盤狀。大埔村則以永安路與和興路爲貫穿狹長帶狀聚落。而大陳義胞所居住之百畝與虎盤新村則是以產業道路聯繫。

4、節點

東振老庄的主要是以聚落進出口的柵門與聚落信仰中心的伯公作爲節點。大埔村內的聚落則是以中大埔的三山國王以及聚落內的開庄伯公作爲節點。而大陳義胞居住的百畝與虎盤新村則是以五顯宮以及土地公作爲節點。

5、地標

從東振與大埔聚落整體環境來看，在進入到村域內主要是以大陳人的五顯宮、東振村的北柵門爲主要認知地標。而從族群混居的認知上，則是以各聚落內的信仰中心與墓地作爲主要的地標認知。

二、配置特性

1、水與聚落間的關係

從東振與大埔村的聚落發展來看，主要可以分為清領變遷、日治發展以及光復後的聚落擴張。在這三階段當中，荖濃溪的水流向成為聚落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清領時期只有舊寮一帶的堤防建設，因此在下游的東振新庄一帶幾乎只要在大雨來時，都會導致聚落遭受到水患。

而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開始著手修築堤防、引取荖濃溪河床流水進入到竹門電廠。此時東振與大埔聚落的水患才逐漸的減少。而在光復後，國民政府為安置大陳義胞，於是在民國四十四年左右進行堤防重建工程。此時東振與大埔聚落才算是進入到定著的階段。

2、族群的對立與認同

在多族群混居的環境背景下，聚落的空間結構型態與族群關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東振老庄聚落來討論，聚落的生活領域是由內向外擴張。以一個家族作為拓墾的單位，逐一的向外。而在外圍以刺竹林包被，甚至透過伯公清楚的界定出自身實質的生活領域。而在族群與族群交界處則設置墓地，以作為族群緩衝的界線。

相較於大埔村的閩客混居的型態，在村落的自然環境限制以及早期大埔為閩地主客佃戶的土地使用型態，因此閩客族群在大埔村較少出現族群衝突。而在長期的混居下，大埔村逐漸的發展出自身的地域文化，甚至彼此互相通婚。族群的界線在大埔村逐漸的消失。

大陳義胞遷移至高樹時，所獲得的住居、聚落空間皆為政府強制徵收當地住民擁有的土地。周圍東振村與大埔的住民在實質的生活領域被強行佔有下，皆

對大陳義胞有著強烈不滿的心態。相較於鄰近的高樹、美濃等聚落來看，在無直接有著侵佔意識型態下，大陳義胞與其他住民較有生活上的來往，甚至與其通婚。而大陳義胞對於自身所居住的新村，在當時的社會背景是以反攻大陸的意識型態下，大陳人也無在此長居的想法。因此其住民只有建構出作為住民互動功能的信仰空間。

第五章 族群生活領域

本章節將藉由聚落空間結構的調查過程，分析族群實質的生活領域圈，並且分析各族群生活領域內其空間組織的型態。以下將析述各族群生活領域圈以及族群關係與民家。

5-1 生活領域圈

東振與大埔地區的生活領域圈主要為東振老庄、大埔中為主的聚落群以及大陳義胞的百畝與虎盤新村。各生活領域圈內都有自己的信仰中心，透過信仰中心的建立，加強各自實質生活領域。而在族群混居的影響下，族群與族群間的對立加深其自身居住聚落之實質生活領域，以下將分別敘述各族群生活領域圈。

1、東振老庄聚落

東振老庄主要是以客家族群為主的聚落，其族群生活領域的結構是以其自身居住東振老庄聚落的實質生活領域為族群邊界。從東振老庄的柵門做為與他族生活圈的地標界定。其二，是以庄內信仰中心「伯公」，強化住民對自身居住聚落的認同與族群文化象徵。其三，選擇在聚落交界之處設置墓地，已防範他族來襲時作為緩衝以組織庄內住民進行防禦。除此之外，聚落空間內的伯公位置的設立，則是因各家族在擴張的過程中，所各自設置。因此從東振老庄生活領域的發展，即可發現到在家族向外擴張牽力下，遷徙移民所祭拜的伯公則成為聚落領域的劃分界線。

2、大埔聚落群

大埔村域內的聚落群分為大埔、大埔中與大埔舊三個主要聚落。聚落住民主要為客家與閩南二族群。早期大埔聚落之住民主要是以閩南族群為主，而後客家族群遷移後與閩籍地主承租土地耕種，而該聚落內則出現閩地主、客佃戶的階級型

態。而在自然環境的威脅下，長期的水患造成人口大量的外移。而後留在大埔村的住民大多為客籍佃戶，等有足夠的積蓄時則向地主買下土地所有。相較於周圍的聚落發展，大埔村的人口數量一直低於其他聚落。而地理位置又接近老濃溪河床一帶，因此大埔村擁有許多尚未耕種土地，此誘因吸引周圍聚落人口遷入。因此茶寮舊寮一帶之閩南族群陸陸續續的搬遷至大埔村居住。

觀看大埔村聚落的空間組成型態，在土地耕種的社會背景影響下，閩南與客家族群先後的進入大埔村拓墾。而又在自然環境的威脅下，逃避水患與重整家園成為閩客住民首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族群的內在文化在外力的影響，逐一同化、認同。這也反應在其自身居住之聚落空間的結構型態，水患的影響切割了聚落的結構，使得大埔聚落以跳島式的實質生活領域。而在水患的外力壓迫與土地耕種的社會背景，二族群逐漸的同化。

其次，大埔聚落共有四個庄頭，其中三個為閩客混居，另則為百畝新村。而在跳島式的聚落分佈型態下，聚落與聚落間保持著一定的區域距離位置。因此閩客混居的大埔聚落內都有庄頭與庄尾伯公。而根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大埔聚落內的龍眼腳、中大埔與大埔頭之庄頭庄尾伯公，都為舊寮人所興建⁴⁶。



圖二十八 龍眼腳庄頭伯公 1



圖二十九 龍眼腳庄頭伯公 2⁴⁷

⁴⁶ 本研究訪談於大埔 071210。

⁴⁷ 此為營建龍眼腳、中大埔與大埔頭三聚落之庄頭庄尾伯公之匠師捐贈。

3、百畝與虎盤新村

百畝與虎盤新村的住民是以國民政府來台後所遷移之大陳義胞。新村聚落的建立是屬於非自主性建立之聚落。因此在住民對環境無共同的集體記憶下，聚落實質的生活領域一直停留在剛遷移來時的狀態。但遷移來台的大陳義胞在大陸原居住地就同為一村落住民。來台後卻被劃分成爲虎盤與百畝二村。因此大陳住民在虎盤與百畝二村的交界處興建五顯宮，以作為二村住民共同交流之場域。

另外，大陳義胞來台後所耕種之土地，土地原屬於當地之閩客住民，但因國民政府強制徵收下，導致閩客住民對於大陳義胞不勞而獲有著不滿的情緒。此舉使得二族群對於大陳人產生排斥的行爲，尤其以東振村客家住民最爲明顯。因大陳人現居住土地早期爲東振人所有。而在虎盤村設置高樹國小虎盤分校，這使得大陳人在多族群混居的地域內更加邊緣化。因此本研究在調查中發現，現今居住在新村內的住民幾乎都爲老人，大多數青壯年的大陳義胞都以向外遷移。

5-2 族群關係與民家

從前述章節可得知，東振與大埔村內共分爲以客家族群爲主的東振老庄、閩客混居的大埔聚落群及光復後遷移來台的大陳義胞爲主的虎盤、百畝新村。而本節將析敘述三區域的聚落發展型態。

1、東振老庄聚落：

東振老庄聚落的住民主要爲乾隆三年（1738）原居武洛庄十八姓人移居至鹽樹村公館新庄，受招佃移墾成東振新庄，這是現今東振開庄之始。而在聚落拓墾的過程中，東振老庄聚落是以家族作為向外擴張的單位。相對的在聚落住民居住的場所空間也是以夥房作為延伸的單位，在空間組織上反應其血緣關係的衍伸。東振老庄聚落內傳統夥房的衍伸，主要是以家族祭拜空間（祖堂）作為中軸，而

後逐步的往兩旁營建橫屋⁴⁸，若兩旁建地不足以營建橫屋則會營建後堂。

因此東振老庄聚落透過夥房向外延伸，逐一的擴張聚落實質生活圈。而此家屋空間的擴張一方面維繫著家族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則容易在族群關係緊張的區域下獲得實質的安全環境。



圖三十 梁屋祠堂⁴⁹



圖三十一 楊家夥房⁵⁰

2、大埔聚落群：

大埔聚落群主要為閩客混居，而聚落內的家屋大多以三合院的空間組織型態呈現。因此相較於東振老庄的組織型態，大埔聚落群的空間型態就較為鬆散。而歸納本研究前述章節之內容，可得知大埔聚落群早期較易受到水患的自然環境影響，因此導致人為環境的建構不易。而透過田野調查發現，目前大埔聚落內之傳統民居大多約為民國四十年代（西元 1951-1961 年）所興建，這也證實當時在荖濃溪的自然環境影響，人口的遷移與人為環境的變遷。

其次以高樹整體區域位置來論，大埔地區為當地客家族群與閩南族群的交界位置。而當時大埔地區又易遭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在此居住的住民遠遠低於鄰

⁴⁸ 橫屋：傳統民居的二側建物，閩南稱之伸手。

⁴⁹ 本計畫拍攝於東振村梁屋 060509。

⁵⁰ 本計畫拍攝於東振村楊屋 060509。

近的東振、舊寮與茶寮村的數量，相對的在自然環境的影響，大埔地區的農耕土地面積遠遠高出周圍聚落。而前述提及大埔地區早期為閩地主、客佃戶的土地耕種型態，而後轉變成為客地主、閩佃戶，這也顯示出大埔地區在閩客混居下無族群衝突的影響因素。歸納上述，可得知在自然環境的限制以及無族群衝突的外力下，其家居空間是以三合院作為基礎的空間組織型態，進而以地區的信仰中心向外擴散。



圖三十二 大埔張屋夥房⁵¹

3、百畝與虎盤新村：

相較於較晚遷移來台的政治移民大陳義胞來說，其聚落組構的型態為政治強迫介入，在住民無共同的集體意識與地方住民的排斥二者因素，聚落人口不斷的外移，因此大陳義胞居住至今仍無擴張實質的生活領域。而還居住住百畝與虎盤新村內的大陳移民大多為第一代遷移來台。住民在人口減少下無生活空間增加的內力下，聚落建築形式大多停留在當時政府興建之家屋空間。

⁵¹ 本計畫拍攝於大埔村張屋 070302。



圖三十三 大陳義胞家屋室內空間⁵²



圖三十四 大陳義胞家屋⁵³

⁵² 本計畫拍攝於 060509。

⁵³ 本計畫拍攝於 060509。

第六章 結論

一、多族群混居下的人為環境建構

東振與大埔地區在多族群混居下，聚落的人為環境則因住民族群的單一與多元性而有所不同的聚落內在空間型態呈現。其次在整體區域地理位置的差異以及拓墾的社會背景差異，造族群混居的衝突界線消失，使得大埔地區以一個多族群混居的型態進行人為環境的建構。

二、拓墾聚落的發展型態

在自然環境的外力限制以及聚落住民的族群身份不同，造成聚落型態發展的差異。以客家族群為主的東振村則是以伯公作為實質領域界定區域，以柵門作為抵禦外族界線。相較於多族群混居的大埔村，大埔村則是以跳島式的建築聚落群作為發展，一方面為自然環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保留族群與族群間的距離。而在長期的混居下，此區域內之住民逐漸認同對方之族群身份與文化，而是以「大埔人」作為外在身份。相較於政治性移民的大陳義胞，在人口不斷的向外遷出，聚落的實質空間一直停留在國民政府來台興建的狀態。

三、族群混居的生活型態

東振與大埔地區主要分為三區域聚落的實質生活領域，分為客家族群居住的東振老庄聚落、族群混居的大埔聚落以及邊緣化的百畝與虎盤新村。在多族群混居的大埔地區來看，其家屋與聚落呈現較為開放之空間組織。相較於單一族群居住的東振老庄，則呈現出防禦性較高聚落組織型態，其次東振老庄在緊鄰不同族群的交界處皆設有柵門作為保護。相較於多族群混居的大埔，則無明顯的聚落防禦界線存在。

參考書目

專書

- 黃釗，1863，《石窟一徵》。影印本重刊於1970，臺灣：學生書局。
- 羅香林，1933，《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古亭書屋。
- 黃基正，1969，《客家語言研究》，影印本。
- 陳運棟，1978，《客家人》臺北：台原出版社。
- 拉普普著、張玖玖譯，1979，《住屋形式與文化》。臺北：境與象出版社。
- 李乾朗，1980，《臺灣建築史》。臺北：北屋出版。
- 關華山，1980，《民居與社會生活》。臺北：明文書局。
- 鄧迅之，1982，《客家源流研究》。天民出版社。
- 羅肇錦，1984，《客語語法》。臺北：學生書局。
- 丁邦新，1985，《臺灣語言源流》。臺灣：學生書局。
- 雨青，1985，《客家人尋「根」》。臺北：武陵出版社。
- 羅德順，1987，《六堆客家地區人文之研究》。屏東：宏仁。
- 何大安，1988，《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臺北：大安出版社。
- 涂爾幹，1989，《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臺北：結構群發行。
- 陳運棟，1989，《臺灣的客家人》臺北：太原出版社。
- 羅肇錦，1990，《臺灣的客家話》。臺北：臺原出版社。
- 郝廣才，1990，《臺灣民宅》。臺北：遠流出版。
- 徐明福，1991，《臺灣傳統民宅及其地方性史料之研究》。臺北：胡氏圖書。
- 李亦園，1992，《人類學與現代社會》。臺北：水牛出版。
- 中原週刊社編，1992，《客家話辭典》。臺北：中原週刊社出版。
- 吳劍雄，1993，《海外移民與華人社會》。臺北：允晨文化出版。
- 胡振洲，1993，《聚落地理學》。臺北：三民書局。
- 楊國鑫，1993，《臺灣客家》。臺北：唐山出版社。
- 黃宣範，1993，《語言、族群與臺灣的社會》。臺北：文鶴出版社。
- 張維耿，1995，《客家話詞典》。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 米復國，1995，《金門與澎湖地區傳統聚落及民宅之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出版社。
- 李允斐，1996，《客家夥房的歷史進程》。《美濃鎮志》頁163-189。
- 劉盛興，1996，《六堆客家建築欣賞》。屏東：屏東縣文化中心。
- 美濃愛鄉協會，1996，《六堆夥房》。
-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出版。
- 郝渥得，1997，《文化人類學》。臺北：弘智文化出版。
- 涂麗娟，1998，《圍屋內外的子民：六堆客家人的奮鬥》。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 郭肇立，1998，《聚落與社會》。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 涂春景，1998，《臺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自印本。
- Anderson, B 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
- 李威宜，1999，《新加坡華人遊移變異的我群觀》。臺北：唐山出版。
- 劉還月，1999，《臺灣的客家族群與信仰》。臺灣：常民文化出版社。
- 六堆文教基金會，1999，《六堆客家傳統建築調查研究－以前堆傳統民居為例報告書》。
- 劉還月，2000，《臺灣的客家》。臺北：常民文化出版社。
- 羅肇錦，2000，《臺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費特曼，2000，《民族誌學》。臺北：弘智文化出版。
- 何大安，2000，臺灣方言地圖，教育部專案研究計畫。
- 謝重光，2001，《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曾彩金，2001，《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歷史源流》。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
- 鄭赤琰編，2002，《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
- 張屏生，2002，《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論述篇】。自印本。
- 牛震，2002，《第三中華》。臺北：磨坊文化事業。
- 邱上嘉，2003，《傳統建築文化與保存之研究》。臺南：臺灣建築文化。
- 洪惟仁，2001-2004，臺灣閩南語地圖，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
- 曾坤木，2005，《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臺北：文津。

期刊論文

- 謝世忠，2001，〈多族群的臺灣社會〉，《六堆雜誌》革新 88：17。
- 簡炯仁，1999，〈高屏地區土地開發與族群關係〉，《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11-14。
- 簡炯仁，2003，〈屏東平原開發與族群關係之再議〉，《臺灣風物》53：129-179。
- 楊時逢，1971，〈美濃地區的客家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集刊》第四十二期 第十三卷：405-456。
- 南臺，1957，〈客家話人稱領屬代詞的用法〉。《中國語文》第十一期：31-32。
- 千島英一、桶口靖，1986，〈臺灣南部方言紀要〉。《麗澤大學紀要》第 42 卷：95-148。
- 練春招，1993，〈客家的遷移與客家方言的分布〉。《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一期）。
- 呂嵩雁，1994，〈臺灣客家次方言語音探究〉。《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客家雜誌社。
- 羅肇錦，1994，〈客語異讀音的來源〉。《臺北師院學報》第七期 305-325。
- 李廣鈞，1996，〈從過客到定居者－戰後臺灣「外省族群」形成與轉變的境況分析〉。《中大社會文化學報》第三期：367-388。
- 徐正光，1998，〈臺灣客家族群關係研究的回顧〉，《客家文化研究通訊》1：30-33。

- 蕭新煌，2003，〈客家研究的本土化與全球化〉，《客家文化研究通訊》6：41-44。
- 陳秋坤，2004〈清代台灣地權分配與客家產權－以屏東平原為例(1700-1900)〉，《歷史人類學學刊》2卷2期，2004。頁1-26。
- 李廣鈞，1996，〈從過客到定居者－戰後臺灣「外省族群」形成與轉變的境況分析〉。《中大社會文化學報》第三期：367-388。

博、碩士論文

- 邱永章，1989，《五溝水－一個客家聚落實質環境之研究》。臺中：私立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翟振孝，1995，《經驗與認同：中和緬華移民的族群構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
- 楊士範，1996，〈排灣族城鄉遷移者傳統文化與社會組織之持續與轉變－以平和村臺灣北部移民群為例〉。臺北：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瓊慧，1997，《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系統與社會組織》。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正慧，1997，《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臺北：國立臺灣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雁雯，1998，《臺灣四縣客家話構詞研究》。臺灣：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范玉梅，1998，《關於觀音「大潭」：一個聚落的生活空間史的研究》。桃園：私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論文。
- 吳中杰，1999，《臺灣福佬客分布及其語言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孫鴻業，2001，《污名、自我與歷史：臺灣外省人第二代的身份與認同》。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秀美，2001，《日治時期六堆客家祠堂建築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溫昌衍，2001，《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 柯凱珮，2002，《大陳人移民經驗的認同歷程》。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麗雯，2003，《從「家」的多重意義分析紅棉新村第一代居民的生命歷程》。臺中：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施諭靜，2004，《此客非彼客？－文化知識建構的網絡行動》。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所碩士論文。

會議論文

- 楊長鎮，1994，〈在民族國家的邊緣－臺灣反動政治中「客家問題」意識〉。發表

- 於《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建會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度全國文藝季系列活動。
- 鍾榮富，1994，〈客家方言的唇音異化研究〉。《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鍾榮富，1994，〈客家童謠的文化觀〉。《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屏東：客家雜誌社。
- 鍾榮富，1995，〈美濃地區各客家次方言的音韻現象〉。發表於《臺灣客家語會論文集》。
- 張月琴，1995，〈從聲學角度來描述臺灣苗栗四縣客家話的聲調系統〉。《臺灣客家語論文集》。
- 張屏生，1997，〈客家話讀音同音字彙音系—並論客家話記音的若干問題〉。發表於《臺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新竹：新竹師院。
- 鍾榮富，1997〈美濃客家語言〉。《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293-444。
- 羅肇錦，1997，〈臺灣客家話的失落、轉型與重構〉。發表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年11月4-7日。
- 鍾榮富，1998，〈六堆客家各次方言的音韻的現象〉。發表於《第四屆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林崇熙，2001，《誰是客家人？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族群認同》。發表於《第一屆文化山海觀》，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

南臺灣的客家語言與族群關係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子計畫三

族群關係與文化碰撞研究：

以美濃鎮吉洋、吉東與吉和里為例

計畫主持人：利亮時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成果報告書：

壹、前言

近百年來臺灣社會變遷快速，從而亦在族群身份與認同的變化，社會、政治、學術上出現了「四大族群」一詞。然而，若將台灣這個移民社會的文明進程，僅以族群人口數來思量，易陷入權力爭奪或階級鬥爭的狹隘研究中。臺灣的多元文化，依賴著不同族群的文化形式來呈現，這些文化在台灣這個社會不斷相互影響與融合。

早期客家研究往往是在探討他們的文化、生活方式等等，以及與閩南族群的關係。本研究欲以客家族群為主的美濃，如何與當地的少數族群，即從滇緬撤退到台灣落戶的移民產生互動，以作為主題。在這些移民的眼裏，客家人是當地的最大族群，兩個族群如何相處？文化的碰撞又會產生哪些問題？這些都是本研究要深入探究的部分。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2007 季別	工作摘要
1 月至 3 月	1.資料分析 2.蒐集文獻資料 3.整理、分析相關資料文獻
4 月至 6 月	4.研擬訪談區域 5.訪談區域踏勘 6.初步訪談、調查資料整理
7 月至 9 月	7.選定研究對象 8.深入口述歷史訪談 9.針對主題進行訪談、調查 10.參與研究對象的生活體驗
10 月至 12 月	11.訪談資料整理與分析 12.相關文獻補遺 13.主題回顧 14.撰寫研究成果 15.研究成果細部修改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人事費				
計畫主持人	10,000	11月×1	110,000	統籌規劃及督導研究計畫之執行
碩士班兼任助理	8,000	11月×2	176,000	協助計畫執行、田野調查、資料蒐集、文獻分析
工讀生	100	140小時	14,000	影印、資料整理、一般庶務
			小計 300,000	
業務費				
差旅費			45,620	出差所需交通費與住宿費
資料蒐集費			32,715	相關文獻、圖面之檢索、裝訂、複印、資料授權等相關費用
			小計 78,335	
材料費				
消耗性器材			12,665	含磁片、光碟、影印紙、彩色墨水碳粉夾、文具、錄音帶、DV帶、測量用具等相關耗材費用
			小計 12,665	
雜支				
雜項支出			9,000	含郵電、印製會議資料、訪談禮物等費用
			小計 9,000	
總計			400,000	人事費,業務費,材料費,雜支,之總合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以「族群」為論述，並從宏觀的角度去看族群想像；另一方面，從微觀訪察之各種客家素材，理解客家族群在當地的生命歷程與當地族群的互動關係，文化上碰撞產生的影響，探索在社會經濟的變化過程中，各族群如何發生結構性的變化，並解析文化的建構過程。完成目標如下：

- (一) 美濃吉洋、吉東與吉和里族群構成與變遷
- (二) 客家與其他族群的關係
- (三) 客家族群與滇緬人群的文化碰撞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 (1) 滇緬人群快速凋零，研究範疇與深度有其限制。
- (2) 受限於研究時程與資料，無法擴大成效。

三、建議事項：

- (1) 區域研究可以作為未來客家研究的方向之一，透過田野能深入客家社區，獲得珍貴豐富的資料，提供正確資訊給大眾。
- (2) 比較研究的再擴大，以客家為基準，將新移民納入對照。在漢番關係、閩客關係外，建構新的客家思維。

四、結論：

美濃鎮吉洋、吉東與吉和里的開發過程中，讓不同族群聚集於此，因而族群關係與文化碰撞從清代延續現今，從客家與原住民、南客與北客、客家與閩南到客家與滇緬。客家在美濃作為主體，因此客家文化是佔有優勢位置。

美濃，作為一個饒富特色的傳統社區，其內部仍展現新的活力與契機，然而地處美濃鎮境南方的滇緬新村卻有著無形的高牆，阻絕外部與本身進出新村，讓新村成為一個封閉的地域社會。隨著時代變遷，美濃的滇緬人群出現劇烈變化，尤以精忠新村為最，呈現出「離家棄土」的情形。高屏的滇緬新村就如同「絕世」般獨自偎在荖濃溪旁，不再是「世外桃源」。

【目錄】

壹、客家與滇緬聚落的形成與發展 -----	1
1-1 客家聚落-----	1
1-2 閩南聚落-----	8
1-3 滇緬新村-----	10
貳、客家與其他族群的關係 -----	18
2-1 原住民-----	18
2-2 南北客的關係-----	20
2-3 閩客關係-----	23
2-4 客家與滇緬義民-----	24
參、客家族群與滇緬移民的文化碰撞 -----	30
3-1 飲食習慣-----	31
3-2 婚姻關係-----	32
3-2 宗教信仰-----	33
結論 -----	37
參考書目 -----	38
附件一訪談大綱與格式-----	42
附件二：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43
表目錄	
【表 1-1】日治時期南隆農場大事紀-----	3
【表 1-2】吉洋庄名沿革與隸屬-----	3
【表 1-3】報導人對於滇緬義民的稱謂-----	15
【表 2-1】客語詞彙中原住民的稱呼-----	18
【表 2-1】日治時期南北客的稱謂-----	20
【表 3-1】美濃地區生活飲食-----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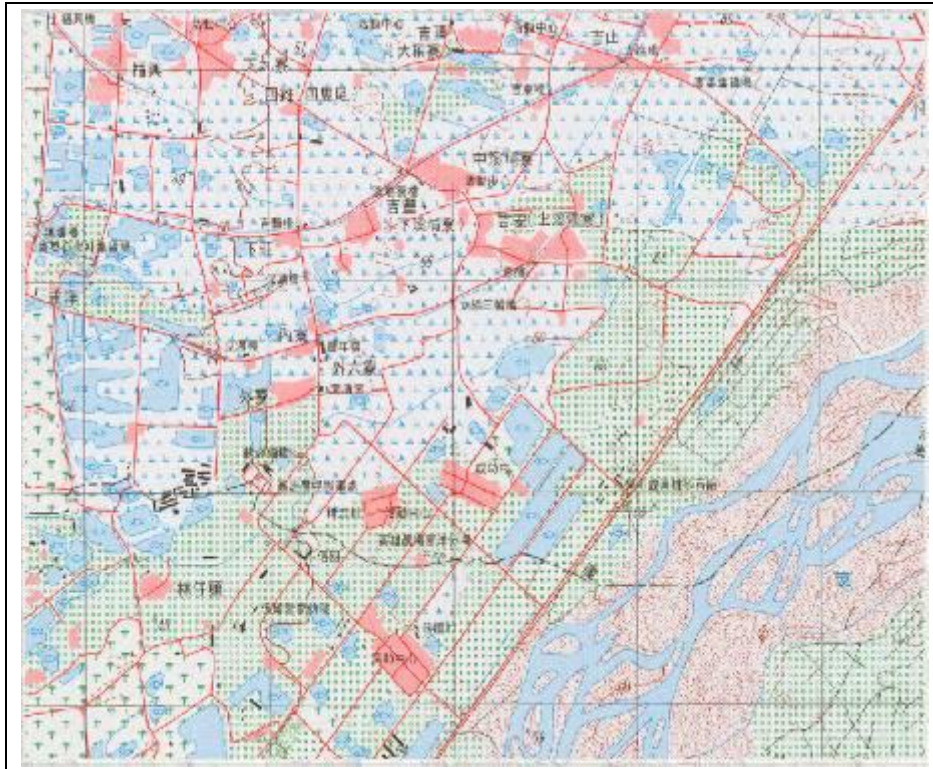
圖目錄

【圖 1-1】研究範圍聚落分佈圖-----	1
【圖 1-2】美濃地區墾殖之路線-----	2
【圖 1-3】日治時代美濃庄全圖-----	4
【圖 1-4】阿緱廳港西上里吉洋庄-----	5
【圖 1-5】美濃吉洋外六寮區域圖-----	8
【圖 1-6】美濃吉洋外六寮衛星圖-----	10
【圖 1-7】1957 年美濃吉洋、吉東與吉和里地圖-----	12
【圖 1-8】高雄農場吉洋分場平面位置圖-----	13
【圖 2-1】美濃鎮公所承租南隆農場核復案一-----	22
【圖 2-2】美濃吉洋、里港土庫段現耕土地請准予放租-----	24
【圖 2-3】呂明對請願案通知書 1-----	25
【圖 2-3】呂明對請願案通知書 2-----	25

照片目錄

【照片 1-1】成功新村屋舍-----	14
【照片 1-2】定遠三村平面配置圖-----	14
【照片 1-3】精忠新村軍官屋舍 1-----	15
【照片 1-4】精忠新村軍官屋舍 2-----	15
【照片 2-1】吉東關帝廟興建捐款芳名錄-----	19
【照片 2-2】關帝廟紀念誌-----	19
【照片 2-3】「滇緬風情」文化嘉年華-----	30
【照片 2-4】「精功社區」立碑-----	30
【照片 3-1】信國新村種植之香菜-----	31
【照片 3-2】香菜-----	31
【照片 3-2】土庫往新村路口標示-----	32
【照片 3-3】信國新村小吃店-----	32
【照片 3-4】南清宮-----	34
【照片 3-6】吉洋里辦公處、活動中心-----	34
【照片 3-7】吉東關帝廟-----	34
【照片 3-6】吉東里辦公處、活動中心-----	34
【照片 3-8】下九寮福德祠-----	35
【照片 3-9】吉和里辦公處、活動中心-----	35
【照片 3-10】成功新村福德祠-----	35
【照片 3-11】成功新村福德祠捐款芳名錄-----	35

壹、客家與滇緬聚落的形成與發展



【圖1-1】研究範圍聚落分佈圖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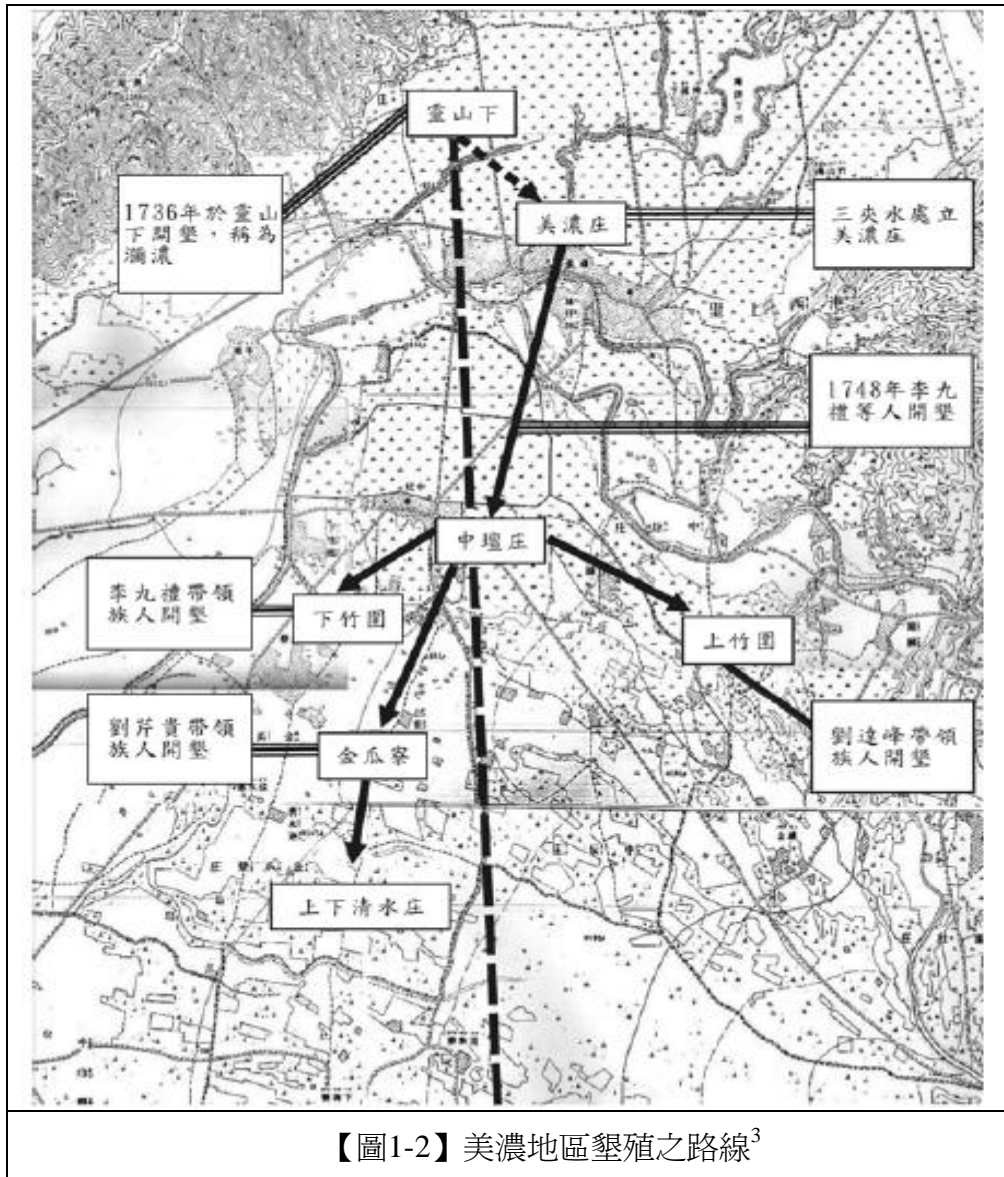
1、客家聚落

(1) 美濃客家移民

1748年（乾隆13）年李九禮率領族眾移墾南隆地區，在中壇庄建立夥房。不久之後劉達峰也從瀾濃庄帶來族人墾拓中壇庄西側由於人數較多，在中壇庄內建有「會屋」，同時興建劉屋夥房，規模頗大，至今當地居民仍以「大夥房」稱之。²

¹ 內政部，2001，〈經建第三版〉〈美濃〉二萬五分之一。

² 美濃愛鄉協會，〈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頁2-7。



南隆地區開發的年代晚於美濃和龍肚地區的老聚落，尤其是屬於南隆農場範圍等到日本時代才得以完成大規模開發工作。

南隆農場設立後，轄下涵蓋今之旗山鎮部分聚落以及美濃鎮西、南部區域，⁴愛久澤直哉並命熊本縣人白石喜代治⁵為主事開墾面積廣達二千二百五十餘甲荒野地，因需眾多農業勞力，故陸續從各地招募移民至南隆農場拓墾。

³ 楊博淵、王賢德，《美濃竹子門代天巡狩水德宮田野調查研究計畫》，頁 2-8。

⁴ 旗山鎮廣福里（手巾寮）以及美濃鎮中壠里、德興里、獅山里、龍山里一部分，含括清水里、吉和里、吉洋里、吉東里等四個行政里。

⁵ 白石喜代治曾擔任苗栗廳稅務課長，受愛久澤直哉邀請至南隆農場任事。白石返回日本後，當地居民有感於其辛勞，在南隆聚落信仰中心的輔天五穀廟內放置「長生蓮座祿位」祈福。另一側放置「愛久澤直哉往生蓮座祿位」。

【表 1-1】日治時期南隆農場大事紀⁶

年代	大事紀
1902	1.愛久澤直哉成立三五公司
1908	2.興建竹子門發電所 3.設置獅子頭圳，灌溉美濃、旗尾與手巾寮地區 4.從獅形頂與大小龜山間開始建築荖濃溪防水堤防
1909	5.總督府准許三五公司開墾南隆農場 6.招募新竹州客家人南下拓墾
1921	7.重新劃定南隆農場區域界線

日治初期允許資本家預約開墾土地，並限國內（日本）移民方可開墾，但這些移民入境無法隨俗，加上水土不服，逐漸離開移墾區域。因此南隆農場改弦易轍鼓勵本島移民來此拓墾。

依據 1901 年、1906 年與現今名稱對照，可以略知吉洋行政區域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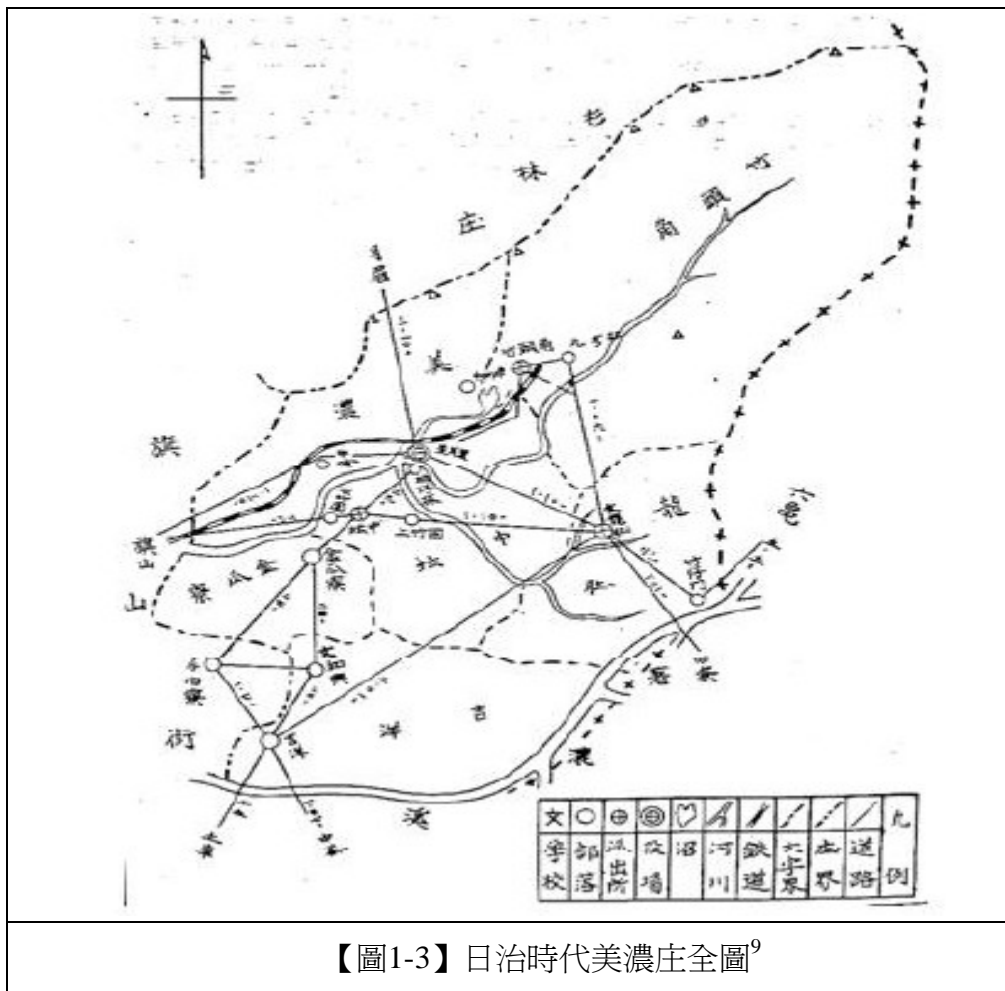
【表 1-2】吉洋庄名沿革與隸屬⁷

年代	庄名變遷
1895 前	吉洋、揭陽
1901	吉洋庄轄下有吉洋庄、狗寮庄、頂溪埔寮庄、下溪埔寮庄
1906	旗尾區轄領旗尾庄、手巾寮庄、吉洋庄、金瓜寮庄
1911	地圖上出現結羊，後有吉洋、吉祥等名
1921	美濃庄轄領瀾濃區、龍肚區，合併金瓜寮、清水港、和興庄、上九寮與吉洋庄

⁶ 資料來源為《美濃鎮志》、《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整理後製表。

⁷ 同前註。

從上表來看，吉洋庄名的變遷與隸屬可以略反映當地族群的分佈。清代的揭陽或吉洋，可能以客家話或閩南話發音作為稱呼，聚落內的客家先民是乾隆年間從中壇庄與瀾濃庄移居至此，另外鄰近的土庫庄即為閩庄，兩庄之民往來頻繁。在 1921 年殖民政府重新劃定南隆農場的區域，把原屬旗尾區的吉洋庄與金瓜寮庄改隸美濃庄⁸，奠定今日美濃鎮區域的規模。



【圖1-3】日治時代美濃庄全圖⁹

(2) 北部客家移民

南隆地區的北部客家移民是在日治時代經由三五公司招募下來開墾。¹⁰

⁸ 1938 年〈美濃庄要覽〉記載美濃庄分為六大字（聚落）包括：美濃、龍肚、竹頭角、中壇、金瓜寮、吉洋等六大字。

⁹ 美濃庄役場，1938，《美濃庄要覽》，頁 1。

¹⁰ 高雄南隆農場與彰化源成農場（現今彰化縣二林鎮）同為三五公司向臺灣總督府申請墾殖之地。

1909（明治 42）年三五公司社長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名義申請墾殖，往後此地開始被稱為南隆地區。愛久澤直哉聘請了熊本縣人白石喜代治擔任南隆農場主事。



【圖1-4】阿緱廳港西上里吉洋庄¹¹

上圖可見在大正年間港西上里吉洋庄的地理形勢與規劃設計。南隆農場在白石主事下，逐漸建立起規模。由於墾殖需要許多人力，故白石招募新竹州的北部客家人南下至南隆農場拓墾。

外六寮報導人 A5：

那時候一聽說南部許多田地沒有開發，加上這邊討生活不易，所以祖父就帶著家族一起南下至美濃。

四維報導人 B11：

白石頭家到新竹州招募墾民時，祖父起初沒有立即南下，而是等到庄裡人從

¹¹ 臺灣總督府，大正二年（1913），〈阿緱廳港西上里吉洋庄自陳土生外十二名權利讓受地事業年度配當變更計畫設計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〇〇卷。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5692021。

那邊回來後告知情況，祖父才動身南下。

吉東報導人 C15：

我們是整個家族南下，祖父帶著兒子們一起到美濃來。一來到這裡，生活並不是順遂，但仍堅持在這裡生活。

農場當局爲了安置北部客家移民，故建築簡易房舍，以竹爲架茅爲頂，用來遮風避雨，這種簡易房舍被本地人稱之爲寮。¹²除了提供房舍外，有生活器具如灶、牛隻、耕具等。

目前南隆地區的現有部落的地名有許多帶有寮字，諸如金瓜寮、三降寮、大頂寮、溪埔寮、內六寮、外六寮、上九寮、下九寮、八隻寮、五隻寮、日本寮等等。¹³

大正二年第一批北部客家約四、五十戶南遷，其中一部分入墾居民難以克服環境惡劣，且因水土不服導致患熱病（瘧疾），就悄悄變賣家當財產跑回北部。到了大正九年（1920），移民戶數計兩百三十戶，人數爲一千二百九十三人，到了昭和 12 年《美濃庄要覽》記載：南隆農場雇用人有八百四十戶，人數達六千六百餘人。¹⁴

（3）其他客家移民

笠山位於高雄縣境內，地處屏東平原東北邊，中央山脈支脈的尖端。附近居民全是客家人，與屏東縣境內的客家村落合稱六堆。劉少興便是六堆屏東縣境內的富農，在稱爲下庄的屏東客家部落中，是有名望的企業家兼地主。為了以後退隱養老之用，在偶然的機會下購買了笠山二百甲的山場。為了經營墾殖在上庄的笠山，劉少興帶領了二子致遠與三子致平到此建立家園，留下長子致中在下庄老

¹² 明鄭時代後移民到臺灣各地進行開墾之時，大多會在田地旁或山腳下搭建茅屋居住或休息，便稱這些供休憩居住的小茅屋爲「寮」，故日後移民建立據點時往往以「寮」作爲地名稱呼。在美濃地區，以「寮」爲地名的現象十分普遍，在日治時期建立起如「溪埔寮」、「金瓜寮」、「三降寮」、「上九寮」、「下九寮」、「內六寮」、「外六寮」、「手巾寮」等等。此外本地的舊聚落也有以「屋」作爲命名，如舊名爲四隻屋（四維）、二十一隻屋（福興）。

¹³ 美濃愛鄉協會，《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頁 4-5。

¹⁴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頁 66。

家管照生意。¹⁵

美濃吉洋、吉東和吉和里的客家族群組成除了上述的本地客與北客外，還有六堆客（下庄客），¹⁶像是廖雲龍是吉洋開庄的重要人物，來自內埔的和尙林；以和興庄開基祖為例，全部 52 戶中來自六堆客有 11 戶（原籍潮州郡 7 戶，多為萬巒庄）：

來自桃、竹、苗的台北客 12 戶及美濃以外的六堆客（本地人稱為下庄客）11 戶，另外一戶則遷徙自蕃薯寮（今之旗山）。在統計比較之下：和興庄開基祖先民二分之一徙自本地客；四分之一徙自台北客；另四分之一則徙自下庄客。¹⁷報導人 B12 說：

家裡從潮州郡萬巒庄搬來這，庄裡有不少居民一樣是來自萬巒庄，但大部分是從瀾濃搬出來的，還有從北部新竹搬下來的。

溪埔寮是吉洋里規模最大的聚落，本庄隔著荖濃溪與高樹鄉相鄰，居民組成受到地理環境因素，許多來自高樹客家移民。

報導人 A2 說：

祖先由高樹菜寮移居至美濃，庄裡也有許多高樹搬來的。

報導人 A3 說：

日本時代，祖父從高樹搬來溪埔寮，主要是距離近所以定居溪埔寮。

根據《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報告書》所作調查，本庄客家人為高樹、菜寮、舊寮等庄的福佬客移民墾拓為主，庄名取閩南音譯。

溪埔寮位於龜山西側，接近荖濃溪河床的庄頭。由於經常受到老濃溪氾濫的影響，以致庄頭位置變遷了三次。此地早期由高樹大埔、菜寮、舊寮等庄的福佬客移民墾拓為主，因而庄名為閩南音。¹⁸

目前在高樹、菜寮、舊寮等庄仍見許多老人家講客家話，其日常生活、宗教

¹⁵ 鍾理和《笠山農場》簡介，未刊稿，收於《鍾理和全集 4》，鍾理和文教基金會，1997 年 10 月。

¹⁶ 美濃為六堆裡地緣最北位置，故稱其他六堆客家為「下庄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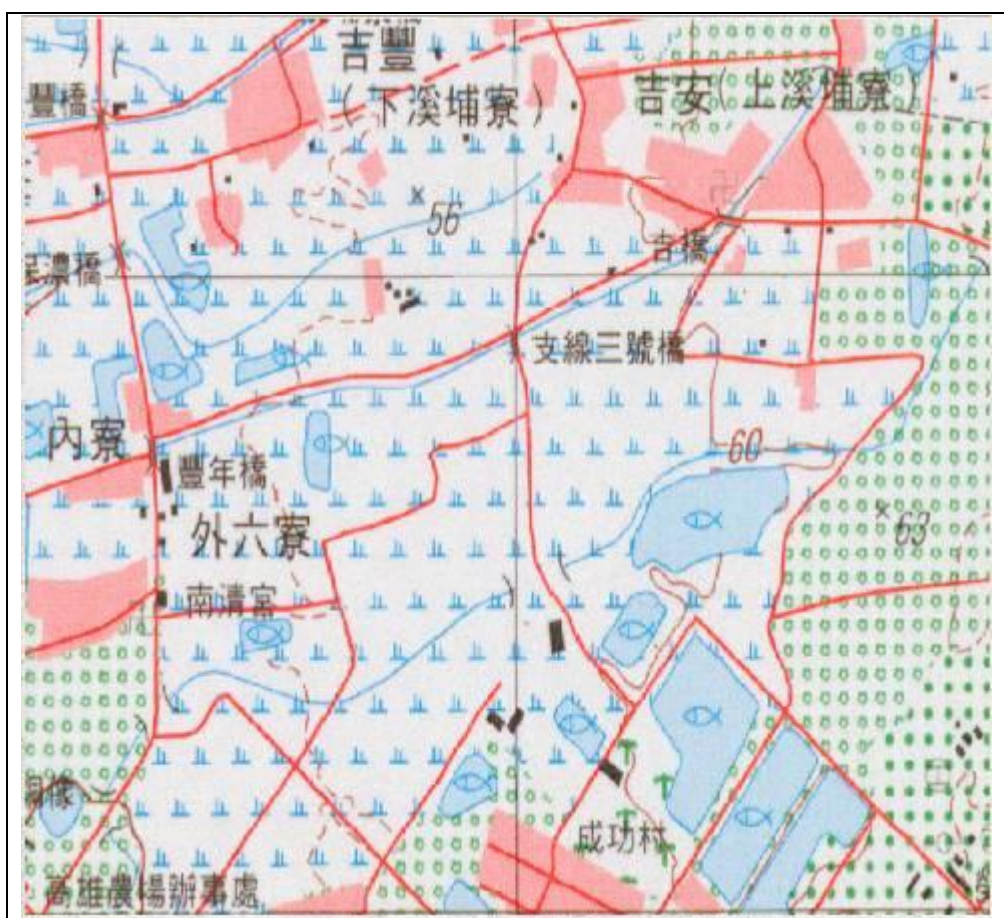
¹⁷ 美濃愛鄉協會，《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頁 4-20。

¹⁸ 同前註，頁 4-6。

信仰、夥房建築等形式與客家無異，主觀認同方面也以客家為主。報導人 A2 與 A3 認為祖先是客家人，並不是福佬客。

2、閩南聚落

美濃的閩南族群居於少數，目前以吉洋里的外六寮為主要聚居地，其他如五隻寮、八隻寮、二十一隻屋、吉洋等地，可以見到閩南族群的蹤跡。他們移民的時間始於日治時期，在外六寮的閩南移民則稍晚於北客移民。



【圖1-5】美濃吉洋外六寮區域圖¹⁹

外六寮現行住戶有 80 戶，閩南籍佔 60 戶，客家籍有 20 戶，根據開基祖堂調查資料，這些先住民遷移前的居住地，客家籍最早的六戶人家均來自苗栗的銅鑼，閩南籍大部分來自荖濃溪河床上的麻六甲、里港鄉的土庫、岡山郡的田寮庄、

¹⁹ 內政部，2001，〈經建第三版〉〈美濃〉二萬五分之一。

蕃薯寮廳羅漢外門里磅礮坑、屏東里港庄中崙…等等。²⁰

外六寮報導人 A6 說：

我的父親在民國四十幾年時，從里港土庫移居到外六寮來，我是在這裡出生。移居到這裡的原因，是這裡經濟活動多，比較容易生活。

外六寮報導人 A7 說：

我的父親與伯父跟從附近（里港）移居過來這裡，這邊很多河川新生地，比較不用煩惱土地的事情。

外六寮報導人 A8 說：

祖父從田寮移居至美濃，當初是聽說這裡賺錢機會多，在田寮生活又艱困，所以搬到此地。來到這裡時，周遭都是客家人，語言比較難溝通。

我自己從事種植菸葉有三十幾年，上庄客家人有教我們訣竅。

目前外六寮的閩南居民多位於當地信仰中心南清宮的附近，為外六寮的庄中與庄尾。外六寮的閩南聚落裡有一別稱「叭叭坑」，是附近客家人為了區別外六寮客家與閩南居住區域，而有了上述別稱。²¹

來到美濃的閩南第一代移民多講閩南話，並未習得客家話。第二代受到環境影響，客家話逐漸流利，出外辦事洽公也能與客家人應對。到了第三代居民時，客家話反而取代閩南話成為日常生活用語。第一代只會講福佬話，第二代在家中講福佬話，在庄內講客家話，第三代幾乎完全講客家話，是台灣地區少見的「客福佬」區域。²²

²⁰ 美濃愛鄉協會，《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頁 4-26。

²¹ 田野訪談間，不論在吉東或吉和里的報導人也提出「叭叭坑」的稱呼。

²² 美濃愛鄉協會，《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頁 4-26。



【圖1-6】美濃吉洋外六寮衛星圖²³

3、滇緬新村

美濃鎮吉洋里在民國50年代建置兩個新的移民聚落，分別為精忠新村與成功新村兩聚落，另外屏東里港鄉也建置信國與定遠新村，這些新村是政府安置1961年由滇緬邊區撤退來臺的「滇緬義民」。當時政府安置674名義民於吉洋分場，但安置的房屋尚未落成，先暫住美濃鎮的國民小學，開學後再移至高雄鐵皮屋工廠內暫住，於年底（12月16日）才正式進住新村。²⁴當地居民早期是以時國際難民身份來台。²⁵

政府依照階級、身分及人口等相關條件來安置義民，單身軍官分配至精忠新村，遺眷和無軍人身份的義民則分發到成功新村；另外在屏東里港土庫村也設置兩個新村，將軍官與眷屬三人以上者安置在信國新村，有眷士官兵在定遠新村，

²³ 底圖來源為 Google Earth，©2007 Google，使用說明見 Google 服務條款。底圖以外六寮南清宮為起始點，相對應新村其直線距離。

²⁴ 同前註，頁 4-30。

²⁵ 民國 50 年（1961 年），在聯合國的調解下，透過美國規劃四八〇專案(當時滇緬義胞以國際難民身份輾轉來台)，經國防部安排由泰國輾轉返抵臺灣。

四個新村均由高雄農場吉洋分場管理負責：

1. 單身軍官一分發高雄，成立吉洋分場的精忠新村。²⁶
2. 家有眷屬三口及以上的軍官一分發高雄，成立吉洋分場的信國新村。
3. 有眷士官兵一分發高雄，成立吉洋分場的定遠新村。
4. 遺眷和真正無軍人身分的義民一分發高雄，成立吉洋分場的成功新村。²⁷

政府為協助義民農墾，供給農具、耕牛、種籽、肥料等農事用品，從事農墾所需土地依照人口數分發。

精忠新村與成功新村是美濃鎮上最富特色的村落，從村落房舍的設計建造、村民的遷移安置到生活起居的輔導與照顧，都是由行政院退輔會負責，比起日治時期三五公司的墾拓南隆更有計劃，各種條件也更加豐厚。²⁸

²⁶ 位於吉洋分場內的新村名稱，後來的使用以信國一村、精忠二村、定遠三村、及成功四村來稱呼。

²⁷ 宋光宇，〈清境與吉洋--兩個安置從滇緬邊區撤回義民聚落的調查報告〉，頁 752。

²⁸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頁 77。



【圖1-7】1957年美濃吉洋、吉東與吉和里地圖²⁹

上圖可以看到在 1957 年時，外六寮與頂溪埔寮之間並無其他聚落，其土地多為礫石砂礫之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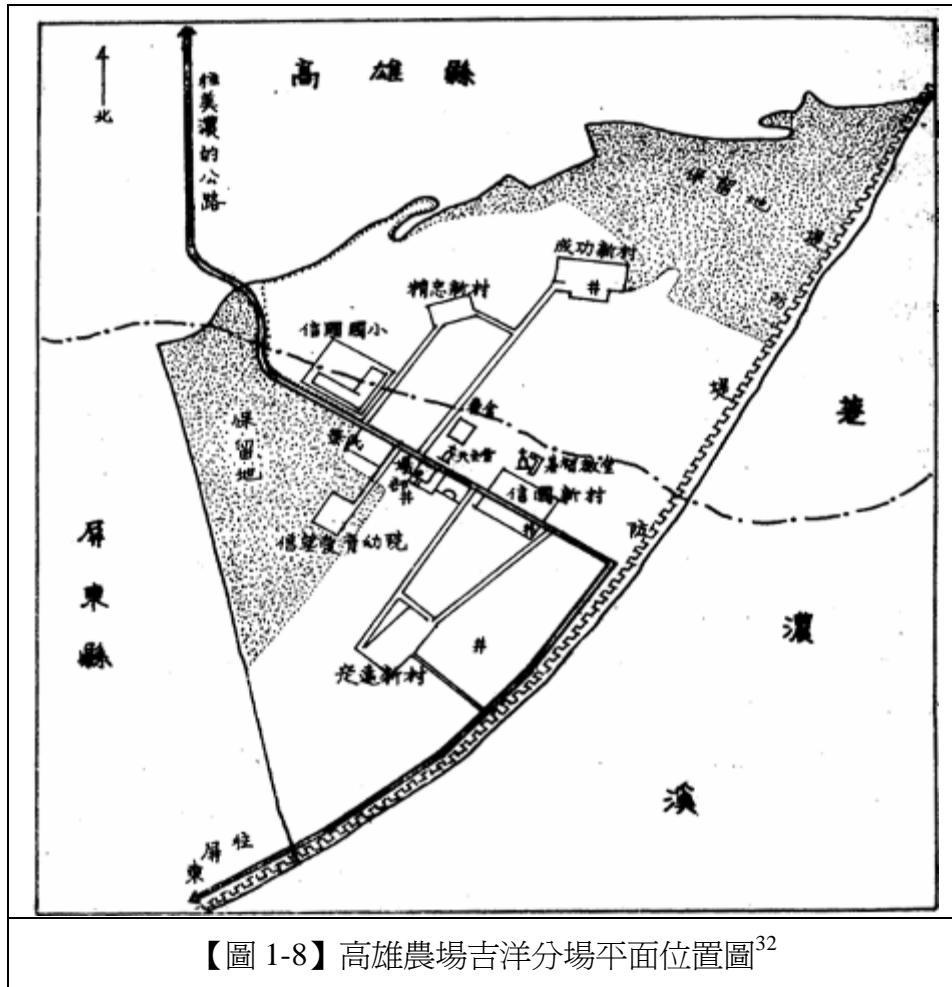
在網狀流路分佈的沖積扇上，實地景觀是滿佈大小礫石砂礫。更由於風化程度小，地表上鮮有可供耕作的土壤。吉洋分場的這種地理條件是相當不良的。³⁰

吉洋分場的地形環境對義民們墾殖作物是極大挑戰，如果沒有經過「客土作業」³¹是難以進行農業活動，故新村裡義民們都對移居初期有深刻的印象。

²⁹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測量署，1957，經建版〈美濃〉二萬五分之一。

³⁰ 宋光宇，〈清境與吉洋--兩個安置從滇緬邊區撤回義民聚落的調查報告〉，頁 762。

³¹ 從 1965 年第一次客土作業，1969、1973 至 1980 為止，客土面積已達配耕面積 82.2%，解決吉洋分場土地貧瘠的問題。



【圖 1-8】高雄農場吉洋分場平面位置圖³²

成功新村 D21：

我們一看到都是石頭地，就覺得這裡要栽種作物是很不容易的事，在滇緬的時候也沒有這麼麻煩，大家在抱怨之餘，還是努力地搬石頭啊。

精忠新村 E24：

目前房子周遭田地栽種許多作物，但是以前剛來時，是一望無際的石頭砂地，政府、農場與新村的居民花了不少時間整理，才有現在的規模。

吉洋分場的土地貧瘠，主事者無法協助，使得義民生活陷入困境，導致日後離家者眾與社會問題叢生。

本分場土地原為荖濃溪河床地，石礫遍布，一片荒蕪，進墾伊初，生產條件不良，收不敷出，以致虧損，依靠三年配給食糧之補助維生，因此養成依賴之惡

³² 宋光宇，〈清境與吉洋--兩個安置從滇緬邊區撤回義民聚落的調查報告〉，頁 786。

習。尤以幹部之不健全，僅派技術員二人，輔導員一人，以致技術指導不臻理想，管理不善，形成生產癱瘓，意志消沈，生活景況至為淒涼。至五十八年（1969）元月，奉命由輔導會直接管理，五十九（1970）年元月歸建（按：仍歸高雄農場管轄）。³³

高雄農場吉洋分場新村房舍是經過設計而建築的，並根據身份與人口數分配至對應的新村屋舍，空間使用上較為寬敞，並有菜圃及曬場的空間。

不論是在信國、定遠、成功三個新村內的房舍配置都是規劃為雙併格局，每戶房舍的土地約有一分地（含公共道路空間），房舍是建築在土地接近右（左）側後方的邊界上，每戶房舍旁有規劃菜圃及曬場的空間，二戶共用一間廁所。³⁴



精忠新村是以單身的軍官為主，整個社區興建56戶的房舍，每戶安置兩個人，故空間格局上較為狹小。

³³ 同前註，頁 785。

³⁴ 李明錫，《「國雷演習」接運來臺「反共義民」安置社區之研究》，頁 2-39。



當滇緬義民來到高雄農場吉洋分場後，當地居民並不習慣他們的到來，也由於彼此理解程度的不足，造成族群間的關係緊張外，早期稱呼義民時仍帶有著戲謔稱謂。

【表 1-3】報導人對於滇緬義民的稱謂

指稱	釋義
義胞 義民	國民政府以「反共義民」來稱呼
難民	以國際難民身份輔助來臺定居
烏（黑）面仔 黑人	新村居民膚色較黑，輪廓與當地人不同
螞蟻胞	客家話中「義」與「蟻」的音相近 ³⁵ ，有貶低之意
犯人 咬橘子	帶有歧視、貶低之意

上表中的稱謂是吉洋、吉東和吉和里的報導人對於滇緬義民的各種稱呼，如外寮與溪埔寮居民會以烏（黑）面仔或螞蟻胞來形容滇緬義民。

除了「外省人」的稱呼外，石濤農場附近的閩南人，有時私下會用「犯人」、「咬橘子」、「黑人」等語彙，來稱呼農場人群。附近居民藉「咬橘子」這個語彙，拐彎抹角的隱喻農場人群，就像是廟會祭祀活動中口含柑橘的豬公。是故，「咬橘子」這個語彙，有暗指農場人群是「外省豬」之意。附近居民更用「黑人」這

³⁵ 蘇千惠，《我是美濃人？美濃地區遷入居民的生命經驗》，頁 35。

個語彙，稱呼農場聚落中膚色黝黑的非漢族群。³⁶

吉洋里報導人們對於滇緬義民的認知遠比吉東或吉和里的報導人來的正確許多，以吉東里的 C15 至 C19 等五位報導人來敘述滇緬義胞，只有 C18 能完整敘述，³⁷而 C17 誤認美濃的滇緬義民是大陳義胞。

新村居民對於客家人或閩南人的區別，是與當地人士接觸後才得以區分。一開始他們也分不清楚誰是客家或閩南人，成功新村的 D28 說：

外六寮的閩南話人會說客家話，客家人也會說閩南話，他們自己不說，誰能搞清楚，反正都是用國語溝通，講何種方言不是那麼重要。

另外在信國新村的報導人 F31 說：

我的小孩（第二代）來臺灣後有學閩南話，尚能與閩南人溝通。我也有教他家鄉話，現在不太流利了，而孫子也只會國語，不肯跟我學家鄉話。

至於新村居民對於附近聚落的客家人或外六寮的閩南人，則是直接以客家人或閩南人稱呼。成功新村的 D22 說：

那邊（外六寮）住一些閩南人，附近大多是住客家人。剛來此地時聽不懂他們講的方言，所以多是用國語溝通。但是他們老一輩的居民也聽不太懂國語啊，所以還是靠年輕人或是公務員幫忙翻譯。

精忠新村的 E24 則說：

我知道他們是客家人或閩南人，講的方言不一樣嘛。但是彼此接觸時，他們覺得我的國語聽起來很吃力，大約聽懂七、八成左右，有時候還是靠文字來溝通。此外，新村內部也有不同族群分野，像是「擺夷」³⁸優先觀點：

這些混雜著泰語系擺夷和各山地部落人群在內的滇緬軍眷到了台灣，為島嶼土地增添了新大陸東南亞血液和文化要素。經過了四十年，「擺夷優於他族」的

³⁶ 孟智慧，《從嶽岑與石濤農場人群的研究看離散人群的認同》，頁 131。

³⁷ 吉東里報導人 C18 因曾在馬祖當兵，返鄉後至高雄農場工作，所以能分辨大陳跟滇緬義民的不同之處。

³⁸ 「擺」音近「百」為多數之義，是史籍中對一分佈遼闊的人群之通稱（芮逸夫 1972）；「擺」音近「bu-I」或「bai」是各地傣族都實施，並且經常舉行的重要儀式之名稱，「擺夷」則源於漢人對行此儀式的人群之稱呼（謝世忠 1993）；現今中國的民族識別下被定名為「傣族」。

口語述說、行動表現、及肢體展演等，仍常見於各社區的日常生活中。不少擺夷居民表示，她們始終驕傲地公開直稱自己為擺夷。³⁹

這種觀點在成功新村與信國新村的居民言談之中能探究一二，不過她們依然和平共處，彼此互助互惠。

遷台的滇緬軍眷村內，擺夷與非擺夷籍妻子人數相差無幾，她們已共同在社區四十多年。村內未聞有「族群衝突」之事發生，此即有如過去山民與低地朝廷子民和諧共生相處關係的延續。⁴⁰

不論是精忠新村或成功新村的第一代義民們，對於附近聚落的概況不甚明瞭，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圈仍是以四個新村為主（包含里港鄉的信國新村與定遠新村），這種情況可以從新村報導人D21、D22、D23與E24的訪談得知。施麗雯在台中紅棉新村的研究中提到：「紅棉新村居民日常生活中明顯地多以村子為中心，很少跟外面的居民互動來往。除了歸因過去省籍／族群問題外，語言上的溝通亦是主要原因之一。」⁴¹而出生在臺灣的二代甚至三代，除了舉家遷移或在城市工作，大多數還是以新村聚落為活動範圍。精忠新村的E24：我與兒子同住，他在附近的砂石場工作（開砂石車）。

總之，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裡，三大眷區的二代甚至三代人，一直是幾近身不離村地共同浸染於多族群的家庭與異質社會文化生活中。⁴²

³⁹ 謝世忠，《家園觀光與族群變遷：居台緬泰非漢軍眷的回鄉歷程（2/2）》，頁 76-77。張雯勤（2001：199）在泰北雲南村的研究指出：“Kuolo”一詞是雲南漢人對當地北部泰人的稱呼，它的起源不明，但這個叫法隱含輕蔑之意，指北方泰人不文明、野蠻。

⁴⁰ 謝世忠，《認同的機制與族群意識的能動性：桃園「雲南村」非漢裔村民的自我建構（2/2）》，頁 9。

⁴¹ 施麗雯，《從「家」的多重意義分析紅棉新村第一代居民的生命歷程》，頁 84。

⁴² 謝世忠，《認同的機制與族群意識的能動性：桃園「雲南村」非漢裔村民的自我建構（2/2）》，頁 6。

貳、客家與其他族群的關係

1、原住民

清代客家早期移民不少是單身男性，爲了傳宗接代與經濟壓力，會以不同的方式與平埔族或原住民通婚，故母系祖先有假黎婆的稱號出現。

奶奶的娘家，我知道有兩個哥哥，一個已死了，留下一個兒子；還有一個弟弟。這個弟弟少時曾在我家飼牛數年，因而說得一口好客家話；而且他的臉孔誠實和氣，缺少山地人那份剽悍勇猛之象，所以倘不是他腰間繫支「孤拔」，頭上纏著頭布，我是不會知道他是假黎的。我和他混得特別熟，特別好。鍾理和〈假黎婆〉⁴³

美濃地區客家先民在拓墾過程裡，曾接觸過平埔族(番仔)與山地人(假黎)，⁴⁴而大約的稱呼如下：

【表 2-1】客語詞彙中原住民的稱呼



客語詞彙	讀音	釋義
假黎	[gà li]	泛指山地原住民，平埔族則稱番仔。
假黎婆	[gà li po]	原住民婦女。
番婆頭	[fan po teu]	「番婆」是指原住民婦女，「番婆頭」爲她們的一種髮型。

從《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收集到吉洋庄土地契約文書來看，推測「契約書秉筆人潘淵德，從姓氏看來極有可能是塔樓社的平埔族人。透過此份契約書的內容及其書法功力看來，此時此地的平埔族人已經徹底漢化。」⁴⁵另外也提到吉洋庄居民的族群除了「客家系」和「福佬系」兩大類外，來自六龜二陂子「平埔系」的王氏家族已經漢化了。

⁴³ 鍾理和〈假黎婆〉，《聯合報》第6版，1960年1月20日，收於《鍾理和全集1》，鍾理和文教基金會，1997年10月。

⁴⁴ 鍾怡彥，2002，《鍾理和文學語言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鍾怡彥歸類整理出鍾理和使用文學詞彙時，會融入美濃地區或客家人慣用語彙。

⁴⁵ 美濃愛鄉協會，《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4-10頁。

	
<p>【照片 2-1】吉東關帝廟興建捐款芳名錄 (2007 年拍攝)</p>	<p>【照片 2-2】關帝廟紀念誌 (2007 年拍攝)</p>

在吉東里「關帝廟興建芳名」裡有「潘○○」捐款，根據報導人 C19 與 C20 說明附近有來自六龜二坡子的平埔族潘姓家族遷居至內六寮附近，故內六寮早期被稱「番仔寮」⁴⁶，潘姓家族移居內六寮的時間約與 C19 與 C20 相同。他們可以講流利的客家話，也會參與本庄的文化活動。

內六寮早期的移民有北部下來的客家人也有附近區域的客家人，還有來自六龜那邊的兩、三戶原住民(我們稱番仔)來這裡定居，所以內六寮又稱「番仔寮」，目前還居住在關帝廟附近。他們講四縣客家話，都是用客家話和我們溝通。關帝廟興建時，他們有幫忙出錢出力。⁴⁷

謝繼昌認為臺灣平埔族文化與歷史調查有其難度，「然而無可諱言的，平埔族群的文化是在消逝中，平埔後裔已幾乎完全融入漢人社會中。」⁴⁸，因此平埔族的傳統文化與過去的歷史需要深入研究，方能還原其族群真實面貌。此外在吉東里關帝廟的「紀念誌」和「芳名錄」裡可以見朱假黎、林假黎、利假黎婆⁴⁹等稱呼；來自北客的湛姓家族；卜、左、⁵⁰巫姓等客籍人士。

⁴⁶ 《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3-7 頁認為內六寮有平埔族居住故稱番仔寮，4-6 頁卻指出番人寮近內六寮，而報導人 C16 與 C17 也稱內六寮為番仔寮。番人寮的稱呼應是原住民居住的區域而得名。

⁴⁷ 吉東里報導人 C15、C16、C17 與 C18 共同接受訪談後整理摘錄。

⁴⁸ 謝繼昌，〈文化、族群與認同〉，頁 6。

⁴⁹ 美濃地區常見以假黎或番為名字的稱呼，如《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第四章附表二〈和興街開基祖開墾南隆遷徙一覽表〉中寫到有來自新威庄的邱假黎婆與邱假黎妹，新東勢庄番戶的宋成安(邱氏番婆)。

⁵⁰ 美濃左姓源於清乾隆年間林氏兄弟率領十六姓鄉親入墾美濃時，而吉東里上九寮左姓則因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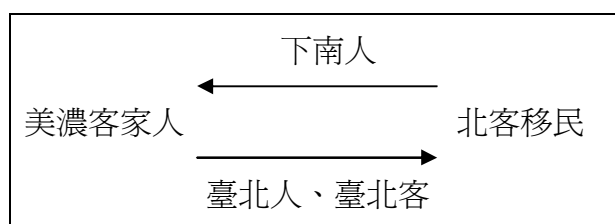
2、南北客的關係

美濃多數客家人原籍大多為廣東嘉應州屬的蕉嶺、平遠、興寧、常樂等縣的所謂「四縣人」，而南隆地區桃竹苗客家移民原籍多來自嘉應州屬的梅縣、鎮平縣、惠州府的海豐縣、陸豐縣及潮州府屬的豐順縣。⁵¹雖同屬客家族群，但語言、風俗習慣、生活型態均有差異。

這裡所謂「北部人」，是指新竹方面移遷來的。那裡地勢傾斜，平野較少，加上人口繁衍，因此人浮於事，無地可耕的人們便祇好四處找尋耕地。對於這種人，南部那廣大而膏腴的平原，便具有了最高最大的吸引力。他們潮水似的湧到南部來了，在廣大的平原上浪人似的由這裡漂流到那裡，一刻不停，直到把他們那漂浮無定的跟紮到地皮裡去為止。他們大部分雖也同是客家人，但愚蠢而頑劣的地域觀念和人類生存本能，卻使得本地的客家人對他們懷著執拗而深刻的仇視，和尖銳到不可思議的惶恐。⁵²

日治時期美濃客家人對於北部客家移民的普遍存在著一種「同屬客家，同中有異」的觀感，形成這種觀點的因素眾多，其中經濟方面是導致各個族群間關係緊張的直接因素。南隆地區原本有廣大原野，在北客大量移入後，使得競爭與爭奪現象出現在當地。

【表 2-2】日治時期南北客的稱謂



來自瀾濃、龍肚等地本庄的客家移民以地主之姿來看待入墾的佃戶，同時掌握了瀾濃全境的政治資源，因此屬於最優勢的一群。北部客家移民群中以新竹地

本政府興建竹子門發電廠，故遷移至此。

⁵¹ 陳運棟，《客家人》，頁 95。

⁵² 鍾理和《笠山農場》第四章，未刊稿，收於《鍾理和全集 4》，鍾理和文教基金會，1997 年 10 月。

區人數最多，於移民時孑然一身、困頓至極，加上語言、文化上的差異，造成遭受瀾濃當地人的看輕。⁵³

瀾濃的客家人甚少與北客移民往來，流傳著「交南莫交北，交北屌不得」⁵⁴，對北客移民有相當大的戒心。

外六寮報導人 A5：

家裡從苗栗下來時，這裡的客家人對我們不太友善，好像是移民們搶佔著生存資源，連稱呼也是分門別類。

吉東報導人 C15：

以前他們當地人稱呼我們是臺北人，意思是來自新竹州的客家移民。以前會跟隨家族返回到新竹過新年或掛紙，後來慢慢減少，到我們的下一代，幾乎都對新竹很陌生。

吉東報導人 C17：

我在家裡使用海陸話，出門與人交談用四縣話。以前父親就教導我們兩種話，四縣話比較好溝通，買東西也方便。(另一種意涵是照當地人價格購得物品)

上九寮報導人 C20：

日本時代家族來到美濃，要結婚還是先從自己人(北客)找起，甚至返回到苗栗那邊去找對象，而且家裡祖墳也還在那邊，早期每年都會回去，現在比較少回去了。

北客移民受三五公司招募南下，農場興建房舍供他們居住，生活上自成一區域，認為瀾濃的客家婦女是「下南妹仔靚是靚，著個藍衫齊腳掌；上頭梳個麵線髻，下頭含個檳榔水，看到鬼也驚。」⁵⁵，看到婦女吃檳榔也嚇一跳。因此婚姻對象往往從北客移民內覓得，或是攜家帶眷才南下拓墾。

由於農場需要大量人力墾殖，所以婦女也需要出外工作，協助家裡從事農作，所以瀾濃、龍肚或中壇等舊聚落的客家人會奉勸女兒不要嫁去墾殖區域。

⁵³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頁 68。

⁵⁴ 同前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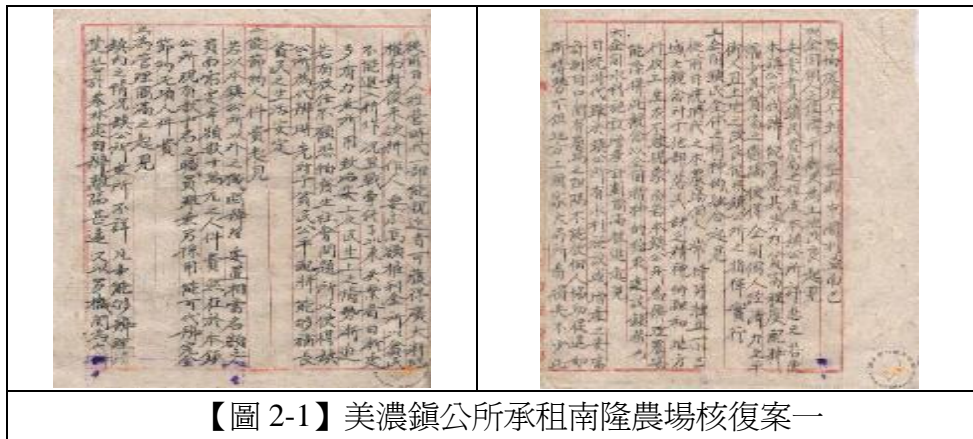
⁵⁵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頁 68。

有妹莫嫁溪埔寮庄，食飽飯每日開石崗；三日二日還過得，日長月久苦難當。

有妹莫嫁十穴庄，三盤蘿蔔二盤薑；吃了幾多渾泥水，開了幾多石崗田。

有妹莫嫁大崎下，一出柵門就是菸頭下，暗時尿桶撞上唔撞下。⁵⁶

溪埔寮、十穴和大崎下均是荖濃溪河床地，⁵⁷石礫滿佈，開墾過程艱辛困苦，往往需先平整石礫砂地後方能耕作。昭和年美濃庄長林恩貴引進菸草種植，因大崎下地質屬河床沙地，適合種植菸草，而婦女亦為勞動力之一。



【圖 2-1】美濃鎮公所承租南隆農場核復案一

從上面〈美濃鎮公所承租南隆農場核復案一〉檔案中可以看到南隆地區在日治末期仍存在緊張關係：「五、企圖鎮民全體之精神融合起見：從前日統時代之本農場佃人，常持另獨立一小區域之觀念。對於他部落民，缺乏精神的融和，地方行政上生有不睦現象」⁵⁸這種對立的情形，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後，彼此互動往來趨於頻繁，族群間才進一步的融合。

⁵⁶ 同前註，頁 67。

⁵⁷ 1992 年美濃農會調查吉洋里與吉東里土壤為砂質壤土 (PH5.5-6)，外六寮及吉東以南靠近荖濃溪之地區之沖積土因荖濃溪暴流性強，以致上層土層瘠薄，下層為河床卵石層，土層不發育。

⁵⁸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 年 5 月 17 日，〈美濃鎮公所承租南隆農場核復案一〉《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典藏號 00326620050001。

3、閩客關係

早期瀾濃地區由於地理上的封閉，加上經濟活動所需的水權與地權，因而與旗山福佬庄發生械鬥。日治時期南隆農場開設立後，逐漸吸引各族群來此拓墾，因此吉洋里外六寮是美濃鎮開墾較晚的村落，也是本鎮閩南族群聚集的村落。⁵⁹外六寮除了閩南移民外，另有一群北客移民，但對閩南族群而言將南北客視為一體，並無刻意區分誰是南客或北客，原因之一在於移墾時間稍晚北客，且面對閩南族群時，南北客仍是一體。

外六寮報導人 A5：

庄尾住閩南人，就是叭叭坑那附近。家族剛下來時，那邊沒什麼人住，後來他們來了，問題就一大堆，裡面的人（指附近的客家人）也會幫忙我們處理。

外六寮報導人 A6：

以前是比較有紛爭，反正我們是少數，怎樣都比不過客家人。

外六寮報導人 A7：

庄頭的客家人比我們先來，他們是從北部下來的。我們來到外六寮時，是比較靠近河川地。以前種稻時，常為了水的事情在吵，相罵打架是常有的事。他們客家人都一樣，那管我們生活。

吉洋里外六寮的閩南族群雖因語言隔閡、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不同於客家人，但經過一段時間，閩南人會講客家話（以四縣腔為主），客家人也會講閩南話，且隨著語言障礙的消失，經濟產業活的互利，生活條件差異小，族群融和並不是如此困難。

今年四十九歲的張日成是閩南人，能說一口流利客家話，源於祖父早年從高雄縣田寮鄉搬遷到美濃南隆客家村。此後張家種了近半世紀的菸葉，客家話自然成為張日成的另一個母語。

張日成坦言，他阿公那個年代，閩南人跑來客家村種菸葉，確曾發生一些閩

⁵⁹ 外六寮的閩南族群為聚居型態，美濃其他地方的閩南居民多為散居。近年來因為觀光旅遊或產業活動影響，閩南人移入增多，但仍以外六寮最為集中。

客文化衝突與排擠，但日子久了，大家都認識，也變成好朋友。他不否認，可能是他在客家村長大，他的想法、思維多少受到客家文化的影響，因此他聽到土地的呼喚，讓他留在美濃種菸葉。⁶⁰

4、客家與滇緬義民

當滇緬義民移入新村後，客家與閩南人重新面對新的移民社群，族群關係也跟著改變。國民政府在安置大陳義胞與滇緬義民時，徵收荖濃溪兩岸河川新生地作為義民分發土地，但往往這些新生地早有居民耕作，政府以強制徵收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引起不同族群間的關係緊張與紛爭問題。



【圖 2-2】美濃吉洋、里港土庫段現耕土地請准予放租⁶¹

荖濃溪兩岸的溪埔地雖礫石滿布，然經墾民努力不懈整地、灌溉等農事，已收耕作成效，所以【圖 2-2】中美濃吉洋外六寮居民呂明對等七十三名請願其在高雄縣美濃鎮吉洋段、屏東縣土庫段連接荒地，已開墾現耕土地請准予放租或放領以保權益與安定生活。⁶²實際訪談請願書中聯名者與後代，表示部分土地後來

⁶⁰ 林修卉，2007年6月3日，〈閩南人到客家村體會濃厚人情味〉，中時電子報。

⁶¹ 臺灣省議會，1961年7月2日，〈美濃吉洋、里港土庫段現耕土地請准予放租〉。臺北：中央研究院，典藏號 003123250013，頁 1-2。

⁶² 請願事由為政府欲將高雄縣美濃鎮吉洋段、屏東縣土庫段土地撥交高雄大同農場，將其土地五十多甲一併在內。

就轉給義民去耕作，政府雖有補償作業但是心中仍覺得遺憾，少數居民也認為義民是佔墾，仍有不滿情緒。

【圖 2-3】：「查高雄縣吉洋段、屏東縣土庫段原兵工墾區土地，……改以該項土地安置緬甸歸國義胞，並經高雄大同農場規劃配墾。義民亦業已遷往定居，積極從事墾殖中。省議會對吉洋里民呂明對等請願案調查報告決議請本會體恤農民開墾之辛勞，從優補償其損失等田，……。」



外六寮報導人 A7：

高樹那邊的河壩地（河川新生地）被政府徵收後給大陳人，我們這邊給滇緬義胞。那時候聯名請願是客家人跟閩南人都有，倚靠土地作生活的人都團結起來爭取權利。

美濃吉洋里外六寮一帶的溪埔地的開發主要區分為三個階段：

- 一、日治時期南隆農場開發後，開鑿水圳，並招募北部客家移民南下拓墾。另一群移民是受大正九年（1920年）洪水侵襲後，從荖濃溪河床中（麻六甲）

⁶³ 臺灣省議會，1962年4月24日，〈呂明對請願案〉。臺北：中央研究院，典藏號 003123250013，頁 32。

⁶⁴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1962年6月16日，〈呂明對請願案〉。臺北：中央研究院，典藏號 003123250013，頁 41。

移居的閩南人。⁶⁵

二、國民政府實施「公地放領」後，吸引各地移民來開墾，外六寮的閩南族群逐漸增多。

三、滇緬義民安置新村後，分配此區域土地耕作。

從不同時間的開墾，看出不同族群間的關係是競爭也能合作：北客與南客、客家與閩南、本地人與新移民。此外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的轉移也代表族群敵對關係的和解與趨緩。

「我們的土地是租來的，是種西瓜，那是向黑人租的，就是螞蟻胞啊！他們分到溪埔地，都不會種，有人跟他租，他們也樂的輕鬆有錢拿。」⁶⁶

吉洋庄報導人 A4：

政府徵收是有補償，但耕作幾十年的地一下被拿走，生活還是會煩惱。後來他們拿到權狀，我們想嘗試買回來。

滇緬義民的語言、風俗習慣以及生活方式與鄰近居民（外六寮閩南人或美濃客家人）有顯著的差異，在移墾初期時有衝突。

尤其是他們的棲息之地，原來已有鄰近居民（溪埔寮、外六寮、吉洋庄）開墾種植作物，後來為了安置這群義胞，政府強行收回土地重新分配給他們，這些早期的移墾者憤憤不平，將怨氣出在他們身上，常常有械鬥之事發生。⁶⁷

成功新村報導人 D22：

其實不是爭奪生存資源，而是為了爭一口氣，告訴他們，新村的人不是好欺負的。

精忠新村報導人 E24：

以前剛來的時候，什麼都不方便。常常為了小事，與附近的人吵架，打架的事也有，手上拿的是石頭、木棍之類。打得厲害時，聯合四村的人起來對抗他們。

⁶⁵ 美濃愛鄉協會，《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4-27 頁。

⁶⁶ 蘇千惠，《我是美濃人？美濃地區遷入居民的生命經驗》，頁 35。

⁶⁷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頁 77。

吉洋里客家或閩南的聚落居民或報導人也陳述打架、對抗之事，認為滇緬義民有國家輔導、配置土地等優惠，在地方裡仍是同本地人爭奪資源。

農場最接近的聚落，是位在北邊吉洋里的外六寮，距離分場部約 2 公里，是義民與高雄縣較為密切聚落，像早期社區內的水井枯水時期，義民們就會到這裡南清宮的水井取水使用。⁶⁸

除了水權與地權外，經濟與產業活動也影響族群關係。美濃客家人種植菸草與烘烤技術相當純熟，然同樣種植模式卻不適用新村，即使有專門技術人員輔導種植菸葉，但義民們往往花費大量時間、金錢，投入許多勞動力卻換來失敗。

說到菸草的事情我就頭痛，他一個、我一個種菸草虧了 8 千呢，那是怪我運不好啦，當時種菸草的人啊通通都虧，那一個他不虧，還賺了幾百塊呢，至於錢有沒有拿到我也搞不太清，其他通通虧本。⁶⁹

外六寮報導人 A8 認為義民們無法種植菸葉的主因有二，一是土地問題；二是心態問題。「美濃客家人種植菸葉是厲害的，不吝惜將技術教導給其他人。」

美濃菸草產業的興盛，其因在於制度的完善，例如「交（換）工制度」⁷⁰：交工制度的基本精神在於互助互惠，解決高度勞動力的需求。交工網絡大致在下列三個層次之內：家族、宗族、地域，形成一個同心圓般的網絡型態，從血緣關係到地緣關係，有助於凝聚內部認同。

隨著時代變遷，也因義民們經濟狀況大不如前，外出工作者大增，像精忠新村報導人 E24 參與鄰近地區的交工制度，一是賺取薪資，二是學習技術，增進彼此的交流往來。

精忠新村報導人 E24：

我以前有跟附近（指外六寮）的人從事農業勞動，他們也會過來幫忙。

⁶⁸ 李明錫，《「國雷演習」接運來臺「反共義民」安置社區之研究》，頁 3-25。

⁶⁹ 同前註，頁 3-32。

⁷⁰ 關於美濃菸草工業與交工制度，可參閱洪馨蘭，1997，《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濟》。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除了菸草外，種植香蕉曾讓義民們有些許獲利，收成後需至送至青果集貨場，一在美濃的外六寮，二是里港的土庫，後改至分場內的集貨場。但最終敵不過「香蕉王國」旗山鎮，許多人放棄種植。「旗山人賺錢是用麻袋裝的，我們這邊就沒有，因為技術沒有那麼好，人家的種植面積又大。」⁷¹

成功新村的報導人 D21 說：

這邊以前種過菸草和香蕉，但沒有什麼好處，菸草是美濃客家人厲害，香蕉是旗山。我們從沒種過菸草，怎打得過客家人。

義民們不斷試圖發展額外的經濟來源，從菸草、香蕉、畜牧（牛、豬）到養殖業，無一不是義民從事過的生產事業，他們投入大量金錢與人力，往往收益不如預期。

1989 年開始進行土地放領，給予義民生活與新村環境劇烈變化。首先從定遠與信國進行放領，他們一直進行請願與抗爭，所以很快拿到土地權狀。精忠與成功新村則晚了半年方辦理土地放領。

「屏東縣里港鄉民蕭文學等陳情為民等係「雲南反共救國軍」，請促請輔導委員會遵照國雷專案，比照退除役官兵個別農墾戶同等待遇，頒發高雄農場吉洋輔導區榮民土地所有權狀，以維生計一案，送請省政府轉請中央研究辦理。」⁷²

當義民拿到土地，許多人開始處分土地，而收購的對象有砂石業者、承租土地的農民、仲介業者與附近人士（美濃客家、土庫、旗山）。⁷³許多義民變賣土地後，離開這塊安置的土地，再一次形成「離家棄土」的風潮。⁷⁴精忠新村原本安置 108 位義民，現在僅存三位！⁷⁵精忠報導人 E24 說：

當初跟我一起來的同袍，現在只剩三位（指著旁邊兩位同袍）！這裡變得很淒涼殘破，我因有孩子陪伴，所以覺得過得去。那邊（五十公尺後的樓房）就是

⁷¹ 李明錫，《「國雷演習」接運來臺「反共義民」安置社區之研究》，頁 3-32。

⁷² 臺灣省議會，1986 年 10 月 9 日。臺北：中央研究院，典藏號 00312300750731。

⁷³ 進入田野時，在精忠新村便遇到一位農事婦女（非當地人士），她第一句話是：「你們是要來買土地的吗？」，接著「這附近很多土地要賣」。

⁷⁴ 新村的報導人特別強調他們不斷流離著，從雲南到滇緬，滇緬到臺灣。

⁷⁵ 宋光宇（1982：764）記載義民籍貫時為 77 人，李明錫認為是年代誤差故應有 109 位。報導人說有 108 位，故人數仍有差異；而僅存人數李明錫（2006：4-42）則記載六位。

外邊進來的人，那些土地是原本同胞賣出去的。

處理完土地後，有些人返回大陸去，有些人搬到其他地方，還有些人不知去哪兒了！

義民們把土地賣給附近人士，使得新村進駐不屬於原本這個社區的人群。像精忠新村報導人E25即是一例，他說：

我是向仲介買的土地，只知道是這邊的人託售，會買塊地是因在砂石場工作，小孩可以就近念信國國小。我們跟旁邊的住戶是後來搬進來的，與那邊（指報導人E24）不太熟。

成功新村也有上述情形，但外來遷居者少。造成精忠新村人口銳減的原因之一是1961年安置義民時，精忠新村為單身軍官（成功新村為遺眷和真正無軍人身份的義民），後來單身者大都外出做工，不住在農場裡。

臺灣九十年代開始進行社區營造，美濃鎮吉洋里兩個新村在1993年11月26日聯合組織成立「精功社區發展協會」。⁷⁶社區營造需要居民們共同參與、協助支持方能成功，然因各種因素影響「精功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報導人G28就認為四個新村實難團結一致，內部無法凝聚共識。

每個新村人群組成不同，有些人是軍官，有些人是士兵，還有些人是民眾，在組織動員上遭遇許多歧見。現在透過政府或其他組織協會的協助，里港這邊開始動起來，那邊（美濃）狀況目前就比較沈寂。

⁷⁶ 里港鄉的信國一村與定遠三村在1992年11月2日組織成立的「信國社區發展協會」。

	
<p>【照片 2-3】「滇緬風情」 文化嘉年華（2007 年拍攝）⁷⁷</p>	<p>【照片 2-4】「精功社區」立碑 （2007 年拍攝）</p>

參、客家族群與滇緬移民的文化碰撞

從 1961 年滇緬義民來到美濃鎮已有四十六年，客家與滇緬義民之間的文化碰撞表現在飲食、日常生活、婚姻關係、宗教信仰等各個層面上。先從語言來看，新村的年輕一代認真學習客家與閩南語，試圖快速融入本土社會裡，相對地對於「義民」身份卻不再那麼堅持，甚至隱藏家裡的背景。成功新村報導人 D23 說：

我的孫子出外時，有人問他那裡人，他會回答：「來自美濃」。他不喜歡談有關滇緬的東西，更不會在外說他的背景。

報導人 D23 認為「來自美濃」和「我是美濃人」兩者之間是有差異，前者代表這裡出生，後者是代表客家人，⁷⁸臺灣多數的人會認定為「美濃人=客家人」，但他們的後代是在美濃出生，但絕對不是客家人。

族群接觸的過程中，語言是區分不同族群的指標之一。新村後代學習臺灣語言的動機之一在於：「外面的人把他們當作自己人」，便能夠擴展人際關係。

令人玩味的是筆者並未在石濤農場那一個村子，見著像達觀新村年輕人一樣以操弄語言技巧顯示認同或自信的例子，不曾從這裡的年輕人口中聽他們把鄰近

⁷⁷ 信國社區在 2007 年 11 月舉辦「滇緬風情」文化嘉年華。

⁷⁸ 進入客家庄訪談，客籍報導人認為兩者並無差異。

人群的語言(北面的客家人、南面的閩南人)當作玩笑話來說，當他們費勁講出閩南或客家語時，真是為展現學習成果，而非以嘲弄為目的。⁷⁹

1、飲食習慣

傳統客家飲食與滇緬飲食頗有差距，不論在食材、料理方式、調味料等都可以看出差異性。



桃園雲南人社區的小吃店從泰國進口風乾後的米乾除自用外，供應了南投嶽岑農場雲南人社區小吃店的貨源；石濤農場雲南人社區種植的香料與生產的米乾賣至南投嶽岑農場雲南人社區；南投嶽岑農場雲南人社區出產的水果賣或送至桃園與石濤農場的雲南人社區。⁸⁰

【表3-1】中，食材與飲食反映出兩個族群間的差異。美濃客家人的飲食習慣並未影響到新村居民，相同地滇緬飲食也未進入到客家庄裡。客籍報導人均表示未曾去新村品嚐滇緬料理，⁸¹也不會特意去嘗試。

客家人過去因生活遷徙頻繁，爲了方便保存食物，於是以「曬乾」與「醃漬」

⁷⁹ 孟智慧，《從嶽岑與石濤農場人群的研究看離散人群的認同》，頁 48。

⁸⁰ 同前註，頁 50。

⁸¹ 客籍報導人 A3、A4、B11-C20，其他客籍報導人並無訪問。

方式作食品加工，另外應付勞動力需求使得客家菜偏鹹，這也是客家菜難被新村居民接受。

【表 3-1】美濃地區生活飲食

客家飲食	滇緬飲食
粄條、筍干封肉、高麗菜封、冬瓜封、 豆鼓肥腸、薑絲大腸、野蓮、福菜、 破布子、仙草……	米乾、米線、泰式牛肉麵、香 茅、薄荷、波羅蜜……

目前在新村內的飲食店，⁸²都標榜以「滇緬小吃」吸引遊客，這與清境農場的「滇緬小吃」與「擺夷風味」餐飲結合觀光旅遊資源，成功塑造滇緬飲食特色有關。

	
<p>【照片 3-2】土庫往新村路口標示 (2007 年拍攝)</p>	<p>【照片 3-3】信國新村內小吃店 (2007 年拍攝)</p>

2、婚姻關係

不論是美濃客家人或滇緬來臺第一代義民，兩者通婚情形很少。宋光宇1982年的調查即指出成功新村的遺眷全部改嫁，其特徵為：一、後夫都是同時從滇緬邊區撤回來的義民，是漢人。二、除精忠村單身士官外，其他所有再嫁情形，在

⁸² 據 2007 年 8 月調查精忠新村並無飲食店或雜貨店，成功新村則各有一間。若以「滇緬飲食」作為號召的飲食店，四個新村合計有五間，新村居民較少光臨這些飲食店。

法律上只能算是同居。⁸³精忠新村的單身軍官在六十年代前後才娶鄰近地區如屏東、六龜、美濃等地女子為妻。

通婚情況甚少的原因很多，像是經濟因素、沒有家庭背景、非客家人、年紀過大。吉洋庄報導人A4說：

他們來時就已經有一定年紀，很多方面都跟我們（客家人）不一樣，不會想把女兒嫁給他們。

和興庄報導人B12：

我們這邊沒有女兒嫁給那些人，只有聽說廣林里有一位嫁過去。

多位報導人均表示自己或後代不適合與新村的居民有婚姻關係，認為他們無法維持良好的婚姻，即便有穩定經濟狀況，也難以融入當地社會裡。

高雄農場女性選擇對象時，還是選擇跟自己背景相似的對象，並不會考慮當地客家人。

石濤農場第一代女性在婚姻變故後，而來臺時尚年幼的第一代女性插班入學後，中途輟學與早婚的比例很高，她們的婚配對象多是「自己人」。⁸⁴

3、宗教信仰

美濃地區最常見的神明為福德正神，當地人稱土地公為「伯公」，稱土地公廟為「伯公下」，根據張二文實察約有三百七十多座，土地伯公的信仰成了美濃人生活的一部分：「伯公的祭祀雖沒有拒人於千里之外，每個人均可趨前上香奉茶，但每座伯公仍有其特定的祭祀圈。」⁸⁵

外六寮閩南人居住環境早年常因荖濃溪水患而缺乏安全感，故寄託於宗教信仰來慰藉生活困頓與心靈恐懼。1980年村民研議籌備建廟，組建廟委員會，

⁸³ 宋光宇，〈清境與吉洋--兩個安置從滇緬邊區撤回義民聚落的調查報告〉，頁 772。寡婦們再婚對象多半沒有義民資格，依照輔導會規定，當她們正式結婚後，必需要放棄在吉洋分場的一切權益，歸丈夫贍養。

⁸⁴ 孟智慧，〈從崁岑與石濤農場人群的研究看離散人群的認同〉，頁 49。

⁸⁵ 張二文，〈美濃土地伯公的祭祀與聚落的互動〉，頁 64。

完工落成後取名南清宮，廟內奉祀如來佛祖、李府千歲、朱府千歲等三位神祇。

建廟迄今，這裡一直是村民的信仰中心，三座神明同時並立，這也是族群融合的最佳寫照，因為在建廟過程中，以及現在的各種廟會活動，客家人和閩南人共同參與，共同祭拜，他們組織管理委員會，定期的廟會活動，村民大聚餐，大家生活在一起和樂融融，連鄰近的村民也一起共襄盛舉。⁸⁶

目前吉洋里辦公處即設在南清宮旁，吉東與及吉和也將里辦公處設在聚落的信仰中心旁。居民習慣至寺廟祭祀順便洽公，寺廟地理位置位於聚落交通要道，寺廟早期是居民集會場所，故里辦公處設置在寺廟旁。

	
<p>【照片 3-4】南清宮 (2007 年拍攝)</p>	<p>【照片 3-5】吉洋里辦公處、 活動中心 (2007 年拍攝)</p>
	
<p>【照片 3-6】吉東關帝廟 (2007 年拍攝)</p>	<p>【照片 3-7】吉東里辦公處、 活動中心 (2007 年拍攝)</p>

⁸⁶ 美濃愛鄉協會，《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4-28 頁。

	
<p>【照片 3-8】下九寮福德祠 (2007 年拍攝)</p>	<p>【照片 3-9】吉和里辦公處、 活動中心 (2007 年拍攝)</p>

成功新村居民於2003年請美濃師傅在社區公園旁新建福德祠，作為村民日常祭祀與守護新村居民。興建過程中，當地客家人也參與捐款與修築。

	
<p>【照片 3-10】成功新村福德祠 (2007 年拍攝)</p>	<p>【照片 3-11】捐款芳名錄 (2007 年拍攝)</p>

外六寮報導人A6說新村居民甚少參與南清宮的活動，新村報導人也認為距離遠，加上宗教信仰與外六寮不相同。翟振孝在研究中和緬華移民的社群就指出，緬華移民來到臺灣後不習慣臺灣廟宇：

然而，在來到台灣之後，緬華移民卻表示因為不習慣台灣的廟宇形式而產生

陌生的感覺，反而對於緬甸形式的緬寺有無以名狀的親切感，認為緬寺才是屬於「自己的廟」。⁸⁷

臺灣的外省眷村自成一個地域群體，對本土廟方而言，較少到廟中上香祭拜，更別說是參與地方活動了，像是滇緬新村對岸的高樹鄉大陳新村，宗教信仰明顯與客家或閩南信仰不同。

屏東信國基督教浸信會是聚落內唯一跨村落的宗教活動，信徒來自四個新村居民，但主要以信國與成功新村為主。⁸⁸精忠新村因為義民人口外移嚴重，外地人士遷入後並不熱衷本地宗教活動，故該村並無固定宗教活動。新村內部對於宗教活動也有不同看法，甚至產生對立與衝突的情況。

石濤農場人群聚落中與宗教有關的群體活動，普遍見於各個義民村，村民對籌辦宗教活動表現出嘗試不懈的態度。但這些總是辦得不甚圓滿的活動，往往是衝突爆發的場合，並且埋下農場人群對日後籌辦群體活動的疑慮與心結。⁸⁹

當滇緬移民進入客家庄後，伴隨著是他們的飲食、起居、服飾、信仰等文化，這些文化對客家族群並未產生影響。以觀光飲食為例，美濃板條街吸引外地遊客來此品嚐，滇緬小吃卻無法像美濃板條那樣聚集人氣。

滇緬的傳統服飾也早已進入文物館中收藏，或是放在家中的櫥櫃裡。客家藍衫則經過改良後，重新在大眾面前傳達客家婦女優與美。⁹⁰

宗教信仰方面，兩個人群有其地域性的宗教及信仰活動。成功新村的福德祠代表地域界線的再確立，外面是「伯公下」，新村是「福德祠」。南清宮成功整合閩南與客家的信仰，但無法吸納滇緬居民。

⁸⁷ 翟振孝，《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頁 83。

⁸⁸ 浸信會為王守信女士創立，王師母原先服務於「美濃教會」。民國五十年滇緬義胞來台後，王師母便至新村內傳福音，並成立「信望愛兒童之家」。

⁸⁹ 孟智慧，《從崑岑與石濤農場人群的研究看離散人群的認同》，頁 64。

⁹⁰ 新村報導人認為自己的傳統服飾並不輸給客家藍衫，有著許多巧工與裝飾，但沒有機會展示。

結論

美濃鎮吉洋、吉東與吉和里的開發過程中，讓不同族群聚集於此，因而族群關係與文化碰撞從清代延續現今，從客家與原住民、南客與北客、客家與閩南到客家與滇緬。客家在美濃作為主體，因此客家文化是佔有優勢位置，以高雄農場為例，從原先輔導滇緬義民轉型成休閒農場，農場以美濃客家文化為號召，觀光文宣的重點放在客家文化，這種結合客家文化資源的行動，讓新村居民有被遺忘的感受。

美濃鎮在整個文化延續與建設過程裡，強調客家文化的重要性，不論是對客家文化脈絡的尋找與定位提出具體計畫，並落實於客家社區裡。美濃，作為一個饒富特色的傳統社區，其內部仍展現新的活力與契機，然而地處美濃鎮境南方的滇緬新村卻有著無形的高牆，阻絕外部與本身進出新村，讓新村成為一個封閉的地域社會。

隨著時代變遷，美濃的滇緬人群出現劇烈變化，尤以精忠新村為最，呈現出「離家棄土」的情形。⁹¹高屏的滇緬新村就如同「絕世」般獨自偎在荖濃溪旁，⁹²不再是「世外桃源」。⁹³

⁹¹ 離家棄土指的是人離開新村，不留下任何資產。

⁹² 謝世忠研究桃園「雲南村」非漢裔村民的自我建構時：孩子們長於此，與父母學的最像者，也就是一起「絕世」於外。

⁹³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上冊，頁 78。《美濃鎮誌》指滇緬新村有著美濃世外桃源的感覺。

八、參考文獻

檔案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

1962 〈呂明對請願案〉。臺北：中央研究院，典藏號 003123250013。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1946 〈美濃鎮公所承租南隆農場核復案一〉《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典藏號 00326620050001。

臺灣省議會

1962 〈呂明對請願案〉。臺北：中央研究院，典藏號 003123250013

臺灣總督府

1913 〈阿緱廳港西上里吉洋庄自陳土生外十二名權利讓受地事業年度配當變更計畫設計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〇〇卷。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5692021。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測量署

1957 經建版〈美濃〉二萬五分之一。

專書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出版。

李允斐

1996 《客家夥房的歷史進程》。《美濃鎮志》頁 163-189。

美濃庄役場

1938 《美濃庄要覽》

美濃鎮公所

1996 《六堆夥房》

1997 《美濃鎮志》

徐正光

2001 《客家社會生活調查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社會篇》。屏東：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涂麗娟

1998 《圍屋內外的子民--六堆客家人的奮鬥》。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卓元相

1993 《異域烽火》臺北：躍昇文化。

陳運棟

1991 《客家人》臺北：東門出版社。

- 郭肇立
1998 《聚落與社會》。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 曾彩金
2001 《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歷史源流》。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
- 曾坤木
2005 《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爲例》。臺北：文津。
- 黃宜範
1993 《語言、族群與臺灣的社會》。臺北：文鶴出版社。
- 楊國鑫
1993 《臺灣的客家人》。臺北：唐山出版社。
- 劉還月
1999 《臺灣的客家族群與信仰》。臺灣：常民文化出版社。
- 劉盛興
1996 《六堆客家建築欣賞》。屏東：屏東縣文化中心。
- 鄧迅之
1982 《客家源流研究》。天民出版社。
- 羅德順
1987 《六堆客家地區人文之研究》。屏東：宏仁。
- 羅肇錦
1990 《臺灣的客家話》。臺北：臺原出版社。
- Anderson,.B 著、吳叡人譯
1999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

期刊、會議論文

- 宋光宇
1982 〈清境與吉洋--兩個安置從滇緬邊區撤回義民聚落的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所集刊》53：747-794。
- 李允斐、鄭敏聰
2003 〈農場、水圳、移民--美濃竹仔門發電所保存的歷史意義〉。《中華民國建築師雜誌》29：64-69。
- 李廣鈞
1996 〈從過客到定居者--戰後臺灣「外省族群」形成與轉變的境況分析〉。《中大社會文化學報》3：367-388。
- 李國銘
2000a 〈河對岸的波羅蜜地--屏東榮民眷村之一例〉。《文化生活》17：12-16。
2000b 〈高屏縣界的滇緬義民--在河對岸〉。《經典雜誌》28：92-102、104-107。
- 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 2003 〈吉洋人工湖與美濃的未來〉。《看守臺灣》5：39-48。
- 胡台麗
1990 〈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107-132。
- 莫皓帆
2001 〈美濃鎮的聚落形成與發展〉。《和春學報》8：75-87。
- 張二文
2001 〈在家鄉發現歷史--從美濃信仰習俗探討族群文化合成的可能〉。《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7：78-96。
2002a 〈美濃土地伯公的祭祀與聚落的互動〉。《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8：63-81。
2002b 〈日治時期美濃南隆農場的開發與族群的融合〉。發表於《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壢：中央大學。
- 張雯勤
2001 〈從難民到移民的跨越--泰北前國民黨雲南人遷移模式的轉變〉，發表於《第四屆世界海外華人國際學術學術研討會》。臺北：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楊時逢
1971 〈美濃地區的客家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集刊》42：405-456。
- 謝世忠
1997 〈國族-國家的建構、範疇、與質變--中華民國陸軍第九十三師的雲南緬泰臺灣半世紀〉。《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2：43-68。
2006 〈「族」是什麼？人類群體的多類組合〉《科學發展》405：66-71。
- 謝繼昌
2003 〈文化、族群與認同〉，發表於「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台灣社會」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蕭盛和
2006 〈百年前的一個臺灣客家聚落--吉洋庄〉。《六堆雜誌》革新 118：18-19。
- 博、碩士論文**
- 翟振孝
2006 《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
- 林正慧
1997 《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臺北：國立臺灣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秀靜
2007 《客家區域發展歷程--以高雄縣美濃鎮南隆部落為例》。高雄：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孫鴻業

2001 《污名、自我與歷史--臺灣外省人第二代的身分與認同》。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柯凱珮

2002 《大陳人移民經驗的認同歷程》。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麗雯

2003 《從「家」的多重意義分析紅棉新村第一代居民的生命歷程》。臺中：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蘇千惠

2007 《我是美濃人？美濃地區遷入居民的生命經驗》。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盛和

2004 《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高雄美濃鎮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孟智慧

2004 《從嶽岑與石濤農場人群的研究看離散人群的認同》。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明錫

2006 《「國雷演習」接運來臺「反共義民」安置社區之研究》。高雄：私立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其他文獻

高雄縣政府民政局客家事務課、高雄縣美濃鎮公所

2004 《美濃文化造鎮九十三年度計畫書--高雄縣美濃鎮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高雄：高雄縣政府。

楊博淵、王賢德

2007 《美濃竹子門代天巡狩水德宮田野調查研究計畫》。高雄：財團法人曹公農業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

蕭盛和主持

2004 《美濃南隆農場開發史調查研究》。高雄：美濃愛鄉協進會，未出版。

謝世忠

2003 《認同的機制與族群意識的能動性：桃園「雲南村」非漢裔村民的自我建構(2/2)》研究成果報告書。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4 《家園觀光與族群變遷：居台緬泰非漢軍眷的回鄉歷程(2/2)》研究成果報告書。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

附件一：訪談大綱與格式

編號：	日期：年 月 日		
受訪者姓名：	性別：	年齡：	訪問地：
Q1：請問您是那裡人？使用什麼語言？			
Q2：請問您目前居住的村莊範圍？是那些人居住？何時搬遷？			
Q3：您是否接觸過跟您不一樣的人群？您如何稱呼他們？您對他們的印象是什麼？			
Q4：您住居附近的不同人群，是否居住地區有別？他們之間相處得怎麼樣？			
Q5：您可否介紹日常生活的飲食、宗教信仰等？			

附件二：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A：吉洋里 B：吉和里 C：吉東里

編號	出生年代	現居地	籍別	備註
A1		旗山鎮	客籍	退休教師、文史工作者
A2	1960	溪埔寮	客籍	美濃鎮民代表，祖先由高樹菜寮移居至美濃
A3	1945	溪埔寮	客籍	由高樹移居至美濃
A4	1939	吉洋庄	客籍	
A5	1935	外六寮	客籍	家族由苗栗銅鑼移居至美濃
A6	1942	外六寮	閩籍	父親由里港土庫移居至美濃
A7	1948	外六寮	閩籍	家族由里港移居至美濃
A8	1957	外六寮	閩籍	祖父由田寮移居至美濃
B9	1953	福興庄	客籍	
B10	1950	四維	客籍	
B11	1947	四維	客籍	祖父由新竹移居至美濃
B12	1946	和興庄	客籍	祖先由萬巒庄移居至美濃
B13	1947	下九寮	客籍	
C14		高縣仁武	客籍	廣播主持人、文史工作者
C15	1924	大頂寮	客籍	祖父由新竹竹北移居至大頂寮
C16	1928	大頂寮	客籍	曾任二屆里長
C17	1934	吉東里	客籍	父親由新竹橫山移居至美濃
C18	1931	吉東里	客籍	
C19	1951	吉東里	客籍	
C20	1953	上九寮	客籍	家族由苗栗移居至美濃

D：成功新村 E：精忠新村 F：信國新村 G：其他

編號	出生年代	現居地	籍別	備註
D21	1930	成功新村	雲南	來臺第一代
D22	1932	成功新村	廣東	來臺第一代
D23	女性	成功新村	漢人	來臺第一代
E24	1928	精忠新村	雲南	來臺第一代，中尉退伍
E25	1952	精忠新村	閩籍	外地移居
F26	女性	里港信國新村	擺夷	來臺第一代，開設雜貨店
G27		美濃	客籍	任職於美濃愛鄉協會
G28		屏東崇蘭		任職於崇蘭社區發展協會